目　录

第二十五章

遭子丧富商购王府
慕兄势劣妇交娼优

那年六月，木兰和家里人一同返回北京。她大伯子经亚那段日子在家照顾房子，现在素云也回来住了。

经亚沉稳而安静，细小的事情也颇为经心，自己的事情总是尽到职责，对经常办理的公事从不感到厌烦或是反对，荪亚则不行。经亚向来不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也就是说，不问为什么一个青年人要早晨在一定时间起床，走同样远的一段路，到同样的办公室，跟老是抱有同样意见的人讨论同样的问题，把公文交到那一科的小职员，再送到主管官长，然后再送到另一衙门的另一科，这件公文里也许有一项建议，这项建议也许是有四句话，或许是一共十六个字，这项建议也许是加在主文上，而那项主文也许是引用别的机构送来的公文的几句话，上面冠以“实据”，下面以“奉此”作结，而称这种公文是统治全国的东西。其实他没看出这种公文的可笑之处，因为全部过程只是抄写而已。因为引括来文作为此公文的主要部分，不管是在内容或是在与附加部分的长度相比，都是来文为主，而附加的建议往往也只是请对方机构注意，并对原文主旨敬请明察而已。原

来最初处理此项事务的机构所做的建议，只是被引用在引用的文字之中，所以公文的主体是引用原文，这原文是引括在另一公文之中，而此另一公文是又被引用的，这样的公文并不罕见。所以典型公文的正式结构，可以大略如下说明之：

为某某事件　此由

案据某某局呈称："案奉某部令开'……'等因，奉此，理合呈请钧署如何如何。"

等因，准此，除将该件附呈外，窃查该局意见尚无不合，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钧核示遵。

"钧核"和"明察"总是毕恭毕敬地写在纸上的顶端。

中国办公的诀窍儿，官场用对称和谐、温文尔雅的两句话表达出来了，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个哲学另一个说明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个说法极对，是保持官位的秘诀。这就是向接受公文的人要请他"明察"、要请他"钧核"的道理。

经亚为人老实，头脑清楚，做事也还相当努力。但是不聪明，无才华，天性又不善处人，不善交际应酬。倘若有强有力的后台，按理应当做官做到内阁大臣。现在他老丈人牛财神已经失势，也只能做个低级员司，再高是上不去了。他的老实谨慎，使素云大为烦恼，使素云极为失望，在内心是满看不起他。此外，他还有怪里怪气的习惯。有时候儿，他走了儿百步出去之后，还要回来看看他的雨伞是放在前天放的地方没有。他若叫仆人去做一件事，把吩咐的话要重复三四次，然后再问是不

是已经听清楚。在仆人已经出门之后，他又把他叫回来，再说一遍。他倘若要买十个咸蛋，他要说十个，再说两个五个，旁边儿站立的丫环都会偷偷儿地笑他。有一次，他和素云出去买一顶呢帽，他由王府井大街南头儿走到王府井大街北头儿，还没打定主意买不买，又再走回到第一家看帽子的商店。当着经亚的面儿，素云把这件事告诉了经亚的母亲，大声说："我真不相信一个男人会这么无用。"

曾太太觉得应当替儿子辩护才是，于是说："他从来就小心谨慎。这样才能不招祸端。小心无过患。"

经亚反驳他太太说："不管怎么样，我不像你哥哥。他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答应过三天给人找个差事，答应过五天请人吃顿饭，话说得郑重其事，结果心里根本没有那个想法。上次，我和他在天津，他答应请一个人在礼拜六晚上吃饭，到了礼拜六，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吃饭。他连给人打电话道歉或是找个借口都不。下礼拜遇见那个人，吃饭的事连提也不提。我永远做不出那种事情来。"

素云说："人在世界上混，就得那个样儿。因为你太把你说的话当事，所以不能多交朋友。你看，他交了多少朋友。"

木兰回到北京的傍晚，雪花去跟她说了好多好多的事情。雪花在曾家的女仆之中，大概是升到最高的地位了。曾太太没有她不行，已经把她嫁给她同村的一个乡下青年，因为是小时候儿订的婚。她的丈夫自然曾家要给安插一个差事，但因为人太老实，只好让他去管花园子。木兰曾经问雪花是不是对丈夫满意。雪花说她早就知道他老实忠厚，不过他比城市里精明的青年人可靠。雪花因为抱着这种看法，所以她也快乐。

那天晚上，雪花把木兰不在家那些日子家里的情形告诉了木兰。

“三少奶奶，您不知道跟二少奶奶相处多么难呢。她心情好的时候儿，叫我和卞大嫂跟她打牌，一直打到深夜，而且我们一定得输钱，不然她就大发脾气；第二天早晨，我们得早起，她躺在床上睡到中午，二少爷已经上班去了几个钟头。还有记帐这件事！不要说富家小姐不爱钱。我们玩儿的是小注儿，一个小钱儿她也不会忘。上个月，我领我的月钱，她说：‘雪花，你记得那天晚上你欠我一毛六。这是你的月钱一块八毛四。’我这个主人家有这么一位少奶奶，我真丢脸。现在我可知道怎么才能成个财神爷了。有一天，她在前门外瑞蚨祥绸缎店买了一件洋衣料儿。等在另一家看见一块外国的天鹅绒，她变了卦。第二天，告诉老卞去退回先买的那一件。但是那一件已经剪过，人家怎么收回呢？她说：‘当然他们可以收回。我们家过去常常把买的货退回的。’老卞只好去办，还得自己花洋车钱，因为二少奶奶说他可以走去走回呀！瑞蚨祥的掌柜的把货收下，只因为是讨好我们这老主顾，但是说只好当零头儿卖了。她不在瑞蚨祥买，是因为在王府井大街看见了一块外国的天鹅绒。她去买了那块料子，叫裁缝做一件衣裳。衣裳做好送来了，她发现裁缝不细心，看见贴滚边时用的浆糊在衣裳下摆的一个角儿上弄脏了一点儿，也就有大拇指那么大，没有什么要紧。她大发雷霆。让裁缝把衣裳拿回去，把衣料儿钱退回。那块料子是二十八块钱买的。最后，裁缝千央求万央求，答应退给她十五块钱。那个裁缝说：‘少奶奶，下次您做衣裳，您拿给别家去做吧。’好多这些小事情说不完呢。”

※　　　※　　　※

第二天早晨，莫愁和阿非来看木兰和她的小儿子。几个月离别之后，姐妹弟弟又相见，大家很快乐。木兰问母亲怎么样，莫愁说她很好。只是天气一变，她的腕子就难受，所以天气有剧烈变化，她能够预知。莫愁正看婴儿之时，木兰突然问新近看到立夫没有。

莫愁说："他有时候儿来咱们家，他和爸爸成了莫逆之交了。"

"哥哥怎么样？"

"他已经改过自新，戒了大烟，每天晚上经常回家。爸爸妈妈都很高兴。"

木兰欢呼道："果然！也许他会成个孝子呢。他若想要好，他会很好的。爸爸还说出家当道士不？"

"他现在不说了。当然，他现在很愉快，和哥哥说话的时候儿也多了。那天，爸爸和立夫、哥哥他们三个人说话说到后半夜。哥哥说是华太太把他劝好的。你能想得到！妈妈正给他和天津一位朱家的小姐办婚事。但是他坚决反对，说他要自己选择中意才娶。我听说他正追求一个小姐——你知道，叫慧能，以前是个尼姑儿，现在是一个红歌妓。"

"你说的是出家前和牛东瑜有关系的那个慧能吗？"

"是，哥哥说，那时候儿他很佩服慧能的作为。妈当然反对。昨天他很生气，争吵了一顿之后，走出去了。"

木兰听说很不安，又问："他和素丹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件事一言难尽。素丹现在嫁了南洋的一个富商的儿子，叫王佐。她算做了一件糊涂事。前几天我碰见她和她丈夫。看

来好不匹配。”

素丹已经为社会所遗弃，是在人海飘零了。她在家是个叛徒，在所谓“现在女性”之中是个急先锋，她学校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她哥哥素同是一个教会医院的学生，对她的生活大不以为然，但是又没办法管她。素丹行动十分自由，追求她的男友很多，因为很多青年男人颇为她大胆的自由和美貌风骚所迷惑。她有些次来看体仁，和体仁相恋。俩人的婚姻问题也讨论过。木兰很不赞成。她喜爱素丹只是个同学朋友而已，但对她这个软弱的哥哥来说，可不够一个有力的帮手。她觉得她哥哥也不配她，婚后也不能使她快活，不过对这件事，她并不肯多说什么。但是莫愁在家则力表反对。这就是为什么素丹和巴固后来对莫愁颇无好感的缘故。素丹失望之余，索性去嫁了一个瞎摆架子的富家青年王佐。王佐由新加坡来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的套房里，来追欢寻乐，来物色新娘。王佐既有钱，又傲慢，自夸要娶北京最漂亮的小姐。结果，果然娶到了，至少这是他自己的看法。素丹苍白得像个鬼，但是却美得出奇，像一朵外国花儿，两只眸子犹如一池秋水，勾魂摄命。王佐追求得万分热情，但是婚后几乎还不到两个月，俩人都觉得找错了配偶。

莫愁接着说:“有一次我在王府井大街碰见他们,那时候儿,他们显然刚从饭店里吃完饭。素丹叫我，想把我介绍给她那高大的丈夫。但是那做丈夫的却一直往前走去。她丈夫身穿西服，拿着手杖，手上戴着金戒指儿。他显然是不愿认识他妻子的友人。素丹皱了皱眉头，她还没说什么话，我就明白了。她赶紧说：‘我得赶紧走。’我说：‘你有工夫去看我。’她回答说：‘不

行啊。'她说着，穿着高跟鞋急速去追她丈夫，她丈夫正立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外面，眼睛连往我们这方向看都不看一眼。素丹想装做一个快乐的新娘，那又有什么用？她丈夫看不起她一家人。要她只是想向朋友夸耀一番而已。结婚时，她哥哥在场，新郎根本没把素丹的母亲从南方接来参加婚礼。现在素丹弄得孤掌难鸣，无亲无友。他俩出去时，他丈夫迈着大步往前走，她简直没法儿追得上。"

木兰说："这个婚姻必然要破裂。不久就会离婚的。"莫愁最后听到的消息，是这对夫妇坐船往马尼拉和日本去了。

那天下午，木兰正准备回家去看看父母，一个女仆奉差遣匆匆忙忙来送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她哥哥由马上摔下来，已经抬回家，就要断气了。木兰叫锦儿看着小孩儿，立刻赶回去，留下话叫荪亚随后就到。

体仁刚刚苏醒过来，疼得喊叫，家里把他送到素丹的哥哥做事的那家医院。送他回家的是几个农人。据他们说，似乎他骑的是匹很凶的母马，是在北城郊外。一匹无人控制的种马嗅到这匹母马的气味，由后面追踪而至，母马开始狂奔，体仁无法使它停下来。它窜入一条小径，有一枝树枝子横在上面。马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在树枝子下面奔过时，体仁连忙低头，他的头后部撞上了树，摔下马来，躺在路上。医生说他是脑震荡兼右胳膊、腿都受了伤及内出血，撞伤太重，没办法施行手术。

做父亲的心里十分着急，但是整个晚上都强为镇定，母亲则坐在床边低声啜泣。儿子苏醒了一下儿，说要见华太太。父亲照垂死的儿子的话办，派人去请华太太来。她来之后，体仁勉强说："爸爸、妈，我欠您二位老人家恩情太重。我知道，我

是个不孝之子。告诉珊瑚姐对我儿子博雅要严加管束。教养他长大成人，要做个好人。”然后看着华太太说：“你们不要误解华太太。她是我唯一的真朋友。”

他的眼睛闭上，声音消失，气息断绝了。

那天晚上，木兰和荪亚听见父亲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他幸而死前没结婚。”

在木兰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她只要家里没事，就回家去和母亲住些日子，但是现在回家主要是安慰母亲。现在母亲更老了，头发几乎已完全变白，其实还不满五十岁。她一直爱体仁爱到他死。现在很后悔没有让体仁在婚事上能遂心如意。她说：“我若不反对他去看慧能那个女孩子，也许他就不会到野外去骑马了。”

莫愁说：“妈，您老是乱说。这些事都是命定的。他由小儿就爱骑马。这不是您的错儿。”

所以木兰姐妹俩和弟弟阿非一齐设法安慰老母，劝她照常饮食。那年夏天来临得太突然，母亲躺在床上时，姐妹俩轮流用鹅毛扇子给母亲打扇。

现在体仁和银屏都死了，与世人已经人天永隔，全家开始回想他俩的好处。时间缓和了母亲心里的仇恨，她把银屏当作是一个遥远的、过去的“古人”，是命运安排叫她遇见的，她对银屏已经不再有什么怨恨。

遵照父亲的命令，银屏的尸体从她那坟里起过来，和体仁的尸体并排埋在玉泉山后面靠近姚家别墅姚家坟地里，叫博雅去拜祭这一对坟，就像拜合法的父母坟墓一样。

哥哥的暴卒使木兰一惊非小，奶完全断绝了。因为锦儿也

有一个六个月的孩子，她的奶很充足，好像永远吃不完，她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用奶喂阿通。因此锦儿和暗香掉换，暗香开始照顾木兰的女儿阿满。

※　　※　　※

体仁的死对姚思安引起了完全意料不到的改变。过去体仁一直是姚思安心上的一块重重的负担，甚至于在他诚心诚意改过自新，做了个好儿子，按时回家，对生意开始认真学习以后，姚先生仍是心里不安。因为在他心里还是以为有不可预知的事会发生，就像慧能的事。体仁总是任性轻率，遇事顾前不顾后，好像越来越会惹更大的麻烦。这就使父亲心中半认真半玩笑说想要散尽家财去出家，作为对家中不满的姿态。现在家里这种威胁一扫而光，他开始把精神用在小儿子身上，阿非慢慢长大起来，规规矩矩，并不为非做歹。

不过姚思安虽然对这个红尘世界又回心转意，不可解的是有点儿缺乏信心。这位原先存心出家的人，现在又开始以满腔热情来享受人生，简直像是腾云驾雾恣情遨游一般。可以说他是半在尘世半为仙。由于他的研读道家典籍和静坐修炼，他已经达到道家的物我两忘之境。因为家就是“自我”的扩大，所以他对家也就失去了真正信赖。由于这种态度，他就越能享受人生，只要他这份儿非一般富人所能拥有的财富能存在一天，他也就能享受其财富，他自然也不把自己的财富看得有什么重要。

有一天，有一件事，全家人都大为吃惊，原来他决定买下旗人的一座王府花园儿。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

那天华太太在体仁死后离去时，姚思安说他对华太太多么感激，华太太如需要他帮助什么，只管来告诉他。也请她来参

加体仁的葬礼，她对体仁四岁大的儿子博雅非常关心。

中秋节前几天，华太太给孩子们送来几盒儿月饼，说要见姚先生。姚先生在书房很热诚地接见华太太。华太太受过歌妓的训练，自然长于言谈应对，随便谈了谈天气之后，她向姚先生说：

“姚叔叔，我来告诉您一个有趣的消息。我今天得有这个地位，完全是受了您少爷的恩惠，自然也是您的恩惠。这个，您当然知道，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您。所以，一有什么好消息，我觉得在别人知道以前，我应当先让您知道。这可真是让人人动心的大好机会。”

姚先生说：“是古玩？我都玩儿腻了。这些年我不买古玩了。”

“不是，不是，不是古玩。我知道您现在对古玩没兴趣。姚叔叔，您别以为我是来跟您做生意。在北城有一座花园儿，是一个满洲王爷的。他要过中秋节，急于以好贱好贱的价钱把这个花园儿卖出去。我心想，在北京除您姚叔叔之外，还有多少人有钱有福能住王爷的花园呢？”

姚先生说：“干什么我非住王府的花园儿呢？”话虽这么说，这件事可真触动了他的兴趣。

华太太说：“像这种事情，必须又有钱又能享清福的人才行。好多大官有钱，却没有这份儿清福。只要有空闲还不成，必须对这种庭园之美能够玩赏。若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京官儿住这么个花园儿，岂不是大煞风景吗？”

歌妓这一行是最看不起做京官儿的，她们对做京官儿的那批人是了解太清楚了。因为对京官儿殷勤招待之余，他们的种种传闻故事也就都知道了不少。在清朝末年，还残留些风雅的

歌妓，她们看不起那些做官的，反倒愿跟诗人作家做朋友，交往清谈。所以华太太的话也足以表明她为人的高雅。

姚先生微笑地问："他要多少钱？"

"我若说出来，您一定大笑。只要十万块钱。单算那建筑，当时就值二三十万块钱，现在谁还建这种花园儿呢？那家的王爷现在急着用钱，要把这个住所出手，搬到天津去，这就是他价钱要得这么低的缘故。我知道，他会卖得出去。您若有意，今儿或是明儿，我带您去看看。"

在姚先生思考敏捷的头脑里，他早已决定买下了。第二天，他和家里人去看。珊瑚去告诉大家的时候儿，木兰先听说的。珊瑚说："咱们要住王府花园儿了！明儿就去看，你一定要去。"

部分的房子和亭台都很旧了，但住宅则很好，毫无损坏。这个王府是咸丰年间给一个王爷兴建的，就是现在这位王爷的祖父，木料坚固巨大，几百年不会坏的。

姚先生已经和冯舅爷商量过，预备要买下，现在这位王爷还是硬挺得住，非一个整数儿不可。他不屑于要价还价，而姚先生觉得价钱可以了，也不屑于苦杀价钱。

回来时，冯舅爷说："华太太算我一生见到的最聪明的女人了。她从这里头，至少会赚五千块钱。我要跟她合伙做生意。这年头儿，古玩店是好生意。她说她没钱买这位王爷的古玩。您信吗？"

姚先生说："你若愿意，就跟她合伙做。"他内兄若参加了这个生意，他自然会用他的财力去支持。

冯舅爷说："因为咱们要买王爷的房子，咱们若买他的古玩，人家也容易相信是真的。王爷对咱们有信心，想法子赊着他的

古玩，也能办得到。”

事情很容易就决定了。姚先生因为把钱看得很轻，所以就把王府的房子买下了。冯舅爷赞成，因为他觉得很合算。阿非、珊瑚、莫愁很高兴，因为不久就要搬进去住。他们都觉得给母亲换换环境会有好处，因为体仁死了之后，她一直很难过。

姚太太问：“这房子怎么办？要卖了吗？”

姚先生说：“莫愁嫁了之后，送给她住。她若愿过去住在王府花园儿陪着你，就把这栋房子卖了——不然捐给学校。”

现在姚家诸事相当顺遂，曾家则呈现衰落的景象。虽然曾太太治家有道，可是在一个大家庭里保持几个儿子和儿媳妇们之间的和睦，则是一件难事。若想做到全家一团和气，只有全家态度和善，彼此忍让，这也是在团体之中大家和善相处的艺术，同时大家还要对主脑人物怀有敬意。曾太太虽然身体不好，但是还能使全家人人各守本份。可是别人的态度是否和善，遇事是否忍让，曾太太又怎么能管得了？儿媳妇们各有不同的家教，谁也改变不了她们的性格。

素云虽然怏怏不乐，可是她可以顺其本性，随意支配经亚。她喜爱天津，她恨她在北京的生活，可是北京毕竟是一国的首都，是权力，是高官，是发大财的地方。她丈夫若是像她哥哥那样就好了！她哥哥现在又开始往北京发展。她哥哥是她心目中的英雄，男人就应当那个样子。和经亚对照一看，经亚太柔顺，软弱，没有男子汉的冲劲和勇气。她多么佩服她哥哥在天津股票市场上的运气和才干哪！他开口说的就是几百、几千，而经亚过寂寞贫穷的日子，一月才挣三百块钱！他们若租房子住，连房租都不够。每逢她看见结结巴巴的丈夫对仆人不断重复说

一件事，她就觉得怒不可遏。但是她母亲曾经告诉过她："看看你爸爸。他的成就都是我的功劳！"所以素云觉得她要做的就是拉着丈夫的手，让哥哥再重新获得权势，让哥哥提拔自己没用的丈夫。幸亏赖她的催促，经亚结交了一个活泼外向的朋友，是一个局长的三姨太太的第五个弟弟，给怀瑜在政府财政局找了个临时雇员的职务。

曾家两个弟兄越来距离越远。荪亚日子过得悠哉悠哉，经亚天天规规矩矩上班下班，却无法取悦他那位太太。他心里对这样妻子已经有反感，但是由于天性和善，或许是由于天性怯懦，显然是还准备忍耐好久一段时间再说。在外面，朋友都知道他怕太太，在他内心，他怀有不满的情绪，直到过几年后，年岁再大些，他才表现出来，只有素云对他和对他家不满说个不停的时候儿，他烦到极点之时，他才说一句"像你们那个好家庭"来对抗。有一次，他生了一早晨闷气，他到荪亚的院子里，和他弟弟说："我若不结婚就好了。"

奇怪的是，使经亚看出他和荪亚兄弟之间的不平等的，却是素云。

一天，素云说："为什么荪亚天天闲着荡来荡去，而你就得做事？你们俩都是同父母所生，你们俩都是花父母的钱。我们吃的、花的都是家里共同的财产。你一个月挣三百块钱，他就无所事事。他为什么不去找点儿事情做？若是这么一直继续下去，最好分家。那么一来。至少咱们自己会有点儿钱花，愿投在什么上就投在什么上。咱们可以叫我哥哥去运用咱们的钱。上礼拜，他只给股票交易所打了个电话，一夜就赚了两千五百块钱。虽然你是长子，家里一有什么事情，总是找荪亚和木兰商

量。不管有什么事，你就听见兰儿这兰儿那的。全家都被她这个狐狸精迷住了。若不是有我在，你更抗不住人家了。”

经亚被素云暗指他窝囊受了刺激，这才问她：“我要抗什么？我要抗谁呀？”

“抗他们，所有他们。甚至佣人都巴结三少奶奶，因为她管家呀。曼娘和她是站在一条线儿上。她们俩手拉着手，我一看就恶心，好像几百年没见面儿一样。”

经亚说：“这都是你心里乱想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咱们为什么不能也跟人和好？为什么大家不能和和美美过日子？”

“我乱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傻。你看阿通在地上爬的时候儿，全家拍手喊好儿——由老太太到佣人，你没看见吗？儿媳妇生个孙子就像大将军打了胜仗回朝一样。”

她最后指责对木兰偏爱，确是真的。因为生了个孙子，木兰在三个儿媳妇之中很容易就拔了尖儿，不生儿子当然不是素云的过错。但是一个老家庭的压力太大，谁也无可奈何。所以关于木兰的幼儿的每一件小事，都像对素云不生育的一种无声的谴责。经亚曾经听见老祖母说过素云不生育的话，但是老祖母却不承认，纵然如此，感觉上的不愉快，并不因之而稍减。曾先生曾太太也没说过什么话。但是，有时候儿，午饭之后，全家坐在屋里，当然没有人怂恿，自然而然就要把阿通抱来玩儿。孩子就在地上爬，自然大家喊好，鼓励他继续爬。有人说：“昨儿他能站起来走三步。今儿能走四步了！”木兰自然得意洋洋，阿通每一个动作，大家都赞不绝口，笑声雷动。

素云甚至去找过医生，打听怎么样能洗雪不生儿子的耻辱，但是医生也无能为力。

※　　　※　　　※

一天，经亚在妻子催促之下，向荪亚说应该找个工作。他说："你若有意，你也可以找个事情做。你看，我已经帮着怀瑜找了个差事。"

荪亚说："我现在的情形，我很清楚。我也看见你天天粘住局长三姨太太的五弟不放手，才给怀瑜找了个事情。"

经亚说："我是以兄长的关系跟你说这种话。爸爸妈妈年岁老了。除去这栋房子之外，咱们家的钱财和产业加在一块儿才十万多块。照咱们这样花费，一年就得吃去老本儿六七千。大家都花钱，没有一个人想挣一分钱。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办法帮怀瑜弄个政府的差事。现在他既然进去了，也许他能帮咱们弄个好职位呢。"

荪亚说："你对你那位大舅子最好小心点儿。将来他会牵连上你，后悔就晚了。他现在是玩儿火，和莺莺打得火热。"荪亚这是学太太的话说。

"莺莺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她对咱们有什么害处呢？"

荪亚问他："咱们家若有个妓女，你愿意吗？"

"那是他的事情，和咱们有什么关系？"

荪亚说："我不愿说你亲戚的坏话。但是，我是你的兄弟，我劝你离他远一点儿。他那个人大胆妄为，你是知道的。"

莺莺是天津有名的高等妓女，失意的政客和与社会脱节的知名人士跑到租界里，都去捧那个大美人儿。她这个女人天生的美貌动人，大概是二十三四岁。不过她不是旧式的高等妓女，她在扰攘不安的时代长大，这时的妓女已经开始模仿女学生的装束和女学生的行动。凭着天生吸引男人的女性本能和女人与

生俱来的社交本领，她虽不必努力学习，居然也可以满像个样子，满可以应付裕如了。她又冷静沉稳，不动感情，机诈多变，工于心计，这在女人身上是很可怕的。因为受过妓女的教导，挑拨追求她的男人互相为敌，借收渔人之利，她这样狡诈乱行，毫无顾忌，即使陷入什么别人难以自解的情况，她都能凭借聪明的手法儿，甚至高明漂亮的手段儿，摆脱得干干净净。勾引男人、逢迎男人那套伎俩戏法，她耍得出神入化，可以算是她的家常便饭儿。有些男人知道上了一个妓女的当，可是还是抗拒不了她的迷惑。因为她是天津市长的弟弟发现的，前总督的秘书给她写过一首诗，她就成了天津最红的妓女了。

怀瑜是由那位天津市长的弟弟的引荐认识莺莺的，于是怀瑜就和那位引荐人气味相投，成了莫逆之交。莺莺知道在满清时代他在官场那段飞黄腾达的日子，所以对他更增加了倾慕之忱。怀瑜能说好多高级官僚阴谋诡诈的内幕，多少千万块钱都买不到的政治上的诡诈把戏。他最得意的阴谋之中，有一个是用三千万元开垦边远的黑龙江省的事情。他说的话莺莺很相信，若不是真相信他的鬼主意，至少相信他的想象力。莺莺在职业上受的训练就是使她适于一个有势力的，至少是一个前程似锦的政客。毕竟，她是女人，怀瑜又正年轻。而在外国租界的那些知名人士，不老则丑，早是盛时已过，由于假公济私损人利己，早已富有金钱，而今只想平平安安过舒服日子，享受生活，再没有想象，再没有希望，再没有梦想。都厌腻了自己的黄脸婆，都要一个现代自由能干的女郎，有社交应酬的时候儿，可以挽臂并肩，在人前夸耀，自己若没有，自然对有此等摩登少女相陪者感到万分羡慕。他们开口就骂现代新式小姐的不重视

贞操道德，他们都是拥护孔孟学说的名流，对于他们自己的子女则力防卷入了现代不道德的漩涡。但是他们自知无力挽回这种颓废放荡的潮流。他们都追求名妓，这些名妓都起的是古时风雅名妓的名字，但是她们却连报纸上登载的她们自己的新闻，都几乎看不懂。那一代的人都失去了心灵，在日新月异的物质文明的麻醉之下，生活在“租界”的不自然的社会安全之中。

怀瑜硬是不顾两个颇有势力的年岁较长的官僚，这两个官僚之中有一个是天津市市长的兄弟。怀瑜居然要莺莺嫁他为妾，莺莺答应了。结婚的消息在天津、北京的报上大为渲染，因为莺莺满有名气，又因为牛财神的儿子的婚事还是不失为动人的新闻。这件事情另一个奇怪的特点就是莺莺也姓牛。怀瑜娶一个同姓的女人，是违背中国多年来的风俗的。这是道德败坏的不吉之兆，不过那时候儿的新中国对这种事情也渐渐习惯了。

至于素云，她哥哥娶了这位姨太太，她倒满欢喜，她获得了一个气味相投的朋友，能使她在北京的生活增添不少乐趣。

经亚心里仍然觉得父亲对他兄弟和木兰太偏心。并且他相信一种人生来就该做事，也有一种人，生来更为聪明灵巧，反倒徜徉岁月，享受人生，而他命定不是第二种人。他相信，有人生而有福，有人生而命苦。自从他娶了素云那种女人，他相信就是恶运当头，在目前只有忍耐，只有逆来顺受才是。

第二十六章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

次年春天，姚家迁入了新居。因为原住的房子还没有认真想办法处理，冯舅爷说他和他一家人先住着。那时候儿，女儿红玉之外，他只有两个儿子，房子他住着实在太大。因为不想分租，就请立夫一家人来同住。搬来住当然不要付房租，他们在四川会馆住的时候儿也是不付房租的。这样请立夫的母亲来住，不像是施恩惠于她，反倒像请求她赏光。因为姚先生不肯把房子租给生人，难道她和儿子女儿不来帮着看守房子吗？冯舅爷去说：他常常到南方去做生意，他太太住那么大房子，心里怕，立夫若去，就有了个大帮手。这么说，孔太太和立夫才答应搬去住。

姚家是在三月二十五那天迁入了新住宅。那栋大花园住宅若再叫旧名字，当然不适宜，姚先生起了个新名字，叫“静宜园”。木兰原本起了几个一个字的名字，如“和园”，“幽园”，“朴园”。都是缘用过去名园的名字，用一个字以代表一个整套的哲学。但是父亲认为他自己起的名字较为适宜，既不夸张，也不徒富诗意而失真实，致有矫揉造作的毛病，如“半亩园”便是。而且“宜”字是一个好字，表示与身分相当的意思，并且

也表示顺乎自己的本性品格之意。起名字表示家居之安适，而不在诗意的隐遁，他这种想法，让两姐妹心悦诚服。姚先生于是自称“静宜园主”。他请人刻了个“静宜园主”的印，又刻了一个印，上面是“桃云小憩闲人”，在不太正式而更为诗意的时候儿用。不过，北京的老住户，仍然叫那王府为“王府花园儿”。

四月十五，姚先生大宴亲友，庆贺乔迁。木兰对荪亚说：“不知道莺莺会不会来？我想看看她。”

“她当然会来。你想那类女人还怕我们这种正式人家的妇女吗？”

木兰又转向暗香说：“我希望你也去。你会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花园儿里有一栋房子叫‘暗香斋’，和你的名字一样。你说怪不怪？”

暗香显着有点儿吃惊。她现在觉得给木兰做事非常快乐，不过有些以前的回忆现在还没有消失。有时候儿，人家突然说句话，她的身体会颤抖，那是由于担心自己做错了事。若是她偶尔空闲一下儿，赶巧木兰来了，她就会立刻拿起点儿东西来，装做忙着做事。木兰不喜欢那种样子。告诉她空闲着没有什么不对，不要怕自己空闲，但是她会呈现吃惊状，抬头望着，直到看见木兰微笑，她才会镇静下去。她看得出锦儿和木兰说话时从容自若的样子，但是她却难以模仿。

刚才木兰告诉她‘暗香斋’的事，她听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王爷的书房会叫‘暗香斋’”。

木兰说：“这并不是个普通的名字。这两个字是来自一首梅花诗。那个书斋正对着一个梅园，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吧！”

“我想暗香这个暗不是个好字，我没听见别的女孩子叫过。我觉得这是‘坏运气’的意思，别人给我起这个名字是故意咒我的。”

木兰大笑，荪亚说：“这是个上等漂亮的名字。”

说也奇怪，暗香对自己名字的优越感，居然引起她看法的改变。她不再以为自己老是佩戴着一个耻辱的标志，并且她的命永远笼罩在阴历月末那荫蔽的月光之下，她再不那么想了。

木兰和荪亚准备好要去参加宴会，先到母亲屋里去看看，见曼娘的母亲虽然已经穿好衣裳，但仍然坚持要留在家里看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桂姐因为小产之后，身体不好，不能去。凤凰正给曾太太梳头，素云和曼娘在屋里坐着，就要出发。这时曾太太低着头问了一声：“谁在家里看家呢？香薇只能在屋里陪着桂姐呀。”

凤凰说：“您若让我看家，我就在家吧。”

素云说：“让孙伯母看家吧。”

别人若说这种话，或这话不是这么个说法，当然可以当是粗心大意。可是素云以前就说过曼娘她母亲的坏话，其中有一次说她无家可归。一而再，再而三，这次曼娘再按捺不住怒气。

她追问说：“别人都去，为什么偏我妈非看家不可？谁应当去，谁不应当去，应当由太太决定才是。”

正在这个骨节儿，曼娘的母亲走进了屋来，曼娘站起身来说：“妈，咱们没接到请帖，干什么也穿好衣裳要去呢？”

曼娘的母亲没说话，当时吓呆了。曾太太见曼娘突然发了脾气，也感到吃惊，赶紧说：“您千万别错想。我是问谁在家陪着桂姐，也同时看着家。凤凰说她愿意。后来素云出主意说要

您在家，我想她心里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她不应当多嘴。素云，我想你应当向孙伯母赔个礼才是。”

素云又要说话，曼娘的母亲说：“太太，我在您这儿是个客位，从来没抱怨过什么，因为您和表兄一直待我和曼娘非常之好。我们是穷人，我女儿也不能跟您的二儿媳妇、三儿媳妇相比。不过，虽然我是在您府上作客，我可不是无家可归。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才和她住在一块儿。”

曾太太说：“谁说你无家可归呢？”

曼娘怒冲冲地说：“当然有人说过。还说我不应当收养个义子。人家若愿收养一百个儿子，也可以，只要自己高兴。收养的儿子就不是儿子吗？你难道要叫寡妇生儿子吗？”

这时候儿，木兰和荪亚走进屋来，正听见曼娘连珠炮般向对方指责的话，听来又觉得好笑。

曾太太问：“什么人会说这种话？”

曼娘说：“一定有人说过，不然，我和我妈也不会听见。”

素云说：“我从来就没说孙伯母无家可归，倘若我说有人无家可归，也不一定就是指的她。我才没有工夫想谁有家谁没有家呢。”

曾太太说：“孙太太，您要原谅我们，若是我二儿媳妇对您说过什么失礼的话，我替她向您道歉。至于素云你，今天我亲自听见你说了。即使你不是心有所指，你那么说算对吗？”

素云说：“留在家里不去又有什么稀奇？我愿在家看家。”

曾太太说：“不要。凤凰在家好了。你一定要去，这是我的命令。亲家母，不要听孩子们乱吵。您若不肯去，我可也不去。”

木兰已经听清楚是怎么回事，并且看见曼娘已经快流出眼

泪来。她也很恼素云，但是知道自己今天是主人，不能搅散这次宴会。所以勉强抑制着说：

“妈，您若准我做主人的说几句话，那我是一定要请孙伯母去的。孙伯母，您必须赏我这个面子。您不去，那我会认为您不承认我是曼娘的最好的朋友。再者，今天宴会上都是至亲好友。第一，您是祖母的侄女儿；第二，您是父亲的表妹；第三，您是我的伯母。您若不到，我们宴会上的客人就不齐全了。”

经亚刚刚进来，正好听见木兰说话，摸不清楚说的是怎么回事。曾先生在另一间屋里都听到了，因为是女人之间的争论，当然由太太去管。现在他儿子也到了，桂姐正躺在床上，让他去调解，使大家平息下来。

他进去说：“经亚、荪亚，妯娌之间有点儿争吵是家里难免的。做丈夫的应当压制她们。不然，妯娌之间的争吵会变成兄弟之间的争吵，那就是一家要破败了。我不许你们谁再提这件事。”接着转过去向孙太太说：“别听孩子们乱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别把这些放在心上。”

结果是凤凰和香薇在家陪着桂姐，因为有孩子，锦儿和暗香跟着去。

出门儿之前，素云向她丈夫说：“你站在一旁看着你太太受人欺负，一句话也不说。你听见木兰那张利嘴了吧！”

经亚反驳她说：“为什么你自己不开口？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想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呀！”

“跟这种乡下的蠢婆娘吵架，真是背运！”

“你又乱说，叫人听见怎么办？”

“她本来就是个乡下的蠢婆娘……好吧，你帮着你的亲戚说

话，我只好向着我自己。今天若不是为了莺莺，我才不去呢。”

经亚说：“咱们得顾点儿面子，守点儿规矩才好。”

※　　　※　　　※

曾府一行来到姚家新宅邸，大概是十一点半，因为在家吵嘴，到得稍迟。阿非和红玉正在花园大门前等着，因为红玉随同父母到得早，为的是帮忙招待客人。阿非现在已经十六岁，穿着西服，看来很英俊。因为家庭环境幸福，深受父母姐妹的疼爱，所以活泼可喜，态度大方，不过，也是像别的孩子一样，总是静不下来。红玉就烦他这一方面，因为她厌恶乱吵乱闹，但是，纵然如此，她和阿非在一起，总是觉得快乐。虽然她比阿非小一岁，但是智慧比他开得早。所以对这个青梅竹马的朋友，已经怀有一份痴情。她虽然觉得阿非太孩子气，但并不因此而对他的痴情稍减。

那天姚家让客人由后门进入，而不由向南开的大门，这是木兰的主意。因为那些正厅都集聚在前门一带，渐渐向北伸展，有人造的小溪和池塘逶迤蜿蜒，穿过走廊、小桥、亭台，而进入一个广大的果园。虽然有几个入口，可是由靠西北的门看，可以直接看见桃园的景色，可以看见一畦一畦的白菜、一个水井，房屋的顶脊则隐藏在树木之后，朱红的阳台和绚丽的梁椽，在绿荫之间隐约可见。从后门进去之后，犹如进入了农家，纡徐进入，渐至南边的建筑。西北边的门由木兰改称为“桃云小憩”，因为在春天，园中桃花盛放，红艳如云霞。

大家走得很慢，因为每个人都随在老祖母后面，老祖母由石竹和雪花搀扶着走。老祖母现在真是很老了，因为驼背，人也渐渐显得矮小，但是虽然是老迈之年，步态却没减慢。大家

不用忙，因为桃花正在盛开，而且桃树种类很多，有野桃树、春桃树、蜜桃树。其中还有些别的果木树，如梅、杏、山里红，都已经长出了绿苞。

老祖母说："今年春天来得早。平常桃树开花儿是在三月下旬。现在我知道这个地方儿为什么叫'桃云小憩'了。"

曼娘说："我原以为云彩像桃红，但现在才知道桃花是红若云霞了。"

穿过了桃园，她们进入了"友耕亭"。友耕亭是个八角形的建筑，坐落在那条蜿蜒的小溪的末端，由此顺着小溪的一个长廊通到南边的房子。亭子下面停着一条小舟。在老祖母悠闲的漫步而行时，曾先生、曾太太和那些年轻人在后面走走停停，看走廊一边墙上的灰石嵌板，上面刻的是《红楼梦》大观园二十四景。再往前几十步，便是一个朱红栏杆的木桥，那座桥仿佛是把全桃园的大结构做一个收束。立在桥上，看见那条小溪汇而为池。在南端大约四十尺宽池畔有一水榭，上面有露台，台上座位环绕周围，水榭的基础一部分在陆地，一部分伸入水中，上面有一木匾，匾上刻有三个石绿颜色的字，是"泗水榭"。几个女佣人正在水榭上忙着做事，姚先生正在上面坐着，等着接待客人。水榭的左右，树木掩映，翠荫如盖，走廊在树荫中时隐时现，一直通到水榭。

木兰的父亲由水榭下来，走到长廊的中间去欢迎来客，大家随同他走上水榭去。这个水榭当初设计就是要面对池塘小桥，远望一片田园景色，正好夏天作为宴饮雅集之所。在南边木隔的房间里，镶嵌着四片一丈高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的是明朝董其昌的字。里面有几张镶嵌花纹的乌木桌子，上面摆着形状正

方上端向外开敞的景泰蓝茶壶茶碗，这种质料图形显得古雅而豪华。罗东的儿子已经离开原来的主人，同她妻子青霞到姚家来做事。现在他正由几个女仆帮着，在水榭里照顾客人的茶水。因为珊瑚和莫愁正在里面指挥仆人做事，这时没在水榭里。

木兰的母亲走上前来，老祖母向她道乔迁之喜。姚太太的白头发和整个的外貌，显示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女人，有大福气也无法享受了。老祖母需要歇息，年轻人散开，坐在凉台的座位上。

阿非喊道："看荷叶动呢！下面一定有鱼过。"

荷叶浮在水面上，正像浅绿色的群月浮在深绿的天空，但由于树叶浓密，颜色更深暗了。这时在绿叶的周围有小水泡冒上来。靠近岸边飘浮的绿藻，使水显得浅绿而微黄，池子中央蓝天的倒影和水色相混，成为宝石蓝的颜色。

莫愁现在出来向客人行礼问候。老祖母说："过来！我老没看见你了。已经长了这么高！"莫愁静静地走过去，祖母攥住她的手，拉她坐在怀里，莫愁自然遵命坐下，但不敢把身体的重量完全放在老太太身上。因为她现在已经二十几岁，完全成长了，这样儿她觉得很难为情。她那雪白丰满的手从相当短的袖子里伸出来，就好像生来是为抱婴儿或拿针绣花儿的，或拿盘子拿锅的，有少女不可以言喻的成熟之美，正适于做妻子做母亲了。

老祖母伸出有皱纹的手指头捏莫愁的脸蛋儿，她说：

"这么个漂亮孩子！可惜我儿子少给我生个孙子，不然一定要你做我的孙子媳妇儿。"每个人都笑起来，莫愁简直快要羞死了。

曼娘说："桂姐若是在这儿，她一定说老祖宗太贪心。说老祖宗要了姚家的一个女儿，还不满意！"

老祖母回答说："俗语不是说人越老越贪吗？你们可是要相信我这两只老眼！手长得这么好的小姐，谁家娶了谁家走运。"

因为莫愁不能老是费力假装着坐在老祖母的怀里，她现在站了起来。

曾太太想恭维姚太太，于是说："祖母的话说得并不过分。有一个年轻能干的儿媳妇像兰儿，从我手里把家里的事情接过去，我已经谢天谢地了。从现在起，家里的事情就都交在他们年轻人的手里。我有这个福气，应当谢谢我这位儿媳妇的父母才是。"

木兰的母亲说："兰儿若知道孝顺公婆，我就满意了。但求公婆对她要多加管教，可别宠着她。"

木兰说："我想咱们应当用'桃云小憩'做为经常出入的门才好。"这引起了姐妹之间一场争辩。

莫愁说："不行！那么人要走一百多码才到客厅。下雨天又有泥，太不方便。"

木兰说："不是有一条砖路吗？天若下雨，不更有雨中佳趣吗？在门房儿可以经常放几件蓑衣。妈妈若是要走南边的旁门儿，也还可以开着呀。"

莫愁说："我知道你要把渔翁的蓑衣披在你的丝绸旗袍儿上，你喜爱那个样子。那虽然也美，但是有点儿怪。"

木兰说："我不在乎，那有什么关系？"

荪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她是妙想天开呢。"

阿非说："这问题就在于你是要始于豪华而止于淳朴，或是

要始于淳朴而止于豪华了。”

莫愁说：“说得不错。我很懂二姐的意思。她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掩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但是我想以豪华为表，却以淳朴自然为里，岂不更好？你若让人由后门出后门入，幽静就破坏无余了。”

长辈听着年轻人辩论。姚先生认为，在这一件事上，莫愁比木兰更为深沉。

但是木兰继续说：“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由后面往里走究竟还好，可以由远处看见房子，渐走渐近。因为咱们地方广阔，就应当享受这种广阔。不要像贫穷人家，一进了大门，再一迈步就走进了客厅。再者，你若不利用这种空旷，就会一直忽略，把它弃而不用了。”

这时，荪亚喊说：“看！他们来了！”大家往桥那边看，看见立夫和他母亲和妹妹从长廊上走来。阿非飞跑去迎接。环儿现在十八岁，衣裳穿得像当时的女学生一样，穿着一件红紫色的短夹大衣，紧扣在腰以下，黑长裤，高跟鞋。立夫挽着母亲的胳膊，母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亲爱，在曾家、在姚家都是看不到的。

立夫穿着灰蓝哔叽大褂儿。他立刻上前向老祖母和其他长辈行礼问好，然后过来和荪亚、木兰说话。他看见了一件事实，几乎都无法相信。那就是眼前有一位少妇，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却丝毫没有丧失青春的美丽，肉皮儿还是那么细嫩，眼角还是依旧丰盈光润，仿佛生理上从未发生什么变化，那就是木兰。立夫走进之后，莫愁微微一笑就走开了。那时新式的未婚夫妇见面，因为对新社会的风俗还没有习惯，仍然感到局促不安。莫

愁并不是天性害羞，而且一向大方，立夫到她家早已感到自然，但是在此大庭广众之间，她还是愿意保持一点儿矜持含蓄。

木兰对立夫说："我们刚才正讨论进来走哪个门好。你觉得走哪个门，南边儿的正门，还是你刚才进来的后门儿？"

立夫问："谁和谁辩论？"

木兰说："妹妹和我。"

荪亚插嘴说："不要告诉他谁赞成走哪个门。"

立夫说："噢，我知道。木兰你认为走"桃云小憩"好，她认为走南边儿正门好。"

阿非喊道："妙哇！"

荪亚问："你以为如何？"

立夫回答说："下雨天，我走前门。晴天，走'桃云小憩'。"

这时红玉大笑，觉得立夫真了不起，阿非要开木兰的玩笑，于是说："难道晴天的时候儿没有人走前门，下雨天就没有人走后门儿吗？"

立夫抗议说："怎么回事儿？我是来接受你们考试的吗？当然没有那样的疯子。"

木兰说："阿弥陀佛！"

阿非说："你说二姐喜爱走后门儿吧？"

"我是说她不论晴雨，都喜爱走后门儿，并不是说只在雨天才喜爱走后门儿啊。"

木兰心满意足，面露微笑，而莫愁则颇以立夫的聪明而自得。

※　　　※　　　※

设计精巧的花园，一定有一连串隐秘之处，出乎人的意料，

使人感到惊奇。每一转折都费人疑猜，每一个门都引人入胜。在大家从一个门穿过之后，忽然发现站的地方分隔南北各半，南边名为“蜃楼”，供演戏之用，台子下是一片平地，用以防伶人跌落水中，小溪在西面围绕，在戏台前面东西向蜿蜒流过，有四十尺远近。

木兰把暗香拉近她身边，指向池塘对面一个厅堂说：“那就是‘暗香斋’。”

暗香把小孩子放在地上立着，自己立在那儿看那栋房子，简直无法相信。甚至在大家离开之后，她还立在那儿纹丝儿不动，呆呆地站着，穿过一个花格子的门，在春日的阳光中，望着一带梅林。

木兰最后很温和地叫她：“来吧。咱们以后再去看。”

暗香咬着嘴唇，抱起孩子跟过去。走近北边儿，她们看见红玉单独在那儿站着，正向远处了望，望得那么出神，竟会没有理会她们。木兰忽然想到，红玉已然是十五岁的大女孩子了。在远处，阿非和丽莲正在桥那边亭子里说话。

木兰问：“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

红玉回答说：“他说他去等牛怀瑜。走吧。咱们跟别人们走吧。”

他们在铺砌的小径上走去，旁边是丛生的矮树。穿过假山中一条崎岖蜿蜒的小径之后，他们到了“自省堂”。这是一栋相当宽大的住房，由花格子隔扇分为若干小间，隔扇上糊着青绿色的纱，每一小间仿佛壁橱形状，称为“碧纱橱”，既像特别加大的床，又像个缩小的一间屋子，由木格子窗子所隐藏，为绿纱所掩映，冬暖而夏凉，墙上装有橱子，可以放矮几茶具、香

炉、水烟袋等物。在所有这些房屋之中，这一栋坐落最靠后，最接近花园的后面。由里往外向南看，正面对一片池塘，但是为山石树木所遮蔽，似乎与全部住宅隔断而远离人境。南边是一条石头子儿所铺的小路，由一段白墙阻断，墙上有一个像古钱状的圆窗子，由弯曲的陶瓦所砌成，分成若干窗格，穿过窗格往外望，只能看到外面的果树山石的断片而已。东西墙上有一个胆瓶状的侧门儿，通到另外的庭院。这时姚先生说他们最好往南走，到"暗香斋"去。

他们走上一段大石头台阶，到了一个小丘的顶上，在上面稍平的地方立着一段化石树皮，有十二尺高，旁边有一棵松树，枝柯俯下伸展，仿佛伸向山石小树以外的水塘一样。房子相距甚近，因此立在这里只望见弧形的屋脊，但是往西，可以看见楼状的戏台在池塘上伸出。附近石头上刻着"夕照"，在此可以看落日。他们正在看，一只鲜绿的翠鸟由一棵树里飞出来，在池塘上一掠而去，引动水面上涟漪荡漾，搅碎了水中一片碧蓝的天空。

他们由高处往下走，往西转，进入一个走廊，这段走廊犹如一个小桥，因为下面小溪通过，折向南去。这条狭窄的走廊上安着各种颜色的玻璃窗，面向池塘，走廊通到一个宽广的大厅，大厅之外也有一条带窗的走廊，有三十尺长，正对着戏台，显然充当坐位，供王爷和家人在此看戏之用。砖墙只有下面两尺高，窗子可以在看戏时拆下来。戏台伸入水中的那一部分，被垂下的树枝所遮蔽，台的基地是巉岩的石头，所以戏台就犹如自水上浮起的空中楼阁，因此戏台的匾上写的是"蜃楼"，这两个字，从大厅的走廊上可以望见。一段短短的石头台阶往下伸

入水中。这片景色中唯一破坏此地风光之美而令人觉得俗气的，是在戏台正前面水池之中浮起的一个仙童的泥像，仙童手中举着一个立轴，上面写着“吉祥如意”四个字。

曾先生说：“这个地方设计得颇具匠心。听管弦之声自水面而来，越发可喜。”

这时木兰听见水对面传来的笑声，笑声之中竟有微波荡漾之音。戏台的西面，一条船的前端渐渐出现，随后就看见阿非和丽莲的红绿身形，他俩正把船划近前来。水的碧绿光彩照在他们的脸上。丽莲笑得好开心。

祖母喊道：“多么叫人高兴呀！”

姚太太说：“这园子里有水，孩子们玩水儿，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向他们喊说：“小心点儿！”

阿非喊说：“没关系，船是新修好的。”

木兰叫道：“我以为你们还等牛家呢！”

阿非回答说：“他们还没来。他们来的时候儿，我让他们坐船到前面去。”

他已经把船划到走廊边儿上，红玉很焦急，向他喊道：“二哥，你要小心点儿。”

阿非微笑回答说：“我知道。”

丽莲说：“你们不知道，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你们在岸上的人好像在高楼上一样。”

姚先生说：“快回去等客人。若没有大人，你们不许自己上船。这个池塘很深呢。”

这个宽大的走廊下和大厅里，都摆上了桌子和坐位。这个地方可供演戏前或演戏时大开筵席之用。

姚先生说："咱们若在这儿等牛家，他们一到戏台这儿，就可以看见。不然，他们还不容易找咱们。"

于是大家分在各桌子落坐。姚先生很欢喜，转身对年轻人说："我考考你们。你们都看见眼前的景色了。小溪在西边绕着这片陆地，这一带山坡也在这边绕着这条小溪。看看谁能对上下面我出的这个上联儿：

'曲水抱山山抱水'？"

这一句很难对，因为必须有三个字重复，还要适合眼前的景物，必须对仗工整。最年轻的一代，爱莲和丽莲自然没有对上的机会，因为她们上的是教会学校。甚至阿非也没有学过对对子。对对子是学作诗的基本训练，必须开始得很早。阿非和丽莲在外面，还没进来，这时只有立夫和姚家姐妹，还有曾家兄弟，只有这几个人比赛。

立夫先对。他说：

"池鱼穿影影穿鱼。"

木兰说："立夫贪嘴。"

"怎见得？"

"你用'穿'字儿，所以你是要用绳索把鱼穿回去做着吃啊。"

珊瑚说："那是你自己贪吃，谁想到吃鱼了呢？"

大家都想了想。莫愁说："你未尝不可把穿字儿改成潜字儿。成为：

'池鱼潜影影潜鱼。'"

木兰喊声："好！这是你的'一字师'了。不过你也大可以说：

'池鱼潜树树潜鱼。'"

珊瑚说："这又是二字师了。"珊瑚总是跟立夫开玩笑。

莫愁说："那不行。"

木兰回答说："不对吗？若是池鱼潜伏在树影里，不真像是潜藏在树上一样吗？"

莫愁说："你总是妙想天开，爱用危险的譬喻。"

木兰现在说出她的对子来：

"鸟歌鸣树树鸣歌。"

"好！"姚先生说："上联写景。下联写声。"

这时曾先生笑而不语，他赞成这种旧的文字游戏。于是对他儿子说："你们在兰儿面前要认输吗？"

荪亚说："在她们面前，我们费力也是不中用的。"

经亚正在想"将夜为书，将书为夜"。他说：

"但愿我能把这一句的下联对出来。这一句是：

" '通宵达旦……' "

"达"字下头再按"旦通宵"显然不行。

莫愁现在说："这句怎么样？——

'白云隐塔塔隐云。' "

姚先生说："不坏，第一联写景，是从平处往上看，下联写景，是从立处往上看。不过不太合适，说高山上有塔才适宜。"

莫愁说："爸爸，您没有看水里的倒影。水里的云影是被水里的塔影遮住。"

红玉这半天一直静悄悄的，不断思索她的下联儿。虽然她也在教会学校念书，她天性喜爱中文，有文才，一直浸润在中文里。她的下联儿是：

"闲人观伶伶观人。"

曾老太太说："这位小姐是谁？"她觉得此女子突然脱颖而出，乃大声喊问。

姚先生说："她是我内侄女儿。才十五岁。对得好！"

红玉夺得状元旗，自是毫无问题，她父亲大为得意。这一个下联儿还不仅是十分自然而已，而且更适于眼前的情景，并且后面有很深的哲理，意思是看戏的人本身也在演戏，而正被水对面的伶人观看。因此，后来姚先生就把红玉的佳作作为下联儿，连同自己的上联儿刻成一副对联儿，悬挂在"暗香斋"。

阿非在水那边儿十分激动地喊："外面有打把式卖艺的。叫他们进来好不好？"

丽莲也喊："一个小子，一个姑娘。真好看哪！"

姚先生问曾老太太要不要看。老太太说："为什么不要？我见过。孩子们愿看哪！"

姚先生吩咐叫进来，不久，卖艺的从戏台的后门儿进来，出现在台上。原来是阿非发现两个山东孩子，姑娘大约十三岁，她弟弟八岁，由父母陪着。他们原在街上卖艺。在一家家门前表演武艺，每次敛取几文铜钱。他俩的母亲两只裹得难看的脚，裤子的两个裤腿口儿用带子盘在腿腕子上，背上背着一个孩子。父亲拿着一个小梯子，一个手敲的鼓。女儿穿着旧紫小褂儿，肥袖子，那种式样十年前就已经没人穿，两只脚虽然裹着，但是移动起来十分灵便，脸很粗糙。

大家隔水观看时，看见阿非和丽莲和卖艺的人正在畅谈。

曾太太说："现在的女学生，见了人一点儿也不害臊。"

红玉对这种批评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红玉和丽莲而今在同一个教会学校念书，这种教会学校都以教学生英文出名。曾

先生虽然有偏见，反对基督教和一切洋东西，在这件事情上让了步，送他的女儿进了教会学校，因为在政府办的学校，由于思想混乱，纪律荡然。而在教会学校，至少还教训学生尊敬老师。曾太太比她丈夫对时代潮流倒更为了解，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做现代的女子。一旦进了教会学校，中文是必然忽略的。但是红玉和丽莲之间却有一个不同之处，红玉仍是中国旧式家庭的女孩子，敏感而心细，丽莲完全学了现代的派头儿，任性自由，像鸭子下了水。

卖艺的表演以一个滑稽的乡村古代舞开始。父亲打鼓，全家四口分为两对，相向站立，唱一个短歌，伴有动作，有时女人向前，有时男人向前，用手指头指女人，唱的是同一个重复的收尾句。

得而——拉他飘一飘
得而——拉他飘一飘

可想象而知的是，这两个重复尾句若是由一个好合唱队唱，会是很美的小调儿；但是他们一家人所表演的全仗着那个妇人和姑娘卖弄风情的姿态和那个男人与男孩子的调戏动作，而且表现得也嫌不充分。倒是那个姑娘和她弟弟的声音在春天的空气之中，畅快可喜，听着满好。

歌唱完了，鼓又打起来，小姑娘走到外面的一小片地上，向空中接连迅速扔出三把尖刀，用手接得十分巧妙。那片地有五尺宽，可是由观众那边看，小姑娘似乎是立在水边上，每个人都替她提心吊胆。小姑娘的眼睛丝毫不停地望着空中的尖刀，她

用手一边扔一边接，从容镇静，显然是毫无困难。

她表演完毕，大家拍手，大家赞美，小姑娘很高兴，回去时，向观众微微一笑。现在父亲出来，隔着水向观众鞠躬为礼。他用手指着面前的水，说要表演一个节目。他把短梯子稳稳的立在头上，随即做蹲裆骑马式，这时小男孩儿准备爬上去。

红玉喊说："不要上去！"

卖艺的在水那边喊说："不用怕！"他一边顶着梯子一边说："老爷太太，您若是觉得在下练得还不错，您就多赏几个钱。"他的嗓子紧张，声音粗壮。

孩子往上爬，手脚很灵便，一直爬到梯顶。两腿夹着梯子，坐在上头歇息。他伸起胳膊，用两只手摸戏楼的顶子。这时候儿，女人们大气儿也不敢出，那个小男孩开始在梯子空里来回钻，有时在上面倒立身子。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因为小孩子个子小，但是看来却令人紧张。后来小孩子在梯子上旋转时，一只脚碰到屋顶的木格子，一下子飞了出去，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像闪电一般，做父亲的把梯子扔出手去，在空中把儿子两手抓住，在观众还没来得及害怕时，小孩子已然平安落地。姚先生派仆人送给小孩子一块钱。老祖母看了心中感动，也叫一个丫环去送他一块钱，她说当贫穷人家的儿子不容易。

木兰看表演的时候儿，阿满坐在她膝上，阿通抱在怀里。表演完毕之后，她忽然发现暗香没有在屋里。出去找她，看见她在花园里大厅南边梅花树下石头凳子上，一个人坐着。暗香又小又瘦，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衣裳，坐在那里，仰着头，正望着蓓蕾满枝的梅树发呆，太阳光下梅树枝干的影子落在她的脸上，

她的辫子垂在一边儿。她在那儿想什么心事呢?

木兰问:“暗香,你不看练功夫,一个人儿坐在这儿干什么?”

暗香赶快用手指头尖儿擦了一下眼睛,满脸微笑,为木兰从来所未见,她说:“我只是坐在这儿用心想事情。”

木兰说:“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王爷花园儿里的‘暗香斋’是不是?你看见上面的匾了吧?你认得自己的名字吗?”

“认得,可是第三个字念什么?”

“那是斋,是书房的意思。”

“上面像个锅盖,下头像个火炉子,中间像一堆面条儿。”

木兰大笑说:“这个房子也许是给你盖的,在今生老早以前。也许好久好久以前,你是这儿的一个小王爷,在这儿谋杀了一个丫环,这就可以说明你为什么受苦受难了。”

暗香非常快乐,眼泪从脸上流下来。她说:“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木兰说:“暗香……晴香……冷香……暖香……都是好美的名字。你现在高兴了吧?”

“我的苦难终于过去了,这得感谢少奶奶您。若不是遇到您,我哪儿会有今天?”

木兰说:“不是我,你来到这儿是你的命。以前我知道我父亲要买这座花园儿吗?你不要再想,越想越糊涂。现在你是吉星高照,就犹如当年我丢了的时候儿,那时我有吉星高照一样。”

暗香说:“少奶奶……”欲言又止。

“什么事?”

暗香双眉紧锁,两眼直看着木兰的脸。她说:“我要跟您一辈子。”

"怎么办呢?"

"像锦儿一样。"

木兰说:"噢!"

现在木兰心里已经有把暗香嫁给丈夫荪亚做妾的想法。木兰是个现代女子,她有现代的思想,她反对缠足,她反对男人娶姨太太,但是这些只是抽象的观念,并不适用于现实情况。让丈夫有一个妾,她心里越想越美。一个做妻子的若没有一个妾,斯文而优美,事事帮助自己,就犹如一个皇太子缺少一个觊觎王位的人在旁,一样乏味,她觉得这其间颇有道理。一个合法的妻子的地位当然是极其分明,若是有一个"副妻子",就如同总统职位之外有一个副总统,这个总统的职位就听来更好听,也越发值得去做了。

木兰一次向荪亚说:"为人妻者没有妾,就如同花瓶儿里的花儿虽好,却没有绿叶儿扶持一样。"

荪亚回答说:"妙想夫人,我原以为你是个现代派的小姐呢!"

这个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木兰的非非之想的一端。荪亚以为木兰心想丈夫有个副妻子,自己才够得上贵族的高贵气派,就像她有那些玉石雕刻的小动物一样。木兰对人友好,胸襟开阔,无限热情,亲密恳切,洒脱自然,穷达不变,甘苦与共。她一直对美的爱好,从未稍减,即便别的女人的美,她也一样迷恋。她有极其高贵纯洁的想法,却难免为社会礼俗所不容。诸位看官,您若愿意说木兰不道德,就任凭尊便吧。道德家和卫道派立下的规则教条,用来解释木兰的一言一行,可就用错地方了。

荪亚喜欢女色,木兰知道。有一次,荪亚去参加朋友办的

"群芳宴"，回来后，说那些高等妓女如何如何，木兰听了，对那些名花的描写叙述，比荪亚自己还兴趣浓厚。荪亚认为木兰如此神往，说她是愚蠢。因为荪亚和木兰共同生活，感觉到万分幸福——这种生活的美满，毫无疑问，是由于木兰对荪亚去参加这种莺莺燕燕的"群芳宴"毫不约束的缘故。

另外，还有桂姐，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木兰可以安心稳坐妻子的宝座，正如曾太太一样。木兰的地位不会有危险，尤其是若有一个像暗香那样的女子来居妾位的话。

暗香刚才说要跟木兰一辈子，木兰心想她是要做荪亚的妾。暗香说"像锦儿一样"时，木兰只答了一声："噢！"木兰的心里含有失望的意思，就没再说下去。

她和暗香、阿满立在一个三四尺宽、养有大金鱼的鱼缸旁边，正向四周眺望，曼娘带着儿子来了。

曼娘说："噢，你们主仆二人离开大伙儿，在这儿享受清福呢。"

木兰说："我也没有藏起来呀。"

曼娘说："牛家人来了，我到这儿来是免得看见那位牛先生。他们的孩子都来了，太太、姨太太都来了。"

木兰问："莺莺呢？她什么样子？"

"她好摩登啊！头发梳成新样子，穿着春季的洋装外衣，外国皮鞋，就像画片儿上画的上海现代女人一样。在屋里，她穿一件淡红的上衣，左肩上插着一枝牡丹。最滑稽的是，她和怀瑜挎着胳膊走进屋子来的，正像现代的一双情人一样，而怀瑜的太太和孩子在后面跟着。我还要告诉你，'她'还是那个样子——简直把我气炸了肺。"

“你说谁？”

“素云哪。莺莺进屋时，当然向人介绍她的是素云。她们俩走到我母亲前面时，素云说：‘这是我那位乡下伯母。’若是你说这话，我不在乎。但是出自她的嘴里，就不同了。我想她对今天早晨的事，还怒气未消呢。”

木兰说：“这未免太过分了。即便是开玩笑，也嫌太粗野。我纠正她，你等着。”

木兰一心想看莺莺，她同曼娘走到一间旁边的屋子，从梅花阁子里向那边偷窥。

牛家一到，男客女客自然而然都散开了。怀瑜和曾先生在一处。姚先生和经亚在外面。立夫和荪亚一齐坐在一个角落里说话。

女人们都在屋里坐着。姚太太正和怀瑜的太太说话，怀瑜的太太周围站着四个孩子，莫愁则和孩子们说话。莺莺，当年是个名声狼藉的高等妓女，现在是姨太太的身分。她一到，使别的女人都局促不安，因为良家妇女都对那一等女人天生有反感。但同时，她们又很好奇，要看看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莺莺和素云坐在一处。她确是富有性感美的，体态丰盈，白嫩活泼，肩膀上带着一朵牡丹花儿，更提高了人对她青春的幻觉。她举止从容大方，似乎并不感觉到她和正派家庭妇女之间有什么不同，也许她是假装作那么自然镇静。有点儿奇怪的是，她并没有浓装艳抹。不过，她过去妓女的本性还是泄露了出来，因为她说话的时候儿，把手中深紫色的手绢儿，老是在空中挥动。有时候儿，她坐着却把两条腿岔开得太宽，普通良家妇女是不会的。虽然是妾的身分，她穿的是裙子，和普通正式做妻

子的新时代女人一样。她那淡红色的上衣，领子高，又紧又短的袖子，短得刚刚长过胳膊肘儿，所以把丰满柔软的胳膊露在外面。在一个手指头上，木兰看见有一个四克拉的晶光闪亮的钻石。她旁边是怀瑜的妻子，由于辛劳扶养孩子，看来又瘦又弱，像一张色彩褪掉的旧画儿，不过，看样子，她又怀上了孩子。莺莺挥摆着深紫色的手绢儿，从容不迫，谈笑风生，幸福美满，怀瑜的妻子却像一个沉默无声受苦受难恶运难逃的牲口。

孩子们围在母亲周围，以一片狐疑的神气，看着父亲身旁的姨太太。素云叫一个到她身边去，那一对双胞胎之中的一个走了过去。

莺莺显得很亲爱的样子伸出手说："到我这儿来。"那个小男孩儿，看见那样伸手招呼他，有点儿吃惊，有点儿迟疑，不敢上前。但是莺莺伸出雪白的玉臂，把他揪过去，搂在怀里。莺莺打算和这个四岁的小男孩儿玩耍。但是在他那个双胞胎弟弟叫他时，他挣扎开，跑回母亲身边去。莺莺忽然站起来，回到丈夫怀瑜身边。怀瑜假装作时新派儿，赶紧立起来，但是曾先生和姚先生则坐着没动。怀瑜和莺莺一齐走到窗前，立着看外面的池塘。怀瑜递给莺莺一支纸烟，给她点上。莺莺就把一只胳膊搭在怀瑜的肩膀上。

曼娘在木兰耳边低声说："她真是无耻。她敢做的咱们都不敢做。"

木兰和曼娘进屋去和别的女人坐在一处。老祖母看见了暗香，指着她说："兰儿，那个漂亮小姐是谁？你的朋友哇？"木兰惊呼道："老奶奶，她是暗香啊！"

老祖母说："我真老糊涂了。记人都不行了。她穿得这么漂

亮，简直像做官家的小姐。”

这话暗香听了好高兴，也增加了她的自信心。从那一天起，木兰觉得她渐渐近于正常，有时候儿还会很开心地哈哈大笑。

大家过去赴席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和孩子还是在后面，等着老祖母在前面领头儿。

老祖母叫重孙子阿瑄："跟我来。"于是一边儿倚着阿瑄，一边儿倚着石竹，开始向前走动。木兰看见环儿搀扶着她母亲。她觉得从来没看过像立夫的母亲那么幸福，那么满足人生的女人。比较起来，她自己的母亲，那时正由莫愁搀扶着，她虽然现在是王府花园儿的女主人，却凄凉命苦。现在精神颓丧得连性格都变了，连老脾气也没有了。

顺着一条巨大的古砖铺的路走去，两边都是高树，春风吹来，带有草木芬芳的气息，她们一直走到摆设盛宴的大厅。

※　　　　※　　　　※

宴客的大厅是一栋老房子，大约有五十尺宽，三十尺深，前面有出廊大柱，门很高大，有十八到二十尺高，上面是绿地彩绘的顶子，正门上面悬有一块横匾，刻着“忠敏堂”三个大字。“忠敏”一词显然是王爷祖先的谥号。正前面是一个广阔的石头铺砌的庭院，西边有一通巨大的石碑，底座是石头雕刻的龟。石碑的顶端雕刻着两条龙。这是当年皇帝颁赐纪念老王爷的。大厅前面有两畦牡丹，静静地沐浴在春日和煦的阳光中。

男人们正在看那座石碑，这时荪亚和立夫走到，和他俩走来的还有素丹的哥哥素同，素同现在已经和姚家很熟了。素同穿的是西服，身体健壮，身子虽矮，肩膀很宽，说话沉稳，声音洪亮。立夫发现他只看那石龟，并没看碑文，用他的硬手杖

戳那石龟的头。由于天性沉默寡言，眼睛机警而锐敏。立夫很喜欢他。

看完石碑，怀瑜向姚先生说："三小姐的婚期在什么时候儿啊?"

姚先生说："大概今年秋天吧。"立夫两年前大学毕业，现在正在教书，因为他坚持结婚之前要自己先赚点儿钱才行。姚先生并不反对，而姚太太则但愿能把莫愁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多留一天。

怀瑜向立夫说："恭喜！恭喜！久仰！久仰！将来您必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怀瑜又殷勤不停地说："现在国家极需要像老弟这样人才。国家有好多事情要做，比如提倡工业，提高教育，开创学校，改良社会，澄清吏治，实行民主政治等等。哪方面不缺乏人才呀?"立夫听他这一套，实在觉得怪难为情。

立夫觉得这些名词、这些成语像连珠炮般爆发出来，就像学校毕业典礼时政客的讲演，实在听之熟矣。在政客的舌头尖儿上，总是挂着"改革社会"、"澄清吏治"等空泛的词句，这些颇引起他的不快，不过他只是客客气气地略作回答而已。

大厅里摆了四桌，曾老太太坐一桌上的主座，下面紧接着坐的是曾太太。曾先生则坐男宾席上的主座，怀瑜紧接着往下坐。第三桌是年轻的妇女，木兰的母亲坐主座，下面一边儿是怀瑜的妻子和素云，素云的下面是莺莺，这样就使怀瑜的妻子依身分而和莺莺那做妾的高下有别了。别人就自行选择位次，立夫、荪亚、经亚和年龄稍长的人同座。立夫的妹妹环儿挨着莫愁，坐在老祖母那桌上。木兰、红玉和那些年轻的妇女同桌。在四桌上，冯舅妈、木兰、莫愁、珊瑚都坐的是末座，做主人，给

客人敬酒。

木兰在她那一桌上算是主人，先向曼娘的母亲敬酒。以年龄论，曼娘的母亲坐主座是理所当然，曼娘在母亲以下坐，正对着怀瑜的妻子、素云和莺莺，曼娘的母亲谦让老半天才答应坐主座，她辩论了好久，非让怀瑜的妻子坐主座不可。孙太太说："我们每天见面儿，今天应当由牛太太做主座才是。"但是年长者为尊，是中国的老礼俗，她只好就主座，因为怀瑜的妻子确是晚一代。

木兰说："这一杯敬孙伯母。"

曼娘的母亲说："兰儿，你应当先敬牛太太。"

木兰回答说："不行，那不行。第一，您是长辈。您走的桥比我们走的街也长。第二，您代表祖母的娘家。对孙伯母失敬，就是对祖母失敬。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能让人家说姚家的女儿不懂礼貌。"木兰站起来向曼娘她母亲敬酒，素云静静地坐着，知道话中带刺，那刺是向她发出的。

吃饭时，木兰想和莺莺谈一谈，而且觉得在近处看莺莺，比在远处更美。木兰在谈话时夸奖红玉的对联儿作得好，就把那句对联儿说出来，因为怀瑜的妻子和莺莺当时还没到。

莺莺生得像北方人那样高，声音也洪亮。她说："我也想起一句来。"她说：

"幻云为雨雨为云"

"云雨"一词用在青楼，自然可以，可是在这些人之前太不相宜。简直可以说是污辱人。红玉和木兰懂得"云雨"的含义，所以红玉立刻脸羞红起来，木兰则看看她，一言未发。

莺莺厚着脸皮说："这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是摩登时代

呀。”

但是没有人再说什么，莺莺知道自己太有失高雅了。

在男人桌子上，怀瑜正在大发议论，完全像对这个世界看得万分透彻的人一样。不过他的世界，大部分是、或是说完全是政治世界，是一个令他觉得美满得意的世界。不错，在这个世界，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在他们那套政治学里这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国会遭受了解散，国会议员都是笨伯，很容易就被人收买了。其实，当时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力廉洁的政府，二月里宣布的宪法倒还不错，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国务总理可以辞职。内阁对总统负责可使政府更为稳定。但是三百五十万，足可以实行新的煤油统制政策。五千万元的新公债是五月节所不可少的……（立夫心想，政治上的内幕、高级官员的秘密，没有一件是牛怀瑜不清楚的）。

大家吃这丰富的宴席以前，好像是先吃了一道菜，就是三百五十万石油统制政策；随后一道菜是五千万新公债，好像这笔巨款能帮助在座诸君度过五月节一样。怀瑜一边说话，一边不断清嗓子，吐沫星子乱飞，声音之高，使邻桌的妇女有时会停下谈话来听他，好像大家都要准备听了不起的政治秘闻一样。连仆人都觉得他们伺候的必是一桌子内阁大员。只有老祖母还记得夸赞一下鱼做得好，鹅油卷儿做得好，这样夸奖厨子。

饭快吃完时，立夫已经烦躁得不可忍耐，而怀瑜还说：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拥护我们的新元首在我们新元首领导之下来报效国家。”

立夫突然开口说：“我不要报效国家。”

怀瑜吓了一跳。这种想法，他根本不能懂。这件事完全出

乎他的预料，他当时呆了片刻没话好说。过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我们的元首项城先生，他以前若做皇帝，若不是满洲人做皇帝，他早就把中国治好了。他若早生二十年，他一定会做了皇上，必然使国家走上进步自由的大道了。"

立夫说："他现在还可以把中华民国消灭呀。"

气氛已经紧张了。这时虽然是民国四年，已有谣传说袁世凯有推翻民国，自立为帝之意。即便是袁世凯最忠实坚强的部下，也没有人敢公然讨论此一问题。立夫是强硬的民主派，从怀瑜提到"拥护伟大的元首"，立夫就确信一俟时机到来，袁世凯就要自立为帝的。

由于立夫最后的猛烈攻击，大家的谈话就立刻停止。姚先生身为主人，即刻立起来，算把宴席终止。他把椅子往后一推，向众人说："谢谢诸位。"

众客人也立起身来。立夫的脸气得发红。木兰走过来，向他微笑。但是莫愁也走近，低声向他说："干什么对他说这种话？"

立夫说："我实在憋不住。"

第二十七章

红玉阿非纯情挚爱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饭后不久，祖母说她要小睡片刻，年纪较长的几位太太陪同她到前面的庭院去。其余的人就散开了。怀瑜说他要和家里人早走一步，因为有个约会。对莺莺来说，在这次的宴会上，她不算成功。虽然他丈夫在宴席上大放厥辞，莺莺却觉得没有得到一位正式夫人的待遇，而且别的女人对她也不够自然。

姚先生把怀瑜和他家里人送到后门儿，就回来了，走到立夫身前，出乎立夫的意料，姚先生竟说："你回答他很对。很好！很好！"

莫愁说："爸爸，您为什么这么说？最好不要得罪怀瑜这种人。"

姚先生大笑说："好，我想立夫在你身边儿，比在我身边更安全。"

立夫说："您听见他说拥护袁世凯那种元首，说那些废话，您不生气吗？几百万用来干这个，几百万用来干那个，好像国家大事由他一个人决定！"

莫愁说："那有什么妨碍？他说他的，你听你的。听他说就

和看戏一样，有何不可?”

“这种官僚就会把国家弄亡的。简直给民国丢脸!”

莫愁看见立夫又动了火儿，觉得自己虽然骑上了一匹烈马，有时候儿也得把缰绳放松一点儿，好让这匹烈马慢慢地跑一跑。所以她只好把话题改变了一下儿，她说：“他在大庭广众之间，那么炫耀他的姨太太，对他太太似乎不太尊重。”

珊瑚说：“我可不做他那个样子的太太。最好有人当面告诉他别人对他的看法。”

素云现在走过来，丈夫在那边儿和曾先生及素丹的哥哥素同说话，素同很认真谈起曾太太的胃疼。莫愁看见素云走近，就向立夫说：“他妹妹来了，说话小心。”

珊瑚说：“真是个好帮手！这么早就开始了。”

立夫的妹妹环儿说：“您不知道我哥哥的脾气。他自己的事不在乎，和他不相干的事倒满认真呢!”

莫愁说：“这是杨继盛的血统遗传。”

立夫说：“我对政治没兴趣。”

莫愁说：“你有兴趣，比别人都兴趣浓。我知道!”

“我？绝不会!”

姚先生说：“立夫，我女儿知道你，比你对自己知道得还清楚。你遇事听她的就对了。”

现在谈话不知不觉说到立夫的前途。虽然立夫不太了解自己，他觉得愿意从事新闻事业，而且结婚之后，打算出国留学。他写文章表达情意是轻而易举的，并且对身外各种情势能洞察弊端，所以表达时能一针见血，把难达之情一语道出，恰到好处。每逢人心里有一警句妙语，心想表达于外，或出诸口头，或

形诸笔下，可以说是人之本性。也许立夫天性偏于急躁，愤世疾俗，对诡诈伪善全不能容忍。因为不能容忍邪恶，就比普通人越发能看到罪恶。看见了臭虫，人都是把臭虫掐死而后快，清扫整洁也是小孩子的乐事，甚至于成人也是把污点消除，用竿子把堵塞的水沟疏通了才痛快。

这时传来了女孩子和男孩子的喊叫声，其中有阿非。一个“知了”形状的大风筝正在东北天空中向上挣扎飞起，但是孩子们却被远处的花木和山丘挡住。过了一会儿，红玉从树林里慢慢露出来，是她一个人儿，窈窕的身段儿，穿着米黄色丝绸的褂子。有时停下脚步，看看一丛花，然后又往前走，完全没理会有人正在望着她。她今天对的那副下联儿，大家颇为诧异，连姚先生也赞不绝口，珊瑚都听见了。

珊瑚说：“红玉真聪明！”

姚先生只说了一句：“太聪明。”

珊瑚喊道：“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去放风筝？”

红玉回答说：“我刚才跑得有点头晕。”她脸上显得苍白，而且还在喘气。珊瑚说：“天气不好。抽冷子就热起来了。”

环儿说陪她进去，她说她很好，只是喘不上气来。环儿扶她坐在附近的石头凳子上。环儿说：“这片树荫很好，可以遮太阳。”

红玉由小身体单薄，动不动就感冒，热天晒太阳也容易中暑。所以她有躲避太阳的习惯，也因而面色苍白。她的身体由于吃药太多弄坏了。再者吃东西太精细，太讲究，又太爱看小说。自从十二岁，她就吃虎骨木瓜酒，这本来是老年人喝来健壮筋骨用的。

那天早晨她起得早，和父母到花园儿里去散步，在别人来到之前，又和阿非高高兴兴忙了半天。那天午饭又特别晚，对联儿对得好，心里又兴奋。午饭之后，她又勉强和生龙活虎的阿非、丽莲各处去玩儿，跟着他们喘不过气来那么各处走。阿非说要放风筝时，她又勉强跟着去，忽然天又热起来，这都是原因。

环儿问她："都是谁在那儿?"

"木兰、荪亚，他们。"

"'他们'你指的是谁?"

"阿非，所有那些孩子，还有曾家姐妹。"

现在大家看见木兰立在土坡上，手里拿着风筝，分明是站在高处好把风筝放起来，下面远处有人拉线。

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是个有身分的母亲，居然还这样玩儿，是有点儿出乎常人的意料。莫愁说："哎呀，姐姐，真是不可思议!"

风筝放得高起来一点儿，木兰也跳起来，仿佛帮着风筝往上飞一样。但是风筝转了个弯儿，又钻下来。

几分钟之后，木兰不见了，阿非举着风筝爬上山坡，后面跟着丽莲，丽莲正在和阿非争着要那个风筝。

红玉打了个冷战，猛咳嗽了一阵。环儿说："你觉得不舒服，咱们进屋去吧。"

红玉说："我想我进屋去吧。"珊瑚就和她一齐走进屋去。

立夫说："你那位表妹身体太单薄了。"

莫愁说："每年春天她都觉得身体不好。去年春天，她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可是她并不休息，她看小说一直看到深夜。看

小说太多对少女不好。不过这还不算太严重，最坏的是她不能把事情看得开，而且好胜心太强。这就是她的病根儿。你听到人说‘庸人多福’吧？但是你听说过‘聪明人多福’吗？人最好糊里糊涂，才容易享高年。”

立夫问：“你和郑板桥看法一样了。”

莫愁说：“不错。”

郑板桥是清朝的诗人、画家、书法家。曾经说：“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

立夫问：“那么你已经转入糊涂了？”

莫愁说：“不错。”

“咱们去找他们好不好？”

莫愁和立夫找到放风筝的那一批人，一看所有的孩子都在那儿，有阿瑄、博雅、阿满、红玉的弟弟，另外就是木兰和她丈夫荪亚。曼娘在屋里，小喜儿看着阿瑄，玩儿得好快乐。莫愁问立夫，那群人里谁最快乐，立夫说小喜儿最快乐。

立夫问：“她现在多大？”

莫愁说：“我想是二十岁吧？”

“那么个大姑娘，还是那么天真烂漫。”

莫愁心中似含有隐秘，她微笑说：“难说。”莫愁走近木兰时，她喊道：“你们玩得好开心！姐姐，刚才我看见你放风筝了。好没羞！”

木兰擦了擦前额说：“看看我的鞋吧。刚才我从山坡上下来，差一点儿扭了脚腕子。都是阿非的主意。他若不把姐夫拉出来放风筝，就不叫他安静一会儿。”

莫愁问：“你知道红玉病了吗？”

木兰回答说："是吗？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最初她和我们玩儿，我没看见她什么时候儿走的。"

现在风筝已经放高了，只要有人扯着线儿就可以，现在是由小喜儿扯着。别人都进屋去之后，丽莲还和阿非和别的孩子们玩耍。

木兰说："自从吃完午饭，阿非就忙着和丽莲玩儿，带着她看各式各样儿的东西，比如新装的电话等等，红玉极力想跟他们玩儿在一起。他们在电话机一旁站了好久，想叫什么号儿就叫什么号儿，然后挂起来不说话，这样向接电话的人开玩笑。"

莫愁说："他们俩处得那么好。丽莲也是那么活泼。他们俩喜爱的东西也一样，都是洋东西——电话、照像机、电影院。丽莲背着她父亲去看电影儿。红玉就大不相同了。"

立夫说："她只爱中国的东西。她比丽莲聪明。"

木兰说："聪明百倍哟！"

莫愁紧跟着问："比谁？"

木兰向她妹妹大声说："咱们不是正说丽莲和红玉吗？"

立夫突然说："那岂不糟糕？"

木兰抬头向他看，问他："你指的谁？"

"那两个。"

木兰改正他说："你指的那三个吧？"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想并不严重。"

莫愁现在赶了上来，在立夫右边走，木兰在左边走，因为路由此开始宽起来。他们三人进去看见那些太太们。木兰、莫愁、爱莲进去看红玉，她正在床上躺着，母亲坐在床边儿。环儿也在，正和她说话。

过了一会儿，木兰离开，回婆家去。环儿和莫愁还在。莫愁虽然她是在公立学校念书，并非和红玉同学，但是她看红玉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她看见红玉的脸还显得激动未平，躺在床上，头和脖子用枕头垫起来。虽然她的下巴是圆的，样子满好看，像个少女的脸，但是显得特别清瘦，两颊的红则是虚红，不是真正的健康。

莫愁问红玉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红玉回答说："只觉得头沉。好像我那春天的病又发了。人和花草是一样的。你们那么强壮，那么幸福。我想你们的树结得果实累累的时候儿，我就像枯萎的花瓣儿在水上飘流了。"

莫愁说："你这么大的女孩子说这种话！"

红玉显然是看了太多的诗词，太多的言情小说。莫愁坐在那儿沉思这位深闺弱质，非常感慨，不禁五内俱热。她过去摸了摸她的脉。

莫愁说："四妹，平静一点儿。我念了几本医书，我觉得你是阳盛阴亏。人必须阴阳调和，才能健康。阳火上升，你身体的下部就太轻了，所以你觉得像飘浮一样。你需要的是把阴经提高。我想你若经常吃珍珠粉，按平常吃饭，想法儿叫血脉流通，很快就会好了。不要老是靠着药，人的身子是靠着吃五谷杂粮的。多喝粥，多吃青菜。咱们女人的根在肠子，男人的根往上，在心、肝、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女人要多吃蔬菜，男人要多吃肉的缘故。不过阴阳不仅仅是指身子，也指的是精神心思。男人有其当做的事，女人也有女人当做的事。看书太多，对咱们女人不好。什么都到了头上，就会阴亏。地为阴，是女人。脚要下地，咱们女人离不开的事是养孩子，做饭，洗衣裳。

女孩子即使天生聪明，也要隐晦一点儿。看历史和诗当然好，但也不要太认真。不然，越看得多，和日常的生活离得越远。你病了，我劝你不要再看小说，可以编织点儿东西，对女人有好处。”

红玉静悄悄的一言不发，听着莫愁的忠告，深为她的真诚所感。莫愁又接着说：“四妹，我还有另一件事告诉你。把一切事情看得开，比什么药都好。大概是这样儿，人越聪明，越缺乏耐性。我可不是当面儿奉承你，我说公道话，你的才气在我们姐妹之上。正因为如此，你就应当越发小心。你看了那么多才女美人的故事，她们之中有多少有好下场呢？古人说：‘红颜薄命。’不过我却说红颜不见得薄命，而是聪明多才才薄命。后人看起来，很难说谁聪明，谁愚蠢。在人这一辈子，要一切事情任其自然，把一切看淡，不必多费心机。你若能学着对人生持这种看法，我担保你的病自然会消失于无形。”

红玉的眼里现在有了眼泪。她说：“好姐姐，多谢你告诉我这些话。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肺腑之言。”

莫愁伸出一只手，放在红玉的肩膀上说：“要吃珍珠粉，这是阴性的精华。要吃好久才行。现在睡一会儿吧。”

说完，莫愁就走了。

※　　※　　※

红玉想睡，但是却无法入睡。莫愁的话像一帖镇定剂，她开始想莫愁每一句话的意思，好像每句话都具有深意。她又想，别人都来看她，阿非和丽莲却没有来，她于是一直醒着。她的心思却按捺不住，想东想西，把那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想起来。她把《三国演义》上周瑜临死说的那句“既生瑜而何生亮”改成

“既生我红玉，何以又生丽莲？”

她开始想在历史和小说上看过的美女，比如梅妃、冯小青、崔莺莺、林黛玉、鱼玄机、朱淑贞。这些故事之中，大都有一个不解人意的蠢汉子。阿非并不愚蠢。她知道阿非爱她，因为她和阿非是一齐长大，一齐青梅竹马玩儿惯的。她自己智慧开得早，阿非却不是。阿非也不是古代佳人才子故事里风雅才子那一型。所以她若是“佳人”，阿非却不是“才子”。他做一副对联都不会，嘴里说现代学校流行的怪话。电话、电影、英文单字，这些东西，他和丽莲都混用在嘴上，听来多么刺耳。

红玉念书的那所教会学校以教英语会话出名，但是她的中文太好，而英语不够好，因为她心不用在英语上。她总觉得英语听来太古怪，她又过于敏感，她总怕发音发错。所以，虽然她很容易就学会念英语，也能懂英语的意思，但是从来不用心学说。脸皮薄的人是没法子学洋文的。在学校，同学们是以“密斯某某”相称的，她就独独反对这种称呼，她以为这样岂不等于说中文没有称呼小姐的办法吗？

最后，阿非是晚到了。曾家走时，他要去送木兰和丽莲，在门前又逗留了一会儿，木兰说：“你最好快去看看四妹。她病了。”他才进去。

所以阿非半个钟头之后才到红玉的屋子。他立在门口儿叫道：“四妹！”里面没有人回答。红玉在床上静静地躺着，脸背着他。他又叫，红玉还是不动。他用脚尖儿轻轻走进去，坐在靠近床的椅子上，静悄悄地等着。红玉一直一动不动，但是没有均匀的呼吸声，所以她不会是已经入睡。忽然她的肩膀儿抽动了一下儿，阿非听到她嘤嘤啜泣之声。立刻走到床前说：“妹

妹，你怎么了？”她那啜泣之声提高到按捺不住的哭声，她猛然动了一下儿，把脸用枕头挡住。阿非搬她的肩膀，打算把她搬过来向自己。他说：“千不是，万不是，是我的不是。我原来不知道……”但没等他把话说完，红玉把他的手推开说：“别碰我，我不能像别人跟男孩子乱玩儿乱混。”

阿非说：“好，我不动。”说着往后退一点儿。又说：“你看，我坐在这儿。可是你得跟我说话呀。我发现你走了之后，并不知道你不舒服。妹妹，好了。”

红玉这时把脸转向他说：“你怎么会知道！别人可老早就知道了呢。”阿非脸上流露出无限的爱意，还带着一副可怜相，这样向红玉看着，直到红玉觉得怪不好意思。她原打算根本不和他说话，但是现在阿非不回答，又显得后悔，又显得可怜，她未免心肠软下来，她说：“二哥，这一整天你的魂儿都飞跑了。我没有力气跟着你到处跑。你不觉得累吗？”

在红玉的话里，有对阿非关怀之意。阿非递给她一块手绢儿，红玉用手接过去，擦了擦眼睛说：“你不应当划船，我好为你担心。在水上多么危险。”

“危险？有什么可怕的。明天我和你去划船。你静静地坐着，我给你划。”

红玉说：“不敢当！你爱划船，是不是？”于是引用早晨丽莲说的那句话“‘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的’，是不是？”

阿非说：“不错呀。在船上看就是不一样啊。”

红玉说：“是啊，‘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的，在岸上的人好像是在高楼上一样啊。’你倒玩儿得很开心！”

阿非说：“你好坏。”

红玉说："说实话，我不适于那样跟你玩儿。可是，你为什么不能文静地坐下，像大人那么说话，就像立夫一样？你知道我不喜欢乱吵乱闹。自从在什刹海看见那个淹死的小姑娘儿我就一直怕水……没关系，将来我死了之后，还有人跟你玩儿，还有人爱划船，爱放风筝，爱电话，爱玩耍运动的呢。"

阿非过去，举起手来，做出要堵住她的嘴的样子。他大喊说："你若再说，我把你的嘴堵起来！"

红玉用手去搪他，阿非一边要想胳肢她一边说："你敢！你敢！"红玉开始求饶，说："二哥，这一次饶了我吧。我再不敢了！"这时候儿，他俩可以说又成了小孩子，跟过去童年一起玩耍时一样了。阿非看见红玉因为笑而咳嗽得难过，就立刻停住。但是红玉说："我去把这件事告诉'密斯'曾。"

阿非对红玉一向特别体谅，因为她是自己漂亮的表妹，是青梅竹马的伴侣，纵然有过错，爱发脾气，还是爱她，佩服她的才华，怜惜她的体弱多病。他说："鸭子死了嘴还硬。妹妹，不管什么事，你若不占上风，你是不肯甘休的。"

红玉说："都是我心胸狭窄嘴又尖刻的毛病。我告诉你，在我们几个姐妹之中，我最佩服三姐，人又聪明，又诚恳，又稳健。"

阿非回答说："但是他对人没有二姐宽大，我还是更喜爱二姐。三姐那么沉稳安静，可是她一开始责骂我，我真怕她。我从来不怕二姐。我说，妹妹，你的脾气要改一改。"阿非觉得木兰最完美，他希望红玉能够像木兰。

红玉说："我自己知道，但是人的脾气是改不了的。刚才三姐在这儿坐了半天，向我说了几句真心话。"

"她说什么?"

"她告诉我不要对事情太认真。这真是肺腑之言,是真心话。算你运气好,幸亏刚才她劝了我,不然现在我根本不会理你。"

阿非看见她通情达理了,心里很欢喜,于是说:"真的呀!那我应当去向她道谢。"阿非因为存心要逗她高兴,于是说:"妹妹,人人都夸你那对子作得好。我也觉得脸上有光彩。的确是比别人对得都好,连三姐对的在内。不过我也有一个对句,比你的还好。我若在那儿,大概会夺得魁元了。"

红玉说:"那么,说出来让我听听。"

"好吧,是这样:

'妹妹,我爱你来你爱我。'"

红玉大笑。

红玉说:"好羞!好羞!韵都错了。你上洋学堂,连一副对联儿也不会作了。在古时候儿,你连进洞房都没有资格。来,我给你说个故事。据说在宋朝,苏东坡有个妹妹,嫁给了秦少游,秦少游会说英语。"

"胡说!"

"没关系。新婚的晚上,新娘让新郎作一副对联儿,若对不成,就让他在院子里过一夜。那天皓月当空。她把门关上,隔着门对新郎说:

'闭门推出窗前月。'"

"秦少游对不上,因为他上的是个洋学堂,于是只好在院里月光之下来回徘徊。新娘的哥哥苏东坡看见了,很可怜他,就捡了一块石头子儿投入院里的水缸。"

阿非问:"那是干什么?"

“他的意思是提醒秦少游对出下面这个句子：

‘投石击破水中天’。”

阿非喊道：“妙极了！”

“等一等，可是秦少游当时没有明白苏东坡的用意，不知道究竟怎么样进入洞房。你知道后来他怎么进去的吗？”

“怎么进去的？”

“因为秦少游棒球打得好。所以他拿了一根棒子，用力在门上一打就进去了。”

阿非羞红了脸。他说：“在宋朝中国人还不打棒球哇。”

“我起誓，这个一点儿也不错。他甚至还说英语。新娘问他：‘你作的对联儿呢？’他回答说：‘大耳铃，而今在学校不学做对联儿了。我们只学打棒球！’”

阿非说：“你编这个故事特意来挖苦我！”又开始要胳肢红玉。红玉立刻求饶，说不再挖苦他，因为她怕胳肢。

这时候儿，红玉的母亲走进来，看见两个人又说又笑，心里很喜欢。

红玉告诉母亲：“三姐说我应当吃珍珠粉。”

妈妈说：“若是真有好处，咱们也吃得起。”

阿非问：“是真正珍珠的粉末吗？一剂药要多少钱？”

他舅母说：“大概一百五十块钱到两百块钱之间吧。”

阿非说：“四妹若能吃了身体好起来，这钱又算什么？我去告诉爸爸。”但是冯舅妈说：“不用急。”阿非又坐下。

阿非见这么漂亮的表妹躺在床上，脸那么雪白，轮廓那么清秀，脸上由爱和兴奋而灿若朝霞。他这是生平第一次觉得热情地火焰不可抑制，和以前对表妹的那份儿童的爱不大相同。红

玉看出来他向她那么痴情地望着。虽然有她母亲在一旁，他竟不知避讳。

红玉说："你疯了？你望着我，好像以前没见过一样！"

阿非说："我只是看看你。你老是这么坐着让我看好不好？你的名字叫红玉。你好像真是用玉做的，是软玉，是温玉。吃了珍珠粉之后，你会像夜明珠一样那么光彩照人了。"

红玉听了这话，脸绯红起来，喜而微笑，只说了一个："你呀！"

红玉的母亲说："你看他。他有时顾前不顾后的，其实心很好。我看着你们俩一块儿长大，两天好，三天坏的。现在你们俩都长大了，应当比以前要懂事。红玉，你不要再闹孩子脾气了。阿非，你呢，不要拉着你妹妹乱跑。她生性好静。让她好好儿躺几天吧。慢慢儿调养调养，也就好了。"

第二十八章

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
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

怀瑜的家在苏州胡同，靠近使馆区东交民巷，以前洋人住过，房子已经按照洋房修改过，有电灯、抽水马桶、电话。四合院里四面的屋子，都由增加的封闭的走廊连接起来，所以在冬天，由这边房子到那边房子，不必走到外面去。东房用做书斋，由北边通往北房，北房由怀瑜的妻子和孩子们住。莺莺在西边有一个独院儿，微微靠后，在他妻子住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四扇的绿平门通过去。她那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泉。他和莺莺新近才搬进这所新宅子。怀瑜把太太和姨太太的屋子花了同样多的钱修理的，家具的格式也相同。饭厅在第二层院子里，全家在那儿吃饭。

床的问题比吃饭更为微妙。中间第二层院子的北屋，是怀瑜的书斋、大客厅，平时用不着。那里有一个小卧室，以前的主人用做客房，浴厕具备，不过怀瑜从来没在里头住过。他在每月一日与十五日，住在妻子的屋里，其余的日子则都睡在姨太太房里。他太太带着最小的那对双胞胎孩子住。怀瑜说他自己要安静才能睡。这种安排完全是怀瑜决定的，大家谁都觉得

满意。怀瑜的太太名字叫雅琴，对于这样名分上的尊重，也认为可以。以前她听说丈夫要娶莺莺时，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委屈求全，能太平无事就好。只要她能保住太太的名分，能做孩子的母亲，什么都不争，什么都可退让。

莺莺从姚家的宴会回来，颇不满意。那是她在亲戚之间初次露面儿，宴会上别人对她的看法，使她对姨太太的地位，深深地感觉到了。不但太太坐上座，到场的所有的女人都对太太和太太的孩子说话，对姨太太多少都有几分冷淡。木兰姐妹对她很客气，但是不热诚；而且在莺莺做对联惨败之后，木兰就不再和她说话，她只好和素云一个人说话。她离开宴会时，心烦得厉害，自己都厌恶自己。妓女永远是孤立的个人，不惯于适应家庭中复杂的生活。她决定以后再不去参加那种性质的宴会。

所以到了家，她就进了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一直躺了一个下午。怀瑜问她有什么不对，她不回答。将近日落的时候儿，她说她要在自己屋里吃。怀瑜决定不去理她，让她的闷气自己消散吧。

仆人听说二太太身体不舒服，都来问候。厨子做了特别的菜送到她屋里来。

怀瑜一个月以前回到北京租这栋房子的时候儿，他带来牛家一个仆人，姓梁，为人机警精明，年纪是三十五岁，现在来做门房儿。老梁在北京长大，深知他现在当的这个差事的性质。他和别的仆人都知道主人的新宠是颇有名气的妓女，他们现在要讨欢心的是两位女主人，不是一个，当然新的更重要。而且不久，这两位女主人的势力就要分庭抗礼不相上下了。老梁出主意，说二太太屋里须要装一个电话分机才好，他这样善体人

意，不久就赢得二太太的欢心。

众女仆都争着到二太太院子里去伺候，而莺莺却选中了老梁的妻子，自然有她的理由。老梁的妻子去伺候莺莺时，莺莺对她说："我看你是个聪明人，我这样提拔你，你一定明白。你们两口子若是忠心好好儿伺候我，我会厚赏你们的。"老梁夫妇之外，他们的小儿子也帮着打杂儿，管买水果，买香烟等事，做事很伶俐。另外，还有一个汽车司机，当然给莺莺开车的时候儿多，给太太开车的时候儿少，因为她很少出去。莺莺带来了她的丫环蔷薇，蔷薇跟她已经有年，所以在她房里出出入入，是满有重要身分的。全家只有正太太的老佣人丁妈，对她的女主人是忠心耿耿的。

那天下午，快近傍晚了，莺莺的院子里就颇为忙乱，因为大家都争先恐后像伺候女王一样去伺候她。蔷薇传布命令，没人敢反抗她。厨子平日傲慢无礼，也去站在门外，接受蔷薇的命令。只有丁妈没有在这位新宠的院子里露过面儿。

莺莺叫老梁。老梁来了，到了卧室的门口儿，她叫他进去，老梁畏畏缩缩地向前走了几步，迈进了门坎儿。他看见莺莺躺在床上，半盖着身子，他不敢抬头看，毕恭毕敬立在那儿，眼睛看着地。

莺莺说："老梁，我有几件事情要跟你说。来拜访老爷的客人越来越多。你知道，老爷现在这个身分，他不能谁来就见谁。有谁来了，先来禀报我，我决定见不见。再者，你必须有适合你身分的制服。客人来了，必须有专人管茶水，送毛巾。这个我留给你做。不管事情大小，必须有一个首脑儿人负责任。不然，有什么事要做，你让我做，我让你做，那就全乱了。不能

再像从前那个样子。”

老梁回答说：“是，太太。您吩咐得对。我原也这样想。人多口杂，没有一个头儿来管。您说做件制服，我想起来了。昨天我想买几个花盆儿，就很难办。丁妈不肯向太太要钱，我什么也就办不成了。”

莺莺很泼辣地说：“我没想到事情会糟到这个地步。你若听我的命令，你想有谁敢不听你的话？”

“那当然没人敢，太太。只要您传下将军令，小的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担保把事情做好。在我们牛府上，小的只知道有一位太太。”

莺莺微笑说：“老梁，你真会说话。但愿能言行一致。我要用的是个忠心的仆人。我向来对我的人都有厚赏。”

老梁回说：“我得夫人恩宠，真是三生有幸。您若降恩差遣，您就吩咐小的一件事，您就看得出我老梁是不是不识抬举，是不是知道感恩图报。”

莺莺大笑说：“难道你的意思是，我若万一叫你去杀个人，你也肯去？”

“不是，夫人，那小的不敢。”

莺莺微笑说：“过来。”老梁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了几步，踟蹰不敢再往前走，但是莺莺叫他到床前去。莺莺从头到脚把他端详了一下儿，说：“比如说，我发下一支令箭，命令你做全家仆人的总管，你怎么报答我？”

老梁就像将军得到皇帝的圣旨一样，双膝跪下，“噗咚噗咚”向夫人磕了几个头，他说：“夫人这么抬举小的，小的一辈子有了依靠，小的老婆和全家都永远向您效忠尽力。”

莺莺说："起来。我会跟老爷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做。但是……"她用雪白的手做了个姿式叫他再往前走，要在他耳边低声说话，所以老梁必须走近。老梁看到这种阴谋诡计的样子，非常紧张。莺莺说："你知道那个丁妈。她是这个家里的老人，现在渐渐端起架子来了。她是大太太的仆人，我不愿她多管事。"

莺莺在老梁耳旁吩咐了他要去做的事。

晚饭之后，怀瑜来看莺莺好了没有，并且问他自己是否那天晚上到大太太那边儿去睡，因为那天是十五。

"你若是生病没好，我就明天再过去。"

莺莺说："你到她那儿去吧。我并没有什么真病。这儿也有人伺候。叫我好好儿安静一晚上吧。"

过了一会儿，怀瑜又问："你是不是跟我生气了？"

"不是，不是跟你。坐下。我想跟你说说话。你要不要听？"

"小心肝儿，当然要听。什么事？"

莺莺说："我当初到你们家来时，我指望这个家真正像个家，平安无事，井井有条，像个做官的人家。在这几天看来，简直是乱七八糟。有的佣人听这位太太，有的听那位太太。真有什么事要做了，反倒没有一个人做。圣人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每个仆人的职责要划分清楚。得有一个人当权主事才行。"

怀瑜听了心才放下去。他说："是这件事吗？你知道，雅琴不能管家。家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你来管这些下头人怎么样？"

"不，你错想了。我没有工夫儿管这些佣人。我只是想要有个头儿来管他们。比方说吧，像老梁，我看他可以。不然，你

这边儿下个命令，叫一个仆人向东，那边儿又下一个命令，叫他向西。我想老梁人很好。”

怀瑜说：“就照你这个意思办吧。”所以第二天早晨，他就下命令，叫老梁总管家事。别的男女仆人一律听老梁吩咐，一切零用杂项费用由他决定。结果是，大太太开始感觉到有些小烦恼。她每找一个仆人，那个仆人总是忙着没有空儿，而丁妈必须要烧水沏茶，若是大太太需用东西不愿久等时，甚至于还要派丁妈自己出去买东西。

丁妈很生气，对家里这种新情况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跟太太雅琴已经六七年，她帮忙把孩子们拉扯大，帮着太太度过多少难关，所以她就犹如雅琴的母亲一样。因此，她一向是家里最有地位的佣人，而太太什么事也都听她的话。她带着孩子去逛公园，若请客，她帮着安排菜单子。现在这种权力被剥夺了，又多了个蔷薇，她在家里横冲直撞，根本不把丁妈放在眼里，而且她开始指派丁妈去做事。丁妈不服，反抗她，吵过几次。大太太弄昏了头，不知如何是好。

一天，丁妈哭着到大太太面前，当时莺莺也在。原来她要出去买东西走出大门时，对家中的事情她发了几句牢骚。偏巧让老梁听到，打了她一个嘴巴。丁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太太，我不能在您这儿做了，他们都跟我作对。老梁、他家的、蔷薇，联合在一块儿讨好二太太。别的下人，看见老梁有力量，能够向二太太说话，当然都去讨二太太好。司机愿给蔷薇开车出去办事，我找他干什么都不行。您看，咱们落到这步田地了。真是俗语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

牛太太把老梁叫来平息这种争吵。老梁来了，不是一个人，

把他家的和蔷薇也一齐带了来。

老梁说:“太太。家里有这么多仆人。老爷派我管着他们。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做。只有丁妈不肯听我的话，仗着她资格老，比我来的早。我跟她说话，她连理都不理。我们都是伺候老爷和两位太太的，她为什么就特别一点儿?”

丁妈哭着说:“叫你做总管就是教你打人吗?”但是丁妈还没来得及往下说，蔷薇就插嘴说:“你顶好少开口吧。我若把什么都说出来，那就不好听了。”

老梁家里的说:“咱们要算旧帐，索性算个一清二白。要说的话可多着呢!她说我们什么话，倒没关系。她说太太的话，可太不中听。”

蔷薇说:“是啊，我听见她说二太太是狐狸精。”

丁妈说:“我没说。”

蔷薇说:“你说了。厨子也听见了。”

老梁说:“你若想辞工不干，我们也辞工不干。”

莺莺刚才一直不说话，静静地听着。现在说:“你们都不听管教。要知道，丁妈是家里的老佣人，什么事都要让着她一点儿。丁妈，我不知道他们说你说我的话，是不是真。我是不是狐狸精与你没有关系。你的眼睛不要让米汤粘住，眼睛要放亮一点儿。你们佣人之间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只要不沾我的边儿，我都懒得管。”

莺莺又转过脸去对大太太说:“姐姐，这件事闹得也太厉害了。不过，今天我不想把丁妈怎么样，就这么过去算了。可是以后不能老是这么吵哇闹的。不管在哪一家，大家都应当尊重一个管事的。比方叫丁妈做个管事的，我想她得不到大家的尊

重，大家也不会听她的。所以，若是她还打算在咱们家做，她必得和别的人处得来，也让家里消停一点儿。您说怎么办？”

大太太没料到二太太有这段话，当时只说：“你们都听见二太太刚才说的话了吧。谁也不要说辞活不干。大家要相安无事才好。”

老梁打了丁妈的嘴巴，主人并没有命他向丁妈道歉，而且不知为了什么，过错儿都落在丁妈身上，而且在每个人眼里，丁妈似乎并没被治以当得之罪，反倒是由主人从轻发落。老梁这一党是大获全胜了。

怀瑜听到大太太和二太太说这件事时，他认为莺莺很够宽大，他认为丁妈说闲话，嚼舌根子，把她狠狠地骂了一顿。由那天以后，丁妈的地位很快就保不住了。老梁对她是一副鄙视嘲笑的态度。有时到吃晚饭的时候儿，偏偏差她出去买东西。回来时，往往发现别的仆人早已把饭吃光。她很气恼，有一次派不动她，老梁又打她嘴巴，并且说：“去告诉太太，干什么不去？到时候儿大家一齐滚蛋。”

丁妈哭着去见太太说：“我不能在您这儿做了。”

大太太说：“丁妈，你不能走。孩子们都离不开你呀！”

丁妈坚持说：“没办法。我也顾不得这八块钱一个月的饭碗儿了。我宁愿去挣一月三块钱，落得个平安心静。不过，我只为您担心。我走了之后，您的处境可就更难了。”

她拿布衫的下摆擦了擦眼泪，大太太和她相对而泣。孩子们听到丁妈要走，也都哭起来。

丁妈刚走，老梁家的就推荐她的表妹来伺候大太太。大太太和孩子们开始觉得四周围充满敌意仇恨，甚至于在新来的这

个李妈面前不敢说什么话。父亲和孩子们越来越疏远，孩子们心中暗恨莺莺。母子之间对这位姨太太怀恨在心，常常密谈，这样，母子们越发相依为命。那些密谈成了母子之间的乐事，是雅琴和孩子们后来永难忘怀的事。儿子们不仅是怕父亲，而且因为他对母亲冷落，开始恨父亲。每逢父亲和莺莺一齐到天津去不在家时，他们才觉得精神轻松自然，才觉得快乐。

※　　　※　　　※

现在莺莺对付男人是训练有素，得心应手了。甚至她有病在身时，也能使男人觉得乐不可支，她若是没有病痛，她能显出一副病容，仿佛有病在身。她越是显得身体有病，她的魔力越不可抗拒。在宴会上，她能做出一个成熟高雅的夫人模样，在大官儿面前她显得很有身分，以从容不迫雍容大方的态度和他们周旋应酬。她只要一换衣裳，再换一副表情，她就像一个娇小玲珑天真无邪的少女。男人既喜爱少妇，也喜爱少女。但是莺莺知道少女投男人之所好，对怀瑜尤其更是如此。约略来说，这两种不同的差别，主要在发型风格的不同。她的头发若梳起来，穿上裙子和高跟鞋，她就是社交上迷人的少妇。若是把头发梳成辫子，在家穿个坎肩儿和短裤，再穿一双拖鞋，她就像年方二九的少女，其讨人喜欢，竟会叫人丧魂失魄。

一天傍晚，她正是在那种孩稚般的心情之下，仰卧在床上，红坎肩儿上头敞开，好像心里有什么事情忧虑。懒洋洋地嚼着梨，若有心事，却是欲语还休。手里拿着吃剩的一半儿，胳膊伸在床上，嘴里却停止咀嚼。

怀瑜看见她那丰满雪白的双臂，令人摸起来那么滑润，辫子垂在胸膛的一边，她斜倚在柔软的枕头上。怀瑜闻了闻她身

上的香味，知道自己在人世间所喜爱者，未有过于此妖姬者也。于是云雨之念不觉勃然而兴。但是她转过身子去说：“不要。”

怀瑜一边把她手里的半个梨拿开，一边问她：“怎么了？”她伏身在怀瑜的怀里，躺在那儿，一言不发，眼睛眨动着。她此时已经丧失了平日自高自傲独断独行那种硬气，全像一个安静可喜的小孩子。

怀瑜摸不着头脑儿，问她说：“你心里想什么呢？”

她懒洋洋的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你跟我生气了？为什么？”

她坐起来一点儿，她说话时，和怀瑜在宴会上所见的那样成熟的妇人完全不同了。以一种温柔恳求的腔调儿说：“不是跟你生气，可是和跟你生气也差不多。你从来没给人做过妾，你不知道做妾的味道。那一天在曾家的宴会上，人家都敬的是你太太，可不敬做妾的，我在人眼里就犹如一个‘四不像’。做太太的偏向着做太太的，就像‘官官相护’一样。现在我知道当初错了。看起来，毕竟是一夫一妻双飞双宿好。”

怀瑜说：“你要我怎么办？雅琴毕竟是我孩子的妈呀。你不是要我和她离婚吧？”

“我并没有让你跟她离婚。但是天理良心！谁都愿意跟别人一样，站得直，坐得正。以后我可不要再在人前去丢脸。你肯听我的话吗？”

“你叫我怎么样都可以。”

莺莺的手指头摸索着怀瑜胸膛前的扣子，似乎不想急着说出要说的话。她的纤纤玉手在怀瑜的胸膛上漫无目地摸来摸去。怀瑜看见她那么文静，那么心事重重的样子，就把她抱得更紧

一点儿。怀瑜男人的自尊自重的面子，得到了满足，于是说："宝贝儿，你想办什么我都替你办到。我是一家之主，我是一心要让你快乐。"

这时候儿，莺莺知道，她已经把怀瑜这个男人征服了，就抬头看着他的脸说："我知道我要干什么，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办得到？"

"告诉我，告诉我。我担保办得到。"

她坐起来，也命令怀瑜坐起来。她说："现在坐在这儿，不要乱动，听我说完。"她用最有训练的闲谈方式，既含有女人的温柔，又有坚决的强硬，以能把男人化做绕指柔那般高明的快慢，接着往下说下去。

她说："老大，我选定要嫁给你，是相信你可以做个终身的依靠。相信咱们一同携手，可以大有成就。你应当知道，我的处境太不容易。若让我以后再不受人污辱，只有在三种条件之下，我才跟你在一起。你答应不答应？"

怀瑜弄不清楚，他说："我不知道你提的是什么条件，我怎么答应？"

莺莺说："我要你答应。不要问。你答应了之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好，你说吧。"

莺莺开始说："第一，至少在外面交际应酬上，我必须装做是你正式婚配的太太。我不能再忍受和那个女人一块儿出去。第二，在家，钱和仆人通通由我一人管。每月我给雅琴一笔固定的钱过日子。一个家不能有两个头儿。几个仆人听这个太太，另几个仆人听那个太太，那怎么可以？她若不找我麻烦，我会公

公道道对待她。”

“第三个呢？”

“不要打岔，等我说完。汽车听凭我用。这个样儿，咱们可以过得很快乐。不久，你就会知道我对你会有多大的好处。现在回答我这三个条件。我再告诉你其余的。”

怀瑜轻松地笑了笑，说：“我的好太太，我是唯夫人之命是从的。我答应这三个条件并不难。第一个容易，因为她并不喜欢在外头去应酬。用车的事是件小事，我并不想把你关在家里。第二，关于管理仆人，他们已经由你管理了。但是你管钱，那不是你把我也管住了吗？”

“不用怕。你答应不答应？以后，我再跟你说。”

“你要我答应你管钱干什么？”

“我那样儿才高兴。没别的。”

“我答应了，不过这是家事。我都答应了，你对我有什么奖赏？”

“我会叫你快乐。都答应了，是不是？”

怀瑜说：“都答应了。”

莺莺在怀瑜的嘴唇上长长地吻了一次，因为她知道她现在控制住的这个男人，为了实现她的野心，是个很有力量但又柔顺好用的工具。

莺莺说：“你这个人有智慧。说实话，你会看到我莺莺可以和你共大事，对你有好处。自从十六岁，我就想结婚。可是我遇见的男人都是又胖，又老，又蠢，不过他们有的是钱，不然就是追欢寻乐没有头脑的年轻人。我若是只图金钱，只图舒服，我老早就嫁了。有时候儿，我也遇见不错的年轻人。我和一个

年轻人真正发生了爱情，爱得发狂，那时候儿我十八岁，但是他不敢娶我。他答应娶我，后来连一句话也没说就溜走不见了。我想他一定是个有妇之夫，而他太太又是个母老虎。我吃不下，睡不着，一直想他，到后来只好听天由命，放弃了他才完。再往后，我心变狠了，专找又老、又胖、又蠢的，只要他们肯大把的给我钱，肯给我买珠宝买礼物，我不再想嫁人。他们要什么，我给什么，但是他要付得出价钱。男人是怪东西。女人越不喜欢他，他越穷追不舍。等我把爱情两个字忘光之后，对付男人就更容易，于是想巴结我的人就越多。可是，最后，做歌妓的总会想到自已的将来。我曾经想，有一天，攒够了钱，嫁一个石油商人，安定下来，过一个小家庭生活，收养几个孩子。但是，你知道，花费太大，我挣的钱又都从手里花了出去。我实在不能一边儿节俭花用，同时还保持豪华的气派，若是老顾面子，就得老是欠债，也不得不从有钱的老笨蛋身上去找钱，才能过五月节，过八月节。后来，你去了。我心想我和你携手共事，可以有点儿成就，我希望我没有选错。”

“我现在要求你答应这些条件，都是对你有益处。咱们若是想飞黄腾达，就必须通力合作。家里必须平安无事，不叫人心烦才行。若打算在外面大有开展，在家里就必须二人同心。第二，你要知道，我不是到你们家来只图过舒服日子。若真如此，也就不必提那几个条件了。你知道，我也知道，做官的要想起来，必须经由女人，比如姐妹，太太，姨太太。政治就是社交应酬。对这种事我看惯了。我帮助几个人求过官职，全凭在枕头上几句话。比方说，你得现在这个差事，是由于大学士的三姨太太的五弟的关系。我可以直接去见他三姨太太。这就是我

要为你做的，要在社会关系上去帮助你。我若天天在家为仆人的事情操心，又以情妇的身分出去应酬，那我怎么帮助你？我必须把身分提高，使身分和为你做的事符合。你若是当了京兆尹，或是天津市长，有钱有势，得好处的不是你自己的老婆孩子，还能轮到别人？”

怀瑜聚精会神地听，非常感动。他说：“妙哇！什么事你都想到了。我的心肝儿宝贝儿啊，人长得漂亮迷人，又聪明有心眼儿。我想我是红运当头了。”

莺莺用手指头指着怀瑜说：“不过还有第四个条件。你要小心！那就是除去我之外，不能再有别的女人。”

怀瑜斩钉截铁地说：“有你在我身边儿，我用不着别的女人了。”

由那天起，莺莺常常和丈夫两个人出去，再没有怀瑜的正式妻子雅琴跟着。由于莺莺的名气、社交经验、灵活的手段儿，许多做官的姨太太，都欢迎她，争着和她深相结交。在家，她高高在上，仆人们对她争相取悦。大太太反倒成了管家婆，指挥厨房准备饭食和办理其他家事，但是都听命于莺莺。

此后不过几天，素云来看莺莺。

莺莺对他说：“你应该在家里安个电话。我没有电话简直不行。有电话彼此联络多么方便哪。有时候儿打麻将找你也没法儿找。有事情一打立刻就通，而且在晚上咱们也可以多一块儿出去几趟。”

素云回答说：“这不用你说。谁不想安个电话呢？可是我不像你，一家的主妇。我什么事都要公公婆婆准许才行。我要出这个主意安电话，一定遭驳回。你知道那个小狐狸精，现在家

事都由她管。"莺莺知道她说的是木兰。素云又接着说："我真羡慕你！你完全自由，愿跟丈夫上哪儿就上哪儿。你若是在一个大家庭过，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搬出来呢？"

"我倒是也想过，可是不那么简单。老大和老三常常一块儿嘀咕我，我一近前，她们俩就不说了。我除去和我自己的丫环们说话，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那个死笨的男人哪！他给全家挣钱，还是挨骂，荪亚什么也不做，反倒受人高看。我想分财产，搬出来自己住，一个小家庭，像你一样。可是经亚不敢说，他说不行。"

"你不能叫他们分家吗？"

"公公婆婆还都活着，我有什么办法？"

"哎呀！你真老实！想办法叫她们赶出你来，才称了她们的心愿，这样不就也达成你的心愿了吗？"

"但是你知道不行啊。若是能办到，我自然乐意。可是家有家规。大家庭是怎么个样子，你全不知道。"

"好了，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要弄清楚自己的事。不能浪费青春。不能讨好别人，反而糟塌自己。"

"我但愿能有你这番勇气。我得先把那个没出息的男人说服才行。"

"你是女人，若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能对付，不就太笨了吗？"莺莺于是放低声音说："你看我怎么做的。我都叫你哥哥听我的话，把全家的事都交给我管了。你看以后吧，若不然，我就把莺莺两个字倒着写！"

"我今天来就是来说我男人的事。我相信你和我哥哥就可以

提拔提拔我这个宝贝男人。倘若事情特别的糟糕，我们不能和家里分开，也该想办法给他在天津或是别的地方找个事做，我也就可以离开那个人间地狱了。”

“不用发愁，我可以想个办法。一个油矿管理局就要成立了，是用的美国钱。标准石油公司有计划在山西省探测油源。你哥哥现在就正做这件事，也许他能给你丈夫谋一个差事。”

素云说：“可是他不是工程师啊。他怎么会懂得油矿的事情呢？”

莺莺大笑说：“哎呀，傻瓜！那脏兮兮的事情才是工程师做的。你以为你哥哥他懂什么油矿吗？”

素云说：“不管怎么办，我一定要离开那个狐狸精。你亲眼看见了，她向曼娘的母亲敬酒的时候儿，她把我挖苦得好厉害。她那根舌头！不过，我真是没法子找话对付她。她知道怎么讨公婆的欢心。她正在用家里的钱讨好佣人。佣人榨取钱用，她不是不知道，她可不说一句话。”

“我觉得姚家姐妹俩都不容易对付。姐姐尖刻聪明。妹妹沉稳老练，比木兰还可怕，我一看见她，我就觉得……”

电话铃响了。莺莺拿起床旁的听筒说：“喂……陈奶奶……噢，是您哪！今儿晚上打麻将……好……我准到。”

莺莺把电话放下说：“你看，多方便！是陈五少爷的太太约人今儿晚上打麻将。你顶好和我一块儿去。”陈五少爷就是大学士三姨太太的五弟。”

“我不像你那么自由。我得先向婆婆请示才行。”

“说的就是啊。你非出来不可，不然就闹翻了天。不久，他们就会乐得让你搬出来。”

素云说："可惜我没有你这份儿勇气。"

莺莺说："你也有。"

素云这次回家，对事情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也有了争取自由更大的决心。她向婆婆请求那天晚上出去一趟，出乎她意料，婆婆立刻答应了。一点儿麻烦也没有。

素云跟莺莺出去的时候儿越来越多，有时也有丈夫经亚，有时候儿没有他。素云尤其以坐莺莺的汽车为无上乐事，而且晚上回去得晚。素云的汽车使曾家特别注意，因为曾家用的还是马车。素云不敢提出叫曾家买汽车，可是她确实提出了安电话。她说得很有道理。怀瑜家有电话，咱们曾家为什么不安电话？但是曾先生恨电话这种洋东西，破坏家中生活的安静。在这件事情上，素云却得到木兰的支持，因为姚家也有电话。木兰提出这件事，说是她的意思。曾先生不置可否。电话终于安上了。木兰常和莫愁、阿非、她父亲通话，却不和她母亲说话，只有别人叫号码儿接通了之后，她母亲才用电话。素云和莺莺常常一说就说半个钟头。所以一有素云的电话，仆人们就知道是莺莺打来的。

此后不久，怀瑜在新机构油矿管理局弄到一个差事，同时仍拥有旧职。他也给经亚谋得一个职位，每月大洋五百元。可谓肥缺，再加上交际费六百元，这个待遇很好，曾先生答应儿子随同怀瑜到山西，在太原油矿管理局做事。

丈夫不在家，素云得到离开家的好机会。她向婆婆请求回娘家多住些日子。她感谢莺莺，使她得到前未曾有的自由，也得以在社会上广事交游。莺莺也常去天津住，但是不肯住在牛家。牛家公婆也并不想约束像莺莺那样的儿媳妇，莺莺再三说，

她丈夫事业都是由于她社交的结果，而她自然应当独立不受约束。她说她的应酬交际比以前更多，而饭店是客人酬酢最方便的地方。随时事事有人伺候。其实这不算什么新鲜，因为好多在租界住的中国做丈夫的，家中虽是简陋的房子，在饭店则生活豪华。在饭店里谁也可租房子打一夜麻将；作家在饭店租一间房子写文章，省得在家孩子啼哭使人不得安宁；商人在饭店设办事处，谈生意；政客在饭店开房间勾结纳贿；娼妓长期住在饭店接待嫖客。饭店里永远热闹。在饭店可以喝茶，喝咖啡，吃西餐，吃中餐，抽鸦片，玩女人，不分昼夜，随时都可以，有抽水马桶，搪瓷浴缸，白磁砖的浴室，总是那么漂亮干净，热水老是那么方便。饭店真是租界里使人心荡神迷的生活缩影。

素云对天津租界的生活爱得入迷。她每天每夜都去看莺莺。在饭店里钱像水般的流，素云看得目眩神荡。过现代生活多么惬意，床头有电话，睡弹簧铜床，床头上有镜子，躺在雪白的沙发上，冷热水随用随有，有仆人接受差遣，只听吩咐，不发问。这儿是太好了。

第二十九章

赏奇士莫愁嫁立夫
怀骨肉陈妈寻爱子

现在莫愁正由姐姐木兰帮助，细心计划自己的婚礼。她要在北京饭店举行结婚，但是还要旧式的婚礼，也要旧式家中的洞房。新娘穿白色结婚礼服，蒙新娘面纱，她要立夫穿西服，红玉和爱莲做伴娘，素同和阿非做伴郎，阿满做花女，丽莲担任弹奏《婚礼进行曲》。红玉紧张得跟新娘自己一样。那一天，她在大庭广众之中，真是艳丽照人，引得好多人谈论她和阿非。婚礼之后，一对新人在北京饭店一个套房过夜。新娘不久就偕同丈夫赴日本，新郎立夫就在日本读书。

立夫原想到英国去，但是姚太太身体已经很坏。商量了好久，大姐二姐决定莫愁不应当走那么远。因为每次她说到外国，母亲就哭，说她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活。身体软弱得厉害，看来实在可怜，最后莫愁只好让步，不到英国去，到日本，较为近便。

莫愁未嫁之时，是她照顾母亲吃饭吃药，到了晚上，必得一个女仆睡在屋里陪着她母亲。事情是这样。有一次，姚太太听说有一个顶香的仙婆，能够招请亡魂，由亡魂附体说话。她

坐着马车去看那位仙婆，没料到回家之后病情越发沉重，于是在银屏灵牌前烧香。那个仙婆像平常顶香时一样，并不知道主顾的姓名家庭等情形，居然能称名道姓。姚太太原想招他儿子体仁的魂灵说话，结果来的是银屏，并且笑着叫了一声“太太”。姚太太想赶紧中止，但是仙婆已经有阴魂附体，不省人事，仍然继续说下去。她说话的样子和一嘴的杭州口音，简直完全像银屏，姚太太一惊非小。银屏命令她对她的儿子博雅妥善照顾，因为将来长大之后，会成为要人。

姚太太恳求她说：“你可怜我这个老婆子吧。我起誓当初并不是想害你。我只是让我儿子跟你一起过得称心如意呀。”

银屏的灵魂说：“不用担心。他现在和我在一块儿。因为我在阴间孤单寂寞，阎王爷可怜我让我变了一匹母马，把他带回来了。”

“你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哇？”

“太太，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听见一个鬼说在你死前，这家里要先死一个人。随后才轮到你。”

姚太太几乎昏了过去，回到家里，躺到床上，躺了几个礼拜。从那次之后，她的病情越发沉重。她请尼姑为她念经，自己上庙去烧香拜佛。虽然姚先生不相信这等事，他还是不加阻挠。姚太太现在很少想今生，而是想死后，结果她变得非常虔诚，非常慈善。虽然住在这座王府花园儿里，并不快乐。

立夫到日本留学所用的钱，是莫愁的嫁妆里拿出来的。事实上，结婚的费用是姚家出的。立夫的储蓄仅足供办一次节省的普通喜事，而且他不喜欢铺张，但是木兰和别人都认为这样铺张办，对她妹妹才算公道。

莫愁为人重实际。谈到嫁妆时，她说她用不着很多东西，宁可折成现金。她父亲当时手下现金并不多，但是说要给她一万大洋，此外，婚礼也要用数千元。

木兰说："爸爸，您怎么能这样儿吗？我当时有五万块钱的嫁妆。立夫哥和妹妹俩人还要出国念几年书呢！"

她父亲回答说："立夫没有什么问题。莫愁也比你节省。你妹妹花一千块钱，比你花两千块钱做的事还多。你那次婚礼我是拿钱花着玩儿的。"

木兰说："那就不公平了！"

结果是，父亲给了莫愁一万五千现金，还有在杭州值五千块钱的一家茶庄，还有值几千块钱的嫁妆，婚礼的费用还在外，一共大概是三万大洋。莫愁是满意了。她用一分现款，胜似两分珠宝古玩的价值。

立夫和他母亲现在住着马大人胡同莫愁家的旧房子。新房是木兰姐妹童年时所住的。莫愁和立夫现在已经非常熟悉，所以她和木兰一同去布置新房。床是个老床，雕刻着花儿，上了漆，四角儿有立柱，床上有橱子抽屉。床头第三道栏杆有一点儿松动。木兰还记得她在小孩子时曾经多少次用手旋转着玩耍。她站在床前，徘徊在床头的抽屉前面，床头上彩漆着两只鸳鸯，当年童稚的想象中，两只鸳鸯引起何等的喜悦。她记得订婚那天晚上，莫愁在另一张床上睡得好甜，而她自己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她觉得莫愁比她有福气。现在她的预言应验了。

傅增湘先生现在正住在北京，新近接任了监察委员职务，这是由天津的隐遁生活又出山担任了公职，在民国成立迄至最近，他一直家居整编古籍。在莫愁的婚礼前后，傅氏夫妇都极力忙

着张罗筹备，而且傅先生在婚礼时充任证婚人。他答应了立夫的请求，送给新婚夫妇一副对联，挂在新房里，留做纪念。出乎傅先生的预料，莫愁说："傅老伯，您写这副对联儿好不好：

'乾坤谐好

鸾凤和鸣。'"

傅先生问："干什么写这种陈俗老套儿呢？"

莫愁说："我就要这样儿。虽然难免陈俗，但是文字也不坏呀。"

结婚之后，莫愁和立夫在新布置好的家中住了些日子，然后启程赴日本。前面说过，那房子是莫愁在里面长大的！而今所不同者，她现在是里面的女主人了。那房子的每一块砖，每一个台阶，每一个角落，她都熟悉。并且在这栋大房子里，她丈夫、婆婆、环儿都住在一起，过小家庭的日子，简直是太理想了。冯舅爷、舅妈住在西南院儿，以前是姚先生的书斋。

自从红玉和莫愁在花园里长谈之后，红玉对莫愁的爱，完全成为成年人有思想的深厚的爱，她俩说的要韬光养晦，不要聪明外露，真是肺腑之言。有一天，红玉对莫愁说："说到性急，我想立夫是跟我一样，他也是好胜。三姐，他有你能来教导他，他多么有福气呀！"立夫已经和红玉很熟识了。一天，立夫对莫愁说了一句怪话："宇宙之中，应当有六行，不只是五行。红玉应属于玉。她由皮到骨都是玉的，纯洁，高傲，坚硬，脆弱易碎。"莫愁说："身为玉质，有利也有弊。玉永远不受污染，并且硬而脆。但是最精美的玉应当发柔和之光。你看她硬是不肯讨我父母的欢心，是不是？"

立夫回答说："她是绝对以真面目示人，可是，我还是佩服

她这一方面。”诚然，在立夫和莫愁的影响之下，红玉已经学会了克制自己，较为成熟，渐渐懂得反省了。

冯舅妈非常喜爱立夫对她的态度，那么亲切自然。冯舅妈是在旧家庭气氛中长大，自己一言一行，非常谨慎。在和姚太太相处这些年，虽然双方关系那么近，那么熟，她从来没有一点儿越礼之处。

但是和立夫家住在一所宅子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那种情形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她自己也不懂。立夫显然是视一切传统规矩为无物，可是仍然和他们和谐相处，不管多么熟，绝无低贱下流之处。立夫的母亲常因为她儿子不守礼法，特别向冯太太道歉。风度好，和别的东西一样，全是属于精神方面的。虽然立夫蔑视一切礼法，但风度绝不下流。他只是以自然出之。所以这两家能和睦相处，彼此敬爱。

实际上，立夫颇受他岳丈影响，对于孔教，他是蔑弃那些繁文缛礼的。姚先生叫他读《老子》、《庄子》，《老子》书中最使他心折的是下一段：

>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失也，道之华，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在家度蜜月，莫愁很快乐，快乐得几乎都不愿离开家，而想永远定居下来，一直管理她心爱的家庭日常的事务。她没有去看看日本，或是看别的国家的欲望。在结婚后的头一个月，立

夫发现了完全使他吃惊的事。他以前也是和女人一起生活，他母亲、他妹妹环儿，但是现在生平第一次看到女人的特点，为人妻者的特点，看到莫愁这个女性的身段儿。莫愁毫无疑问，自然认为这是她的家，只有她，没有别人来治理。她似乎对吩咐厨子做什么菜、什么饭；注意洗衣裳，哪些是要预备洗的，哪些是已然洗好的；每天早晨在花瓶里插花儿，带着针管箩，坐在自己屋里有阳光的墙角儿，做针线活——对这些事，她有不可以言喻的喜悦，这是天性，是深厚的女性的特点。这样的生活是宁静平和，是莫愁在尘俗生活里的美梦。这个美梦就是清洁整齐条理井然的家。这样的家，立夫不知不觉中得到了。

立夫改穿西服举行婚礼，然后穿着西服到国外留学，引起了很重大的后果。这样一来，他的衣裳橱子弄乱了。他过去一向自己管自己，自己的衣物自己留心。现在，他的衬衫，他的领带、扣子、手绢儿、袜子，都不知到哪儿去找了，自己觉得毫无办法。莫愁替他决定，替他决定衣裳应当放在何处。在装进箱子、打开箱子取出时，有时还要改变处所。立夫找一双袜子穿时，常会急躁，这时莫愁就微笑说："慢来慢来。"自己去替他找出袜子来。袜子往往闻着有樟脑丸的味道。立夫以前从来没看见那种东西。樟脑丸是立夫这位年轻的妻子喜爱的东西，她喜欢多用。比如大箱子里、衣箱里、衣橱里。她把樟脑丸装在小口袋里，各处挂各处藏。

此外立夫的鞋，莫愁更注意。自从体仁买了外国皮鞋预备出国之后，莫愁知道外国鞋应当是什么样子。结婚以前，她和木兰一同和立夫去鞋店看，决定了鞋的式样儿和皮子的种类，才给立夫买的。现在婚后，莫愁觉得那几双鞋不满意，一天带着

立夫到鞋店，花了一百二十五块钱惊人的高价，给立夫买了三双鞋。

立夫说："你父亲说你花钱节省。我才不信。"

在赴日本去的航海途中，莫愁，青春貌美，派头儿摩登，给立夫结交了许多朋友。若是立夫一个人旅行，他是无法办到的。有一次，立夫独自坐在甲板上的椅子里，心里想了下列几件事：

自己的衣裳无法管理了。

他已然知道女人的衣裳必须折叠在特别的包袱里，而且在翻箱子时，谁也不能去碰。

莫愁有好多素色的绸子包袱。

一切衣裳都有樟脑味道。

鞋成了男子人品的基础。

咬指甲是坏习惯。

上汽车时，男人先上算是失礼。

现代对女人的表示敬意，是男士厌烦的事。

最后，他深信，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没有什么重要。他深信他爱莫愁，但是并不了解女人。

后来，立夫又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莫愁像一个水母，总是粘着他，包围着他，不肯放开他。像水母一样，她富有弹性，极其柔软，常改变其外形，以适应他的愿望，适应他的任性，这样之下，就保卫了他，免遭外界的伤害。莫愁那无限的耐性，百依百随，完全不顾自己，真是使他惊叹。莫愁一心所想，一身所行的，就是为了他的舒适，为了他的幸福。他觉得，莫愁这个女人，若算个赌注的话，这个赌注是完全投在他身上，完全投在他的前途上了。

立夫，本来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书呆子，本来会以与草木、鸟兽、农夫、樵叟相处为乐，而不喜居于城市的，并且会对富有之家有反感，但是如今却有一个富足美满的家，有一个稳健实际的妻子，精于规划善理家事。这些都硬是送上门来，不求而至。他始终不习惯于富有之家的生活，他觉得自己腐化了。他并没有真正仇视朱门富户的生活，因为他在过去生活上一直顺遂，但是他却一直对童年时他家所不属于的那个富有的阶级保持鄙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最好的表现莫过于他藐视饭桌上的礼貌规矩，厌恶在宴席开始前的洗手梳头，他不肯改正当众咬指甲的习惯，还有别的粗野不够斯文的地方。这些，他妻子一直极力想予以矫正，求其文雅。

莫愁常说："不要把手放在裤子口袋里。"

他会反问："为什么不要?"

"不斯文，不高雅。"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不高雅。"

他还是不服，又继续争论说："你若不能举出令人心服的理由，你就不能改变我双手放在裤口袋里的习惯。你办不到。你没理，我有理。"

话虽如此，因为是莫愁的意思，他又爱莫愁，他渐渐不把手插在裤兜儿里了。莫愁，眼睛雪亮，知道何时让步，但是永远有耐性等待，伺机进言。立夫脾气火爆，反抗性极强，贤慧的莫愁完全清楚，督促劝导他改正，用的力量适可而止，以不逼上梁山为度。因为莫愁有耐性，可以等待。每一次莫愁让步，立夫就知道他又被击败一次。莫愁越了解他，越相信只要不把

他逼反，叫他干什么，最后他一定会照办，她渐渐使立夫变得切合自己的心意。

立夫现在花的是莫愁的嫁妆钱，他对钱完全不在意，而莫愁却节省金钱。可是在结婚后一年之中，莫愁没有一次使立夫感觉到他花的是莫愁的钱，因为俩人相信他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立夫终于感觉到娶个富家之女究竟不坏。有一次，他对莫愁说："我若是经亚，我会立刻和素云离婚的。"他的意思是，莫愁和素云大不相同，他很赏识莫愁，真正爱他，不过他觉得这样分明对莫愁恭维，是根本不必要的。所以莫愁虽然拿钱帮助立夫，可从来没有得到他分明的赞赏，也没听他说过感谢的话。

因为莫愁高度的智慧使立夫日子过得那么舒适，立夫有时候儿觉得自己愚蠢，不过却愚蠢得很高明，很出色。莫愁成熟，偏偏立夫不成熟。所以立夫就越来越接受莫愁对事对人的看法，接受莫愁的忠告，不重视自己的推理，佩服莫愁的通晓人情世故。他对莫愁极其高看，极其珍爱，觉得莫愁永远坚强而可靠，犹如大地一样。

可是，在他心灵的深处，记得自己是穷人之子，颇以此为荣，颇以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硬性为荣。他恨富人的态度，恨那些社交界名女人的以金钱地位论身价，就如同素云一样，也恨政客的奸诈邪恶而貌似正人君子，正如怀瑜那样。他的此等憎恶厌恨，是毕生难改的。

※　　　※　　　※

立夫和莫愁到了日本京都才一个半月，就接到木兰一封信，说母亲病危，已经不能说话。第二封信是珊瑚写的。莫愁打算

立即回北京，当然她也不愿离开立夫。她必须回去，因为似乎是理所当然。再者过去几年之中，每逢母亲生病，总是由她伺候，她实在不能把照顾母亲这件事交给珊瑚、木兰，或是别人，是非她自己不可的。

这一回国，可就大大改变了她和立夫的计划，她也不知道何时再回到立夫身边。立夫说他能照顾自己，莫愁当然也相信，可是立夫这时才忽然体会出来平日是多么事事依赖这位年轻的妻子。莫愁说她若不能离开家再赴日本团聚，立夫就在暑假回去。

分手之时，莫愁掉下了眼泪，因为她情不自禁。她最后说的话是："自己多保重，要吃好，不要图省钱。若是用钱，随时写信告诉我。"

到了家，看见母亲确是病得很重。母亲用手指自己的嗓子，又指莫愁的胸膛，不能说话，看来真可怜。找素同看过，全身检查了一遍，但是他说不出是什么毛病。仆人们都认为她碰见了鬼，必然是银屏。体仁咒他母亲的话，现在应验了。现在姚太太不准银屏的儿子博雅接近她。虽然是她真正的孙子，她好像是怕他。这个小孩子听人说他母亲是鬼，他勃然大怒，不管谁那么说，他一定极力为他母亲辩护。他已经知道他是姚家的长孙，也是这花园巨第将来的主人。他打算将来做个伟人，给母亲争光，好把母亲的遗像摆在忠敏堂的正中祭祀。他恨他的祖母。这种想法常使如此一个小孩子态度很严肃。

现在两个女儿已经出嫁，母亲又生病，大花园子也显得冷落凄凉。这所大宅子至少有十个院子，姚家还没有足够的人住一半房子。所以决定把马大人胡同的旧宅子租出去，冯舅爷家

和立夫的母亲就搬到这王府来住。搬过来之后，莫愁的职责就分而为二，一边儿照顾母亲，一边儿伺候婆婆，但是他住的院子靠近母亲的住处，立夫的母亲和女儿环儿单住一个院子。姚先生和阿非住在“自省堂”。红玉住的院子在莫愁的院子的前面。两个院子中间有一道白墙，墙上有花格子窗子，俩人能隔着窗子说话，于是友谊日渐深厚。

※　　　※　　　※

在立夫暑假回北京的初夏，莫愁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当时难产，二十个钟头才生下来。家里原先决定让莫愁在家生产，比到医院去方便，但是几乎送了命。临盆之前，木兰来家照顾，莫愁难产时，她正在家中。在紧张的时刻，她有几次觉得莫愁太费力气，所以一直在炉子上炖着高丽参，用以补莫愁的元气。后来生了下来，万幸母子均安，但是莫愁的脸像一张白纸，在床上躺了几个礼拜，体力才恢复，那一段日子，木兰一直照顾她。立夫到家时，她们姐妹正在他的屋里。莫愁当时正躺在床上，儿子躺在身旁，莫愁微笑，欢迎丈夫的归来。在木兰面前，立夫就俯身吻了妻子。

木兰说：“你不知妹妹受的罪。”

但是莫愁现在高兴了，把孩子给他看，她说：“他是你的儿子。我生他差点儿送了命。”她叫立夫坐在她的床上，手攥着立夫的手说：“我觉得身子好像上了刑。不过总算值得，没白吃苦。我觉得身心整个清洗了一次，由于受过这次苦难，我的罪也得到赦免了。”

木兰微笑问她：“你有什么罪吗？她说她还要再受一次呢。”

莫愁说：“是，我还要，再要个小立夫。”

她告诉丈夫她要叫儿子小夫。

立夫说："这名字听来像个清道夫，又像个挑夫。"

"我没觉得像。我从来没有那么想。我觉得小夫就是小夫，没什么。你想叫他什么呢？"

木兰说："叫他'孝夫'，孝字是入声，不要用个上声字。"

"孝夫这个名字有人用过。"

木兰又说"不然叫小夫或是肖夫，取其有其父必有其子之意。"

莫愁说："这还好。毕竟'孝'就是'肖'的意思。"

立夫说："'孝'和"肖"以前大概是有关系的两个字。"

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仆进来说："少爷，您回来了。您可不知道少奶奶受的罪呀。现在让少奶奶躺着，我伺候您吧。"

陈妈离开屋子之后，莫愁说："这个女人与众不同啊。风度好，心肠好，人品高尚。你用不着告诉她做什么事。自从她一来，这院子里什么事都井井有条。她跟我说话，就像对她的孩子一样。"

莫愁于是开始说陈妈的事。她说："她的身世我听了之后，整夜都没法入睡，现在我才知道做母亲是怎么回事了。立夫，你认为你母亲了不起，现在这儿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

莫愁继续说："革命那几年，她儿子被抓兵的抓走了。她现在还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雇她的时候儿，什么事她都答应做，但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每个月她必须要请一天假。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去找我儿子。'我答应给她一天假。她就来给咱们做事，现在有两三个月了。事情她做得很好，拿这儿就像她的家一样。在晚上，她不停地缝衣裳，是给她那个至今消

息杳然的儿子做衣裳，当然她不能给儿子寄去。她给我看她给儿子做的一大堆衣裳，她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花在她儿子的衣裳上。她说她儿子现在是二十岁，失踪时是在北京东北昌黎县，在他们自己的村子里，那时他儿子十六岁。被一群抓兵的硬拉去给军队挑行李。我看见她给十六岁的儿子做的厚棉袄，另一件还大，是应当十八岁穿的，再有一件更大，是应当十九岁穿的。她把这些衣裳收得好好儿的，经常拿出来晾一晾。她说她知道每一年她儿子是多么高，袖子应当多么长。现在她正给他做蓝布单衣裳，夏天穿的，以便找着他后，立刻有得穿，若是知道他的下落，也好立刻寄去。每月一次，她起身很早，到我屋里来，脸上流露着无限希望的神气，说那天是她的假日，她就要出去找儿子。到晚上，她垂头丧气而归，拖着两条疲劳的腿，一包袱衣裳还是夹在胳膊下。她到城里各处去，东城、西城、南城、北城，有时还到城外去。”

立夫问：“为什么她相信她儿子一定在北京呢？”

“因为她不能到别处儿去找。她主要是到南城，因为南城有好多兵。她说：‘我一定认得他，即使是在几百几千个兵里，我也会认得他。’革命成功之后，她在村子里等了她儿子一年。后来，她把那庄稼房子脱了手，要到北京来找，因为好多兵都从北京过。她各处走，把年轻的兵拦住，端详人家的脸。人家大笑，问她要干什么。希望是太渺茫，可是我不敢这么告诉她。因为这么一说，她一定失去了指望，而她现在完全仗着这一线希望活着。她有生之年，找不着她儿子是不会死心的。”

木兰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立夫叹息说：“战争就是这样儿，弄得人夫妻离散，母子东西。”

木兰说："你想想那个儿子！有这么个好母亲，而竟离散，不能见面。我但愿知道他长得是个什么样子。"

莫愁说："她从来不说他儿子的事。她跟谁都不肯说。"

立夫说："也许他是个傻小子，不过在母亲眼里还是个宝贝儿啊。"

木兰说："不会，我觉得他一定是个很英俊的男孩子。因为他母亲的脸看来高雅不俗，人的品格又耿介。"

立夫问："她到庙里去求神烧香吗？"

"没有。怪事就是她不信佛。她常说：'诚在人心。'她的真诚你可以看得出来。像她这么干净的女人太少了。她的头发衣裳永远整整齐齐。她说：'老天爷永远保佑善人。'有时候儿，我几乎相信，虽然已经过了四年，她也许还会找得到。"

立夫说："咱们要厚待她，叫她觉得好像真正在家里一样。"

莫愁说："你看吧，她对你会像待他儿子一样，像母亲一样照顾你，对我就好像对待她女儿。你要假装是她儿子，因为这种骨肉之情是不能借，不能买，不能顶替的。儿子就是儿子。"

肖夫开始哭了，莫愁过去喂他奶，觉得宁静平安，幸福快乐。这种时刻是如此之美，如此的自觉满足，那么富足无缺，她愿这种时光永不消逝。

这个夏天过得十全十美。天刚黎明，立夫就从妻子香暖的身旁起来，走入花园里夏晨清爽的空气中，觉得要拥抱大地，畅快地享受人生。莫愁也起得早，要给婴儿吃奶，要过去看她父母。她父亲也起身早，老丈人和女婿，往往在早饭前在乔木之下漫步，长衫的下摆常被草上的露水弄湿。但是陶渊明的诗句是："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木兰、荪亚、曼娘，还有丫环和孩子，常在早晨来，一直在花园儿里待一天。午饭往往是清淡的绿豆粥，里面加糖加枣儿，吃完之后，这一群人，里头有珊瑚、红玉、阿非、环儿，往往在泅水榭徜徉闲话，将一个下午消磨过去。莫愁有孩子占手，还有别的事情，晚一点儿才去，和他们同喝茶。午饭之后，姚先生照例回到自省堂去小睡片刻。

木兰已经开始教她女儿阿满认字写字，阿满认字很快。暗香对中国图画一般的字爱得着迷，也开始学认字。往往在大家说话时，她便把环儿拉到一旁，请她教她，居然学得很快。

有时候儿，曾太太也来，桂姐也来，带着她两个女儿。桂姐在小产一病好久之后，现在有点儿发福。姚太太通常是卧病在床，睡也睡不稳。现在还是不能说话，总是在屋里的佛像前呆坐很久，烧香，心中默默祷告。家中曾请喇嘛来念陀罗尼经驱邪，但是没有用。她倒是能吃，咳嗽还如往常，只是不能发音说话。有时她的嘴唇会动，不过只是颤动，只是毫无意思的动作，没有声音。

木兰提说陈妈若去伺候姚太太，会很有好处。不过莫愁去了个好帮手。莫愁立刻照木兰的意思办，而她母亲在陈妈伺候之下，病情确是减轻，因为陈妈懂得姚太太的意思，等于能和她说话。在随后几年，陈妈成了姚太太片刻不能离的伴侣。只有陈妈出去寻找儿子的那一天，珊瑚和莫愁才去接班儿伺候。

那年夏末，立夫返回日本，继续求学，莫愁留在家里陪伴母亲。

第三十章

贪利追欢素云甘堕落
因情应势木兰议从商

丈夫走了之后，素云觉得和婆婆住在一起太寂寞，实在过不了，就尽量在天津多住。她已经安排好，把经亚每月的薪金连同生活津贴，一共一千一百元，六百元寄往北京家中。素云坚持这是她丈夫挣的钱，应当属于她。曾太太不声不响，等素云不在家时，使汇票落到她自己手中。有时素云回到北京，她总是到莺莺处住一、两夜，消遣得很快乐，往往到外面去赴约打牌。

曾先生很恨自己的儿媳妇和当过妓女名声狼藉的女人在一起混，他又听人传言她俩在天津时，有人常常看见她们在一处，他深悔当初结这门亲事。

桂姐说："您为什么不管一管？"

曾先生说："她在家惹的麻烦更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素云觉得督促丈夫在事业上向前发展，自己为他推展社会关系，这是对曾家立下大功。她对莺莺说："咱们若是不提拔他，他现在还不仍然是户部里一个低级职员？"

莺莺说："这不过是刚开个头儿，袁大总统的六姨太太对咱们还能帮大忙呢。"六姨太太是颇有名气的洪某人的亲戚，正是

袁世凯最红的姨太太。

素云看见银行家、退休的官僚坐着豪华的巨型汽车，住在值千万元的现代西式的别墅之中。她看见那些人的妻妾、女儿穿着摩登的晚礼服，在戏园子里，在饭店的舞厅里，在夜总会里，她觉得那正是她自己应当出现的场所。自从莺莺控制住怀愉的银行存款，她就由怀瑜一个姓金的好朋友代为买卖政府公债，买卖金条，做投机生意。关于许多公债的名称、利率，这种投机生意的种种活动，素云是听熟了。有一天，在电话上素云听说仅仅过了一夜，莺莺就净赚了九千元。

莺莺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你也有钱哪。你若早听我话，恐怕已经赚了四五千了。"

素云说："我若赔了怎么办？"

"不会赔的。在交易所老金消息最灵通。他都给六姨太太买卖呢！"

"我自己只有差不多一万块钱。我不愿冒那个险。经亚一点儿积蓄也没有。你也知道，他在家又不能随便用钱。"

莺莺微笑说："哎呀，好笨。你从前说要搬出来单住。现在就是机会。我想起一个办法。你就运用那一万块钱，要是赚了，钱是你的。若是赔了，告诉经亚，叫他找他父亲去要钱。他若是反对，那更好。就提分家分产业。这样，你还有机会弄一笔钱。绝不冒什么风险。"

因此素云开始认真做起来。第一个月的月底，一算帐，她赚了一千五百块钱。

素云说："哗！咱们赚钱了，跟男子汉大丈夫一样了。"

莺莺说："你毕竟不愧是财神之女。"

那天晚上，她们在饭店中莺莺的房间里，大事庆祝。老金是自己苦干起来的，机警，善交际，大学念了一年就不念了。由于社会经验，他学得非常随和，遇到什么人都处得好。他能开玩笑，能跳舞，北京城什么地方都熟悉，女人求他，都是有求必应，烟抽得凶，身上不是带一盒烟，而是带五十支的一筒，说今天早晨才打开，现在已然去了一半。女人们都喜欢他，叫他“老金”。他的两条腿永远不累，精神永远好。他能安排宴席，打电话替人订房间，计划到郊外风景名胜地区去野餐。夫人太太傍晚无事可做，感觉到百无聊赖，就打电话叫老金。他接到电话，不管在夜里什么时候儿，他都立刻撂下自己的老婆，跑到那些夫人太太们的住处，进入她们的房间。

“喂！吴将军！您有什么吩咐？您要我立刻去吗？好。”莺莺打出电话去，对方都是称她为“吴将军”。

于是大家都兴致勃勃，那天晚上过得轻松愉快。

在老金面前，素云就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她的傲慢自尊、她的社会地位、她的矫揉造作，都一扫而空，仅仅是一个寻欢取乐的少妇而已，并且跟老金一齐鬼混，也确实寻求到了欢乐。老金的一个朋友，批评素云在公开场合的傲慢态度，老金说：“老兄，您说这话，可冤枉人家。她是个心肠直爽的女人，太好了。你不钻到这些名女人的裤子里，你怎么会知道她们的心？她们也是平平常常的人哪。有时看完戏我送她回家去，她累得要命。在我认识的女人之中，她是最寂寞的了。她想找点儿快乐，这你不能怪她。你应当在她的正面儿去看她。在正面儿就是在夜里。”

的确不错，在一同寻欢取乐的爱人之前，素云的心灵是完

全赤裸裸毫无遮掩的。她又是时光倒流，童年再现，她和欢乐的朋友一齐玩耍，在重度早已失去的童年的快乐时，她又恢复了一部分童稚的甜蜜。所以追求快乐，也就使人恢复了人的本性。只有老金似乎还能了解素云。

莺莺既然让怀瑜答应不再另有别的女人，她意思并不是说她不再有别的男人。这并不是有失公道，因为怀瑜不加思索，率尔应允，就和他平日对别的事情一样，而且莺莺太了解他，而莺莺让他答应，意思是说怀瑜和别的女人有来往，她若知道是不行的，如此而已。所以莺莺和素云这两个女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和老金常在舞厅、戏院、饭馆儿里出现，这种情形自然传到曾文璞的耳朵里。在戏院和舞厅里，她们也遇到过北京的官员，是在周末来天津消遣的，还有几位穿长衫的“将军”，还有几个怪里怪气秃头的满清遗老，戴着呢帽，拿着手杖，但是穿着中国衣裳，这些人在十几年前是满清显赫的官员，而今时过境迁，他们只能做先朝遗留的残迹了。莺莺在她耳边低声说那个怪老头子就是前清的吴御史，另一个是有名的福建总督，素云简直无法相信自已的眼睛。那是一群形形色色老老少少的人。素云她知道，只要没有孩子，她是安全无虑的。

素云写信告诉丈夫她很快乐，说老金是个大好人，说她自已在交易所正在做生意赚钱。这封信把经亚吓坏了，他深怕出麻烦，抑郁不乐懊丧了一整天。他大舅子怀瑜也正在太原，经亚就和大舅子说：“我在这个蛮荒野地，为的是挣几个辛苦钱，人都快累死了，这里没有戏院，没有个讲究的旅馆，我太太却出去玩儿乐，拿着我的钱在交易所冒险赌输赢。”

怀瑜安慰他说：“别急。她们这俩女人会自已小心的。老金

是我的好朋友，是个正人君子。”

“不行。我应当写信去告诉她赶紧罢手。我相信人吉凶祸福凭运气。你在交易所做生意，那可以，因为你运气好。你命好，我可不是有福之人，我命不好。自从我一降生，我就觉得命运不济。从来没走过运。我说这话，并不是说你妹妹有什么不好。可是你看看我的婚姻。我得到了什么好处？你看我弟弟和木兰好享福。我命里一定有什么不对。我怕你妹妹若再接着做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我会跨台呀！”

他的预言真灵。两个月之后，他听说他太太赔进去了那一万块钱，又向她母亲借了一万，让他必须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父亲，还得想办法归还借的那一万。

经亚大怒，写信回去，说他不能让他父亲来赔这笔钱，并且说他不久回去和她算帐。

※　　　※　　　※

那年七月十七，祖母去世，经亚和素云都要回北京去。一天早晨，老祖母安然去世，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她的头从光滑的皮枕头上滑落下来。

经亚回到北京，人很消瘦，脸色晒得黑，穿着西服上身，哔叽短裤，那是他和美国工程师一起工作时做的。他那消瘦的腿，穿着厚的羊毛长袜子，显得颇不好看。母亲看见他那么消瘦，比以前又变了不少，非常伤心。可是他说他身体很好，说他已经渐渐喜爱山西省的高山。说他那些冒险的事情，说在山路上掉下驴来，说他和工程师们的出差，住帐篷，他自己动手做饭，那是他生平头一次自己做饭吃。整个儿看起来，他的这种生活经验，对他有好处；接触大自然和朴实的农民，使他对人生有了

新的看法。他说工作还在进行，不过根据工程师的判断，产油的希望并不大。

一年分别之后，一旦团聚，兄弟们非常亲热。在办丧事的前几天，那一万块钱赔掉的事，暂时搁置未提，但是素云已经跟丈夫提过。经亚不明白素云为什么非去做投机的生意不可。他见到了山地姑娘，她们挺直的身段儿、独立的精神，那种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故做娇羞，那种真纯自然，实在让他无法忘记。如今素云在困难中哭诉乞怜，只惹起他憎恶之感。

经亚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做投机倒把的生意。"话说得比以前和她说话时，语气显得坚定沉稳。"好哇，你自己有钱，你赔了，你自己想办法弥补上。"

他说话的腔调儿使素云大吃一惊。素云说："噢，想得倒好！我是给你赚钱，我赔了，我得自己拿出来！你可黑了良心。"

"好吧。你对父亲去说。我和这件事可没关系。"

但是在随后几天，她算把经亚说服，使经亚相信此事若都推给素云一个人负责，实在是有失公道，并且她也把经亚说动，使他认为已经到了分家析产的时候，因为他老是全家唯一负责挣钱的男人，却没有挣钱人的一点儿特权，最好趁此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经亚同意向他父亲提这件事。

祖母之死和丧葬的花费，自然而然构成曾先生盘算一下家中财务情形的时机。这些日子以来，他觉得浑身患有虚弱的病症。清朝的太医称糖尿病为"消渴症"。他觉得内部发烧，素常口渴，常觉得饥饿，但是没有胃口，皮肤日渐苍白。喝的水越多，尿也越频繁。白虎剂和人参汤也失去功效。两腿发软，时常躺在床上或是躺椅上。等发现他的尿上浮有一层东西时，医

生告诉他他患的是严重的“消渴症”，他的肾脏受了伤。曾先生读书多，知道这就是西汉文人司马相如患的那种病，康复的希望不过十分之一二。医生告诉他不要吃油腻，不要与女人同床。他自然一直精神萎靡，垂头丧气。

一天晚上，在客厅里，曾先生躺在卧榻上，要和儿子们说话，于是家里人都来在他面前。他说："经亚、荪亚，你们祖母已经去世，我和你妈也年老了。仗着祖先在天之灵的保佑，这些年来家里平安无事。我将来在地下见着先人，没有做什么难为情的事，也没有不能见人之处。虽然我没有多少东西留给你们，也足够你们过的，不会饿着的。在钱庄我们还有差不多十万块钱。是这些年来我省吃俭用积存的。家里由于你母亲善于操持，我没有搜刮老百姓，拿的只是做官应得的。和前清时代别的做官的相比，我也许可以称为腐败，若和民国时代这些做官的相比，我自己应当说是清廉。"他对当时民国的官吏这样攻击，孩子们听见都微微一笑。他接着又说："现在除去现款，咱们只有这一栋房子，一家值一万五千块钱的绸缎店，乡间的地没有什么收入，税太重。我要你们知道这些事情。花费很大，这次丧事，至少要用几千块钱。"他还想再说，但是停下来喘了喘气儿。

素云看了看经亚，经亚犹疑了一下儿，然后鼓起勇气说："爸爸，我想告诉您点儿事情。您千万别生气。"

父亲以清朝大员的权威口气问他："什么事？"

"是这样儿。我不在的时候儿，您儿媳妇在天津股票交易所赔了点儿钱。"

这是木兰和她丈夫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俩眼睛很快转向

素云，素云的眼睛往地下看。

父亲喊说："什么?"

"她买政府公债赔了钱。"

父亲喊道:"浑蛋!谁告诉你去玩儿那种东西——买空卖空!连那么点儿头脑都没有?"他的官腔像大官审案子，经亚觉得像犯人受审。当时气氛沉静而紧张。

父亲最后问："多少?"

经亚说:"一万。她原以为能够平平安安给咱们赚一点儿钱呢。"

曾先生转向素云，在胡子里飞溅着吐沫说:"谁告诉你去做投机生意给咱们家赚钱来着?"

素云豁出来立即闹个决裂，因此才挺得起来说:"爸爸，这纯粹是运气坏。有交易所消息最灵通的人给我出主意，他还给袁世凯的六姨太太买卖呢。"

"他叫什么名字?"

"他姓金。"

曾先生坐起来，把长旱烟袋用力在地上敲打。"你这个小笨蛋！我早就跟你说来着。现在当着我儿子的面儿，你知道一下儿也好。你不要自欺欺人，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天津和莺莺还有那个姓金的做的事。为了这件丢脸的事，人家已经耻笑咱们了。你在北京有家，你却不愿在我们家住。你非要各处去跟年轻的男人乱来，丢我们家和你丈夫的脸。"

素云的脸变得绯红，经亚都气呆了，他向父亲说："爸爸，您说的是什么?"

"你顶好知道了吧。全北京城都谈论这件事情呢。你下一步

怎么办?”

素云现在要自己辩论。她说:“爸爸,您听人家说闲话。我没有做什么错事。而今这个社会,跟着男人出去也算不了什么呀!”

公公大喝一声:“住口!你若是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我还知道。所有现代派头儿的女人都是王八!”

“王八”本义是忘了第八个重要美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耻”字,但是习惯上和乌龟弄到一起了。这是大官常用来骂犯人的话。在暴怒的父亲前,全家怕得鸦雀无声,父亲气得喘吁吁的。受了这么一顿毒骂,素云羞得掩面大哭。桂姐扶着患病的老人离开了卧榻,恼怒得噗噗地喘着气,走到里间去了。公公走后,素云突然停止了啼哭,也走出屋去。曾太太坐着生闷气。经亚狼狈不堪,心中怀恨,觉得今天在全家面前丢了脸。

曾太太怒喝一声,把所有的丫环都赶跑。她说:“儿子,这跟咱们家的名声有关。不管人传的话是真是假,你得想办法,不要再叫人讥笑。以前我若知道牛家的女儿是这样儿的人,我决不给你办这件亲事。你媳妇儿若是再不检点自爱,她非把你父亲气死不可。”

经亚忽然哭起来,像个孩子一样。他号啕大哭,好像他郁积在心里多年的痛苦,从来没有说出过,也从来不能说,而今在母亲面前随着涌泉般的热泪倾泻而出了。看见儿子如此,做母亲的也哭起来,一边儿哭一边儿抚慰经亚,就仿佛经亚是小孩子一样,她说:“先平静一下儿,我知道这够你受的。我告诉你父亲还这笔钱,弥补这项亏空。你若愿在家,就辞职不干。咱

们家不需要你跑那么老远去挣钱。”

荪亚和木兰也过来用话安慰经亚。

荪亚说：“哥哥，我们向父亲央求给你还那笔钱。”

木兰说：“哥哥，你现在去看看素云吧。告诉她先静下来，告诉她家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不要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

经亚问：“人家说她在天津到底做的什么事？”

木兰说：“我们不知道。父亲一定是在外面听人家说的。你现在还是去看看素云去吧！”

经亚这才走出屋去，心里思潮起伏，感情理智，矛盾冲突。进屋一看，素云正躺在床上哭。他好言安慰，素云一言不发。

经亚忽然一阵怒气上冲。他说：“你不用这么哭。我怎么办？你做的好事！你对得起我不？我被人耻笑，戴绿帽子！父亲骂你，骂得对。你自己丢人，你也让我丢人。看看你的妯娌。人家怎么能在家过？你就不安于室！”

憋着一肚子的委屈，经亚离开了妻子，出去和弟弟说话，谈论家里的财务情形。

他说：“我这个做哥哥的很蠢笨。今天的事情也不能说完全是你嫂子的错儿。你们都不理她，她才去找莺莺。”

木兰说：“二哥，您别冤枉人。没人存心排挤她。您知道讨二嫂高兴是不容易的。”

经亚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要说的是，她在咱们家是永远不会快乐的。说实话，咱们应当分居另过了。现在办祖母的丧事，不久我还要到山西去做事。父母年老。你们若是同意，咱们就请父亲分家吧。我们搬出去，也减少摩擦。”

荪亚看了看木兰，木兰说："年轻夫妇谁不愿出去自己过？可是而今父母还在。父母在一天，谁也不愿分家。事情可不应当这么办。"

经亚又说："可是现在有这一万块钱的亏空。若让你们也来分担，不能算对。可是，荪亚，你为什么不找个职业？现在我一年挣这么多钱。大家都是花公家钱。我若把我挣的钱放在公家钱里大家用，素云会不高兴，我若不这么办，你们会说我自私。"

荪亚说："你那么办可以。你用不着太多心。这都是现代的新思想。咱们过去从来没有这些问题。那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是一家人。若是起，大家一齐起，若是落，大家一齐落。但是我知道二嫂子。至于木兰跟我，你放心，你挣的钱，你尽管自己留着。我们是在花父亲的钱。"

这次谈话没有结论。他们正说话，小喜子跑了来，喊说："二少爷！二少爷！您在哪儿呢？二少奶奶上吊了！"

他们跑去看，见素云躺在地上，全屋里乱七八糟的。原来素云在全家的女人面前饱受羞辱，丢尽了面子，她就站在凳子上，把脖子伸进一条系好的裤腰带里，再把腰带挂在一根高的床柱子上，然后用脚把凳子登开。可是裤腰带断了，她就摔在地上。冷香听到跌落的声音，冲进去一看，看见屋里的情形，跑出屋外喊着求救。一个女仆进去，发现素云碰昏过去，但是还在喘气。桂姐来了，曾太太和曼娘则躲着，怕得打哆嗦。等发现素云并没有死，她们才来看她。大家把她抬到床上，二十分钟之后，她才开始呻吟，眼睛闭着，身旁如何，一概不理。

锦儿对木兰说："那根裤腰带不是真断了的。我看见了，系

的扣儿自己松开的。”

木兰望望她说：“顶好什么也别说。倘若她刚才真自杀死了，她家或许要告咱们逼死了她呢！”

※　　※　　※

素云的自杀企图，不管是真是假，总算得到了部分的胜利。分家析产原则上是拟定了，只是先记在帐上。但素云并没遂了分居另过的心愿。家里三房，曼娘代表平亚，每一房名下只得到两万块钱和乡下的一部分田地；曼娘的儿子，算是家中的长孙，分得那家绸缎店，将来好做教育费；桂姐的女儿丽莲和爱莲分得五千块钱，将来做嫁妆费用，北京的住宅不分，只要父母在，就一直不分，将来卖出去的钱，只分给经亚和荪亚。其余的钱由父母自己留用。在曾太太的请求之下，曾先生由公款中给经亚付了那一万块钱的亏空，也就是说，这笔还债钱是由三房共同负担的。

每一房可以动用自己的钱，或是花用或是投资，但必须取得父母的同意，或是接受父母的指教。木兰倒很喜欢这种安排，她和荪亚开始认真思索怎样利用他们自己名下的那笔钱，心里暗中感谢素云。

经亚原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回来参加祖母的丧礼。但是因为他妻子的麻烦，在家待了五个礼拜。在第五个礼拜，他接到一封电报，电报上说美国在太原的代表问为什么祖母的丧事要办五个礼拜之久，所以他最好立即启程回任。

在离家的那一天，他对荪亚说：

“我现在把钱控制得很紧，她不会再去拿钱乱来。我每月给她四百块钱，足够她用的。为什么一个月一个女人要用三百块

钱，甚至四百块钱，我真不懂。”

荪亚说：“为什么不懂？一夜打五十块钱的麻将，那算不了什么。她答应了么？”

经亚说：“不管她答应不答应，也只好如此了。你想我还要像奴隶一样那么拼死命供给她挥霍吗？我自己花一分钱，我都要盘算……这个道理你知道。我们俩不像你们俩……她恨我，我知道……哎，家就是个枷，是个枷！”

他从肚子的深处叹出了一口气。他摸了摸他的衣裳领子，仿佛他摸脖子上的枷锁一样，木兰和荪亚很为他难过。忽然，他直接向木兰说：“我若有像你这样一个妻子，我辛劳做事，挣的钱都花个精光，也没关系。至少我也得到了点儿快乐呀。但是现在我有什么快乐呢？”

木兰说：“二哥，现在你知道过去我为什么跟她和不来了吧。现在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她在家过得舒服点儿，但是事情可不是一方面儿的，她得答应才行啊。当然现在她有点儿惭愧，过一阵子也就好了。至少过去的事我不会再提的。”

经亚坐着听，可是听而不闻。他结结巴巴的说：“若是我……我……”

木兰问：“什么？”

他喊说：“我和她一刀两断。我和所有的富家之女都一刀两断。我若是，若是有机会再娶，你知道我应当娶什么样子的小姐吗？”他好像是自言自语说：“在山西，我看见了那么多可爱的乡下姑娘。我娶了谁，她都会感激我的。”

木兰说：“你说笑话吧？”

“你不相信？三百块钱一个月的薪水，甚至于一百，甚至于

五十，都会使一个乡下姑娘乐得要死啊！她会把我照顾得满好，并且忠心耿耿，心满意足，会整天做事。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天天吵嘴。”

木兰沉不住气了，她问：“你不是想和她离婚吧？”

“离婚？随时。她说哪天就哪天。有什么关系？不过现在先别让她知道……你知道我要娶的是哪种女孩子吗？”由他的声音听来，经亚似乎已经自由而快乐了。“我要娶一个以前受过苦的。一个歉年逃荒的，比方说吧——小孩子时被人卖过的，做过奴婢的，挨过饿的，再卖给人做妾的，受过大太太打骂的。然后，第三……”经亚停下来。

木兰替接下去：“第三，她跑到尼姑庵，跑到五台山上出家当过尼姑的，对这个人世间的繁华享受死了心的，然后碰见一个和美国工程师一同旅行的青年，两人一见钟情，于是决定再度结婚。是不是？”

经亚大喜：“正对！正对！那样的女人该是个多么好的太太呀！我就像公主一般待她！”

经亚走时，他最后的话是：“这次我真高兴走。也许五台山上一个尼姑正等着我呢。谁敢说不会？”

暗香带着阿满一直在一旁站着听，经亚并没有注意到她。他走了之后，木兰看暗香看了很久，似乎一时心智不灵，不能一时把零散的过去的记忆串连起来。

最后，她微笑说：“暗香，你到不到五台山去？”

暗香低下头，用筷子喂阿满吃东西。

木兰对于荪亚和她自己那一笔钱应当怎么运用，煞费心思。她想用了那笔钱，荪亚应当也因此找到一个职业。她向荪亚说：

“咱们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哪。妙想夫人。”

“你喜欢干什么?”

“直接了当来说，我受的教育是为了做官，现在我不肯做官了，所以别的都不能做。”

木兰说：“荪亚，这一次，说正经话。咱们若是把钱放在钱庄，七厘的利钱，一年一千四，若是连付房租，根本活不了。说真格的，你得找一个职业。现在我是商人的女儿，我有一套不足登大雅之堂的普通老百姓的打算，你要不要听?”

“当然要听。”

“我是要做个平民百姓。不问政治，不求闻达，只求做个商人的妻子——丰衣足食，无忧无虑。这儿开一个茶馆儿，那儿开一家布店，再开一家小饭馆儿，咱们担保食有美味。等老人家百年之后，咱们搬到一栋朴质的房子，带一个小花园儿，无人来欺压，得空到水上泛舟为乐。你知道我从来还没游过杭州。杭州现在仍然在我心里还是一个梦境——只听母亲和红玉说过。杭州的沙锅鲤鱼头是很有名的。咱们在西湖边儿上买栋房子。我再学画画儿。住在那儿，孩子们也在那儿长大，我自己教他们。这对人生不算是什么奢望，你说怎么样?”

“妙想家，这已经是奢望了。你想咱们有那份儿福气吗?”

“说实在的，我所求于你者并不多。愿上苍保佑，咱们也不求什么功名富贵。我可以做普通生意人的妻子，你也许觉得意外。我能给你做很好吃的素菜啊!”

荪亚问：“那么开什么商店?”

“我父亲有好多商店。咱们可以向他老人家买一家茶庄，或

是一家药铺。什么店都可以。即便是扇子店，杭州的出名的刀剪店，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但是当铺除外。我能过那种日子。”

“你若继承下一家当铺，你怎么办?”

“我把一切人家典当的东西全都退还，关门大吉！可是我喜爱别的生意，大家做生意都似乎那么忙。”

“妙想家，这都是你的想象。你是富家之女，你只觉得开家小商店也是诗情画意的。”

“你现在能不能经营一家商店？能不能?”

“当然我能，但是什么商店?”

“咱们跟我爸爸去说。”

木兰和荪亚去看姚先生，姚先生思索了一下儿，然后说：“你们若是愿意，杭州的商店我可以给你们一家。可是如今公婆父母健在，你们不能到南方去。为什么不把华太太的古玩铺的股份接过来呢？现在生意很好。去年赚了五千块钱。”

木兰说：“好主意！可是那股份是舅舅的。”

“这个可以商量。”

“您想舅舅会让出他的股份吗?”

父亲十分有把握的说：“为了我的女儿女婿，他会。”

“华太太也卖旧书吗?”

“大部分古玩店也卖旧书，华太太不卖。”

木兰越想那古玩铺，越觉得着迷。古玩铺是个悠闲的生意，顾客不多，而到古玩店的客人，也大都像古玩一样，他们会徘徊玩赏，一闲谈就一个下午。在古玩店可以遇到画家，遇到学者，若是再加上珍本书籍部，可以遇到更多的学者，也可以结交成朋友。

这个想法就立刻办到了。冯舅爷答应只保留他那全部股份的四分之一。因为那家古玩店几年来一直赚钱，他以一万五的价钱，卖给荪亚四分之三的股份，因为大家是一家人，荪亚把这个办法说明时，曾先生立刻同意。所以冯舅爷带着他夫妇去看华太太，她听说姚家的小姐要到她的古玩铺做股东，她觉得万分的光彩。

巧得很，荪亚和木兰第一天在古玩铺时，正好遇见老画家齐白石。齐先生正坐在藤椅上打盹，鼾声大作，大腹便便，时起时伏，在肚子上的胡子也随之上下。木兰以为是个老佣人，以为也许是华太太的亲戚，轻轻问华太太："那是谁呀？"

"是画家齐白石先生。"

但是齐先生并没有真睡着，因为他眼睛也没睁，用低沉的声音说了话："不要卖了我。我不是这儿的货。不过，可以卖一个晚上，只要两斤酒，一碟子酱羊肉就行了。"

木兰以低而富有音乐美的声音大笑出来。她说："齐先生，早就想认识您了。"

老画家还是闭着眼睛，他说："声音好妙！声音好妙！我真想画下来。"

他的眼睛慢慢睁开。一看见木兰，他坐起来，赶紧找他的拖鞋。

他问："你是谁？"还没等木兰自己介绍，他又接下去说："对不起！不要见怪！我早就想画一个像你这样声音的仕女呀！"

木兰大喜，她说："是吗？今天晚上您可以出卖了吧？我们愿用两斤酒来买尊驾呢。您说上哪儿，咱们就上哪儿。正阳楼？还是致美斋？"

对这位伟大画家，这样不拘俗礼，在她邀请了餐叙之后，木兰才觉得太唐突，心里才害怕，但是这却正投合这位老画家的脾味。所以木兰和他在古玩铺闲谈了一下午，那天晚上庆祝新股东加入合伙，连同华太太、齐白石先生，大开盛宴。那是第一天荪亚做生意。

第三十一章

老多病遗臣却聘归隐
少年游才俊临水登山

曾家老祖母丧礼期间，曾文璞之痛哭，并不只是于礼当然，也是出自内心。由于对丧母的悲伤，由于自己的疾病缠身，由于关于素云的丑闻蜚语，他的确非常难过。另外，国家多难，自己亲见清朝灭亡，更加深了心中的悲痛。

素同有时来看他，不久之前断言他患的是糖尿病，在西药里有一种胰岛素用来治疗，极为有效。直到现在，曾先生除去金鸡纳霜因为在中国很普通，用来治疗疟疾，都知道甚为灵验之外，他从来不服西药。女人较为实际，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思想非卫道不可，因为曾太太和桂姐都说试服胰岛素看看。他听说劝他试服西药，而西医又说这种病人尿中有糖，他不禁大笑。后来，木兰查中国医书，拿书给他看，中国医书上也说此种病患者的尿是甜的。于是他说："当然，咱们中国过去也知道这个。"虽然中国医书也提出多种治法，却没有什么特效。素同提出忠言，并非是以西医行医的地位，而是以家中朋友的关系。因为他说得斩钉截铁，曾先生终于屈服，答应一试。

但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他的自尊心已经渐渐地

萎缩，受到好多事物的破坏。他被迫放弃了清朝皇室遗臣的一副尊容，一统的安全世已然落了个丧家之犬的模样。他不得不屈服于妻子的压力，让自己的女儿进教会学校学英文，关于这种文字，他是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视如无物的。他怪现在官立学校教育之失败，是由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亡。他把现代称之为“无君无父无师的时代”。君、父、师，就是人类生活中权威秩序的三个象征。他不会查考女儿在地理、科学、历史学科方面的进步，可是他知道她们的国文确是已经不受重视。孩子们永远不用毛笔，只是用自来水笔写怪里怪气摇摇晃晃的中国字。现在素同告诉他中国医学不能治他的病，而西洋医学能够治！素同身穿西服，说的中国话毫不斯文典雅，甚至他若不用外国化学名词，他还不容易解释他的病的性质。他遇到有难说明白的时候儿，常说：“中文里头没有这个名词。”但是曾先生不由得对他怀有敬意，因为他头脑清晰，态度沉稳，除去文章经典之外，什么题目都能言之成理，有条不紊。

现在中国又受到外族征服的威胁了。

袁世凯在图谋恢复帝制之时，曾经问曾文璞是否有意参加他新创建的袁记王朝。当时筹安会已经成立，力图恢复帝制。但是曾先生看到民国思想的力量，深知当时的危机，以疾病缠身为理由，避免和袁世凯接近。袁大总统以茶会相邀之时，他应约前往，好让袁世凯看看他是真实有病，不致他疑。这次，木兰随同公婆前往。她得有机会一见袁世凯的庐山真面。她深感到吃惊的是，袁世凯竟生得像她父亲，身材短小而魁伟，眼睛下面有皱纹，表现在脸上的精神的从容镇定、克己自持的态度，都像她父亲。袁世凯这时真看见曾先生面色苍白而憔悴，于是

才算把他放过了，曾先生的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由于当时日本加诸于中国政府的耻辱是史无前例的，使袁世凯的政权受尽国人的唾骂。袁世凯一则受日本政府的压力，一则惑于日本对于其称帝的野心，曾表示予以支持的狡猾暗示，竟接受了毒狠的“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内容，日本不但掠夺了中国的铁路和矿权，并且允许日本控制中国一部分领土，并且在中国的内政、军事、警政、财政、教育等等机构派遣“顾问”。中国因此必须被奴役，而变成了日本的保护国。当时日本已经有“共同亚洲文化”的论调儿，意思是亚洲商人有一个共同市场，一个庞大的亚洲大陆，要在日本的刺刀胁迫之下，由日本的财阀、工业家及其他追求钱财的人，共同来控制。中国以挣工资为生的人就成了外国拜金主义者经济上的奴隶了。这群拜金主义吸血鬼的国家，新近抛弃了亚洲文化的精华，染上了现代世界的两大罪恶——经商贪财，穷兵黩武。

曾先生对这方面了解不到这么透彻。但是他了解外国征服的威胁和中国人会沦为亡国奴的危险。至少民国四年时的情形他看得很明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欧洲的混乱，从德国手里攫夺青岛，然后凭武力占领胶济铁路，把力量伸入山东的心脏地区。“在二十一条”之中，山东已然分明标出，是日本在最短期间内要吞噬下去最大的一块肉。

曾先生是山东人，对这个非常愤恨。他看见母亲入殓之时，依照风俗，身上是清朝大员的夫人应穿的官服褂子裙子，那自然是一身荣耀。他觉得他那旧日的世界也随着母亲的棺材长埋地下了。他哭得极其伤心，竟至数度昏厥，桂姐和仆人把他扶起来，送进卧室，抬到床上，他呻吟不已，一卧数日。

他守制三个月，在前数周，他甚至拒绝服药，桂姐和曾太太轮流伺候，曼娘和木兰不许进入他的卧室，只是帮着烹茶煮汤，坐在门帘外侍奉，打听病况。没人叫素云去一齐伺候，她也不自行前去。

躺在床上，身体精神，两皆萎顿，最后只好屈服，经常按时服用胰岛素。素同去看他，他感到非常欣慰，他的胃口渐开，体力渐复，后来居然畅谈这种西药的神妙，竟能使他康复，于是对西洋的仇视逐渐减弱。

数月之后，他可以下床行动了。在春天，他决定将母亲的灵榇移至山东祖茔埋葬，坟墓在母亲在时已经准备好了。

他急于离开北京，因为袁世凯的称帝阴谋已经公开，各处叛离也已发动。蔡锷将军装做沉醉在青楼歌妓灯红酒绿的生活中，已经逃出袁世凯的警戒监视，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宣布起义。袁世凯一崩溃，“二十一条”也随之失效。秘密起义之举，各地多有，即近在京畿，亦所不免，因此曾先生才急于暂时躲避。在次年夏天。袁世凯终被击败，阴谋成空，幻想破灭，旋即丧命。

曾先生自山东返回北京不久，因为在素同的手下，可以说是起死回生，心中非常感激。一天，他又拿起他那由来已久大官的严肃态度，对素同说：“我要招你做我的女婿。你救我一条命，我把我女儿嫁给你。”

他没有说是哪一个女儿，素同也不敢问。

素同说：“曾老伯，得和您府上结亲，真是在下的光彩。”

素同心里以为必是爱莲，因为他曾经见过爱莲，也跟她说过话，觉得是个好配偶，幸而正是爱莲。

曾先生欢喜之至，素同在婚前把他女儿带出去玩儿，他毫不反对，他接受了现代的自由生活方式，绝不责难。他决定爱莲一毕业，就举行婚礼，在民国六年夏天。

※　　　※　　　※

木兰趁爱莲在民国六年婚礼之便，和丈夫往南方游历，以偿夙愿。素同的母亲住在上海，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北上，所以决定婚礼在上海举行。因为曾先生怕不胜旅途和婚礼的劳顿，由桂姐陪同爱莲南下。荪亚请求代表父亲前去，木兰遂抓住机会一游上海杭州之胜。

阿非一听说姐姐要到南方去，他说也想去。这是红玉出的主意，因为她想倘若他俩能去，那该十分有趣。这表兄妹两个人关在王府的家中久了，天天见面，春来则满园春色，二人也满心春意，使二人陶醉，青春相爱，已至意乱情迷。阿非的母亲一心在想死后灵魂得救，又大部分时间卧病在床，何曾留意这小儿女间情事。因为病喑不能言语，所求者多是身体的需要而已。奇怪的是，她抽水烟则一如往常，水烟袋的呼噜呼噜声，吹通烟管的声音，这种近似清楚的语言的声音，是她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因为她不能写字，没有人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事。姚先生虽然认为红玉不是他儿子最好的配偶，但是因为红玉美而慧，对她也颇为疼爱。而且，他也知道，若给阿非另择配偶，一定会使身体娇弱性格冲动的红玉伤心而死，无异是雹碎春红，霜凋夏绿。红玉的父母自然是极力促成这件婚事，因为阿非是姚家财产的继承人。所以这一对小情人无人约束，大可以放任自由。

在上年秋天，红玉疾病缠身，辗转床榻约两个月之久，这样使阿非对她越发疼爱，自从那时起，红玉就辍学了。她的病，

颇使人怀疑是肺病。这种病使她特别敏感不安，她越发急切于抓住人生不放，似乎是要把人生的甜蜜幸福挤到最后的一滴而后已。这病使她多么羡慕人家的健康，也使她多愁善感，见一叶飘零，随风入室，便愁绪满怀，无以自解。她叫阿非到外面拾取最美丽的秋叶，压在书中，放在床侧的桌子上。她养成了一种对自己，对她住的屋子，特别精细好挑毛病的习惯，无论如何，难以取悦。她还显出对虫子特别的恐惧，有时花瓶子里插花儿，是难免会带进个小虫子来的。她要伺候她的女仆必须穿新衣裳，她母亲也就放纵她，还有其他方面，无不尽量随其心意。今年春天，身体比往年好得多，颇思返回童年的故里一行。到杭州一游，与阿非泛舟西子湖上，以实现梦中的甜蜜。

因为阿非的暑假也正好此时开始，父母就答应他和姐姐、红玉同去。素同先一个礼拜出发，好准备婚礼。他妹妹素珍，因为学校放假前不能离开，就和姚家姐妹一同去，因为她们也是同学。莫愁懒得旅行，说她的孩子太小，不胜途中的炎热，并且立夫不久即将返回，所以没有同去。

这群无忧无虑的现代青年是在六月底离开的北京。丽莲，还有另外每个人，都认为红玉和阿非的定婚，已经为期不远，所以自然就不去亲近他俩。一路之上，红玉一直活泼愉快。木兰对红玉负起监护的责任，和她睡一个房间。红玉不肯吃快车上的西餐，阿非则跑出跑进给她叫特别炒饭。她甚至叫阿非为她打开衣箱，给她拿衣裳，阿非也以这些亲密的伺候服侍为乐。

木兰说："你伺候四妹伺候得多好。你真是个小姐的闺中良伴，简直跟大哥体仁一样，只是他的多情用错了地方儿。今天早晨你已经把窗台擦了三四次。我看你不久要找把笤帚给她扫

地了。”

阿非微笑招认说：“我已经扫过了。”

红玉啐了他一下儿。

木兰这个少女监护人并不高明，因为阿非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红玉的房间里。红玉开始显示出成年女人的一些不坦白的特点。在木兰的面前，红玉和阿非说话，竟而旁若无人，阿非的领带松了或歪了，就替他系好，满脸微笑望着他；在领带系好之后，她那雪白如藕的玉臂还在阿非的胸膛上停留一会儿。

木兰问他们：“你们还吵架不？”

阿非说：“我每次都听她的话，怎么还会吵架？”

红玉说：“好没羞！”然后向木兰说：“每次吵嘴我若不让着他，他会更凶。他自己还不知道呢！”

阿非说：“天哪！每次争吵她都占上风，还说让着人家！”

红玉说：“我跟你说过什么难听的话没有？”

阿非承认说：“妹妹，你没说过。”

木兰说：“好了，我但愿你们永远在一块儿幸福快乐，那就好了。”

所以那天晚上红玉和木兰住在一间屋里，红玉向木兰吐露了心事，讨论了她和阿非情爱的事。她原先怕木兰要和她父亲一同促成阿非和丽莲的结合，现在才知道木兰是乐意帮助她。

红玉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她已经十八岁，阿非十九岁，但是姚先生姚太太方面还没谈起订婚的事。在这种情形之下，红玉自然不能相信姚家会忘记，就难免启人疑窦。但是姚家从来连暗示也没有，终属有点儿蹊跷。

红玉如今沉醉在恋爱之中，其甜融之情，为人间所不可多

得。阿非现在长成了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家虽富有，但无骄纵恶习，对她则用情至专，两人相居，近在咫尺。在一个少女需要爱一个男人同时又需要男人的爱的年岁，能够得到像红玉现在的生活环境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可是为什么姚氏夫妇从来没有过两家结亲的意思呢？他俩是不是爱她？还仅仅是宽容她呢？因为红玉是个天赋很高，因此也是个很任性的少女。她把真纯的爱完全倾注在阿非身上，因为她富有才气与娇美，不屑于为了别有动机去取悦于人。她年轻，自傲，任性，不屑于去用阴谋狡诈。不论在阿非父亲的面前，或是在阿非母亲的面前，她还是出之真纯自然，不稍虚饰。她不能做的事，就是不喜欢谁就不能装做喜欢，而她就不喜欢阿非的母亲。她虽然喜欢阿非的父亲，却偏偏流露出她的任性自是，只是因为，若不如此，怕被人疑做故意讨好未来的公公。爱情，她认为是纯粹自然真诚无伪的东西，不是年岁大的人渗入了利害阴谋之后的东西。爱阿非，她就爱得彻头彻尾，有时在年长者面前会显得太露骨。在求取阿非父母的欢心这件事上，她连一半儿都没做到。结果，没有正式提到两家缔结婚姻这件事，却招致了她几分心神不安。

红玉现在对木兰说句良心话:“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怕失去了他。”

木兰说:“这就是你爱得太深了。爱是永远不能封口儿的创伤。女人爱别人的时候儿，一定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那是她心灵的一部分，她于是各处去寻找失去的那部分灵魂，因为她知道，若不去找到，自己便残缺不全，便不能宁静下来。只有和自己的意中人在一起时，才又完整如初；但是自己的意中

人一旦离开，自己又失去意中人携走的那一部分，那就直到重新和意中人团聚时，才又得到安宁。”

木兰说得那么认真，红玉觉得她所阐述的不只是爱情的真义而已。木兰停下来，在那沉默的片刻，红玉躺的是上铺，她极想看看木兰脸上的表情。

红玉最后又问："人若遇不到爱情上的知己，或是他若一旦死亡，那该怎么办呢？"

木兰回答说："谁知道这种精神方面的事情呢？也许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永远一去不归，也变成灵魂了。阳界和阴界似乎是不相交往的。不过还活在阳间的人若是再婚配，阴阳的和谐就又重新恢复了，那本不可治疗的创伤，由于有人来填补，就又可以痊愈。虽然痊愈，但究竟和原来不相同。"

莫愁向来没有把这种爱的经验告诉过红玉，也许是她不能说。红玉也没从别个女孩子口里听说过这种话。

木兰接着说起素丹。素丹已经离婚，现在住在北京，以那笔离婚赡养费维持生活。她拒绝去参加哥哥的婚礼，大部分生活是自己一个人过，离群索居，深居简出。

红玉说："他们结婚之前，还不是相爱很深吗？"

木兰说得语气很重："不是，那不是相爱！"

这话使红玉感到意外，她想到自己和表姐，心绪烦乱，不知不觉睡着了。

※　　※　　※

婚礼举行之后，一对新人离去。木兰买了几双丝袜，就同荪亚、阿非、红玉、丽莲和丽莲的母亲桂姐往杭州去了，坐火车四个钟头就到。他们在湖滨的旧家度过了五天美妙的时光。那

栋房子靠近岳王庙，一面是一条大道，一面正对西湖，所以房子是建筑在湖边幽静的角落里，而将一片湖水围入，作为池塘。

杭州城的美，使木兰非常迷恋。没有北京的壮丽，但是秀雅宜人。一片湖城，高山环绕，古塔寺院，散在山巅。游完北京，再游杭州，犹如饱餍甘脂之后，再喝一杯龙井。北京美景之中，木兰最爱西直门外的高亮桥和北海以北的什刹海，因为此两处具有田园之美，使人想起了江南。现在眼前的正是杭州，正是江南，也正富有江南的秀丽。颐和园的昆明湖，是慈禧太后在虚荣奢侈之下由人工挖掘而成的，其构想只不过模仿西湖而已，而现在摆在目前的，才是真正的西湖。颐和园的昆明湖虽然美，比起真正西湖来，只似影子与实物，只似玩偶娃娃与活美人。西湖，常比做古代美人西子，常被人看做一个娇嫩风流的江南美女，风和日丽时，她面露微笑。烟雨迷濛时，她紧锁眉头：也像西施一样，她紧皱锁眉头时，更令人神荡魂销。杨柳掩映下的岛屿，似乎是飘浮在银灰的雾霭之上，究竟山峦飞腾而上接云雾呢？还是云雾下降而环抱山峦呢？实在令人煞费疑猜。

木兰现在知道了人多活一岁多聪明一分。除去西湖的自然之美以外，西湖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诗人美人向往的圣地。西湖的传统比北京更悠久，在蒙古的大都还没建筑之前，杭州便是南宋的国都了。杭州的历史传统与文学艺术关系之深，实超越政治而上之。西湖的两道长堤叫白堤苏堤，就是唐朝白居易和宋朝苏东坡所构筑的。过去一千年之间，诗人、名妓曾经居住于此地，寻乐宴游于此地，死后且葬埋于此地。其住所、其坟墓历历可见。木兰打定主意，将来父母百年之后，自己独立

自由时，便举家迁来此地居住。那时节，她那宁静朴质的家庭生活的美梦就实现了。

木兰对她父亲那些商店甚感兴趣，有几天上午和商店的经理畅谈，那些经理自然对他们热诚招待。其余的时间便在自然景色中悠闲懒散消磨了。在夜间，湖面为轻纱似的白雾所笼罩，他们乘小舟徜徉于湖面，享受湖面轻柔的微风，听远处船上青年男女的歌唱。

一天下午，他们游月下老人祠，并且抽了签，签上的文字既含混不明，措词又陈腐不堪。桂姐戏为丽莲抽了一签，上面写着：

枝头花开笑迎春
梅花争盛与芳邻
看他蜜蜂忙终日
甜为何人苦自身

荪亚说："没人信这些东西。和尚赚钱而已。"但是红玉又戏抽了一签，上面文句如下：

点画蛾眉闺阁中
牡丹阶上乐融融
莫将真幻来相混
芬芳香过总成空

红玉双眉紧皱着将签文撕做碎片儿，对阿非说："你抽一

个。”

阿非回答说：“干甚么？花钱给和尚，看两句胡言乱语？”他不肯抽。

但是木兰却不由得对签文纳闷儿，上面的“芳香”二字使她想起暗香来。

那天夜里在湖上，红玉不高兴，但是阿非和荪亚依然兴致甚佳。丽莲和她母亲都没拿签上的文意当一回事。红玉说她曾看见湖上远处有一小舟，上面有一个青年男子和一个姑娘，二人在船上闲谈，忽然消失在雾气之中，连一丝痕迹也不曾留下。据传说，明朝末年有一对情人，曾一同跳西湖自杀，后来在月明之夜，游人有时看见一只鬼船，载着那一对情人，出现在水面，共同玩赏。那一对情人永远那么年轻，还是穿着明代的服装。男的身穿灰蓝色长袍，头戴文人的黑帽，女人的头发梳在头顶，身上老是穿着紫衣裳。女的总是吹箫，据传说，她过去是青楼歌妓。

不过，那天晚上，除去红玉，谁也没有看见。

※　　※　　※

大家在杭州之时，接到立夫一封电报，说他已经从日本回来，那时正在上海。荪亚打回电报去，要立夫和他们在杭州相聚，但是回来的电报说，他须急速回家。所以大家叫他在上海等候，五号他们回上海。

立夫到上海火车站去接他们。立夫显得瘦了一点儿，但满健壮。那天晚上，大家在饭馆儿为他设宴洗尘。

木兰说：“你在日本研究的哪一科，跟我们说一说。”

立夫说：“是关于细胞，关于细胞怎么生长，还研究了关于

昆虫的学问。”立夫并没有说他的主科是生物学，因为他不像别的大学生，他是不肯谈论他主修的学科的。他向大家问："辫子遗老张勋的复辟是怎么回事？”

荪亚说："我们也不知道。也只是看了看报。北京城一定闹得很热闹，听说南河沿儿都烧光了。”

"今天早晨报上说一切已经都过去，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兵现在正占着天坛呢。”

事实上证明，关于北京新近的局势，立夫比他们还都清楚。辫子将军张勋确曾发动了一次政变，又把儿童皇帝宣统拥上宝座，中间经过正好十天。立夫知道，袁世凯死后，真正的权力是握在段祺瑞手里，击败了复辟政变，那就是为人人所深恨的亲日派安福系即将大权在握了。他谈论政治之坚决热情，远非他对生物学的热诚可比。

坐火车在七月天回北京，是够热的。他们决定在曾家故乡山东泰安稍停，乘机会一游东岳泰山。立夫、阿非、红玉都没游过泰山。木兰打算登泰山看日出，于是决定在山顶过夜。他们早晨十点到了泰安。轿夫去催他们午饭后立即动身时，他们已经休息了两个钟头。

在中国，若论登山的路径宽广，铺砌得好，石级磴道构筑得好，爬上去感觉到舒服，只有东岳泰山。

在过去，登泰山的路的保养维护，一则来自政府的经费，一则由私人捐献，才使宽广的石头路一直完好整齐。过去两千年来，皇帝屡屡举行封山大典，以示对泰山的尊崇；多少世纪来的诗人，好多作出诗歌，赞美泰山，刻在岩石之上，一直留至今日。历史渐久，古物渐多，民俗传闻亦渐富，香客的故事口

耳相传，越使圣山生色。从“孔子登山处”的“第一天门”，经过半途中的“第二天门”，一直到山顶的“南天门”，一路上都有极其方便的休息处所和里程碑石。

木兰这一批人共乘用了七顶轿，另外还有两个挑夫挑着他们过夜要用的铺盖。天是灰阴多云，所以大家都感觉凉爽舒适，尤以对轿夫为然。巨大的圆石，由多年溪流的冲激，已经光滑圆润，错落躺在路旁的沟渠之中，半露在外面，半浸在水中，看来像是水牛，又像河马。

木兰登泰山，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在青年群中这么轻松愉快。这泰山，正是她在童年时和荪亚辩论的那个泰山。立夫的泰山之游，还是生平第一次，木兰可以看得出他脸上的兴奋。

自寺院再往上行，风景越险怪，越雄壮，路旁翠柏夹道，远处山峰上怪岩奇石如野兽蹲伏，姿式各异。过了水帘洞，见一飞瀑，高在顶端，水势下落，恍若银屏，水星飞溅，人衣尽湿。在歇马崖，轿夫停轿，暂息片刻，荪亚、立夫、木兰就在附近漫步，回顾远处来时蜿蜒的山路。路旁溪沟的水清澈可喜，阿非就脱下鞋袜，涉水而行，别的男人也涉水相随，木兰、丽莲、红玉、桂姐则在岸上徘徊。

阿非向她们喊说：“下来。”

红玉从来没想到要到溪流里去，可是丽莲看了看她妈，问她可否下水。

木兰因为自己想下去，就对丽莲说：“下去。”

丽莲说：“你若敢下去，我就下去。”

荪亚说：“下来吧，妙想家。好凉快。”

木兰坐在大圆石头上，大笑一声，脱下了鞋袜，露出了雪

白的脚，那两只脚一向很少露在外面，现在轻轻泡入水中。

桂姐微笑说："木兰，你疯了。"

木兰说："好舒服，好痛快。你若不是裹脚，我也就把你拉下来。"

丽莲也脱了鞋袜，把脚泡进水去。荪亚过来，拉着木兰，进入了小溪中的浅水之处，木兰摇摇摆摆地走，几乎要摔倒，幸亏由荪亚拉住。轿夫觉得很有趣，笑了又笑。立夫坐在中流的石头上，裤腿儿向上卷起来，做壁上观。他觉得那确是非常之举，因为那时离现在少女在海滩上洗浴，还早好多年。一个轿夫喊说："洗个澡吧，洗个澡吧，小姐！只有你们城里的小姐才怕水呀。"

木兰向立夫说："你应当打电报给莫愁，叫她也来，大家可以在这儿过一个礼拜。"立夫只是微笑。

现在轿夫告诉他们说，若打算日落之前到山顶，可应该出发了。荪亚觉得木兰上来擦干脚，费时太久。立夫上了岸，看见了木兰雪白的脚腕子，又光润，又细小，木兰根本就没想掩藏。反而抬头看了看，向立夫低声说："拉我起来！"不胜大姨子的撒娇与美丽的魔力，立夫就把她拉起来。木兰的真纯自然，竟使尴尬的场面，一变而为天真美丽。立夫觉得木兰真是异于凡俗，也与自己的信念不谋而合。

红玉一边站在那儿看他们，一边想起木兰论爱情的一席话。

一个轿夫问立夫："您太太多大年岁？她看来好年轻啊。"

立夫回答说："她不是我太太，是我的亲戚。"

木兰听见说，不由得有点儿羞愧。

大家坐上轿，又继续向前走。不久过了"杉木涧"，那是一

个大杉木林，枝叶茂密得犹如屋顶，上不见天，据说嘉庆皇帝在此植杉木两万两千株，造成了这座树林。木兰希望在此地盘桓一番，但是已经耽误了时间。

过了“第二天门”，他们到了“快活三里”。他们问轿夫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轿夫说，爬过了三里陡坡，这儿是一段平路，有三里长，爬山的人到此自然很快活，所以叫“快活三里”。由此地再往前，风景越发雄伟，高峻的山坡上的松树林，在山风中摇动，松声如海涛吼啸，自远而至。过了“十八盘”，“南天门”在望，在几乎垂直的悬崖之上，如危楼耸立。中间凿劈为门，有石级可登。轿夫现在将轿子斜着抬进，这样，前面的轿夫就在右边走，后面的轿夫就在左边走，因为石级太陡了。

到了南天门，他们下了轿，顺着“天门街”走向“玉皇阁”，那是山上最高之处，就预备在此处过夜。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道士出来迎接他们，荪亚叫了七个人的饭。这时大家都立在石头铺地的庭院中的阳台上，庭院是围着一块拔地而起的巨大岩石而建，那块岩石据说是全山最高的岩石，叫泰山绝顶石。他们进了正厅，等着吃饭的时候儿，立夫问荪亚：“你累不累？咱们还要去看秦始皇的‘没字碑’呢！”

荪亚回答说：“现在我只想一件事，就是吃饭。”

立夫说：“去吧，就是几步的道儿。”

木兰也催他说：“去吧！过天门街的时候儿，我回头看，见身后的落照好辉煌灿烂哪！”

但是荪亚因为身子胖，走得喘，说他要坐着轻松一下儿，桂姐忙着指挥仆人铺床，丽莲、红玉也正帮着她，所以立夫和木兰、阿非三个人走去。

现在他们是在云层之上。木兰站在那高出没字碑以上的台子上，一只手扶着阿非的肩膀儿，头发随着山风向后飘扬，看着犹如一个山上的精灵。她向远处望，远处那一块块的灰的是山，一片片紫而深绿的是山谷。一带随时变色的霞彩神奇的光波，在大地上飘过。往西，只见红云似海，闪耀着金线银丝，好像斜阳照耀在老人头上一样。立夫已经走下石阶，正立在下面黑暗的石碑旁边。石碑有二十多尺高，历时已有两千年，上面罩着棕黄的干枯苔藓。立夫往上看，看见木兰秀丽的侧影，背后衬托着彩色调和富丽绚烂的晚霞。

木兰说："立夫，你看见那个没有？"一边手指着西方的云彩。

立夫回答说："我看见了。"

木兰也走下到石碑旁边来。这通石碑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来封泰山时建立的。至于石碑上为什么没有雕刻上字，则不得而知。有人说当时他突然生病而死，石碑也就立而未刻。另一个说法，较为近似真实，就是刻碑的人不愿将此暴君之名永垂后世，故意将碑文刻得浅，所以不能经久，早就不耐风雨，剥蚀不见了。

木兰走近石碑，那时立夫还在近前站着，仔细看那苔藓封蔽的石头，不觉看得出神。她伸手把一些苔藓揭下来，立夫说："不要！"

木兰说："这个石碑好大。"这时一阵子寂静。

木兰又说："还这么老！"又是一阵子寂静。

木兰也寂静下来。木兰、立夫和阿非三个人坐在附近一块石板上，也寂静得和那个石碑一样，他们好像也变成了没有字

的碑文。

最后，立夫开言，才打破一阵子沉寂。他说："这个没字的碑文，已经说出了无限的话。"

木兰看见立夫眼睛上那副梦想的表情。在这通无字的石碑上，他读到了兴建万里长城的暴君的显赫荣耀，帝国的瞬即瓦解，历史的进展演变，十几个王朝的消逝——仿佛是若干世纪的历史大事一览表。而这个默默无言的黑暗的岩石，在高山日落的时候，横压在立夫和木兰的心头，那通巨大的石碑，是向人类文化历史坚强无比的挑战者。

立夫说："你记得秦始皇怕死，派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求长生不死之药吗？而今物在人亡。"

木兰说出谜一般的话："因为石头无情。"

这时暮霭四合，黑暗迅速降临，刚才还是一片金黄的云海，现在已成为一片灰褐，遮盖着大地。游云片片，奔忙一日，而今倦于飘泊，归栖于山谷之间，以度黑夜，只剩下高峰如灰色小岛，于夜之大海独抱沉寂。大自然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宇宙间的和平秩序，但是这和平秩序中却含有深沉的恐怖，令人凛然畏惧。

五分钟以前，木兰的心还激动不已，现在她心情平静下来，不胜凄凉，为前未曾有，外在的激动不安，已降至肝肠深处，纵然辘辘而鸣，她的心智，几乎已不能察觉。她一边儿拖着疲乏的腿，迈上石头台阶，心里却在想生，想死，想人的热情的生命，想毫无热情的岩石的生命。她知道这只是无穷的时间中的一刹那，纵然如此，对她来说，却是值得记忆的一刹那——十全十美的至理，过去、现在、将来，融汇而为一体的完整的幻

象，既有我，又无我。这个幻象，无语言文字可以表明。滔滔雄辩的哲学家对此一刹那的意义，会觉得茫然，也会觉得穷于言词，无以名之，姑名之曰经验。

夜，对人也并不永远是平静安谧，正如对草木岩石一样，对不会做梦的鸟兽昆虫一样。民国六年七月十六的晚上，在泰山顶上，对木兰来说，是特别使人心神不安的一夜。他们的晚餐有四个菜：炒蛋、芜菁汤、藕片、香菇烧豆腐，小米玉蜀黍粥、馍馍。旅途劳顿，山中空气新鲜，大家都非常饥饿，几盘子菜都吃得精光。虽然食物并不精美，远寺的钟声却使他们觉得此次晚餐风味迥异。饭后，又喝了极其清冽的山泉茶。荪亚与立夫闲谈，谈论的是关于在日本的生活经验，然后就寝。

荪亚一觉酣眠，鼾声大作，木兰瞌睡了一下儿，但又醒来，然后又打瞌睡。因为茶的力量大为不同，一直使她的头脑清醒，不过腿和身子却睡得很甜，自己也不知道是清醒，还是在睡梦之中。她觉得，仿佛是半在梦境，一直在费力解一个巨大的云雾般的结，那是一个谜，而那个谜是创造万物至上的主宰。她正在费力想解开那个谜，一阵山风吹过，撼动卧室的窗子响，她又醒来。但是荪亚还在继续打鼾浓睡。

木兰被声音惊醒时，仿佛始终未曾入睡，睁眼只见灰白的晨光正自窗板缝中自外射入。她推荪亚说："天有点儿亮了！不能误了看日出呀！"

荪亚说："管他日出不日出！"转过身子去，又睡着了。

但是木兰不能再睡。她听见厨房的声音，听见火炉里柴火劈劈拍拍的响，水杓儿在水缸上磕碰的声音。她起来，用脚尖儿轻轻走到邻近屋里去，看见桂姐还和孩子一起睡，她把他们

叫醒。再回到自己屋里，点亮了油灯，自己梳头。一看表，原来才两点五十。

她穿好了衣裳，一直等到又困倦起来，这时厨房的佣人来敲门。在门外说：

“老爷，太太，起来吧！不然就赶不上看日出了。”

木兰把荪亚叫醒，打开门。一阵子凉气冲进。鼻子闻起来，和别处的空气完全不同。她看见立夫已然穿好衣裳，正在院子里站着，往厨房里看。

木兰说：“你起得这么早？”

“我起来一个钟头了。天冷，我睡不踏实。他们起来了吗？咱们得赶快呀！”

木兰进屋去，又穿上一件毛衣。荪亚刚下床。

荪亚好不耐烦，他说：“哎呀，日出！日出！”

妻子说：“咱们就是为看日出而来的呀！”

早饭转眼摆好。仆人说：“大夜晚到外面去，要先吃点儿东西暖一暖。”木兰要了点儿热酒，她和荪亚喝了，但是立夫一滴未饮。大家热粥下肚，身上暖了，出去到“日观峰”。红玉又咳嗽，阿非带了一个毯子，给她围着。那时东海中的天边儿，只有一片白光而已。然后有一片淡红，渐渐爬进那一片白光，附近的山顶已经开始露出头来。在北方有迂回曲折的白色带子，人家告诉他们，那是流入大海的一条河。

云中静悄悄，丝毫无动静。在那片桃红变深而成金色时，云彩好像听了什么命令，开始自夜中的睡眠醒来，在伸懒腰，在打呵欠。云彩的上层开始移动，移动之时，底层染上了起伏波动半透明的紫色。所有的云彩一齐向东飘去。云层上下堆积，成

为天上金碧辉煌的宫阙。下面的山顶越发清楚，纤细可见，没被云层遮盖的大地，还在黑暗中静止不动。再过了一刻钟，一条纤细闪亮的金线，勾出了地平线的轮廓；再过几分钟，两道霞光射入天空，预报太阳行将出现，使云彩金光耀目，也照亮远处的海面。山风渐强。忽然间，一片赤红由地平线上升起，大家异口同声惊呼道："太阳出来了！"一齐欢迎华严雄伟荣光显耀的来临。

"现在升上一半了！"

"看波光闪动的海面！"

"现在全升起来了！"

太阳巨大无比的圆盘，好像一跳而起，自地平线上升入了空中，观看日出的人，脸上都照上了日光。木兰看了看她的手表。才四点半。

红玉说："看！那云彩！"

因为黎明的手指已经点触到依恋着群峰的云，那云，仿佛遵奉太阳的指挥，又悄然接受了山间微风的感应。堆堆片片，开始动起来，刚一移动，就沿着山谷飘去，犹如庞大的玉甲银龙，舞蹈前进，山谷间的风光就越来越广阔。大地觉醒了。

他们在清晨的空气之中立了半个钟头。

丽莲说："我觉得冷。"

红玉说："我现在好了。"说着把毛毯从身上拿下来给丽莲，阿非帮着把毛毯围在丽莲的脖子和肩膀儿上。

木兰兴高采烈地说："这次我们可看见大地怎么入睡怎么醒来了。值得看，你们说是不是？"

荪亚说："不错，值得。可是现在我想去睡觉。我的腿都站

僵了。”

他们这一批人漫步而归之时，另一批人走来看日出，才知道已经误过，大为失望。黎明之时，似乎特别安静，除去足音、晨风吹动衣裙的声音之外，可说是万籁无声。

木兰说：“好安静！鸟儿叫的声音都听不见。”

立夫说：“咱们在高处。鸟儿在下面山谷里睡呢。可惜莫愁没有来。她若来了，也会深得其乐的。”

他们去看唐代的巨大的摩崖碑，然后回到屋里去。轿夫在南天门待了一夜，现在已经来到。催他们早点儿回去，希望能赶得及当天再抬人上山来。

一个钟头的吃早饭和休息之后，大家开始下山。只用了一个半钟头就到了山麓。荪亚因为胖，自己坐了一顶轿，红玉和桂姐也各坐一轿，别人大都愿走下去。每个人都拄着一根手杖。诚如立夫所说，他们往下去，才听见山谷中禽鸟的婉转歌唱。

木兰和立夫自然而然地在一起步行，而且一直一路交谈。并不是因为立夫刚刚回来，而是他俩确是有好多话说，而且俩人身体都轻，迈步也轻快，所以常须要停下来等着别人。到了“快活三里”，荪亚下了轿，和他们走了一段，木兰则从“第二天门”坐轿直到“下马磁”。由那儿又下了轿，和立夫走得很快，转眼把别人撂在大后头。现在只剩他们俩人了。木兰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次在如此美好的天气和立夫走下山来心情如此之愉快了。因为她对妹妹莫愁有深爱，又对立夫有信心，所以自觉十分安全，不致有何意外的发展，何况又喜爱与立夫独自在一起这种无可比拟的感受，所以两个人谁也没有说减慢脚步，好等

待别人。他们到了杉木涧，觉得杉木清凉的树荫，实在诱人，于是走到树荫中休息，等候后面的人下来。

立夫移动过来一个树桩子，木兰在树根上铺了一块手绢儿坐下。木兰太快乐了，乱找些话来说。最后她说："这比到圆明园的废址去好多了，你说是不是？"

立夫说："是啊，我们说定要一起去游一次呢。"

木兰微笑说："你还记得！"

立夫回答说："我还记得。"

木兰手托着脸一边沉思一边说："人生很怪，是不是？"

这问题无法回答。立夫问她："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木兰说："是吗，就是怪呀……我以前从没想到咱们会有这么一次快乐的游山，你看现在咱们在这儿……这些树。"她向上看，向四周围打量。又说："我不知道，太阳一出来，使人间才有人性的温暖——把人内在的抑郁黑暗清洗净尽，使人发善心，对所有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怀有善念……还有你的回来。一切都那么出乎预料。"

立夫站在那儿，注视着木兰对他说话，也可以说是自言自语，在杉木之下，声音柔和，态度从容，人又高雅美丽，低的音调和杉林的微风细语相混和。微风吹过，她的头发便横散在前额上，她就用手指掠开，但微风又再度吹来，送来杉林的香味，在空气中浮动。

立夫说："你不会说日出也是出乎预料吧？每天照例如此的。"

木兰说："我说也是……日出也是出乎预料的，和你的自国外归来是一样的……你知道，我三度在山上遇到你……第一次

那时咱们还都是孩子……现在我们姐妹都做了母亲，你成了父亲，我母亲成了哑巴。”

立夫开始问她母亲，她妹妹，还有那个婴儿。木兰把她母亲的怪病告诉他。

不久，红玉的轿子自他们的上面出现，阿非和别人徒步走近，木兰站起来，心中难免有一半恨意，恨这段如此美好的时光竟会如此之短暂，不过虽然嫌其过短，倒觉得美好达于极点。来的人都到杉树林中休息，一小会儿之后，荪亚和桂姐也都来到。再度出发之后，不到半点钟，就回到登山的原处。这次游泰山十分愉快，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山麓。

当夜，坐夜车返回北京。

这次旅行留给木兰一个永久无法消除的影响。她深深体会到，只要和立夫在一起，她就会永远幸福，永远满足。他们一同看见泰山的日落日出。同是日落日出，不知为什么，在平地上看见就大为不同。立夫缄默无言，站在秦始皇没字碑前的黑影，黎明以前的那段散步，在杉木洞中几分钟的谈话，都富有精神上的深义。木兰不太了解那深义为何，也不能以言词表达出来，但是她知道由于那些得之不易的刹那，又那么天造地设的机会，她把人生看得更透彻，更清楚了。

第三十二章

北京城新学旧派人文荟萃
静宜园淑媛硕彦头角峥嵘

立夫回到北京，看见莫愁在火车站向他打招呼。莫愁穿着一身白衣裳，青春年少，鲜艳美丽，精神健旺，一手拉着两岁大的孩子，另一只手挥动欢迎他。她并没有把感情过分外露，只是默默无言之下，紧紧地握了他的手一下儿，这就足以告诉他现在是欢迎他回到爱情深厚而稳固的家。他妹妹环儿也在，告诉他她已经转到国立北京大学念书。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已经兼收女生，现在是男女合校了。

立夫到了家，先进屋去看母亲，母亲没有什么改变，然后又去看卧病中的岳母。姚太太正在坐着呼噜呼噜地抽水烟，仍然是发不出一点声音来。不过上天嘉佑，她的神智已经迟钝，她的爱好已然减低到几种身体的需要，此外无忧无虑，也不再精神不安。除去她生病之外，家事由莫愁、珊瑚管理，一切平安无事。姚先生对立夫和平常一样，非常亲热。岳父和女婿相谈甚久，直到仆人去叫立夫洗澡。莫愁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水。

立夫回到自己的院子里，看见屋里清洁雅静，外面的夏日阳光耀眼，屋里幽暗清凉。他的衣箱已然搬到院里来，衣裳正

在太阳里晒。孩子站着，以尖锐的目光，纳闷儿的神气打量他好久，立夫才过去看他。孩子刚洗完澡，立夫看他头上、身上干干净净。

他的书还像以前那样摆在桌子上。不过在他的书旁，却看见有几本英文书敞着，还有手指摸出痕迹的几本文学革命的刊物《新青年》，还有几册北京大学学生出版的《新潮》。

立夫问妻子："怎么，你念英文哪?"

她说："我现在和环儿一块儿念。我没有事情做。我到北京大学听陈独秀和林琴南的课。你知道，他们闹的水火不相容，就是为了新文学运动。现在洗澡水不太热了。"

立夫去洗澡。

莫愁在屋子那边儿说："立夫，你愿意听点儿消息吗?"

立夫从浴室里问："什么消息?"

"有趣的消息。"

"什么有趣的消息?"

"你记得曼娘的丫环小喜子吗?你说她非常天真无邪。可是啊，去年她给一个男仆人生下了一个孩子，已经嫁给他了。"

莫愁听见立夫在浴室中大笑。他说："我还是认为她天真无邪。"

立夫洗完澡，走了出来。

他说："我刚才和你父亲谈论你母亲的病。我想突然使她一震惊，也许能治好她的病，一震惊之下，会使她突然喊叫出声来。不过必须是使人愉快的震惊，不然会更坏。"

莫愁不相信，她说："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好。"

立夫拿起一本《新青年》。

他说："我在日本每一期都看。"

莫愁说："这个杂志在全国，简直如同狂风暴雨一样。看这杂志上的文字，听教授在自己教室里攻击对方，真有趣！"

当时北京大学是文学革命风潮的中心，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在写作上要用白话，废止文言文。过去是用典雅的文言作文章，现在改用白话，最初似乎像乡下新郎闯进了贵妇之家的客厅去抢亲。旁观者看来，这个新郎真是粗俗，无礼，吓人，也许是简捷有趣，适用而实际。这个乡下新郎把带泥的靴子在地毯上践踏了一番之后，把地毯卷了起来，富贵之家的新娘滑倒而惊呼。在这几个村野的新郎之中，有一个叫陈独秀，他是这入侵的一帮人中的魁首，而且他对那些千金小姐的举止，粗鲁而蛮横；另外一个则满嘴脏话，从旁相助，革命的群众围聚起来，看着笑不可支。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斯文有礼，前辈君子，菩萨心肠，举步常看蝼蚁，因为在办学政策上主张宽容，主张自由主义，于是北京大学成为两个敌对派的大本营，双方自由攻击。当时北京大学真是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只因为有真正的自由。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与斯哥德《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的林琴南，是旧派的领袖。老哲学家智者辜鸿铭，全心全力拥护东方文化，也是旧派中的健将。林琴南写了一封长信，骂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之言"，把文学革命比做洪水猛兽，为害社会，流毒士林。新文学运动中四个领袖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戴着大眼镜，既怕女人又怕狗，把一群旧派称为"孽种"，称为"文妓"。胡适青春年少，刚自美国留学归来，说话写文章，完全一副学究教授态度，有高尚的英国绅士风度。他声称那不是革命，而是自然演化的一步而已，他用

西方最新的学术思想来加强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陈独秀和钱玄同教授，因为在日本留学，态度较差，给新文学运动添上不少火药气味的攻击与辱骂性的言词，使旧派大惊，使少壮派感到有趣，也使新文学运动增加了混乱。

古老的中国受到了震动。革命自然要使人民受惊的。语言文字上的打击还不足，因为随之还有对诗的韵律、诗的形式上的攻击，对贞操的攻击，对寡妇守节的攻击，对家庭制度的攻击，以及对“两重道德标准”、祖先崇拜以及对孔教的攻击。这就引起了人心的动摇。一个激进派首领在寡妇的婚礼宴席上讲演，拥护她再嫁，把孔子学说称之为“吃人的礼教”，激进派的青年听之大喜。混在些颇为有用的进口货之中，也有不少附带而来的东西，西洋归来的留学生极力鼓吹。少年的新中国不但有权利怀抱希望，而且确是大有希望。文化革命分子把阿妹·楼薇（Amy Lowell）的无韵白话诗当做他们的新福音。他们醉心自由诗，那种自由诗真自由到空洞无物，他们提倡无韵诗，那无韵诗真无韵到一无所有。他们还介绍山额夫人的节育理论，介绍“民主”和“平民”文学，以及易卜生、王尔德的戏剧，杜威的哲学，自由恋爱，男女同校，离婚，提倡已经过时的天足运动，攻击纳妾制度以及扶乩等事。

立夫概括起来说：“新派争辩得并不高明，旧派则根本不能开口对抗。”

在姚家，大家的思想也是有点儿分歧不一。因为当时偶像受到破坏者太多，涉及的问题也太广。姚先生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赞成寡妇再婚，但反对破坏家庭制度。珊瑚已经守寡很久，于是开玩笑说：“只要有人娶我，我可以再嫁了。”

莫愁赞成道德的“单一标准”，所以她赞成《温少奶奶的扇子》，反对《傀儡家庭》，断然反对白话诗，至少反对当时胡适等人做的那些鬼东西。红玉则对新派提倡的东西一律反对，最反对的是男女同校制。木兰赞成改用白话写文章，但是她所赞成的是已经在《红楼梦》里用过的文雅的白话，而不是“引车卖浆者”口中的白话，因为她崇拜林琴南，也喜爱中国旧文学。她服膺孔子的学说，反对易卜生的理论，赞成男女同校，赞成娶妾制度，赞成祖先崇拜，但反对缠足。

阿非崇拜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和当时新中国的青年一样。他反对孔教，赞成自由恋爱，赞成节制生育，也喜爱打网球。

曾文璞先生把所有那些革命派称之为野蛮人、“无耻忘八”、莫名其妙的假学者，信口谈论自己并不懂的理论，尤其是孔子思想更不懂(这话大概是对的)，当时政治上的革命分子说话时，口头上时常带外国字，他也觉得令人厌恶。他对那些鼓吹文化革命的人，深恶痛绝，恨之入骨。他甚至恭请林琴南到他家一叙，木兰大为欢喜。

曾先生不许曼娘看《新青年》。曼娘在花园儿听见他们讨论的各种问题，十分吃惊，尤其是节育问题。

陈独秀把小册子作者犀利的笔锋和激进派革命分子的热情，合而为一。他有一套直线的进步理论，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来。大意是：时间的前进是无法挽回的。每十年、每一代都是稳定的向前进展。在光绪二十四年，哪些人才是思想上的先驱呢？不是康有为梁启超吗？康有为在他那时代是维新派，可是现在却是个名声狼藉的保皇党，他的名字和民国六年的张

勋复辟，是密结而不可分的。在民国七年，谁是伟大的翻译家和西洋思想文学的输入者呢？不是林琴南和严复吗？可是严复现在是个吸食鸦片烟的人，而林琴南只是一个引人兴趣的老古董了。下一代，一定在上一代的维新派与那一代的先驱仆倒的身上，踏过前进。康梁林严，虽然对他们的时代确有贡献，可是他们的时代过去了。总结一句，他写出："同样，我们今天这批时代先驱，也会过时的，同样也会被十年后前进的那一代抛弃于道旁的。但是我们很乐于为后来者让路。"

若说那么极端激进派的领袖也会变成陈旧过时，那十年期间的青年是无法相信的。当时人无法相信人还能更为激进。可是，不到十年，更新的思想深入了当时青年的心中，易卜生、自由诗、自由改革，听来就犹如他们蔑弃的"知识分子"一样陈旧，一样过时了。只有陈独秀教授成了托洛斯基派，在狱中憔悴孤独，苦度时光。

※　　※　　※

立夫生性就是激进的性格，自日本回国后，看到在激进状态之下的中国，和他离国时的情形根本上大有不同了。但是他并没投身于此项战斗之中，一则是，他天生是个人主义者，不愿完全加入哪一派。他的本性是，若逢大家都异口同声附合一个意见时，他偏要表示异议。他头脑清楚，有真知灼见，所以不愿接受钱玄同对中国旧文学的诋毁。并不是他个人不喜欢钱玄同，因为钱玄同天真自然，像孩子一样害羞，这就表明他有接受新的现代思想、事物的无限希望。因为有一个归国的留学生告诉他，说俄国作家杜思退益夫斯基比《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更伟大，钱玄同就立即信而不疑。钱玄同有一点儿精神

病——这种精神病往往使病患者升华而成天才。钱玄同住在大学的宿舍，虽然没有和太太分居，却单独居住，说话时常常脸红，老是爱嘻嘻地笑。立夫并不崇拜他，但是喜欢他。

立夫的激进的精神常受木兰和莫愁的抑制。夫妇二人常常在灯光之下谈论这些紧急的问题。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唯一实际的结果就是，他们必须多学一点儿英文，英文可以说是了解这个新世界的一把钥匙。立夫在日本学的英文太糟。他能读英文书，但不能用英文会话，用英文说起话来，他的表达能力还不如他妹妹环儿的一半，环儿可从没到外国去过。

莫愁的普通见识一直不断的影响立夫。

立夫问："为什么你反对男女合校？"

莫愁回答说："因为女孩子不应当受男孩子那样的教育。她们生活的目的不相同。"

莫愁愿意举出具体的例子，而不愿推论出理由来。立夫问到她令人烦恼的自由恋爱这个问题时（当时的意思是男女自由选择意中人结婚），莫愁只是回答说："你看看素丹吧！"于是这个问题对莫愁来说，就算有答案了。

可是立夫在感情上是受木兰热恋的影响而喜爱中国旧的一切，就犹如受莫愁的日常的见识的影响而批评一切新的东西一样。木兰还是喜爱林琴南，这是她少女时期就崇拜的老作家。因为忠于林琴南，木兰易于对革命派挑剔严酷。木兰对中国旧东西有感情上的热恋，立夫因为知道文学上美的真义，他也有木兰的想法。林琴南当时已是一个胡须稀疏的老人，他说的北京话是带福州口音的，听来非常要命，声音软而低。在曾家时，他不辩论这些问题。他只是觉得在曾家愉快而舒适。曾家好像是

个失败主张者最后的一个城堡据点，在此无须争辩，只有了解体会。在这方面有安静中的尊严，这就可以影响人的判断。木兰和立夫觉得，即使在内心对此稍有相异的想法，也是亵渎不敬。

只有姚思安先生一个人，依然持有异议，在他的谈话里，立夫觉得他仍然持革新之论。

立夫问："他们现在提倡那些幼稚的东西，您认为有道理吗？他们甚至连祖先崇拜都攻击。他们要把所有旧的一扫而空。他们甚至把'贤妻良母'都骂做是阻碍妇女发展独立的低落观念！"

姚先生说："让他们去做。他们主张的若是对，自然会有好处，若是错，对正道也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他们错的偏多，就犹如在个人主义上一样。不用焦虑。让他们干到底吧。事情若是错，他们过一阵子也就腻了。你忘记《庄子》了吗？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只有一件事是对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至道，但是却没有人了解至道为何物。至道之为物也，无时不变，但又终归于原物而未曾有所改变。"

这位老人的眼睛在眉毛下闪亮，他犹如一个精灵，深知长生不朽之秘一样。甚至在大学的课堂上，立夫也未曾听到这套理论。他觉得其中大有真理。

姚老先生继续说："就拿这次的文学革命来说。很多人以为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其中总有点儿对的地方。不管什么运动，时机不成熟，就不会发展，而那项运动的主张，很多人一定能切实感觉得到才行。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旧的非扫荡消除不可，不然我们永远没法子进步。人心思变。你不能去助长，也不能去阻止。是有过分的地方，但是人不会老是看不出来，不会一直

保持下去。荒唐无理的主张，是不辩自明的。就像坏油漆，自己总会剥落的。现在你们希望这个老中国要改变！看看这些个政府、军阀、政客！”

提到当时的军阀政客，又燃起立夫激进的怒火。他那时不再想他的近亲骨肉，也不再想使他如今生活如此舒服的人生关系。他头脑想像出一幅奇形怪状的军阀政客的嘴脸图——又想像出集新旧文化中之至恶所构成之最丑最怪的人物图形。大地上的怪物再没有比穿梭平津途中钻门路求差事而自命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官僚更为古怪的了。若是说年轻一代急躁的青年之中有些古怪的家伙，老一代的则更为古怪。民国一代的暴发户，不管是文是武，正在利用清朝帝国的瓦解，忙于混水摸鱼，做自私自利的勾当。看看他们的嘴脸吧！一大块一大块的畜牲肉上，浮出贪婪肉欲的浊气，昏昏欲睡的眼睛，阴沉的面容，小日本胡子，妄图装出一副摩登庄严的样子。可以这么说吧，他们那种形象，在正直忠正的清朝遗老如曾文璞先生看来，固然痛心，在现代青年如孔立夫者看来，也是难过。看看他们的脚，那西洋皮鞋多么夹他们的脚，使他们不能自然迈步，而是跛足而行，可是不舒服固然不舒服，但是摩登啊！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拿手杖，却小心翼翼地捏在手指头上，好像是带着一串鱼回家，保持一段距离，莫让那一串鱼弄脏了丝绸长袍儿一样。在公开的场合，做官的人要凑在一处照个团体相之时，看那副样子！看那副德性吧！总是戴着礼帽，戴着单硬领儿！一个军阀出现时，总是穿着光辉灿烂的军服，其实他穿不惯，因为不能手伸到胳膊上部去挠痒，就发脾气骂人。所以刚一照完相，就解开领扣儿，摘下帽子，露出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光头。也有几个衣冠楚

楚漂亮潇洒的年轻人，是亲日的安福系，都是日本留学生，看来非常有希望，看来他们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万分坚决，头发整齐平滑，从中间分开。日本回国的留学生，百分之九十是学政治的。老军阀则什么都未曾学过。其中有些还不能亲笔下手令！他们都尊孔，感情上都孝顺母亲，都爱吃鱼翅席。他们大部分抽鸦片烟，也可以说应当是曾经抽过的。他们的精神思想都残缺败坏，手提西洋手杖，往地狱的路上走去，旧文化一无所知，现代的社会意识，也一无所有，在民国的幼稚年代，兴高采烈地混水摸鱼。

有一个狗肉将军张宗昌，嘴里叼着黑雪茄，怀里坐着白俄情妇，这个样子之下，接待外国驻华领事。他身高六尺六寸，裤袋里放着成卷的钞票。在不同的两天，曾派了两个不同的人到山东某一县去做县长，结果，见到这两个县长时，告诉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件小事"。不过他做事情很讲公道，若是要了人家的太太，一定赏给人家官做。

还有一位姓杨的将军，夜里进省城，在城门口儿不向站岗的士兵说口令，却骂了一声："他妈的！"军官开始模仿遵循，所以在那个城市里，这句骂人的话，竟然成了口令。

不错，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是对的。旧中国的那一套必须铲除。在尊孔的军阀和反孔的新领袖之间，立夫同情于后一派。孔子何幸而有这一批拥护他的人，他老人家也很为难了。

立夫回到中国时，中国已经扰攘不安，内战频仍。袁世凯的突然败亡，反倒清理出广大的地盘儿，使低小的军人从事更多的内战。巨大的民国不胜自己的重荷而倾跌，把大好的河山送入割据各省的军阀手中，于是战争连年，人民涂炭，而人民

却茫然不解战争的原因。大军阀在稍长的一段时期之后，大战一场；在偏远的四川，小军阀在稍短的一段时期之后，小战一场。捐税繁重，名目繁多，用以维持日益增多的军队，好像苍天震怒，旱涝为灾。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都有战争，军阀政客，朝为密友，夕为仇敌，分散联合，联合分散，老百姓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北京政府的措施，若不合自己的口味，各省军阀便宣布独立。在北方，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当时段正做国务总理；一派是以曹锟为首的直隶系，两派系争夺政权，段的皖系似乎占上风。

自从民国六年辫子将军张勋的复辟之举，才首次使北京城内发生了战事。张勋的失败，段的皖系军队开入了北京，北京南城的天桥平民娱乐场，各派各系的大兵蜂拥而至。这种动荡不安的余波，便影响到立夫的家。

在立夫到家的那一天，他们都已忘记了陈妈。

第二天早晨，立夫问："为什么那个怪人陈妈不伺候咱们了？"

莫愁问："你没看见她在妈屋里吗？"

立夫问："我看见了。她为什么到那屋里去呢？"

木兰说："现在她伺候妈呢。这几天，她老是焦躁不安，我们正尽量设法把她稳住。她说她儿子回来了。我问她怎么会知道，她说她相信没有错儿。自从有新兵进城，她只要有空儿，不管下午或是晚上，她就请假出去。你知道妈随时要人伺候，我们不能老让她出去。但是她九点以后，已经把妈伺候在床上睡了，她就出去，过了十二点钟才回来。她穿好衣裳出去，满脸微笑，自言自语，好像那夜晚她一定找得到她儿子一样。胳膊

下头一定夹着一个蓝布包袱，里头有一件新衣裳。她求我给她写了十几张纸条儿，寻找儿子的纸条儿，她就在街角儿上贴。我当然给她写了。但是，你知道希望多么渺茫。她心里根本不知道中国有多么大呀。”

立夫说：“你不能叫她这样儿，若是找不到儿子，她会疯的。”

莫愁说：“你想办法拦着她吧。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前天，她来跟我说她不要做了。我说：‘你不能走。少爷今天就回来。’你知道吗？她脸上好高兴，立刻跟你妈说：‘孔太太，我儿子若回来，跟你儿子一样高哇。”

立夫说：“昨天，我觉得她对我有点儿怪。她拉我的手，看了我半天，脸上一直微笑。我不知道当时她心里想什么，只是看着我，样子怪怪的。”

“她一定在街上像那个样子拉住好多年轻人。可是，你要知道，在好多事情上，她对别人都很周到呢。”

“咱们应当帮助她，比方在报上登个广告。”

“不知道她儿子到底现在是死是活呀。”

“他叫什么名字？”

“陈三。你想有多少叫陈三的人啊！”

“你怎么给他写的海报儿？”

“我写了他的名字，年岁，他住的村子，他被抓去的年月，说他母亲正在寻找他，还有我们现在的住址。我但愿那些兵从来没有走进北京，她好能继续抱着这个希望，有这个希望她才能活下去。”

立夫显得很烦躁，几乎是气恼。正在这个当儿，陈妈进来了，衣裳干净，头发整齐，拿着一个大包袱，她的面容上表现

耐心和力量。

她说："少爷，少奶奶，我现在跟您请长假。这是我的机会。我等他等了七年了。现在他也许正在等着我。我非得去看看是不是。我若找得着他，您若给他在花园儿里找点儿事情做，我们母子就一块儿回来。若找不着他，我就不回来了，那就跟您以后再见了。我不把给他做的这些衣裳老是带着。打算存放在您这儿。"

她话说得很慢，很清楚，好像心里有什么重要的事。

立夫说："可是你不能就这么走哇！你要等一等。我们帮着你找他。"

陈妈摇摇头说："我要去找。我知道他就在北京。所有的兵都回来了。"

"你身上有多少钱？"

陈妈拍了拍里面衣裳的口袋，说她有五块一张的票子两张，另外有两块大洋。

立夫莫愁彼此看了看，莫愁进去拿了五块给她。但是陈妈不要，说她没做事，不能拿钱。

立夫说："我们并不是勉强你在这儿做事。你知道我们很愿意你在这儿帮忙。你随时都可以回来睡觉。你若能找着他，一块儿回来，他也在这儿做事。"

陈妈说了声再见，迈着两只小脚儿走了出去。莫愁送她到门口儿，告诉她自己一切小心，随时能回来，就回来。

陈妈当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晚上也没回来，第三天晚上又没回来，立夫说他必须去找她。那天下午，立夫到南城去，南城是他从小儿就熟悉的地方。到了南城，他才觉得北京城之大，

才又感觉到他原先属于而近来已然远离的大众生活。他一直走，直走到两腿发酸。他穿过了大街小巷，在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看孩子们玩耍，又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他到天桥儿的娱乐场，到野台子戏院，到茶馆儿，看见成群的人在开心地玩耍——有的祖父领着孙子，有的母亲一边抱着孩子在怀里吃奶，一边走路，也有些穿的讲究的年轻男女，但是大部分是低级社会的男男女女，穿着颜色深浅不同的蓝衣裳，处处儿都是穿着灰制服的兵。寻找陈妈恐怕是要白费心力，他于是在一个大茶馆儿里坐下，和一个茶房说话，若不经心的问那个茶房，是否曾经看见一个中年妇人找儿子的。

茶房说："您说的是那个疯女人吗？她常常打这儿经过。她拦住年轻男人就问。"

"她并不疯。她是找她儿子呢。"

"还不疯？在清朝丢了儿子，现在还找，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她儿子就是活着也许在天津，在上海，在广东，在四川。这么乱找，不是疯了吗？"茶房说完，把毛巾往肩膀儿上一搭，那姿势就表示他话已说完，心情愉快，颇觉满意。

立夫付了茶钱，跳上洋车回家去。

他对莫愁简短的说了句："当然我没法儿找她。"

※　　　※　　　※

陈妈失去了踪影，立夫心里非常不安，虽然陈妈只伺候他才一个夏天。陈妈的影子一直停留在他心里，也使他不断想战争使多少母子分散，使多少夫妻们生离死别。

几个礼拜之后，莫愁正在北窗下阴凉的地方针线笸箩儿旁做活，立夫躺在床上休息，婴儿躺在父亲身旁。这时莫愁说：

"我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呢?"

立夫问:"谁?"不知莫愁指的是男人的"他",还是女人的"她"。

"我说的是陈妈。她难道就这么一去不返了吗?"

"我想在报上登启事寻人。"

"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写成一篇小说呢?"

立夫喊道:"对!对!"从床上一跳而起,孩子都吓哭了。

莫愁责怪他说:"对!对!你把孩子都弄醒了。"说着把孩子抱起来,又拍着他睡。

立夫说:"你知道,我从来没写过一篇小说……"莫愁伸一个手指头横放在嘴唇上,立夫才低声说:"我从来没写过一篇小说,但是我却要写这一篇。我就写出她的真名字,还有她儿子的,还有他们村子的名字。谁知道?如果她儿子还活着,也许能看见这篇小说,当然,他若是认得字的话。"

莫愁说:"这真可以算个故事——再加上你的文笔。"但是她说"笔"字的时候儿,她女人的天性上,觉得不应当说出这个字。文人的笔和文人的舌头一样,是危险的武器。文人会以口贾祸,会以笔招灾。

立夫说:"我会善用我的一支笔,向做母亲的尽颂扬之意。题目就叫《母亲》。"他想了一会儿,又说:"我用白话写吗?你知道我从来没写过白话。"

莫愁说:"当然。故事一向是用白话写的。不过不要用现在的怪里怪气的白话,那么一来,真正的作家会以为是普通老百姓写的呢。"

立夫以前只是写文言文,现在用新的白话写,对他也是一

种古怪的考验。在那么炎热的夏天，他写那篇故事，一直写了两天，中间未曾停过。在他写作时，莫愁的心里十分纳闷儿，看立夫毛笔上上下下，由笔又看到另一张桌子上的一座显微镜，那个显微镜自从立夫带回来之后，她有时也偷偷儿往里看。她心里想玩弄虫子比玩弄文字要安全得多。她看得出立夫的表情上有一种改变，有一种增强的激动和紧张。往常立夫在默默地看了一个钟头的显微镜之后，他神情很宁静，只是有点儿感伤，有点儿疲劳。

莫愁走到他的书桌旁，看他已经写好的部分，出主意叫他修正。她说："陈妈不是这么说的。"立夫就改正，然后又接着往下写。

立夫写完之后，立刻寄到北京的一家报馆。在文艺副刊上登出来，竟轰动一时。新文学批评家称之为"民主文学"第一篇成功作品，老一代的称之为是母爱的颂赞，更是有功于孝道的阐扬。一个教授写了一篇评论，把这篇小说列为"反战文学"，说与唐朝的叙事诗，同为一类，并且经作者自己改写为诗体，颇有白居易杜甫的盛唐诗风。

但是立夫却大喊出来："为什么他们把这篇小说非看做我的创作不可呢？为什么非看做'文学'不行呢？每个人谈论这篇小说，好像只是小说，而不是真实的事情。好像陈妈不是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人。就没有人真正想个办法纠正这种误解吗？"

事实上，立夫已经凭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农村少年，这种农村少年他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而同时把他自己的母子关系写了进去。他把抓兵的那群贼寇，也写得生动逼真，令人难忘。描写失去爱子的母亲，坐在茅屋之中，一年四季一直等着儿子的

归来，他只用了寥寥数句，简明扼要。那位评论的教授就把这四季的景色，改写成生动的诗句：

春花依旧到山村
母亲缝衣近柴门
春花长夏结成子
母望青山无子音

秋叶飘零入室飞
深冬残日有余悲
新年夜饭杯成对
黎明又至子不归

立夫说："这诗无聊！"

在故事的结尾处，立夫描写自己在天桥人群中徘徊时的感想。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兵，而是成千万的兵，都是和家人分散的子弟，拥挤到天桥这平民娱乐场所暂求一时的欢乐。他们不都是同病相怜的吗？在那一群人里，都谈不到个人自己。但愿陈妈，陈三的母亲，能把她儿子看做是几百万儿子中的一个，都是战争使他们和家庭生离死别的呀！"可是陈三的母亲不能那么看，她执意去寻找她儿子，而自己也消失不见了。"

木兰告诉立夫最后苛酷的议论，应当表现得缓和一点儿就好了。但是立夫这位作家的名字已经尽人皆知。杂志的编辑来跟他要文章，以为他可以再创造一篇同样好的文字。

立夫的科学研究泄露了出来。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去教生物

学，但是终于无法避免被拉入了作家的团体，他于是开始偶然写几篇文字。这使莫愁常为他担心，彻夜不能入睡。

但是这些日子是姚家快乐的日子。在他家的花园儿里凑集了一群欢乐的亲友，有些年轻而喜爱文学的人，也是以摩登人物知名于时的。他们闲谈时事，谈论名噪一时的新文学作家。

姚氏姐妹现在在北京满有名气了，外人给她们起了个别号儿，叫“四婵娟”。这个名称指的是珊瑚，木兰，莫愁，红玉，也有人说应当把曼娘加入，用以代替了珊瑚。这个名称是谁创出来的，已然不可知，大概是巴固，他是刚从英国回来的年轻诗人，他以慧星的光芒，突然射入了北京的文坛，不论他在何地出现，都能以他的为人和蔼可亲和文才的异国情调而超群出众。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似乎都发出青春和煦的气息，每个女郎都会把他想像做自己的意中人。他很滑稽的把这四个人——立夫，荪亚，阿非，和他自己，称为“四声猿”。“四声猿”原为清朝徐文长的杂剧四种的名称，其一为“雌木兰”。

在这个社交集团里，人虽不少，木兰则是中心人物。在民国七年春天，他们常在王府花园中聚会，有时一同到西山，或到郊外其他地方，如长城，明陵。参加者每人捐出银元一元，供此雅集之用，虽无固定计划，亦无固定组织，但每两、三周举行一次。珊瑚通常担任财务与经理之职，环儿做秘书。在姚家四姐妹（其中包括红玉）之外，有曼娘，环儿，爱莲，丽莲，素丹，后来还有怀瑜异母同父的妹妹黛云。桂姐有时带着她的女儿到这个她颇为喜爱的花园来，参加这种集会。比较年长的几位太太，如曾太太，孙太太，桂姐，傅太太，华太太，也偶尔有她们自己的聚会。

在男人里，有荪亚、经亚、立夫、巴固、阿非，年龄较长的有姚先生，傅先生，画家齐白石先生，作家林琴南先生（他俩是由木兰拉到一起的）;因为这些人都是无忧无虑乐天派的人物，自然也愿与青年人相处，大家常一齐在春天集会赏花。

林琴南和巴固在这个社交圈子中出现，需要几句话说明一下。林琴南反对整个儿的现代化运动，而巴固是新文学运动派的好友。木兰和立夫极其佩服这位宿儒林琴南和他诗情画意的生活。林琴南发现有那么一个年轻貌美的崇拜者如姚木兰，自然也心中窃喜。但是巴固是独树一帜的。立夫是个人主义者，一向避免与革命分子交往，因为他不能参加一群人去喊易卜生，杜思退益夫斯基和显克微支。他虽然也知道这些西洋名家，但是敬而远之。另外，还有许多小团体，如法国回来的，日本回来的，英美回来的，每一个团体都有其周刊，彼此都动手交战，也都元气淋漓。一旦一个问题提出来，各周刊都有热烈的讨论。都主张自由进步，随时批评政府和古老中国的文化。也有一个团体是巴固加入的，其中主要是英美的毕业生，广征博引的写论文，把英国的妥协传统也躬行实践，和段祺瑞的政府妥协和好。这就是他们的敌对派讽刺的英国“绅士”派。他们的教授风度，他们的保守缓进态度，他们对政府的和好联络的趋势，都使立夫对他们避之唯恐不远。立夫预测说：“他们都会入朝为官的。”结果都不出立夫的预料。教授的卖弄学问，都是求取总长或顾问职位的敲门砖。由于他们对统治者所作所为每每予以粉饰或解释，尤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观点，就以向日本借款一事，他们说那是政府唯一能存在的理由。立夫宁愿与一群作家来往，其中大部分并未出洋留学，而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讽刺这群“绅

士”先生。

但是巴固却不同。虽然是作家那样富有才华，却天真无邪一如儿童，他不了解这些派系的性质，也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恶感的原因。他甚至于非常敬慕林琴南先生，而他那一派则视林先生为古董而予以揶揄讥笑。他和作家、政客交朋友，和年轻妇女也一样交朋友，尤其是和年轻貌美妩媚迷人的女人交朋友。

他和素丹的结婚便是独具此等特性的。素丹已然离婚，尽量设法用前夫的赡养费维持生活，又身染肺病。巴固听说有如此一个幻想破灭情场失意的离婚女人，就打定主意使她生活上得到安慰。未经人介绍，他就前去拜访，立刻和她一见钟情。他的诗人的想象使他把素丹看做古代薄命的红颜，被别的嫔妃所嫉妒，失去帝王的宠幸而打入冷宫的。虽然他还能另去爱很多很多喜爱他而皮肉细白面相高贵的美丽少女，可是他决定跟素丹亲近。素丹由于不善经营，将资金误投，大部分金钱尽付东流，现在决定开设煤铺，因为有人告诉她煤铺是好生意。巴固以为她是戏言，但是他到外地旅行归来，发现素丹当真开了一家煤铺，出卖煤球儿，他立刻觉得情不自禁，像戏剧般向素丹求婚，使这个富有异国情调儿的美女，不要做这像沥青般乌黑的生意而糟踏自己。其实，他是在饱受感动之下，想写一首《美女与煤球》的赞美诗。由于向素丹求爱，巴固才认识了木兰，认识了姚家。

经亚常常不偕同太太素云，而是独自出去和这一群人欢度时光。他一年前由山西返回北京，因为探油失败，石油矿务局已然解散。他那一段生活经验使他增加了自信，心理上获取了平衡，他现在是公然对素云不理不睬。他和素云这对夫妇心中

有了默契，各自走各自的路。每有花园雅集，暗香经常参加。由于木兰的鼓励，经亚渐渐和暗香亲切的闲谈。暗香把和经亚的交谈半视为玩笑，半视为正经，也由于两人对素云皆有憎恨之心，暗香从来没对经亚的接近表示淡漠。

在那些未婚的少女之中，红玉最美。老诗人林琴南、新诗人巴固，都对她念念在心，在林琴南的指导之下，她开始认真学写旧诗。由于住在花园里，又受众人的激励，她开始写明朝的南曲传奇，她这样写作也影响了巴固。她母亲却不赞成女儿这么劳神，因为觉得她患有肺痨，兴奋欢乐一天，就要在床上休养七八天。但是美丽的花园、那一群友伴，尤其是阿非，总括在一起，使她那么快乐幸福，而这种幸福，却使人担心，恐怕好景不长。

在餐饮之际，少男少女，错杂共座，对于爱情，对于政治，大家畅所欲言，杂以打趣诙谐。姚思安先生对在他的花园之中这种谈情说爱的场面，完全以特别的宽容处之。他一生最后的本分，就是看着阿非娶得佳偶。他对红玉的健康颇为焦虑，恐怕他瞑目之后，红玉不能和阿非白头偕老。所以他对于他俩的订婚，始终没有采取什么明确的步骤，但是他也并不去阻拦。这位道家姚老先生完全是静观情势的自然演变，顺从自然之道。

第三十三章

论中西辜老发奇论
悟签文玉女溺荷池

是暮春的一天，华太太带来了一个美丽惊人的少女，到姚府来求做佣人。她名字是宝芬。问她父母住在何处，她犹豫了一下儿，说是住在西城，并没说详细地址。还是由于羞愧难为情，还是另有原因，总之，她脸上有点儿神秘的表情。华太太说有一个在旗的朋友，把宝芬介绍到她的古玩铺。她说宝芬家庭很好，但是现在迫不得已，不得不出来做事。

宝芬站在姚先生、阿非、姚家姐妹面前，长眼毛遮着眼睛。她穿的衣裳显然是一个很讲究的旗人家庭的衣裳。像一般旗人家庭的小姐一样，她梳着辫子，头发又厚又黑，垂在微有点儿前曲的背上，她的旗袍不是旧式的那样直桶子一样，而是按新式剪裁的。脚上穿着软底黑缎儿鞋，轻松自然地站着，因为按照旗人的规矩，旗人的女儿是不裹脚的。她那种出色的美丽，在场的人都觉得她求当一个女佣人，实在奇怪。她确是似乎有点儿不对，因为美这种权利总是赋予富贵之身的。这么美而求佣人之职，再加上对她自己身世的讳莫如深，使她加倍的神秘难测。她似乎淑静而知礼，风度可喜。她开口说话时，北京话自

然优美，文雅高尚，正像有高度文化教养的旗人一样。莫愁低声对珊瑚说："我不敢带这样儿的丫环出去，人家会把她看做女主人。不管做太太的什么样子，也会教她比下去的。"珊瑚情不自禁地伸了伸舌头。阿非瞪着眼看，好像上下牙粘上了漆，一动也不能动了。

姚先生一看见她，不由得有几分畏缩，觉得有点儿忧虑不安，仿佛宝芬是天降魔女，在他的老年前来诱惑。在珊瑚、莫愁、华太太和这个旗人的女儿说话时，姚先生头脑里有千百个念头出现又消逝。他第一个想法是，除非雇用宝芬在客厅充当高级的女侍，否则，做别的事，实不相宜。但是怎么安排她呢？放在那个院子里侍候自己吗？还是伺候和自己同住的阿非？还是自己卧病的太太？还是莫愁？宝芬的父母为什么不把她嫁出去？她当然可以找个很好的丈夫。华太太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华太太的阴谋诡计？即使宝芬是因家庭情势所迫，非出外找事不可，这种女人似乎会给男人招风险，她自己也势不可免会陷入纠纷的。她是作家在书上描的"天生尤物"，这种美人会使人倾家荡产，会改变一个男人的命运的。他又想到体仁。体仁若还活着，一定会沉迷于她的美色。自己活了六十多岁，从来还没见过像这个满洲姑娘这么出色的美人。他的头脑又回想到自己跑野马般的青年时期所遇见的那些漂亮女子。只有一个能跟她比——是自己最为醉心迷恋想得到手，而没能成功的。在他这样的年龄，居然又对年轻的女人感到兴趣，自己也感到意外。

宝芬站着和珊瑚低声说话，但是话不多，偶尔皱一下眉头，好像处一个新地位，觉得有点儿不安。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双肩向前微微低垂。但是在她身上，即使这是一点儿小毛病，也

似乎极其调和而美丽。

华太太说："在您这样深宅大院，这么大的花园里，再多用几个人总是可以的。再说她到哪儿做事，都会使哪儿生色，增几分美丽。"

姚先生心绪纷乱，新旧交集，沉思不已，竟没怎么听到华太太说话。

华太太又说："我说，姚叔叔，哪儿有她都会生色不少的。"

姚先生问："为什么她父母不把她嫁出去？"

"在如今旗人里，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人家儿。家里情况又不怎么好。不然也不会让女儿出来挣钱了。"

姚先生说："她当女佣人太——太娇贵了。我们不敢——不敢用。"姚先生竟把话说得结结巴巴的。

华太太微微一笑说："您说笑话儿。她若不特别出色，我能不嫌麻烦带她跑到您贵府上来吗？您知道，我可不是开雇工介绍所的。我给她介绍了这座王府花园儿。我没有什么过错吧。现在又给您找到这位在旗的漂亮丫环。您真应当好好儿谢谢我才对。姚叔叔，谁像您有这么好运气？至于您说她在您家当佣人太娇贵，这尤其毫无道理。她若在普通人家做事，那才是有点儿不相配，她的父母也许还不肯答应。可是她父母听说，我带她到这座王府花园儿来，他们好高兴。说实在话，在清朝时，她当然会选进宫去的。"华太太又转向宝芬说："你看，这儿像住在宫殿里一样。老爷和小姐人又这么好。"

姚先生现在要决定雇用这个旗人姑娘，比当初决定购买这座王府花园儿还费踌躇。一个花园儿只是一个花园儿而已，一个美丽的小姐是会引起无限后果的女人哪。多少人间佳丽曾经

倾国倾城啊！

但是姚家的女人都很喜爱宝芬，很愿意雇用她，姚先生只好答应了。

红玉正躺在床上，听见母亲和莫愁说新来的旗人丫环那么惊人的美丽，她要看看她。宝芬进屋去，屈膝请安，这是旗人的礼貌。红玉问她的父母，又问她会不会读书写字，甚至还跟她开了个小玩笑。

"像你这么美的姑娘为什么不结婚呢？为什么出来做事？"

宝芬用高雅悦耳的京话回答说："谢谢您夸奖，太不敢当。出来做事，也是没法子。谁有小姐这样好命啊？"

宝芬出去之后，红玉虽然觉得她比自己漂亮，但把心里刹那间出现的一点嫉妒之感抛开了。心想："毕竟我是千金小姐，她只是个丫环。"她自己也不很清楚为什么觉得阿非对她自己的爱那么可靠。

姚先生若是怀疑华太太的用意，转眼也就丢开了。他觉得最好让宝芬伺候姚太太。几乎不可相信的是，宝芬立刻换上做事的衣裳，非常谦和卑顺的去做事，尽力讨好，唯恐得罪人，别人吩咐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穿着柔软的平底儿鞋，在太太房间和厨房来回轻快地跑。她真正是像仆人一样做事。

雇用了这个新丫环，大家觉得好兴奋，珊瑚打电话告诉木兰，木兰那天下午带着暗香过来。她到母亲屋里去看。珊瑚向她介绍说："这是我们家二小姐。"

木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宝芬。"

木兰说："你们旗人非常喜欢这个'宝'字儿。"

宝芬回答说："也不一定。宝玉、宝钗，是汉人。现在是民国了。五族共和，也没有什么满汉之分了。小姐，你说是不是？"

木兰大惊。宝芬不但说文言，如"五族共和"，而且还提到《红楼梦》里的人名儿。

"你看过《红楼梦》？"

宝芬微微一笑说："《红楼梦》谁没看过？您现在这个花园子，不就和在《红楼梦》大观园里一样吗？不是跟演《红楼梦》一样吗？"但是，她忽然停住。然后又说："小姐，您原谅我失礼。"宝芬不知道为什么她一见木兰，就敢像对地位平等的人一样说话。

"那么你能读书写字了？"

"略识之无而已。别的不敢说。"木兰觉得宝芬是存心谦虚，她既会用"略识之无"，她读的书就不少了。宝芬继续说："您知道，在过去，我们旗人不必忙着做事，年轻的男人都是骑马射箭放鹰。女人就磕瓜子，玩牌儿，闲说话儿。在旗的小姐即使不学读书写字，也从听戏和说不完的闲谈里学到不少。闲谈既久，博闻多识，就像学者宿儒一样了。"

木兰简直受了迷惑，心想，除去曼娘之外，她再没有碰到一个像宝芬那么令人心醉的小姐，而且她比曼娘更富有才艺。不过她觉得自己如堕入五里雾中，莫名究竟，她想事情确是蹊跷，无法相信。

后来，她又多次和宝芬说话，发现宝芬也通经典，也会诗词。她想到弟弟阿非。忽然她想起红玉在西湖月下老人祠抽的那句签文：

芬芳香过总成空

她名字叫“宝芬”!

※　　※　　※

木兰来了好几次，和宝芬说话。宝芬显然以前是生活在旗人的上等社会。木兰很喜欢听她谈论旗人的家庭生活。宝芬常常在畅谈之时，忽然住口不言，这更使人觉得神秘难测。

木兰那么喜爱和宝芬在一起，一天她去对父亲说暗香生病，暂时需要人过去帮着做事，问是否可以把宝芬借去几天。虽然宝芬喜欢木兰，可是她似乎不愿意去。但是既然要她去，她只好过去。

这时候儿有蹊跷的事情出现了。前几天阿非已经常去看母亲，比以前去得勤。现在宝芬在木兰那边儿帮忙，阿非又常去看木兰。木兰感觉到了危险，就明白告诉阿非不要和新来的丫环太要好。

她对弟弟说：“你要知道，你现在等于和四妹订婚了。”

阿非自己辩护说：“我喜爱宝芬正和你喜爱她一样。”

木兰劝他说：“可是你是男的呀。”

暗香病好一点儿之后，木兰还要留宝芬，但是宝芬说：“谢谢您对我这么厚待。但是我不能再在您这儿做事了。其实我心里但愿伺候您一辈子呢。”

“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啊。”

“不行。”

宝芬的这种态度，木兰百思莫解。难道她和阿非有了感情？

木兰说：“你知道，我弟弟和他表妹已经订了婚。”

宝芬一听，立刻明白了木兰的意思，脸上立刻很郑重的说："少奶奶，您弄错了。我在这儿是做佣人。我并不存心巴结什么贵人。"

"那么为什么你不肯和我在一起呢？"

宝芬只是简单的回答说："我不能。"木兰实在不能懂。

所以，过了几天，宝芬就又回到姚太太院子里去，木兰送她回去的。木兰把她留在母亲屋里之后，就到莫愁院子里，莫愁的院子正在母亲院子的右边儿。木兰把宝芬坚持要回来这种不可解的情形，告诉了莫愁，并且又把她看出来阿非对这新丫环的用心，也告诉了她。

木兰又说："这边儿你看有什么异乎寻常的情形没有？"

莫愁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也许是阿非比往常更多去看母亲。这也是自然的。哪个男孩子不喜欢看漂亮小姐？不过宝芬人很正派，对阿非不肯接近。她不是下贱女人。"

"红玉怎么样？"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阿非也去看她。你知道，在他们这种年龄最麻烦。若是红玉屋里没有别的人，他还不能进去。"

木兰说："你觉得他们俩也该订婚了吧？一订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红玉也比较安心。咱们得跟爸爸去说。"

于是姐妹俩到红玉院里去。近来红玉比以前更消瘦。过去圆圆的小脸蛋儿，现在看着细长了。手腕子上的骨头和手指头节儿，都在白白的肉皮儿之下看得很清楚。木兰很担心，但是没说什么，生怕惹起红玉的自怜之心。

红玉的丫环甜妹，扶着她坐起来，把枕头安放好。红玉说："二姐，你来看我，真好。你要多来几次，不然，你没有多少次

好看我了。”她说着眼里含满了泪，拿块手绢儿擦了擦。

木兰说：“你乱说。刚才我还跟三姐说要吃你的喜酒呢。”

“我的身子若不争气，那又有什么用？新郎看见新房里都是些药瓶子药罐子，那又有什么乐趣儿？”

木兰说：“你需要一个人伺候你，打扫卧室的地呀。”

红玉微笑说：“二姐，人家生病，你还拿人家取笑儿。”往常她还会加上一句：“等我好了，再跟你算帐。”但是现在，她不说这话了。

在红玉心里，她很感激木兰，觉得木兰最了解她，因为木兰了解爱情的真义，在往杭州的旅途中，她曾经听木兰说过。

桌子上花瓶旁边儿，有几张纸，上头写着娟秀的蝇头小楷。木兰的眼光一看到，红玉赶紧去拿回来。

她大声说：“不要看。”

但是红玉够不着，木兰早抢到手。木兰把弄得折皱的纸拿在背后，问她：“上面写的什么？”

红玉回答说：“只是两首诗。你若看，我可生气了。”

“我看你的诗进步了没有？”

甜妹说：“小姐昨天晚上在灯下写的。我劝小姐不要费精神。小姐不听。”

木兰不胜好奇，对红玉说：“让我看看。你我俩人之间还有什么说的。”于是开始看。红玉憋气又羞愧，转过脸儿去。莫愁也立在那儿看。

纸上是两首诗。第一首是有感于她自己的掉头发，第二首是普通的题目《闺怨》，意思指的是杭州之游。

木兰说：“写得很好。”

莫愁说："妹妹，我告诉你，最好不要写诗。对你的身体不好。可是你偏偏不听我的话。"

红玉说："这不是诗。我只觉得我心里有话要说，非说出来不可。没有人和我说话，一个人好寂寞，就对着纸说说而已。"

莫愁说："你若不动笔写，你就不会想写诗。诗是表现情感的，你越想表现，你的情感就越多。"

木兰说："莫愁说得对。我们若生在古代，我做大姐的，就应当打你。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我自己也许还要写呢。但是治疗写'闺怨'这类毛病，就是赶紧嫁人。那时候儿，你再写，写的也就不同了。"

红玉的脸羞红得像桃花一样，她自己辩解说："我本意并不真想写诗，不论闺怨不闺怨。我只是看见枕头上有我落下的头发，就开始写了几行，不知不觉笔就写下去，我自己都忘了干什么呢？我得向二姐三姐告饶儿。"

红玉说话的腔调儿里，有一点儿与以前不同之处。还是病的缘故呢？还是爱情，使她更温柔，减少了平常的刚强好胜呢？还是因为在这种心事上，她觉得更需要依靠木兰呢？

出来之后，木兰对莫愁说："你注意到她有了点儿变化吗？平常辩论什么，她坚持非她胜不可。现在她大不相同了。"

莫愁说："我也看出来了。"

她俩听见甜妹轻轻叫她们："小姐，我有话跟您说。"

木兰莫愁立刻站住，很焦急的问："甜妹，什么事？"

甜妹说："是这么回事。我因为不分昼夜伺候我们小姐，我比别人更了解她。她觉睡不好，又吃东西没口胃。二少爷近来过来看她的时候儿越来越少，因为两个人都长大了。那一天二

少爷来的时候儿，小姐微微地责怪他。您知道，我们小姐若说有毛病，就是她的嘴。她说什么‘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必然和新来的旗人丫环有关系。阿非满脸通红，走了，非常烦恼的样子。小姐的母亲当时也在，但是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她哭了好久好久，我递给她大概有五、六条手绢儿。那天晚上她什么都没吃就睡了，我劝也没用。您知道她的脾气……对了，我要说的是，您两位小姐应当告诉你们的弟弟，她在病中，应当对她多加体谅……不然，她会越病越重……一顿饭她只吃半小碗儿——她把饭动一下儿，就说够了，就说吃好了……求您救一救我们小姐。”

甜妹的眼睛湿湿的，莫愁告诉她好好儿回去，跟她说：“静悄悄地告诉你们小姐，就说我们俩就跟我爸爸说办订婚的事。”

姐妹俩在自省堂看到父亲，木兰向父亲提到阿非订婚的事。

木兰说：“四妹病情不怎么好，您知道。现在他们该订婚了。”

姚老先生默不作声，好像心里盘算事情，眼睛在出神。两个女儿都看了看父亲，不敢再开口。过了一会儿，姚老先生说：“你们还有冲喜的想法？曼娘那一次也不灵验，能有什么用？等她好点儿再说吧。”

木兰说：“若是一订婚，红玉妹妹的病也许会见好。”

姚老先生说：“最好等一等。等她好一点儿，再订婚也不迟。”姚先生好像心中别有所思。

两个女儿茫然不解。往回走的时候儿，俩人商定给红玉一个明确的希望。所以木兰走了之后，莫愁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她派人把甜妹找到跟她说：

“虽然说着令人有点儿难为情，你是她的丫环，你可以好像

若不经意的叫你们小姐知道，说老爷已经答应，一等她病好一点儿，就正式订婚。还告诉小姐，说我弟弟已经长大成人，她躺在床上，去看她也不怎么方便。告诉她，我弟弟若不常去看她，她要安心，不要错想。”

莫愁常常跟红玉说阿非问候她，红玉的胃口渐渐开了。这是夏天，有人谣传在秋天红玉就要订婚了。红玉相信是真的。

※　　※　　※

宝芬是个很好的丫环。除去回家看父母之外，很少离开姚太太。她看姚太太的神气，已经能知道姚太太的意思，猜她的心事。所以姚太太非常高兴她伺候，并且很喜爱她。阿非常常到母亲屋里去，因为母亲不能说话，少爷和丫环时常交谈，母亲在一旁看着，很满意，好像她很愿听他们俩说话。阿非起身要走时，母亲往往做个姿式，要他再多坐一会儿。阿非也有点儿像他哥哥，对年轻的美女极其殷勤。他常自愿帮宝芬做事情，比如擦擦茶杯、茶托儿，跑去找火柴等事。甜妹有一次发现阿非和宝芬一起笑，抢一盘子茶碗，她没和别人说。

到秋天，红玉恢复了不少，可以到花园儿去走一段儿路。一天晚饭之后，她漫步经过池塘，往自省堂去看阿非在做什么事。只见姚老先生一个人儿在里面。她问候之后又走出来，独自一个人儿徘徊，心中非常失望。

她在高树之下信步而行，忽然看见阿非在远处，站在忠敏堂的西北角儿，在看什么东西。她正在远望时，阿非走到忠敏堂角儿后不见了。

这惹起了红玉的好奇，她在树荫下的小径上走去，绕过北墙角儿。这儿是砌有方砖的庭院，里面陈列着盆栽的花木，在

约一百步之外，有一个花木暖室，好多空花盆儿堆在前面。宝芬站在那儿，和阿非很激动地说话。旁边儿更无别人。红玉藏在矮树丛后，看见宝芬想走，但是阿非要拦住她。然后宝芬站住，阿非就一个人走开了。红玉向后退回，觉得若有人看见她偷窥他俩，实在觉得太羞愧，若跟他们俩碰见，也觉得太丢脸。路在墙角儿往西北分岔，通到友耕亭的后面，她在这条路上踉踉跄跄往前走。眼泪使她看不清道路，跌倒几次。她在亭子下面坐了一会儿，才看清楚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心想她若经过自省堂回去，她的眼睛肿肿的，会有人看见，也许会碰见阿非，她于是等了一会儿，才举步折回原路，从树木之下的小径上走回自己的庭院。

现在阿非已经看见宝芬独自在暖室前走。他仔细望去，见宝芬的动作极不可解。她完全孤零零一个人，对旁边儿的花草一眼也不看，只是迈着大小一定的步伐，在暖室前的一个中心点，往返步行。她走四五步，然后停下来，一个手指头放在自己的嘴唇上，低着头仔细看那地面，显然是心中思索事情，同时自言自语，然后又走到原来的地点。在她往返步行之时，似乎是在测量自己的脚步。阿非看得全神贯注，他在院子的边儿上走过去，直到离她很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宝芬抬头一看，吓了一跳，看见阿非站在她大概三十步之外，勉强微笑了一下儿。阿非走过去说："我吓着你了吧？你在这儿干什么？"

宝芬说："看花儿呢。"

"但是这儿没有花儿啊。花儿都在暖室里头呢。你刚才并没有看花儿。"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远处望着你来着。"

宝芬知道刚才有人看到她，便说："我刚才找一个簪子。"随后又赶快补了一句："你一个人儿到这儿来干什么？我伺候了你母亲一整天之后，到这儿来随便走走。"

阿非说："我也是闲着走走。为什么一个簪子丢了，还这么费事找？要不要我帮你找？"

宝芬说："没关系。"说着迈步要走，阿非想拦住她。

他说："宝芬，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块儿。妹妹，我……"

宝芬瞪了他一眼说："放尊重点儿。人若看见，会乱说话。"

阿非坚持不放她，她说："去，不要管我。让我一个人儿在这儿。我感激不尽。"

阿非乖乖儿地走开，两个人不知道已经有人看见他们。

阿非回到屋里之后，他父亲说红玉来看过他。

父亲说："你可以去看看她。"

阿非走到红玉的院子，红玉不肯见他。甜妹出来，告诉他，说她们小姐太累了，别打扰她。

阿非说："告诉她，我听说她去看我，我立刻就来了。"

阿非走回去，心里非常难过，不明白为什么遭两个小姐的拒绝，一个是他心爱的，一个是他仰慕的。

他心里在思索："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孩子？女孩子是最无法了解的。"他父亲看出来他脸上的沮丧失望，但是没说什么。

阿非没把在暖室前面看见宝芬的事告诉别人，一则是他并不怀疑宝芬在那儿有什么秘密，二则是他不能告诉别人他和宝芬曾经单独见过面儿。他只盼望宝芬会再出来，能在原来那个

地方儿再碰见。

※　　※　　※

第二天，甜妹来见莫愁说："三小姐，您应当过去和她好好儿谈一谈。昨儿晚上她晚饭后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儿，眼睛肿肿的。过了一会儿，少爷去看她，她不肯见。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理我。他俩一定又拌嘴了，因为她在床上躺了半点钟，她让我打开抽屉，把她的诗稿儿拿出来，然后叫我去拿铜脸盆，她把那诗稿儿扔在脸盆里，点了根火柴烧了。然后大哭起来，转过头去。三小姐，我跟她怎么说话呢？看见她，我就伤心。今天早晨她起得早，起来就咳嗽。我细看那痰里，有一块鲜血。我去叫她母亲，她母亲和她父亲一齐过来，去抓了一剂药。可是药有什么用处呢？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能告诉她父母。都是二少爷！年轻的男人那么不可靠……我恨他！"

她这么气冲冲的说完之后，莫愁说："你也莫名其妙。你并不知道昨儿晚上是不是和阿非有关系。"

"小姐，请你别见怪。您知道，我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错。都是那个旗人姑娘！"

莫愁问她："你对你们小姐这么忠心耿耿，我很敬佩。可是咱们怎么办呢？"

"这种事我只能向您姐妹说。您能不能跟老爷说赶紧办了订婚这件事？"

红玉吐血这个消息惊动了全家。都过去看她，甚至姚太太在宝芬搀扶之下，也过去了一趟。大家的眼睛都看阿非和红玉。但是甜妹站在红玉的床侧，把眼睛恶狠狠的瞪着宝芬和阿非。在长辈面前，阿非不能向红玉充分表示情意，他没说多少话。

红玉谢谢大家的关心，尤其惊动姚太太，实在于心不安。红玉的父母也向姚太太道谢，请她回去。他们正要走的时候儿，甜妹说出了惊人的话：

“老爷，太太，谢谢您来……”

她还要说别的话，但喉头梗塞，两眼闪亮，大哭起来。她一边儿哭，一边儿说秋天已至，然后停住，套用了一句谚语说：“家财万贯，不如诸事遂心。”

姚老先生听了这个丫环的伤心话，感动至深，这比他俩个女儿动人的恳求含义更深。往外走的时候儿，姚先生说：“我一定让你们都诸事遂心。”

甜妹破涕为笑，把大家送到门口儿。

※　　※　　※

三天之后，花园儿里又有一次集会。巴固约了一位美国小姐名叫董娜秀的，来看看中国的庭园，并见一见他的朋友辜鸿铭先生。董娜秀是专学庭园设计的，对绘画也略有功夫。她是在环游世界的途程中经过北京，决定停留下来，在北京城已经住了一年有余。她曾租了一所很大的中国住宅，房子多得她住不了，有一个中国厨子，一个华文教师，已经结交了些中国知识分子做朋友。在家她有时候儿甚至穿中国衣裳。北京的生活和北京的艺术家实在使她迷恋。大部分北京的外国人，不同于上海的外国人，董娜秀也是如此，就是说，她非常聪明，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因为北京自然会吸引艺术家，就犹如上海之自然吸引追逐财富的人一样。有一天，董娜秀在木兰和荪亚的古玩铺里见过他们夫妇，木兰答应邀她到家来。自然，她也迷恋巴固。巴固说一口的漂亮英文。在北京的人都认得巴固，因为

什么地方也有巴固的足迹。木兰只能说一点儿英文的句子，而董娜秀也只能说一点儿中国话。巴固引荐她时，木兰曾笑她的名字，董娜秀很喜欢木兰的轻松自然，不拘俗礼。

有一个人，虽然董娜秀在北京已经一年多，但是没能遇见过，那就是老哲学家辜鸿铭先生。关于辜鸿铭先生，北京的外国人时常提起，所以董娜秀请求巴固给她安排个机会，两人好能相见。一般而论，辜鸿铭恨年轻人，他认为年轻人身上已然失去了中国固有的温文有礼的风度。可是，另一方面，他会把寻常的年轻人让进他的屋子里，只要他们是保守而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他就施以教训，只要他们肯听，他就说起话来，没完没结。巴固请求他光临那个集会，由于两个理由，他才首肯。第一，因为有“四婵娟”在座，其中还有个处女寡妇曼娘，而曼娘真不愧古典美人儿，就像从中国古代小说上的插图里走下来的一样。辜鸿铭喜欢美女，他之如此，并不以为是什么可耻之事。巴固像他平常作诗那样大声疾呼，把曼娘胡乱赞美了一番，所以辜鸿铭之来是以得睹此古典美人为荣的。巴固已经给木兰打电话，要她担保曼娘一定要到场，木兰答应了。第二，巴固告诉辜鸿铭，说姚家几个姐妹都是反对新派的，而且红玉能够写明朝传奇式的散曲。

关于木兰和莫愁，巴固以他高度诗般的风格告诉了辜鸿铭先生。他说：“木兰的眼睛长长的，莫愁的眼睛圆圆的。木兰的活泼如一条小溪，莫愁的安静如一池秋水。木兰如烈酒，莫愁似果露。木兰动人如秋天的林木，莫愁的爽快如夏日的清晨。木兰的心灵常翱翔于云表，莫愁的心灵静穆坚强如春日的大地。”

红玉决定无论冒什么危险，也要参加这次集会，因为她要

见那个美国小姐和哲学家辜鸿铭先生。先一天她歇了一整天，又歇了一个早晨，中午吃了一顿清淡的午饭，又小睡了一会儿。她起来穿衣裳时，觉得兴奋愉快。梳头擦口红时，说说笑笑，真是平常少有，甜妹看了，非常安心。

红玉说："我觉得很好。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要来。我想见他好久了。那位美国小姐也要来。我从来没有觉得像今天精神这么好！"

木兰、曼娘、荪亚三个人去看红玉，待了一小会儿，看到她精神那么好，真是出乎意料。她化妆化得那么好，除去两颊有点儿血色不够鲜艳外，简直谁也看不出来她有病。

他们听说巴固和素丹陪着辜鸿铭先生来到了，都到外面涸水榭上去喝茶。美国小姐董娜秀，已经学到东方人的悠闲轻松，所以还没有光临。姚思安先生、珊瑚、阿非、经亚、暗香，还有别人都在那儿，只有桂姐不在。因为照顾曾先生的操劳，她脸上增加了一点儿皱纹，也减少了一点青春的活泼，她女儿丽莲也不肯来。

曼娘松散梳着头发，袖子比较宽大，自然显得老式，但是显得异常富有青春气息，而老式的衣裳使她更为动人。她从来没听说过辜鸿铭，完全是由于木兰的面子，她才肯来的，当然木兰是花言巧语地哄了哄她。轮到介绍她时，她伸出手拜了拜，脸上显得羞红，就完全像在清朝时一样。

巴固说："这是曾先生的大儿媳妇、木兰的妯娌。"

虽然辜鸿铭拥护中国固有的文化，包括女人应当深居闺房，包括裹小脚儿，但是他和年轻的女人却随意畅谈，相信他有此等权利。第一，他是男人。第二，是老人。曼娘向他问好，他

看着曼娘微笑。

他问曼娘："你多大年纪？"

曼娘脸上羞红，拉着她儿子的手，好像借以自卫一样。露出珍珠一般的牙齿，微微一笑说："我是狗年生的。"她于是退到一群年轻女人那边，好像一只穴熊闪着晶亮的眼睛向外看，觉得这个留辫子的老头儿真有趣。这个老人之像一个古物，正如她自己一样。

辜鸿铭说："你二十岁？怎么会？"

曼娘微笑说："还大一轮，托您福，是三十二。"

木兰说："那是她儿子，已经十五了。"阿瑄近前向老人深深鞠躬。

辜鸿铭说："怎么能信！不过我相信你的话。现代的女人再没有这样迷人的气质了。你们知道她的驻颜妙术为何？那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深居闺房，并且裹脚的缘故。你们年轻女士若是出门儿，再加上打网球儿，像现代的女学生，三十岁就老了。"

人人听了都大笑起来。年轻人说："请您多讲一点儿吧。"阿非和红玉坐在一块儿，在老人接着谈笑诙谐，大家听着十分有趣时，他们俩彼此相视而笑。不过老人所说也不全是诙谐之词，他所说的话里，也有当视为教训的。

辜鸿铭先生，只要有人爱听他说话，他就很高兴，而且谈笑越发精彩。木兰想起来他在戏院里，当众站起来打趣西洋女人的衣裳那件事。自己颇想说点儿拥护妇女解放的话，但是由于尊重辜先生的高年，话又咽了回去。他虽然是厦门人，他的京话却几乎没有一点儿厦门话的口音，不愧是语言学名家。为

纳妾发出了尽人皆知的名言的，就是他。他说，你曾经看见一个茶壶有四个茶碗，可是你见过一个茶碗有四个茶壶吗？不过现在他并没谈纳妾这件事。他正谈的是缠足的生理方面和道德方面的益处。他说的是缠足会增加女人的妩媚，改善女人的身段儿，使女人成为淑静节制的象征。辜鸿铭说：

"我以为使女人看来高贵文雅的，是皮肉细致——这种自然的高尚要从举止的优美得来。并且只要少在大庭广众间出头露面，你也能获得精神上自然的高尚，女人一旦不裹脚，把蒲扇般的大脚各处踩，她就失去了女性生理和道德的特质了。外国女人束腰，好显出上身的曲线，但是有害于消化。裹小脚儿有什么害处呢？什么害处也没有。与生理上主要的功能一点儿也没有妨碍。我问你们，你们还是愿腿部受枪伤呢？还是肚子上面受伤呢？而且裹脚之后，站着多么挺直呀！你们见过裹了脚的女人走起来不是挺直而尊严吗？外国女人束腰，使臀部挺出来，但是不自然。可是裹了脚，由于姿态上受影响，自然而然的使臀部发育，因为运动的中心后移到自脚到臀部一带，而血液自然去输送营养。"

那些年轻女人，尤其是曼娘为甚，几乎都要羞死了。可是，红玉聚精会神听着，非常着迷。

辜老先生又继续说："我是不是毁谤诸位呢？天津、上海洋行橱窗里摆的束腰和奶罩儿，那才是挖苦女人，毁谤女人呢！在这所谓西洋文明的势力之下，女人的秘密已经揭露无余了，女人的身体已完全被商人利用了，从头到脚底。我告诉你们，改造你们的脚，切莫改造你们的肚子，肚子是生产的要地，经不起糟踏。"

现在美国小姐董娜秀到了。使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她今天穿了一身中国衣裳。暗香嗤嗤而笑，后来木兰告诉她那算失礼，她才停止。在她走近之前，巴固跟大家说董娜秀小姐多么漂亮聪明。在中国的眼光看来，她的身段儿若再小一点儿，就十全十美了。但是按西洋的标准看，她不能算高。穿着中国衣裳来见这位中国学者，足见她是极具深思，特表敬意的。

姚先生站起来和她握手，她就向姚先生伸出手来，然后走到辜先生跟前。

董娜秀用有英文腔调儿的中国话向辜先生说："久仰。"平仄的声音差不多算对了。

辜先生用英文对她说："你也说中国话？幸会，幸会。"

董娜秀说："只能说一点儿。"她转过身子去，因为认识木兰、巴固、素丹，就和他们握手。在中国人群里，不论她做什么，她的动作都嫌快了一点儿，当然也因为她是外国人，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巴固告诉木兰把她介绍给别人，木兰跟她说中国话。介绍到红玉时，木兰说红玉是她表妹，又插进两个英文字"most clever"，自己也笑自己的英文。

木兰叫巴固，对他说："关于红玉，你告诉她吧。"

巴固过去说："她就是写诗写戏剧的小姐。"

董娜秀说："噢，我听巴固说的就是您这位小姐呀！"她于是靠近红玉坐下，红玉听得懂英文，但是自己只说几个单字而已。那位美国小姐不住看曼娘，觉得她好像自己在中国画上看到的仕女。

董娜秀用英文向辜老先生说："不要让我打断了您和诸位的谈话。用中国话说吧。我听听也可以多学一点儿。"

辜老先生说："我们刚才正说裹小脚儿在生理上、在道德上的好处。"

董娜秀说："多么有趣呀！"

"不过你大概是不喜欢。"

"辜先生，我无须跟您一致。不过您说什么我都爱听。"

这时候儿，素丹跟木兰低声说了点儿什么，木兰又低声向荪亚说。荪亚就高声向大家说："我有重要消息向大家宣布。咱们的朋友巴固和素丹就快结婚了！"

这个消息立刻使全屋热闹起来，大家都向新订婚的这一对道喜。素丹向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过。她过去经过的那一段生活，只留给她凄凉厌倦的模样，而这种模样却增添了她几分妩媚。她过去都习于有气无力地说话，声音含糊而微弱，但现在却活泼愉快，像回到了学生时代。她的头发前面留着刘海儿，每逢笑时都有少女的神态，而且她的眼睛里也有一股水汪汪儿的奇妙光亮。她像孩子般那么任性，虽然她过去结过婚，今天来不是穿的裙子，而是穿的裤子，肩膀上披了一块紫纱围巾。围巾是北京女人上街常常围的，有风沙的日子坐在洋车上，常用围巾遮着脸。

因为天渐渐热起来，今天吃晚饭就要早一点儿，饭后仍然可以在花园儿里徘徊游玩。美国小姐对这花园儿之美，真是十分迷恋。巴固出主意说吃晚饭之前可以在园内走走。董娜秀请红玉一齐去，于是阿非和素丹都一齐去了。

过了一会儿，红玉说她得歇一歇儿，阿非就跟她一齐停住，别人接着向前走去。他俩走到暗香斋南边儿的梅园，已经离红玉的住处很近。那儿有很精巧的假山，假山的南边儿是一座小

桥，桥下是一片池塘。红玉在小桥上徘徊，观赏水中墨黑和赤金色的金鱼，在水里悠然游泳。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阿非说："妹妹，那天晚上我去看你，你为什么不肯让我进去？"

红玉向他望了一眼，只是说："冤家！"停了一下儿，她又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说实话，当时我不明白，现在也还不明白。"

阿非心想也许她看见他和宝芬在一起了。他想要告诉红玉他看宝芬在那儿做什么，但心想恐怕有点儿不相宜。最后，他想应当告诉红玉为什么红玉去看他时，他不在屋里。

他开口先说："妹妹，让我解说……"

红玉一句话堵住他的嘴："不用解说。"

阿非恳求她，声音非常温柔："妹妹，你知道过不久咱们就要订婚了，不要再争吵。"

红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阿非面前，她总是要把话说得那么惹人生气，其实心里并没有那么凶狠，结果自己一回房中，想起他来，又深悔不应该。这也就是男人头脑比较简单的缘故，也许是女人有一种要制服自己所爱的男人的天性，也许只是女人要考验一下儿她对男人是不是真控制得住。所以现在红玉只是说："你去找她们吧。我要进去歇一会儿。"

"你来吃晚饭？"

"我来。"

"要不要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能去。"

阿非站着，一直看着红玉进了侧门儿，消失了踪影，自己

很凄凉地走回去。

红玉一到屋里，又后悔刚才自己太冷酷无情。

※　　　※　　　※

红玉回去时，大家已经往忠敏堂去了。她正要转回，听见阿非的声音，也看见环儿的头在忠敏堂内，然后又听见美国小姐的声音。

她正往里走，在台阶儿上，听见阿非说订婚的事。她就躲在假山后偷听。阿非刚才是说巴固要和素丹结婚，是因为不忍心叫素丹做卖煤球儿的生意，但是说话的声音低，她只能听见说话的断片。

她听见阿非说："男人就是那个样子。为自己心爱的小姐怎么样都可以。我也是那样儿。"

环儿说："我听说她有个痨病根儿。"

美国小姐问："痨病是什么？"

阿非很严肃的说："就是 tuberculosis。"

"那么你还要她吗？"

"我当然还要娶她。男人就是那样儿……由于怜香惜玉……宁愿伺候她一辈子……她好美，就是任性。"

红玉一心只惦记着自己的心事、竟没有听出来那段话是指的素丹。她能听到自己心砰砰地跳，羞愧、自责、爱怜、惋惜、自尊、牺牲——一切想法乱做一团，眼花缭乱，晕眩不定。那一群站起来走开时，红玉看见他们出来，赶紧自己藏起来，两腿打颤，不知不觉中抓住一块伸出的石头，才站稳没跌倒。

他们走去之后，她才摇摇摆摆走到"洄水榭"去，瘫软在椅子上，她的两颊一会儿气得苍白，一会儿羞得通红。她的自

尊受到了破坏，她的爱情受到了创伤。他爱她，可是……真正……他那么说了……可是他会娶了她，由于怜香惜玉而伺候她一辈子……他爱宝芬不……？她该怎么办才好呢？

她觉得应当去吃饭才对，一定要见阿非。

她到时，别人都已坐好，正在等着她。她笑了一声，看着阿非说："阿非，我一直想找到你，我以为丢了你了。"

她的两颊鲜艳娇红，眼睛闪亮，阿非很高兴，因为红玉显然是饶恕了他。

宴席上今天有酒。一道菜一道菜端上来，红玉却眼睛一直盯着阿非。辜鸿铭先生一直在谈论爱和淑静高雅。他的话里有一点，就是小姐若去物色男人则不道德，而且是伤风败俗。现代小姐再不能讲求淑静高雅，因为一淑静高雅，就永远找不到丈夫了。男人选妻，也只从敢向男人卖弄娇媚的小姐群中去寻求。贤淑的小姐不肯出去自己物色男人，她觉得那会羞死的。

红玉只是听，自己的思想断续纷纭，无法把话听得清楚，但是似乎辜鸿铭先生正是谈论她，正是当众指责她。

她忽然大声说："阿非，你心里想什么呢？"她看着阿非微笑。又说："来，我喝这杯，祝你幸福如意！"

阿非举起杯来喝下去时，姐妹几个人彼此望了望。

莫愁说："你有病啊。"

红玉说："我很好。"接着咳嗽了几声，喘不过气来。一咳嗽，酒也吐出来，酒中带血。

木兰立刻起来，坚持她非立刻回去休息不可。

红玉说："我什么时候儿这么快乐过？你为什么非要我走呢？"

但是她们让她站起来。莫愁和木兰立起来去扶她。红玉转向阿非说："你来不来?"阿非一跃而起。每个人都想不通为什么红玉突然有这个样子，因为她并没有喝多少酒。

到了她自己的院子之后，红玉说："三姐，您可以回去。二姐也回去。我要和阿非说话。"

木兰对阿非说："你和她吵架了没有?"

红玉立刻回答说："没有，我们很好。我只是有话跟他说。"

木兰低声告诉阿非要特别小心，并且说她们会在路上等他。

这一连串的事情，阿非实在无法了解。刚一剩下他们俩，红玉就说："我要你把心里的事完全告诉我。"

这话说得非常突然，阿非一时踌躇狐疑，莫名究竟。他在暗中仔细望红玉的脸，把她拉紧到怀里说："妹妹，当然你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早就交给你了。"

红玉说："我就要知道这个。"

阿非说："咱们不久就要订婚了。"

"是啊。"

他俩走进她屋里去，手拉着手。阿非说："你躺下。叫甜妹来。你今天晚上有点儿怪。"

"不，一点儿也不怪。我只是爱你。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你。"

阿非靠近过去，好热切的吻她，红玉任凭阿非吻，并不反对。阿非也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甜蜜。过了一会儿，阿非去把甜妹找来陪着红玉，他就走了。红玉的眼睛在后面一直望着他，直到他失去了踪影，这时红玉的神情突然改变。她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好像一块岩石一样，这样坐了很久；后来渐渐松弛下来，甜妹看见红玉脸上显出宁静平安的表情。忽然间，

红玉狂笑起来，笑了又笑，笑了又笑，直到流出了眼泪。

甜妹说："不要这么吓人，您到底笑什么？"

红玉笑着说："我现在都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应当早就知道。"

"您和他拌嘴了吗？"

红玉说："没有！没有！过来，我告诉你。"她接着向甜妹低声说："你知道阿非是真爱我吗？他才说了这话不久。"

甜妹现在以为她知道为什么刚才小姐那么笑，自己也很高兴。

红玉问她："他是个挺好的青年。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最后五个字说得语气好重。

她走到梳妆台前头去照镜子。

她向甜妹说："你信命运不？"

"是啊。可是您为什么问这个？"

红玉不回答，只是坐在梳妆台前，又开始化妆。她现在已经平静下来。她对甜妹说："现在用不着你了。你回去吧。我只要静一下儿。"

甜妹问红玉是不是还要到宴席上去看那些客人。

"也许去。你在那儿愿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妈还要你照顾呢。"

红玉坐在梳妆台前重画蛾眉，甜妹就走去了。

※　　　※　　　※

一个钟头之后，甜妹回来，一看，小姐没在屋里。她虽然已经换了一双新鞋，梳妆台上还放着一支眉笔。她相信红玉一

定又回到宴会上去了，所以就坐下拿起针线做活，心想今天晚上小姐真有点儿古怪。

甜妹在那儿做针线做了多久，她也不知道，大概有一个钟头。她想宴会一定已经散了，就到自己院子里的小厨房去沏了壶云南普洱茶，等小姐宴会上回来喝了好帮助消化。她把茶壶端回来，放在茶壶套里，又到院子里把灯点上，走回去的时候儿，自言自语地说，倘若小姐熬到很晚才睡，又要病个五六天。这时她听到有说话的声音。甜妹跑出去，看见珊瑚、木兰、莫愁、曼娘、阿非都在门口儿。

莫愁问："你们小姐怎么样？"

甜妹喊说："她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吗？"

阿非问："没有。我走的时候儿让你陪着她了，是不是？"

大家都跑进屋去，七嘴八舌地说话。

甜妹说："刚才她非常高兴，告诉我回到客厅去。我就去了，因为当时大家正吃饭，伺候的人手儿不够。我离开的时候儿，她还大笑，脸上不断有笑容，坐在梳妆台前头描眉，她也换了一双鞋。所以我以为她还到宴席上去呢！"

木兰忽觉心里一阵恐惧袭来，阿非也觉得可怕，由前门冲出去，大喊："红玉，红玉，你在哪儿？"过了片刻，他走回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外头没有她。"他大喊说："她到哪儿去了呢？"阿非于是像疯子一样，在黑暗中跑向冯舅爷的院里去，问是不是她到那儿去了。红玉的父母和两个弟弟，立刻跟着阿非回来。

她到哪儿去了呢？木兰觉得糟了，出了事。她翻被褥，什么也没找着。她看见一管笔，还有白铜墨盒儿，放在书桌子上。她从笔帽儿里，拔出笔来，一看，笔毛还潮湿。她翻那些文稿，

希望能找到点儿信息。她打开抽屉，看见一个包儿，上面写着“交甜妹”。

她说：“我找着点儿东西了。”别人也过去看，是一个首饰盒子，里头有几个玉耳环，还有一个很美的簪子。

阿非喊起来：“这儿也有点儿东西。”他说着从抽屉里拿起一张纸来。

纸上有血渍。字的样子是手颤抖时写的，纸最后是红玉的名字，大概有一寸多大，是割破手指头用手指头写的，字迹潦草。纸上血泪模糊，有的字弄得漫涣不清了。

冯舅爷把纸抢过去看，他的手颤动不已。那正是写给她父母的，是文言骈体：

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不孝女幼承抚养，未报万一。姑母姑丈钟爱至深，视如己出。起居务尽其豪奢，衣物力求其舒适。不幸生而体弱，卧病时多，所进药物，多于饔饭。虽欲侍双亲于百年，恐终累人于晨夕。呜呼！生死有命无知之何。幼读诗书经传，长难逃乎情网。经月老之垂示，遂启我于愚蒙。神意既明，如梦方觉。感天地之无穷，叹儿命之有数。已矣乎！生死难逃，勿为儿悲。纯洁骨肉，璧还父母。姑母姑丈厚我至情，务请代为申谢。弱弟黾勉，敬事双亲。恕小女之不孝，容图报于来生。

薄命女红玉绝笔敬叩

冯舅爷一看见女儿用血签的名字，立刻明白这是诀别书。他刚才匆匆忙忙看信，用脚顿地，悲痛万分，对他太太说："不好了！"泪从脸上流下来。他太太开始号啕大哭。阿非坐在那儿，茫然不知所以，脸藏在自己手里，也大哭起来。曼娘把儿子抱得好紧，一手扶着木兰。

冯子安过了那一阵临时的震惊，立刻说："赶紧！赶紧去找她。甜妹，你离开她多久了？"

甜妹回答说："那是我到您那边儿吃晚饭的时候儿，恐怕有两个钟头了。"

现在别人也听见这边儿喊叫。立夫、她母亲、她妹妹都走进屋子来，宝芬来听听出了什么事，回去告诉姚先生夫妇。

有人猜想红玉可能跳进池塘淹死了。

也许是上吊自尽，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吊，而不在自己的屋里，这个说法也没有道理。所以结论是她跳了池塘，所以仆人们都到各院里去找她。姚先生、冯先生、立夫、荪亚一直向池塘走去。

挤在屋里的一群女人之中，只有莫愁还能保持头脑的冷静。大家都因红玉的血书而心情激动不已，就忘了她留给甜妹的小包儿。那封皮纸现在扔在地上，莫愁看见上面有字，就去捡起来。在反面儿有一封短信，只是：

告知阿非，依月下老人祠神签行事。我祝他婚姻美满。

红玉

这一定是先写的，因为上头没有血迹。

在外面，劈叭乱响的火把的光亮，在池塘周围移动，惊动了树上安息的夜鸟，火焰的光亮在水中反映出来，而池水在苍白的月光之下平静无波，硬是紧抱住深绿色池水中可能的秘密。深藏不露，心惊胆战的池边人莫名其究竟。男人们若说话，也是压低了声音，各有心思占据心头。只有仆人在池塘对面的声音、受惊的乌鸦啼声、猫头鹰的尖叫声，震破了深厚的沉寂。

立夫默默无言，把红玉的对联指给荪亚看。

曲水抱山山抱水

闲人观伶伶观人

后来姚先生叫人把这一副对联摘下去，免得看了伤心。

在戏台那边，池塘有五六尺深，在书斋那边则有十二或十五尺深。红玉从那边跳下去可能性较大。夜里打捞是办不到的。只有几个仆人在浅的那一边走下水去，也只能尽可能往里走而已，天那么晚，做什么也困难。大家都相信她若两个钟头前跳下去，已经救援不及了，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坐在那儿，等往后花园去寻找的仆人传回消息。他们回来，说一无所获，冯舅爷说他们应当去休息，向大家道声辛苦。木兰、荪亚、曼娘回到曾家时，已经半夜，仍然没有带回确实的消息。荪亚曾经说在姚家过夜，但是他们怕曼娘胆儿小，只好回去。甜妹哭得好伤心，大家勉强把她拉到冯舅爷的院里去，大家一夜没睡。

天还不到黎明，冯舅爷就起身，又出去找他女儿。他到"蜃楼"，在晨曦中，看见靠近"暗香斋"的基底的附近，有一

个微微闪亮的黑东西。他越看，越像一只女人的鞋。他过去一看，果然是一只漆皮鞋。他跑回去告诉太太。甜妹告诉他红玉换的鞋是漆皮的。所以她好像从池塘的那一边跳下水去的。现在可以看得出来，红玉可能是从西边旁门儿出去，到了“暗香斋”，那里前天夜里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她可能从敞着的窗子跳过走廊上二尺高的矮墙，那样跳下去的。冯太太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她那苦命的女儿，自从孩子时在什刹海看见淹死的那个小姑娘，就一直怕水。

她的尸体必须赶紧捞起来，不然是会泡坏的。现在已然确定她已死去，所以又雇了外头人来打捞，除去红玉的母亲和几个老仆人之外，让所有的女人都离开。阿非立在“自省堂”里等，就在“自省堂”的拐角儿上，前天下午，红玉听见他和环儿，还有那个美国小姐说话。

红玉的尸体从水里捞上来时，阿非赶紧把眼睛转过去。他现在不能看她。纵然她跳水自杀之前，不惜精神，化妆打扮得整齐漂亮，她的脸上身上，如今也是泥污一片，长辫子上的泥水，向池塘里滴滴嗒嗒地落下。

第三十四章

利欲薰心王府探宝
职责已尽四海云游

第二天早晨，木兰和她丈夫，另外有曼娘、桂姐、丽莲，又都来到姚家看红玉的母亲，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大家安慰她说，红玉富里生富里长，快快乐乐过了那么多年，做父母的应当心满意足了。又说红玉实在病得重，不容易好，一切都是天命。不过关于她对阿非的情爱和那封诀别书，大家一字未提。女人们自然谈论她的好多长处，她缠绵的疾病，她们越说越哭。所以木兰到莫愁的院子时，她的眼睛还是红红的。

木兰说："昨天一定出了什么事。她从宴会上来的时候儿，她已经打定了主意。你记得她进屋时神气就不对。"

莫愁说："阿非说离开她时，她很高兴。"

立夫说："那是因为她知道是他们俩最后一次的见面儿。我一定问阿非究竟出了什么事。"

环儿说："我倒想到一件事。宴会开始以前，那个美国小姐、阿非，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阿非的院子里说话，那时候儿你已经走了。我们出去的时候儿，我好像看见有一个人藏在假山后头，一定听我们说话了。大概就是红玉。"

立夫问："你们说什么话了？"

"是关于素丹订婚的事。我们说她有肺痨病，阿非说巴固娶她是由于怜香惜玉的一番爱心。四妹可能听见我们说话，也许以为阿非说的是她自己。"

别人都静悄悄，一言不发，只是心里想这件事，惟有莫愁说："你们看见没有，她到宴会上去时，好像精神错乱一样。她看阿非的样子，她向阿非微笑的样子，好像当时别人都不在场一样。真是会赶得那么巧？真不幸，我觉得四妹的死有几个原因，一部分由于神，一部分由于人。第一，由于素丹与巴固订婚这件不幸的巧合，并且她自己也有痨病；第二，因为她的生活里佳人才子的事情太多，又多愁善感；第三，因为她太相信杭州月下老人祠的签了。"

正在这个时候儿，华太太走进来，惊慌得不得了，因为她刚才听到这件事。

立夫问："她说的'依月下老人祠神签行事'是什么意思？"

木兰停了一下儿才说："这是个问题。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华太太一听杭州月下老人神签的事，也弄糊涂了。别人就告诉她红玉和丽莲在西湖抽签那签上的话。

木兰说："月下老人倒是个满有趣的故事，但是她未免把那话太认真了。不能说有命运，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她相信，才在她身上应验……那就要了她的命。可是真苦了她啦。我可以在大家面前说，她是真爱阿非，她死好让阿非快乐。她最后的愿望就是让阿非婚姻快乐。"

丽莲说："按我的意思看，她是死在和尚的手里。那天下午，

她看了签上的话很伤心。谁信和尚，谁就受他制。”

在丽莲的口气里，对死去的情敌还恨意未消。丽莲原已经认命叫阿非和红玉订婚。但是她却不喜欢红玉。那时曾先生已经谈到给丽莲订婚。但是，像好多现代的小姐一样，丽莲不肯答应，父亲很生闷气，丽莲暗中勉强她母亲桂姐来阻止她自己愿意的那件婚事。

木兰曾经看过那签上的文句："芬芳香过总成空"，意思指的不是暗香就是宝芬，大概指的为宝芬，因为暗香比阿非大好几岁。到目前看起来，签上的话已然应验。但是那话没说红玉"总成空"之后怎么样，没有分明说谁要嫁给阿非。红玉临死嘱咐的"依月下老人祠神签行事"，也许可以随人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宝芬的神秘影子时常在木兰的心里出现，但是在丽莲面前，她没再说什么。她只叫人去告诉阿非，说她们要见他。

阿非来了，看来像个鬼，也可以说像个见了鬼的人。他也不向桂姐和客人问好。女人都很可怜他。桂姐说："不要太伤心。人死不能复生。"

木兰问："爸爸干什么呢？"

"他和舅爷舅母在'暗香斋'呢。正给她穿衣裳。"

说了这句话，阿非突然立起来，走到前院儿里去，看见甜妹正哭着找东西给红玉入殓。

阿非问："我要问你，她怎么死的？"

甜妹抬头望了望，半恼怒，半悲伤。

她回答说："我怎么会知道？"

"你应当知道，四妹怎么死的？"

甜妹回答说："你不会看她留下的信吗？"说完接着找东西。

阿非站着看这个没规矩的丫环，甜妹好多方面都像她死去的小姐。她抱了一抱小姐的衣裳。就要回‘暗香斋’的时候儿，阿非拦住她说：“甜妹，我的心已经碎了。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只想知道什么事情使她去寻短见。”

甜妹转过脸来以悲伤怜悯的腔调儿说：“你们男人怪得很。女人爱男人时把她逼死，然后再哭她。哭有什么用？人死还能还阳吗？”

阿非喊说：“甜妹，你这话冤枉人。我肝肠寸断了。我心也不能想。我有什么不对呢？”

甜妹眉毛一扬说：“你们俩好的时候儿，你们俩很好。然后你再惹她流泪，一连好几天，昼夜不干。那天，她回来后，就把诗稿烧了。我知道她活不长了。我觉得她好像前辈子欠你的眼泪债一样。现在她还完了你的债，泪也干了。你还要干什么？”

甜妹看见阿非那副可怜的样子，她的怒气也消了一点儿。她说：“她只祝福你婚姻幸福。她为你而死，这还不够清楚吗？”

阿非倒在红玉的床上大哭起来，甜妹放下他走了。

后来是木兰和桂姐过来，把阿非从红玉的床上扶起来，把他带到莫愁的院子里歇息。

阿非说：“都是我害死她的。都是我害死她的。”

立夫告诉他环儿刚才的猜想，那才是她死的理由。那个想法倒是很近乎实际情形。可是阿非坐在那儿，头脑昏乱，想也不能想。

华太太说她们去看看姚太太，于是桂姐、木兰就过去，这是照例去请安。宝芬静悄悄地坐在姚太太的床边。姚太太看着是病情不轻，皱纹纵横的脸上显出可怕的神情。

宝芬说："昨天晚上，老太太没睡好。半夜的时候儿，她要起来念佛。在供桌前头坐了几个钟头，不肯回床去睡。"

姚太太好像新有了一种变化。因为她不能说话。没人能猜透她的心事。但是她的耳朵还蛮能听。和她说话的人必须一直猜她要干什么，要到她点头为止。她若伸出三个手指头，宝芬会问她意思是三块、三十块，或是三百零三块钱。宝芬很快就能猜出她的心思，这样就方便多了。有时她觉得病轻一点儿，就叫宝芬给她念书听，但是念的也只限于佛教的报应神灵的记载，或是什么灵验良方。民间有好多这样劝善的宗教小本子，叫人不要杀牛，叙述菩萨灵验的传闻，都是由善男信女私人捐钱印好赠送的。姚太太最喜欢的是目莲僧劈山救母的故事，那是以前她在杭州时，曾经看过《目莲僧劈山救母》的那出戏。

红玉的死引起她病情的改变，她似乎老是非常害怕，睡不着觉，而且情形迅速恶化。因为红玉是个少女，所以丧期念经只前后二十一天。可是姚太太一听见和尚敲鼓敲钟打钹的声音，她就好像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可是她又要请尼姑到她院子来念经。

银屏和体仁生的儿子博雅，一直就没敢让姚太太见，可是珊瑚，她是一直照顾博雅的，现在常常在姚太太屋里。博雅虽然九岁，但是长得很高。一天，博雅来找珊瑚，赶巧被祖母看见。祖母尖声号叫，用手捂住脸，出了一身冷汗。

让大家一惊非小的事，是姚太太忽然哭出声来！她说："你是来要我这条老命。"话居然说得清楚了。

珊瑚赶紧叫那个孩子出去，孩子就走出去，自然觉得受了委屈，丢了面子，又不明究竟为了什么。

宝芬喊道："太太说出话来了。"这么惊吓吓出了话来。这么突如其来，珊瑚、莫愁谁也没想到。她们走近床前，听见她嘟嘟囔囔地说："哎呀！可怜我吧！我受不了啦。"

莫愁流着欢喜的眼泪说："妈，您病好了！您能说话了！"

母亲说："什么？"

"您现在能说话了。"

博雅虽然已经离开了屋子，但是还站在外面听着呢。他从外面向里面偷看，并且对珊瑚说：

"奶奶好了吗？"

姚太太对博雅在近前与否，有一种神秘的感觉。所以还没等珊瑚来得及回答他，姚太太就说："噢，快叫他走！他来要我的命了！"

珊瑚向那个孩子大吼一声，他就偷偷儿溜走了。

姚太太突然间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引起了全家的激动之大，竟胜过红玉的丧礼。不过这也只是落日的回光返照而已。木兰从电话上听到消息，赶紧跑过去看，父亲、珊瑚都在母亲的屋里。

她母亲正在说："没有用。我在世的日子快到头儿了。你们顶好给我准备后事吧。在庙里多给我烧香，求我到阴间的路上好能平平安安的。"

木兰说："您心里别乱想，那都是您的梦。"

"不是梦，是真的。银屏的魂灵告诉过我，咱们家死了一个人之后，再就轮到我死。现在红玉既然死了，随后轮到的就是我。"

木兰说："爸爸，四妹死在庙里的神签上，一个人难道还不

够吗？难道还叫妈也信神邪的话这么受罪？”

姚先生简略的回答说：“她信咱们的话就好了。”

随后几天，病情越来越坏，阿非因为疲劳伤心，也病倒了。遵照病势垂危中母亲的话，阿非搬到母亲院里靠外的房间去睡，由宝芬扶侍。他病好了一点儿，仍然睡在那儿，常常进去看母亲，所以他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天，他和宝芬常在母亲面前。

※　　　※　　　※

宝芬一直忙着伺候病中的太太，根本没有工夫回家看看。他父亲到古玩铺去过，知道姚家发生了事情。一天，宝芬家中有一个人到王府花园儿，要见宝芬。

阿非说：“请他进来，我还没见过你们家的人呢。”

宝芬说：“他只是个仆人。”

阿非说：“你们家也有仆人！我本来就知道你们家不错。”

宝芬觉得很尴尬，一句话也没说，出去见那个人。她回来说，她母亲有件重要的事要见她。

阿非说：“叫家里的马车送你回去吧。”

“不要。那样儿不对。别的佣人要说话的。两个钟头以内我就回来。”宝芬回到家，看见父母和叔叔。

她父亲是个很斯文的中年旗人。一见就问她：“你在王府花园儿已经有三四个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宝芬说：“没有。我实在没办法下手。”

“为什么？”

“我必须一直伺候着太太，现在她内侄女儿死了，太太自己又病得很重。谁还有心去办那种事情？”

“你连那个地方儿也没找到吗？”

“有一次我晚饭后出去，她们家少爷看见我，我只好找个借口。后来我就再不敢出去。”

她父亲继续说：“你别把事情弄坏。别启人疑心。他们家少爷怀疑你了没有？”

“我想不会。阿非是个悠闲懒散的男孩子。他当时问我在那儿干什么，我说东西丢了，在那儿找。他要帮我找，我叫他走开了。”

“谁是阿非？”

“他们家的少爷。”

“你为什么那么叫他？”

“他告诉我要那么叫他。他说主人和佣人之间的分别实在无聊可笑。他说……”宝芬说到这儿忽然停住，脸羞得红起来。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脸红，也不知道为什么说那么多关于阿非的话，而不提他家别人。自己觉得话说得太多了。

她父亲说：“不用忙，要细心进行。你要知道，这对咱们家是一笔大钱。”

宝芬皱了皱眉，她说：“爸爸，您给我的这件事太难做了。我害怕……若不是为了爸爸和妈，我可死也不愿做。”

突然间，宝芬用手捂住脸哭道：“我没法儿办！我没法儿办！人家待我那么好，咱们却跟贼一样。”

宝芬的父母非常疼这个唯一的女儿，但是父亲说：“并不是像你这种想法。那宝物不是他们的。他们买的是那座花园儿，不是藏在地下的宝贝。不然，我们也不会派你去。也许那批宝贝的价钱和花园值得一样多呢。”

现在要说明一下。宝芬的祖先在满洲八旗军中，随同顺治

进关；因功皇家赐予世袭爵位。在乾隆年间，爵位期限届满，但是家境富有，历代都在朝为官。到清帝逊位，清朝瓦解，由于继续过旧日的生活，保持场面，家中财产，不久耗尽。革命一发生，宝芬那时才十一岁，她智慧开得早，那时就感觉到家道中落。不过还能雇得起佣人，其实也只是保持个表面儿，正是外强中干。

宝芬的父亲在华太太的古玩铺买到了一卷文稿，那是华太太从王府花园儿的王爷手中，买古玩时一齐买回来的。宝芬的父亲已经改用汉姓姓董，是个读书人，对满族家谱很感兴趣，因为自己太穷，买不起那一批古玩，用两块钱买了那一卷旧文稿。那批文稿之中有单卷的书，有诗稿，还有游记，都是未曾出版的。一天，在细检看旧书时，他发现了当时那位王爷的祖父的一本日记。里面记载英法联军抢劫北京的情形，尤其记载清楚的，是咸丰九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和圆明园中藏书楼的情形。在北京被抢之时，王爷的祖父的日记里说曾经埋藏宝物于地下，并且说明了在花园中的地点。老祖父显然是不久即行去世，也许是逃离北京，并未返回，因为日记没继续写下去，即此中断。当时好多这种掘地藏宝之事，不过家人亲友都从未听人提过，自然就长此忘记了。因为此次掘地藏宝，是这座大花园建成之后数年的事，而且当时老王爷正在皇恩厚赐之下，官运亨隆，荣华正盛，那所藏宝物价值之高，自在意料之中。过去几座别的王府花园掘土重建之时，曾经发现藏宝之事。

现在宝芬听父亲说姚家只买的是花园儿，并没有出钱买地下的宝物，她说："可是，爸爸，那花园儿现在究竟是人家的，不是咱们的。"

她父亲于是说："宝芬，我们要你做的，就是查证一下那个地点。其余的事情，就全留给我们办。"

宝芬的母亲说："现在先不用愁那个，我只是盼望你现在在他们家做的事不至于太难，因为你从来没有在自己家做过什么。"

女儿说："事情倒没什么，很轻松，全家人又好。您真应当见见他们的几个女儿。"

"我听华太太说，有个红玉和他们的少爷订过婚。"

宝芬迟迟疑疑的说："是，我也听说。"

"为什么跳水自尽呢？"

"我也不知道。"

宝芬离开家，不久就回到王府花园儿去。

※　　　※　　　※

红玉出殡之后，姚太太的病越坏，大家都看出来恐怕拖不过几天了。现在很怪，在她能说话之后，她只讲南方的家乡话，这叫宝芬茫然不解，也感到很烦恼，使他很难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姚太太老在静静地回忆往事，说她在少女时期她家的历史。阿非爱听这些事，他也懂杭州话，所以他常把听来含糊难解的话，讲给宝芬听。虽然是在忧虑的气氛之中，阿非和宝芬之间，有时候儿也有青春的快乐。甜妹现在侍奉红玉的母亲，过了许久之后，由于莫愁和环儿的解劝说明，说红玉是偷听阿非和那位美国小姐的话，并且误以为是指的她自己和阿非，因此才自尽的，她对阿非的一腔仇恨，才算消掉。

一天，姚太太正躺在床上看着阿非和宝芬说话，她忽然问宝芬："你父母把你许配人家儿没有？"

宝芬低下头说："没有。"

姚太太说："我在这个世界也待不久了。在我最后这一段日子里，你一直伺候我。你知道别人说我恨银屏，说我反对我儿子和那个丫环的婚事。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现在倒要找个丫环，叫我儿子娶她。"

宝芬满脸羞红，一句话也没说。

姚太太又说："不用害臊，婚姻是天意，我看你们俩是天赐良缘。你们俩处得也挺好。告诉我你们家的情形。"

宝芬说："我们是穷人家。"没再说别的。

姚太太这几句话说了之后，这两个年轻人感觉到他俩之间有了一种关系，这是以前一直在压制着始终不敢承认的。宝芬对阿非开始严肃起来，而且自己也感到羞惭不安，二人之间也再没有少爷丫环之间那种疏忽随便，宝芬也再不允许阿非帮她做那些洗涮抹擦的杂务。另一方面，宝芬向阿非说话时，更有一番前所未有的温柔，是无法掩饰的。别的女仆注意到宝芬比以前更留心她的衣裳。阿非不再把她当丫环看待，也不肯再让她伺候。在这种情形之下，宝芬也无法不依从，有时候儿阿非不知不觉地拿她比红玉，觉得红玉是比不上宝芬。比如说，宝芬从未和他吵过嘴，身体又强健。阿非这么想时，忽然自觉得良心不安，不该想已故情人的短处。

在宝芬的心里，不断有几种挣扎出现。第一，她没把父母派她来此要做的事认真去办，而且几乎是完全置诸脑后。第二，在情人面前，一个恋爱中的小姐要保持自尊和体面。这种内心的挣扎，已经使她愿意把自己的家庭情形暗中告诉阿非一点儿。

一天，阿非问她："为什么你们家雇有佣人，你却出来做事？"

宝芬回答说："我从来也没出来帮人做过事。"

"那么为什么现在你出来做事？"

"我以后再告诉你吧。不过别把我今天说的话告诉别人。"

这种双方保密又增加了他俩几分亲密的滋味。

不但姚太太、阿非和宝芬自己，觉得他俩的关系很明显触目，木兰、立夫、莫愁思忖红玉的遗言，也觉得红玉指的是宝芬。甜妹对阿非不忠于她已故去的女主人所表现出来的抗拒，更使事情明显，除去宝芬，更无二人。木兰觉得宝芬比起红玉来，和阿非匹配，更为适宜。因为宝芬有旧家庭的教养，比起轻薄新派头儿的丽莲，好得无法比拟。桂姐虽然也关心，红玉死后不久，把这件事故意压在心头，一字不提。

过了不久，姚太太病势越发沉重，虽然还有气息，但是又不能说话了。有三天，一直什么东西也没吃。宝芬让她喝杯人参汤，有时喝了下去，有时候儿吐出来。家里认真准备起后事来。

最后那一天下午，木兰、莫愁、阿非、宝芬都在屋里，姚太太醒过来，睁开了眼睛，做了个动作，显得是要说话，可是说不出来。宝芬和别人都走近床边儿。姚太太抓住阿非的手，又软弱无力的去抓宝芬的手。宝芬不敢动。莫愁明白，就拉起宝芬的手。姚太太把那两双手放在一块儿，她的嘴唇好像是动，但是说不出话来。不久身子往后一沉，就再没醒过来。两个钟头之后，一命呜呼了。

珊瑚和莫愁看见当时的情景，告诉了父亲和别的家里人。

姚先生又再度表现出行动的迅速敏捷，女儿们看见颇觉吃惊。似乎是他刚在'自省斋'打坐，已经预先算出什么事情要

发生。他已经有一整套的办法。他一定早已看中了宝芬，不然他不会让阿非去到母亲那边儿住。他告诉大家，这件婚事正合乎红玉和他太太的遗言，说宝芬一定会做个极好的儿媳妇，并且宝芬也应当，因为她在婆婆死前尽了孝，总而言之，是“天作之合”。

姚先生把华太太找来，把情形告诉她，让她做个媒人。

华太太说：“这么快？”

姚先生说：“说办就办。”

姚先生向华太太说，那是他在世上最后的本分，他愿亲眼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成了亲，因为若不现在办婚事，就要等三年居丧期满再办。今年夏天阿非已经毕业，他正打算把儿子和媳妇一齐送到英国去，结婚之后，在英国去念三年书。

在姚太太丧礼之前，赶紧完成这件婚礼，也是合乎中国的古老风俗的。这样在姚太太出丧的时候儿，不但有儿子，还有个儿媳妇送殡呢。婚礼必须特别简略，而穿孝服也必须停一天。也就是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婚礼之后，新郎新娘就要立即居极正式的丧礼。

订婚礼正式举行。姚先生发现新娘的父亲是旗人高官，并没有太出乎意料。他知道他们现在家道中落，但没想到别有用心。他只是相信这是华太太高明的头脑中又一项计划，也是华太太精通人情世故的一次胜利。订婚的那一天，他向华太太说：“你把旗人的花园儿卖给了我，你又给我找了个好儿媳妇儿。我觉得宝芬很好。我得向你道谢。”

宝芬的父母既惊又喜，有王府花园儿的少主人做女婿，比挖到地下藏的宝物更可靠。即使挖到宝物，打官司也许还会输，

徒落个坏名声。宝芬回到家里准备婚事时，她告诉父母和叔叔，不要再妄想原来那个掘宝的打算。她说："若是有宝物，我现在也不会偷走了。"她母亲说："找到个地下的宝物，不如找到个好女婿。"

但是阿非是那么个懒散的大好人，和宝芬相爱又那么深，婚后不久，宝芬决定把花园内地下可能藏有宝物的事，告诉阿非。宝芬虽然告诉过父母永远不把到姚家去做女仆的用意泄露出来，她确是暗中告诉了阿非。阿非大吃一惊，但是心里明白。

他问："你们若是找到，那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告诉我要找到那个地方儿。后来见你们家人都那么好，我实在不能做，所以事情就作罢了。"

宝芬深怕阿非会说什么话或是有什么行动，但是，出乎她意外，阿非却很高兴说："事情好妙哇！若不是这种原因，我怎么会遇到你？不过，他们的宝贝已然丢了。"

宝芬听不懂，问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你。他们没找到地下的宝贝，反而失去你这么个活宝贝，把他们最亲爱的活宝贝丢到我手里来了。"

宝芬听了好快乐，吻了阿非一下儿。

阿非问她："要不要让爸爸知道？"

宝芬说："不要，千万不要。我们娘家人就太没面子了。"

可是两个人还不胜寻宝的诱惑。阿非说："咱们怎么办呢。"

宝芬说："那儿有一块大圆石板。你就说你要用它做个石头桌面儿，摆在院子里，所以要掘起来。那时候儿咱们就知道下头有没有宝贝。"

一天，阿非若不经意的样子叫两个园丁跟他去，去掘那块

大圆石板，大概有三尺见圆。把石板抬起来之后，看见下面有两个磁缸。

阿非装做和园丁一样惊奇，他问："什么东西?"

一个园丁说："一定是藏宝贝的。"

阿非下命令说："拿起来看看。"

两个缸都是空的，只有一个里头有一小块儿旧缎子，几块泥土，没有别的。宝物一定早被别人发现，大概是以前的主人，也许是他们的仆人。

阿非和宝芬非常失望，宝芬仍然立在那儿，眼睛不住看那个窟窿的底部。

她说："看！那儿还有东西！"

大家都往下看，看见在黄土里有三颗珍珠，像大豆子那么大，晶圆闪亮。工人下去检起来，又翻土往下找。

一个人说："还有一个。"

最后一共找到五个同样大的，显然原来是一副，散在土里了。宝芬收起来这五颗珍珠，算是她自己的私房东西。

他俩告诉了姚先生。姚先生现在才明白了华太太为什么介绍宝芬来到他花园儿做丫环的用意；但是装做不知道，只是说："你们运气不好。一定有人先掘去了，不然你们可以找到全部的宝物呢。"

他对阿非说："可是，阿非，一件宝贝你还不够码？你娶了这么个好新娘，谁娶到谁也该满足了。"

姚先生向宝芬微微一笑，宝芬也微笑谢谢公公。这就是掘宝的冒险记，到此为止。

※　　※　　※

阿非和宝芬的婚事匆匆完成，可以说是姚思安早想出外云游的全盘计划中的一步。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他对全家发表了一篇奇怪的训词。

他的腔调悲伤而平静。他向一对新人和舅爷、舅妈，以及三个女儿说：

“子安，犟儿儿、阿非、宝芬、女儿：咱们家最近事情是接二连三。你母亲现已去世，阿非宝芬已然结婚。我在人世对这个家的职责，已然完了。我在你母亲去世时为什么一滴眼泪也没流，你们大概会纳闷儿。一读《庄子》，你们就会明白。生死、盛衰，是自然之理。顺逆也是个人性格的自然结果，是无可避免的。虽然依照一般人情，生离死别是难过的事，我愿你们要能承受，并且当做自然之道来接受。你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对人生要持一个成人的看法。你们若在人生的自然演变方面能看得清楚，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的事情，你们也不会太伤心。

“阿非，你和宝芬婚配，我看见很高兴。不要忘记她在你母亲临终的那段日子，伺候你母亲，可以说是在未嫁到姚家来，已经尽了儿媳的孝道。我要送你们俩到英国去。宝芬，你的本分是照顾我儿子，我把他交给你了。我把儿子的命运交给一位小姐照顾，也等于叫她照顾我们姚家的前途，还有比这项任务更重大的吗？我信得及你，很安心。

“我告诉你们，我就要出外云游了。大家谁也不用

掉眼泪。你母亲的丧事一完，阿非和宝芬也出发往英国去之后，我就要离开你们。不用伤心。世界上，没有父母会跟儿女一辈子的。十年后，我若还活着，我会回来看你们。不要想法子去找我，我会回来找你们。

“你们曾听见有人离家去当隐士。世人对人生只有两个态度：入世，出世。不要怕这两个名词。我和你母亲和你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看着你们长大，美满地结了婚。我们已经过得很快活，也尽了人生的本分。现在我可要松松心了。不要以为我去修仙。我若给你们讲些道理，也许你们不能懂。我要出外，是要寻求我真正的自己。寻求到自己就是得道，得道也就是寻求到自己。你们要知道‘寻求到自己’就是‘快乐’。我至今还没有得道，不过我已经洞悟造物者之道，我还要进一步求取更深的了悟。

“红玉自己有了她独特的了解。你们要想她的好处。阿非，记住，她的死是为了让你快乐。除去至道，谁能注定事情会这样演变呢？”

这时候儿，红玉的母亲和阿非都很难过。女人有人低声啜泣。姚先生又接着说：

“阿非不在家时，莫愁木兰两个人要共同管理家里的财产，当然还得舅爷帮忙。详细办法以后再说。”

他说完之后，冯舅爷问他：“你要到哪儿去呢？”

“我不能告诉你。我知道你们会快乐，我也会快乐。”

冯舅妈现在是家里最年长的女人，劝姚先生不要离开家，央求他跟大家还住在一起。她说：“即使你要修道，在家也完全可以过轻松自在的日子啊。”

姚先生说：“不行，办不到。在家，思家。这些道理我没法子对你说透。”

木兰和莫愁知道他父亲那么镇静清楚地说这件事，是再不能劝他改变主意的了。他似乎计划这件事有好几年了。

由于母亲去世，父亲离家入山修道，木兰的生活至此告一段落。姚先生离开家，是在世之日，而非死亡之时。这使母亲的丧事更令人加倍难过，也使阿非夫妇离家往英国更是难分难舍。阿非和宝芬三番两次坚持延期启程，好和父亲一起多盘桓些日子。但是姚先生态度极为坚决，又把他的哲学向他们讲解，让他们看得更远一点儿，更透彻一点儿。

姚先生已经立了遗嘱。阿非是财产的继承人，和体仁跟银屏生的儿子博雅共同享有姚家的财产。博雅在未成年时，珊瑚代表他，但是阿非是一家之长。阿非不在时，木兰和莫愁共同代表他，和冯舅爷共同管理姚家的财产。姚先生一离家，三个女儿每个人都得到现款一万元，她们可以支出来用，也可以存放在店铺里，完全听其自便。

木兰想起在杭州开个商店的主意，这件事姚先生也做了安排。木兰需要拿出一部分自己的首饰，在自己的古玩铺里变卖，卖后的现款大概接近两万块，就用这些钱买父亲杭州的一家茶叶店。木兰在杭州有了一家茶叶店，莫愁在苏州也有一家商店，那是原来给她的一份嫁妆。

※　　※　　※

阿非启程的前一天，和宝芬带了一篮子酒、水果、鲜花儿，到红玉的坟上去祭奠，坟在玉泉山附近他们那别墅的后面。

他们带着甜妹去的。在环儿解释之后，又告诉甜妹，阿非和宝芬的婚姻，是依照小姐的遗言办的，甜妹才对这新情势容忍下去。有一天，她告诉阿非，倘若最后那天晚上红玉不告诉她阿非对红玉是真爱，她会永远不饶恕阿非的。

那是晚秋的一天，三个人出了西直门，向玉泉山而去。阿非和宝芬都穿着朴素，一看见红玉的坟，阿非控制不住了，甜妹和宝芬看到阿非的悲痛，也和他一起哭起来。阿非跪在坟前，宝芬跪在阿非旁边，甜妹在石碑前摆放水果鲜花和酒壶，然后在他俩后面跪下。

阿非把酒洒在地上，然后读祭文，祭文是宝芬帮着他写的。每句都是四个字：

　　呜呼！红玉四妹。表兄阿非，来哭汝曰：
童稚之年，汝来我家，羞涩淑静，沉默无哗。
喜怒无常，青梅竹马，同窗共砚，惠我无涯。

少时欢乐，往事难追，同为孩稚，刘海齐眉。
什刹观水，见溺神摧，遽传凶耗，汝溺秋水。

汝我渐长，移住名园，春秋佳日，徘徊追欢。
寻捉蟋蟀，同放纸鸢，情怡心旷，福乐无边。
冬夜灯下，笑语声喧，汝谈诗赋，故事连篇。

馨香默祷，厮守终身，得蒙喻允，我幸何深。
卿竟卧病，探视不勤，误解滋甚，秋暮杀身。

卿今已矣，爱我何多，恕我愚蒙，祝我福乐，
我何能忘，遗言碧血，四妹红玉，汝其静听，
阿非前来，唤汝芳名，来享酒果，呜呼芳灵！

阿非精疲力竭，昏晕过去，站立不住，竟长伏于地上。宝芬和甜妹劝他节哀保重，扶他站立起来。他浑身瘫软，宝芬叫他日落之前赶紧回家，以免在秋风萧瑟里着凉感冒。

第二天，他夫妇启程往英格兰。宝芬的父母去送行。阿非向父亲告别之时，喉中梗塞，几乎不能成声。

阿非走了之后，姚思安剃去了头发，换了一件粗布长袍，向哭泣的家人告别，不许家人相送，说十年后再回来探望他们。于是拿了一根拐杖，走出家去，消失了踪影。



下卷　　秋 季 歌 声

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
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
神奇复化为臭腐。

——庄子《知北游》

第三十五章

堕落无耻素云遭休弃
钻营有术怀瑜又高升

红玉死前不久，姚家接到一封信，上面的蝇头小楷是“敬陈静宜园主人”，信寄自安庆。信内自称是陈妈的儿子陈三，他在当地报上看过那篇小说。北京当时是全国文化中心，北京的周刊，或是大报的文艺副刊，往往全国地方报皆予转载。

陈三的信很简单。但是信内封有交他母亲的信则有一千多字长，略述他被抓服役的情形，描述他的逃亡，他服侍过的几个主人，他的自修读书，投考警察学校，说他现在在安庆当警察，每月薪饷银元八元。信内说如果他母亲来到姚家，请姚家念给他母亲听。信内还说他正打算辞去职务，一俟筹足旅费，就北上寻找他母亲，北上的旅费大概要三十元。

莫愁和立夫看完那封信，自然心情很激动，立夫觉得写了那篇小说，能有这样的结果，非常高兴，立刻给陈三电汇四十元，急切等待他到达，好知道陈妈这个儿长成了什么样子。

环儿说：“看他写得这笔字，那么工整。他自己怎么下工夫自修的呢！现在很不易看见人写这种蝇头小楷的了。”

自从清朝废止科举，写这种小楷的人几乎已经绝迹。写小

楷要有无限的耐性，可磨练出人的耐性，每一笔都要合规中矩，写时要心气平和。说也奇怪，写小楷却在警界颇为提倡，凡是警察每日每月公事报告写的文字工整者，则提升很快。

立夫说："他一月才挣八块钱，而且一定还拖欠。政府的职员挣四五十块钱的，还写不了这么一笔好字。他的文字里除去文言成语用得稍有小错儿之外，可以说是简单明白。"

姚太太去世之后没几天，陈三来到了姚家，大家正忙着办丧事。带他进去见到姚先生时，他向姚先生下跪磕头，拜谢姚家照顾他母亲。姚先生赶紧把他扶起，让他坐下，但是他却一直站在一旁。

他肉皮儿黑，个子高，前额大，嘴和下巴显得很端正。他穿的一身衣裳是制服改的，扣子换下去，警徽撕了下去。因为不能买一顶帽子，又不能戴原来警察的帽子，所以来时是光着头，头剃得光光的。他立得笔直，两个肩膀宽大而强壮。他的眼睛和五官，很像他母亲。说话是清清楚楚的汉口口音。

姚先生说："你母亲不愧是个伟大的母亲。你为什么始终没给她写封信？"

陈三勉强抑制住感情说："我写过。不知为什么没能寄到。革命成功之后，我正在湖北。我又寄了一封信。信退回了，上面写'查无此人'。我本想回家，但是没有旅费。我想我每一封信都退回，我母亲也许已经去世。"

姚先生说："我们想办法帮着你找她。你就住在这儿好了。"

陈三为人沉默寡言。他即使思念母亲，也不形之于外。人把他带到立夫的院子里，立夫、莫愁、环儿正等着看他。

莫愁问他："你把你的遭遇告诉我们，好不好？"

他说："少奶奶，这话说来可就长了。在军队里，我扛几十斤重的东西。那时候儿我很年轻，一天要走一百里地……我生过病，又好了……腿都肿了，有一个礼拜，没有饭吃，没有事情做，躺在山坡儿上等死，后来一个村里的女人给我饭吃，给我地方儿住，她救了我……我病好了之后，到汉口去拉洋车。后来走了一步好运，有人雇我去给私人拉车。几个月之后，那位好心肠的老爷搬到别的地方儿去，我又换了几家主人。后来我决定独立生活，考了警察。"

"你成家没有？"

他回答说："没有。穷人哪有工夫儿想成家？"然后他问："您有没有我母亲的相片儿？"莫愁说："没有。"他显得很失望，沉默了一下儿。莫愁很留心，没把他母亲给他做的那包衣裳给他看，恐怕他太难过。但是环儿站起身来，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后屋里去，把那一包衣裳拿了出来，一直走过去和他说："这都是你母亲给你做的衣裳。"

环儿的声音有点颤抖。这位穿着讲究的小姐站得离他那么近，陈三站着怪不好意思，也一时弄不明白。环儿解开包袱，看了他一下儿就走开了。看见母亲给他做的这衣裳（这在小说儿上已然看到过），陈三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简直就像个小孩子，眼泪竟把衣裳哭湿。立夫和莫愁大受感动。过了一会儿，莫愁才勉强说："你母亲老想打听你的下落，好把衣裳寄去。你要好好儿收存这些衣裳。"

陈三勉强收住眼泪，他说："我一定永远不穿。"

他们听见隔壁屋里有哭泣之声。环儿原来又不见了。莫愁看了看立夫，脸上显出十分惊异，但是继续说些别的事情。

立夫说："你愿不愿在我们这儿做事？我们会给你假去找你母亲。你总得有个地方儿做事才行啊。我知道你不愿意当佣人。"

陈三说："我母亲在您这儿做过事，只要您让我在这儿，我做什么都可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感激。我母亲也许会回来的。"

立夫问他看文字的能力如何，有意给他个书记的事情做。

但是陈三自己说愿看守花园儿，因为他枪法好，是个神枪手，在警察大队射击比赛他得过奖，虽然姚家不需要这等人，姚先生还是答应了。

陈三回到老家村子里，回来说她母亲一年以前回去过，但是不久又走了。在白天，平常他没有什么事，因为人勤快，他就去问莫愁有什么事要差他去做。立夫就给他书看，有时候教他抄稿子，但是告诉他不要太费事像绣花儿那么精细。

陈三一直没找到他母亲。他面色沉重，不但不肯把母亲做的衣裳穿在身上，连同样蓝色的布也不肯穿，他一生一直如此不改。他买了一个很贵的皮枕头套，大概有两尺长，是抽大烟的人在出外时用来既做枕头又装烟枪的。陈三在里面装几件衣裳，夜里枕在上面睡。在晚上，他不值班时，发狠用功，熟读立夫借给他的书，就在夜里曾经照过他母亲缝衣裳的灯下读，仿佛他是故意折磨自己。那个灯是环儿给他的。现在在进院子的门口一间小屋子里，他挂了两尺长的一副对联，他自己用工楷写的，是普通常见的两句：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陈三焚香敬书

他有时候心里想一下儿给他这一包衣裳的小姐是谁,后来发现是立夫的妹妹。他在莫愁的院子里遇见她时,她总是和他说话,但是陈三则尽量躲避她。莫愁和立夫说,自从立夫发表了那篇小说之后,环儿显得比以前沉静,而且拒绝母亲为她进行婚事,实际上她已经二十二岁,早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她似乎常常若有所思,而神情沮丧。在她没见到陈妈的这个神秘的儿子之前,在想象中显然对他已有好感。现在见到了他,并没有失望。

另一方面,陈三对哪一个丫环都不轻薄,不调情,他简直就像一个痛恨女人的男人。莫愁后来才发现,陈三在汉口时,有一个丫环追求他,为躲避她的献殷勤,只好辞职不干。

※ ※ ※

次年春天,暗香常常愁眉苦脸,喜怒无常。这种变化还有一些别的情形,自然逃不了木兰尖锐的眼睛。

暗香的地位当然不止于一个丫环。甚至于桂姐和曾太太也知道经亚喜欢她;但是素云现在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经亚的妻子,家里已经承认了这个新形势,因为总比经亚到外面去寻欢取乐好。暗香现在由于接触渐多,富家的女儿的行动习惯她也学会了。她而今快乐而满足,经亚有时候还觉得她够美的。她现在穿得好,只是在平常日子不敢太讲究耳环手镯,衣裳也不敢剪裁得像小姐的衣裳那么好,因为习惯是这样,丫环模仿小姐的衣服,只要够新式就好,但不可以至争奇斗胜的程度。穿高跟鞋,那时只是贵妇的特权,北方的女仆不可以乱穿。暗香总是穿一件长袖子的褂子,用以遮住左胳膊上一块烫伤的红瘢

痕，那是以前一个女主人用热烙铁给烫的。由于木兰的做法和地位，全家对待她或和她说话，几乎像对姚家的小姐一样。但是她仍然是个丫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不是。由于她过去受苦的经验，最初来此过温和舒服的日子，颇觉不安。渐渐习惯于新环境之后，才开始接受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礼貌和相互的尊重，不过仍然觉得自己是有点儿过分。对自己社会生活上地位的提高，她十分喜欢，于是便表现出乐于取悦于人，而自己对什么事情也诸多满意。因此上等社会那套人情世故矫揉造作，她一直学不会。再者，由于过去一向坐惯了末座，而今只要再往上升一个座位，也就十分快乐了。

经亚对她的殷勤，特别讨她欢喜。自从经亚回家之后，木兰就问他是否已经找到一个"山地姑娘"。因为他对素云越来越冷淡疏远，也就越来越喜爱荪亚和木兰，对他们俩那种生活思想，也渐渐看出其中的道理而乐于接受了。一天，木兰暗示暗香做他的妻子很近乎他的理想。经亚便把这个意思看得十分郑重，开始对暗香表示几分情意，觉得暗香的淳朴老实和太太素云正好是个鲜明的对比。暗香，按传统习惯，早就该结婚了。这个问题不但暗香自己挂在心中，连木兰也始终当一件事。

最后，追求得太露形迹了，锦儿开始把暗香叫"山地姑娘"来向她取笑。

一天，桂姐对木兰说："我看经亚对你们暗香很好。"

木兰没加可否，只是问了一句："妈知道吗？"

桂姐说："那一天，妈对我说这件事。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经亚真可怜。当初不应当给他成那门子亲。现在连个人照顾他都没有。他若认真地话，应当再娶才是。暗香人看来老实

忠厚，很容易知足。比在外头娶一个咱们不认识的小姐好。'老人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爸爸怎么个看法呢？"

"他还不知道。"

木兰说："素云怎么样？情形并不简单吧？"

桂姐说："俗语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的意思，既然已经开始，就应当有个结果才是。暗香这个女孩子很好，值得要。别叫别人抢走了，还是咱们自己弄到手吧。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我当初也是丫环的缘故。丫环不也是人吗？我对爸爸去说。暗香若是不应当嫁给少爷，我当初也就不应当嫁给老爷了。并且，经亚又没有儿子。这条理由也就够了。爸爸若是答应，素云也只好服从。谁叫她不给曾家生个儿子呢？不过，这件事不到时候儿不能泄露出去。"

等暗香由偶然的关系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事情又弄得麻烦了一点儿。暗香是六岁时被人拐卖的，小孩子时期一直受苦受折磨，她早忘记父母，连自己的姓都忘了。一天，和木兰到城南游艺园儿，她经过了她童年的记忆中的那一条河沿儿，上面横架着一座小石桥，岸上的百年老树枝柯低垂，阴影映在一个黑红两色的门上。暗香叫拉洋车的车夫停下车。她下车向四周围打量，头脑立刻想起童年在此玩耍的那片地方儿。她深信童年时在那小石桥上玩耍过——她记得那石头栏杆和石板，记得非常清楚。低垂的树枝、树桩子、大门、门台阶儿，楣石上面隆起的瓦的花纹，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她心惊肉跳，向木兰喊："这是我家。我以前在这树下、在这桥上玩儿，一点儿也不错。"

她们一看门牌儿，姓舒。

暗香喊起来："对了！对了！我们家姓舒。现在想起来了！"

她觉得很想一下子冲进去，但是激动得浑身颤动，不敢进去。她叩门，转身向木兰说："若不对怎么办？"

一个年轻的仆人打开门，暗香转身看了看木兰。

木兰问："请问这一家是姓舒吗？"

仆人看了看这两位少妇，觉得是上流人，回答说："是姓舒。您有什么事？您找谁？"

暗香怯生生地说："您这儿若是舒家，我想找舒先生。"

木兰说："我们的情形，你告诉他好不好？这位是舒暗香小姐。她要找她的父母。麻烦您进去问问舒先生，他们是不是丢过一个叫暗香的女儿。"

门于是关起来。暗香心里七上八下，觉得等了好久。

不久，门又打开，出来的是一位弯腰驼背头发雪白留有长须的老先生，戴着眼镜。他仔细看这个成年的小姐，似乎无法认识，暗香也不认识那位老先生。

老者问："贵姓？"

"我的名字叫暗香。您丢过一个叫暗香的女儿没有？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

"你今年多大？"

"我二十岁。"

老人想了一会儿，在感情激动之下说："你就是我的暗香吗？"

他犹疑了一会儿，然后伸出颤颤巍巍的两只胳膊把暗香抱住。

老人说："我的孩子！"他转身向家里人喊，叫他们出来。但

这并不必要。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已经飞跑出来，只见老人和那位小姐正在一齐哭。

老父说："这是你哥哥，这是你嫂子。"暗香像陌生人一样向他们行礼问好。

暗香问："妈在哪儿？"

父亲说："你妈……她死了，三年了。"

木兰带着女儿阿满站在一旁，这时舒家请她进去坐，父亲在前带路，手里还拉着女儿的手，好像恐怕再丢了。

双方情形互相告知，但是分别太久，说起话来，还是如同陌生人。木兰已经知道暗香家里的情形，不久就站起来告辞，她说："我要带着孩子回去了，以后锦儿可以照顾她。"

暗香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木兰很温和地告诉她："你今天庆祝骨肉团聚。有什么事情，明天回去告诉我。"

第二天，暗香回去，把她家的情形告诉了木兰。

木兰很急切地问她："现在你还愿帮我们做事吗？"

"我也不知道。我家好像对我那么生疏。哥哥嫂嫂似乎不喜欢我回去。"

"你若愿意，回去待个十天八天的，看看情形再说。阿满现在也不太需要人照顾了。我也可以看着她。"

暗香回家去，过了十天又回来，说她还愿意伺候少奶奶。母亲既然死了，现在那也不算什么家。她父亲只剩下他哥哥那么个儿子。父亲年老，嫂子虽然能干，人很坏，她管家，暗香回去，她很烦恼。

暗香说："她对我父亲也不好。那天晚上父亲说要多做几个

菜，她说临时来不及。我父亲说至少吃一顿面，她做了面，但是在厨房嘟嘟囔囔地抱怨。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告诉我，说儿媳妇不孝顺。我哥哥听说我还没嫁人，他显得很不安，后来说我出嫁还得花钱。”

木兰问：“你们家日子还好过吧？”

暗香说：“他们有点儿产业。因为父亲年纪太大了，钱都由我哥哥掌管。我父亲眼睛不怎么好。他们想给他什么吃，就给他什么。我们这儿的丫环也比他们那儿的主人吃得好。”

“你父亲说把你怎么样呢？”

“他说给我找个好人家儿嫁出去。”

“你是不是叫你父亲给你安排呢？”

暗香说：“不。”语气很重。

“你怕不怕素云？”

“有时候儿我想孤身一个人儿，也比睁着大眼跳火坑好。不过二少爷若是待我真好，那就又不同了。”

所以暗香还照旧和木兰在一起。暗香的父亲常来看她，她哥哥从未来过，这样把她摆脱开，心里还高兴呢。

两个月之后，木兰看出来暗香常常精神不安，身体也像有点儿小毛病。她怀疑到出了什么事情，于是对她说：“暗香，你怎么回事？”

暗香无精打采，叹了口气。

“告诉我，是不是经亚？”

暗香羞得用手捂住脸说：“少奶奶，您得救救我。我不敢拒绝他。”

“他说没说要娶你？”

暗香点了点头。

“他说什么？”

“他说二少奶奶不算他太太，他很寂寞。他说我若愿意，他愿娶我。我没办法，我怕我父亲把我嫁给别人。”

“那就可以了。他若跟你站在一块儿，你就用不着怕素云了。太太和桂姐都跟我说过这件事。二少奶奶也没有生孩子。太太赞成，老爷也就赞成了。”

暗香这才抬起眼睛来，显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恳求说：“少奶奶，我的身子现在是他的了，这种事情不能只说不算。您一定要帮助我。太太老爷若反对，我这条苦命也就不要了。”

木兰说：“不用怕。我已经和桂姐商量过了。”

“我一辈子对您感恩不尽。但是还得求少奶奶保守秘密。不要让别人知道。即使锦儿也别叫她知道。”

“有多久了？”

暗香说：“一两个月。”又低下头。

木兰说：“事情得赶紧办。”

※　　　※　　　※

经亚和暗香的私房韵事、还有经亚和素云的疏远，在经亚对他的大舅子牛怀瑜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经亚返抵北京之后，在水利局做事，他已经和怀瑜以及怀瑜那个圈子断绝了来往，这很使素云失望。由于大局的突然转变，怀瑜已经失去官职。袁世凯这位大总统一死，莺莺在袁世凯六姨太太那儿下的工夫，连根烂掉。倘若怀瑜在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公开之时，不远在山西，他一定会跟那群拥袁称帝的人一齐垮台。袁世凯一死，怀瑜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他都对袁责骂，说他是个野

心勃勃的老贼，既不懂得时代精神，又昧于“民主势力”。安福系得势之后，怀瑜和交通总长曹汝霖勾结上，在交通部担任参事之职。因为那正是安福系大权在握之时，所以怀瑜同时兼了三四个差事，每月薪金能领到一千五百元以上。

他尚不以此为满足，他另有更大的野心。他看出来，在那种混乱时期，要枪杆子领大兵的人才有实权。只有和军阀秘密勾结，他才能做到一个省长之职，才有权有钱。在统治阶级看来，中国各省仍然算得上“富”，也就是说有油水。直接统治一省，比在北京政府当差自然要好得多。在偏远的省分如热河会能搜刮到几千万银元，老百姓是很少知道的。

所以怀瑜和莺莺开始在身居天津的一位吴将军身上下工夫。那位将军迷于莺莺的美色。有人说怀瑜曾经正式把莺莺献给吴将军，充当将军的情妇，这也是传统的政治策略；有人说莺莺仍然是怀瑜的妻子。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莺莺是吴将军的情妇是公开的，坐着吴将军的车一同出去，并且在吴将军家一住就几个礼拜。这种丑闻有一种威吓作用。素云在这件事情中也有牵连，不过地位不太明显罢了。

这时候儿，中国正在酝酿一次政治风潮，是导源于一个反对安福系的学生运动。

安福系的组成分子全是极其能活动的政客，贪婪诡诈，肆无忌惮，其个人则颇有才干，令人感觉愉快。在安福系短短的大约两年执政当中，种种举动措施，无不令人痛恶欲绝。在中国现代史上，安福系与贪污无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称。王克敏做财政总长时和日本西原藏相达成的西原贷款案，便是一例。后来在民国二十七年，日本在占领之下的北平成立的华北

政务总署，就是以王克敏为督办。这些借款，是以合法的建设方案，如修铁路、开矿、饥馑救济、疫病防治、购买军火等名义借来的。但是政府仍然是穷，各机关中、小学校，大学，驻国外的使节，常常欠薪。每一笔借款都是增添新机构的借口，用以安置政府官员无数的儿子、弟兄、侄子、外甥，以及他们卵翼之下的那群人，而这群人中许多人在别处兼职，拿干薪，不上班。

但是新文化运动已经产生了功效。中国青年政治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明显的表示，他们对北京统治阶级和那个政府分明采取反抗的态度，因为那个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政府还是本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老样子，在全国没有威信，对政治的分裂、财政的混乱提不出解决的方法，最坏的是，对中国不抱希望，对自己无信心。

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有三千学生在北京的大街上整队游行，烧毁了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官邸，痛殴了一个亲日官员，促成了全国罢工罢市，要求改组内阁，并撤换中国出席凡尔赛会议的代表。那一天可以算做中国青年直接参与了政治事件，并影响了国家的命运。

这个运动的中心是要求日本把山东交还中国，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攫夺了青岛，由于此"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凡尔赛会议上山东问题遂悬而未决，后来，民国十年，在华盛顿会议才解决。中国虽然在欧战期间派有十万华工到法国，虽然中国是英法的同盟国，但是英法在一项秘密条约中，却答应把山东归于日本的势力之下，中国是被英法两国出卖了。同时在安福系政府和日本之间也订有同样的协定。一年前，以西原

借款方式，日本的钱好像金蚨自天外飞来，落入安福系的政府手中，日本外相要挟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把山东的势力让予日本。为了日本的两千万贷款，安福系政府已经同意，中国驻日公使已经在条约上签上了“乐于同意”四个字。等这个秘约在凡尔赛会议上泄露出来，中国代表团自然无话可说。

这个卖国消息从巴黎由电报打回中国之后，全国对安福系的首脑人物，尤其是曹汝霖、章宗祥，另一个前驻东京的中国公使陆宗舆，当时他正任中日外汇银行经理，群情激愤，怒潮遂起。

在五月三日，北京公布了消息，说山东已经卖给了日本，安福系政府已经打电报到巴黎，给凡尔赛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命令代表团接受山东的让予日本。本来就有一个庞大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在计划中，原定七日举行，警察正在逮捕学生领导人物。一个姓钱的女生被捕，促使领导人物决定改变日期，提前于第二天举行。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学生自十三个学院、大学出发，在北京天安门前集合，另外还有别的学校的代表，学生扛着旗帜标语，标语写的是：“打倒卖国贼！”“讨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一个姓谢的学生，走到讲台上去，当众咬破手指，用血写在白旗子上：“还我青岛！”

这个示威活动，表面儿上竟成了卖国贼曹、章的出丧大典，因为有一对白旗子，像丧礼的挽联一样，上面写的是：

决心媚外，章贼头颅今有价

卖国求荣，曹家后代碑无文

游行的大队原先计划通过使馆区东交民巷，但是商请通过，未得允许，群众受挫折后，如洪波巨浪，涌向曹汝霖的公馆。当时曹汝霖正和章宗祥讨论进一步的中日协商问题，章宗祥当时受召自东京返国，即将升任外交总长。曹家公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有的学生爬墙进去，警卫人员颇受学生爱国的热情所感动。后门终于打开，曹汝霖已经逃走，章宗祥则藏在院子里一个木桶里，被学生发现，揪了出来，由他的日式胡子泄露了身分，遭受了殴打。群众没能找到首恶，失望之余，打碎了曹家的门窗家具，纵火烧房。

当时，傅增湘先生正任教育总长。因为教育部没有钱，又有许多学生问题，所以教育总长一职是内阁中最不受欢迎的差事，因此才留给安福派系以外的人去做。群众散去之后，三十二个学生被捕。当时谣传被捕的学生将处死刑，北京大学将予解散。保释学生的商谈失败，傅先生和十四个大学学院校长呈请辞职，学生终于释放。

事件的发展证明学生全部胜利。这个运动转眼风靡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商会也激起爱国的热情，于是形成了全国罢市。在六月十日，名声狼藉的曹章陆三人遭政府撤职；在二十八日，中国派赴巴黎的代表团撤退回国。

曹汝霖自住宅逃出后，住入六国饭店，牛怀瑜前去探望。在全国怒潮澎湃之下，曹汝霖和其他人等，决定到天津日本租界去躲避，怀瑜和他们一齐去日本租界，他自然心中别有所图。素云和莺莺不久之后也跟了去。经亚问他太太素云为什么要去，素云回答说：“你不用管。”

素云离开后，第二天，她的异母同父的妹妹黛云来看木兰。

黛云现年十七岁，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一同住在北京。有一件事看来很怪，就是她父亲牛思道，在六十岁的年纪，竟而遗弃了他太太，拿了自己大部分的钱，不顾他太太的反对，公然和黛云的母亲福娘住在一处，福娘自然年轻得多。黛云则是一个极端维新的女孩子，是民国十年左右那一代典型的性格。那一代腐败官僚的儿女，有的效法父母那种榜样，有的则完全成了父母的叛徒，毫不妥协地斥责父母的生活方式。受了当时青年热情的激励，黛云则痛斥旧官僚的生活和家庭的腐败，正像从那种生活的内部揭起了叛逆的旗帜，具有十分彻底的自信。因为当时把家庭关系看做“封建”观念，所以她批评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她的嫂嫂、她异母同父的哥哥怀瑜，无不万分地坦白。她父亲本质上，她认为是纯洁天真，但是她承认她家的钱是不义之财，他父亲就是那一大批贪官污吏中的一个，一旦革命到来，是应当枪毙的。她说话声音粗，不像高贵妇女的声音。她留着短发，穿着白上衣、黑裙子，裙子长得刚过膝盖，完全是当时女学生的装束。木兰听她说话，就犹如听一个使人无法置信的家庭传奇。

黛云说：“哈！我哥哥听说章宗祥被我们学生痛打，他自己藏在屋里去，把门插起来，头都不敢往外伸。第二天早晨，曹汝霖叫他到饭店去看他，他把小日本胡子刮下去，化妆改扮之后才敢出去。你知道曹汝霖和章宗祥都留有日本仁丹胡子。所以章宗祥藏在木桶里，我们还是认得出他来。我哥哥到家之后，他告诉我嫂嫂他们也许有危险。”

木兰问：“哪个嫂嫂？太太，还是姨太太？”

“当然我指的是我嫂嫂。那个我就叫她莺莺。因为我也参加

了示威运动，我哥哥结结巴巴地骂我，那个样子，可惜你没看见。他说那些学生什么都会做得出来。他们应当到六国饭店才安全。你知道他一激动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话时，那个样子完全像我父亲，大嘴唇一上一下地动，就像一条鱼——我们全家都嘴唇大，我也是……嘿，他吐沫飞溅着结结巴巴地说。我就坐在那儿，不言不语，微微发笑，后来他转过来对我说：'你们男女学生不好好儿念书，对政府毫无敬意！'我说：'对卖国的政府，我们当然没有敬意。我们若把山东卖给日本，你们赞成不赞成？'我极力和他辩理。他又跟我说：'你们哪儿懂政治！'我说：'至少，我们知道卖国总是不对的。只有黑良心的才赞成把山东送给日本人'。他更恼怒起来，他对我说：'都是你们女学生——在街上和男生一齐游行。看着和娼妓一样，真是无耻。'我立刻还回去说：'你们当然认为女学生在街上爱国游行是无耻。可是，我不是天津妓院里出来的呀。'可惜你没看见莺莺的脸变了色，而我嫂子瞪着大眼望着我！"

木兰问："你也敢说那种话？"

"我怕什么？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我不要他的钱花。我也不想当阔家小姐。我自食其力。对莺莺我完全不在乎。因为不叫她嫂嫂，我就叫她的名字，只有她怕我。"

木兰问："莺莺和吴将军的事情你知道不？是不是真的？"

黛云回答说："嘿！他们叫我们共产党，共妻共夫。我哥哥和吴将军才是烂透了呢，因为他们俩共一个妻。北京天津人人都知道，我用不着保守什么秘密。他把莺莺献给吴将军做姘头。吴将军不要莺莺的时候儿，他才和莺莺在一起。莺莺还以此自鸣得意。一天，怀瑜在我和他太太面前，他告诉莺莺说有朋友

问他这件事。你知道莺莺说什么？她说：‘由他们去说。他们是嫉妒。好多名女人都想得到吴将军的垂青，可惜还办不到呢！’一点儿也不错——你是不相信——吴将军还邀他和莺莺一齐到吴将军家去吃饭呢。吃完饭，我哥哥找个借口微微地笑着离开，叫莺莺留在那儿陪着吴将军打牌，然后一起过夜。去年春天，她在吴将军家过了七八天。那是开头儿。”

木兰问：“你相信素云也纠缠在里头吗？你可以把真实情形告诉我，你我无话不说。我必须顾及到我大伯子的名誉。”

黛云说：“那个我不知道。我知道她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到吴将军那儿去的。”

“你嫂子还在北京住吗？”

“是啊，她在这儿，和孩子们看家。倒是没人管她。”

木兰觉得牛家这个小叛徒好有趣，告诉她有空儿常来串门儿。

那个时代的中国，就是如此。到底是老一代的迷惑？还是年轻一代的迷惑？实在不易确言。一切价值标准都告崩溃。老一代腐败而无能，少一代反叛而欠教养。老人对中国，对自己，都失去了希望，少一代对将来则抱有无限的热心。年轻的一代若没有权利抱有希望和热心，谁应当有呢？他们把一切都抛弃之后，自己似乎不成熟，粗野欠修养。他们确实是缺乏教养，不过有热血，有良心。

五四运动只是好多学生运动的开始。以后，每逢国家有危难，政府里，心已经变凉的老一代人的措施，一触怒了热血的青年，就有学生示威运动。老一代总是抱怨年轻人不努力求学，少一代则抱怨老一代治国无方。老少两代之间的冲突越发强烈，

老一代苛酷的讥诮，自然而然会引起少一代的反叛不服。这种情形一直到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利用青年爱国热情伟大的力量，推翻北京政权革命成功为止。

但是改变木兰和我们这个故事中其他人物的生活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学生运动。

※　　※　　※

木兰必须把莺莺的丑闻和立夫莫愁说，这是势不可免的，而且黛云仍然是常到王府花园儿来探望她们。

立夫问："你哥哥为什么干这些事情呢？他日子过得蛮好嘛。"

黛云说："他？"这个字用强烈的鄙夷腔调儿说出来，"这些狗官若不弄到百万千万，是一辈子不满足的。穿长袍儿的要依靠着系皮带的。他现在还想发更大的财，打算凭裙带关系当个军阀的小舅子呢。"

黛云说："你能写。为什么不揭发这种妖魔鬼怪的丑事呢？"

莫愁对立夫说："你要小心哪！"

立夫说："我不怕。全国都恨死这一批人了。"

莫愁说："但是很多安福系的人现在还当权呢。他怎么也算咱们一个亲戚。"

黛云说："你太封建。他也是我异母同父的哥哥呀。"

立夫问："你真正不在乎吗？"

"在乎？我会供给你一切的资料。"

木兰看着，一言未发。

莫愁说："按道理，这些狗官，应当全部揭发他们的黑幕。可是他是咱们的亲戚，应当宽容他一二。而且不能用你的真名

实姓。还是让别人去写吧。”

立夫说：“这些狗官若不给他们个当头棒喝，他们是有进无退的。”

莫愁说：“你是生物学家。为什么不研究昆虫，为什么不用你的显微镜？”

立夫说：“昆虫？我只知道有两种虫子。第一类：是军阀的小舅子。第二类：是想做军阀的小舅子还没做成的。这些都是我的虫子——这些寄生虫快把中国吞吃完了。”

木兰说：“立夫，你是少见多怪。那种寄生虫哪儿都有。你知道一个接受法国政府的勋章的‘伟人’吧？他就是凭送给袁世凯一个妾才平步青云的。”

立夫说：“那又不同。他不是把自己的妾送呈御用的。他只是知道袁世凯喜爱那个妓女，买到手送给老袁的。这不一样。他还不算那么无耻。”

莫愁一看立夫还不能就此止住，只好打圆场，以妥协结束。

立夫写作时打算用一个笔名，只把真名字告诉编辑。怀瑜、莺莺以及吴将军的名字，巧予隐密。莺莺的名字改为“燕燕”，因为莺莺燕燕常用以指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怀瑜”改成“卞宝”，因为古时卞和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宝玉。

立夫写了一篇故事，由陈三誊写。他模仿旧小说说书人的风格，着意描写莺莺的风骚丑态。并没有说明是小说或是真实故事，莺莺在此小说里的特点是很容易被认得出的。怀瑜的仁丹胡子提到了好几次，也分明说到他是卖国贼曹某的狗腿子。

这篇小说在北京的报上登出来，有些读者猜想“燕燕”就

指的是莺莺，有些人一看就立即认出来。

莺莺把这篇小说拿给吴将军看，怪得很，吴将军大笑。莺莺说："这篇小说真讨厌!"吴将军说："这篇小说上对你的美丽迷人，可恭维得很呢。"吴将军觉得小说上把他写成一个风流人物，那样年岁还能和少妇闹风流韵事，对此颇为沾沾自喜。他说："我看这篇小说上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只是一篇小说嘛。有什么关系?"

这一揭发，最恼怒的是牛怀瑜。他觉得若公开采取行动，反为不美，因为等于自己承认是小说中的卞宝了。他给北京一个同僚写了一封信，让他调查清楚，并要编辑道歉，至少编辑要声明那篇小说纯属杜撰，对当代人绝无含沙射影之意。他的朋友把这件事一笑置之，并没采取什么行动。那个朋友问编辑作者是谁，编辑因为是立夫和傅增湘先生的朋友，拒绝相告。他说怀瑜若自己一定以为是卞宝，他可以控告毁谤名誉。怀瑜一控告毁谤名誉，一定自己要显露身分，反倒越描越黑。并且那位编辑有傅增湘先生的后台，傅先生虽然已经辞去教育总长，自然还不乏有势力的朋友。怀瑜痛心疾首，但是毫无用处。他怀疑黛云与此事有关。几个月之后，怀瑜发现了真正的作者是谁，起誓要报复。

这时候儿，在北京有很多"通讯社"，成立的目的是专向政府的机构每月领津贴，事情是不做，其存在的目的只是正常合法的勒索，所有政府的首脑儿人物都愿意和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每一笔向日本借到的款项，虽然不啻是北京政府财政沙漠上的甘霖，那些通讯社也都得到好处，因为政府这项"油水"得向各机构善加分配才成。有的只要有津贴就领，不管是什么来

源，甚至从敌对的两个政治派系。安福系的敌对方面也有一个这种通讯社。一看见孔立夫的小说，那家通讯社看到一个给曹章集团严重打击的机会，于是印了一篇类似的小说，就用牛怀瑜和莺莺的真名字，但只提“某”将军。怀瑜在北京的朋友事先风闻此事，因为这件丑闻已然成为茶余酒后的闲谈，那位朋友想贿赂那家通讯社，但贿赂被拒。

第二天，北京很多报上都登出那整篇的故事。在故事里，怀瑜的妹妹素云三次被提到，都是名声极坏的角色。将军此次真正发了火，在被劝促之下采取了行动。事情闹大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必须采取惩罚行动，以满足他们复仇的愿望，并给将军增加几分面子。吴将军不能直接要求段祺瑞去办，因为他是奉系的人，并且奉系和直系的军人当时正联合反对段祺瑞的皖系。但是他给北京警察局写了一封私人性质的信件，要求将那家通讯社查封。吴局长属于安福系，他采取了行动。那家通讯社果予查封，但是对那位编辑则没有害处，因为他立即换了个名字，又成立了一家通讯社。唯一的结果就是街谈巷语多了新材料，莺莺的丑闻则全国皆知了。

素云牵入这件丑闻，立即有了影响。黛云来了，告诉大家他父亲在报上看到这个故事时的情形。

“他正看报上那个故事，越往下看脸越白。那时候儿，我正和我妈在一间屋里坐着，因为我们刚吃完早饭，我们已经看完那份报，所以已经全知道了。我说：‘爸爸，这家报上也有这个小说。’他不想看，他嗓子里吼了一声，把报扔在地下。他说：‘看你哥哥和你姐姐做的事吧！咱们家多么难为情！这是莺莺做的，不是怀瑜，我知道。’他看见我还在微笑，瞪着我说：‘坏

东西，你还有什么好笑的？’我说：‘爸爸，我们自己也得反省一点儿。我哥哥跟着汉奸曹汝霖干，也不是件有脸面的事。’我爸爸问：‘你怎么知道曹汝霖是汉奸？’我说：‘全国人都说他是汉奸，他当然是汉奸。’我爸爸向我狠狠地看，一句话也没说。我又想法子平平他的气，我说：‘您的孩子也不都是坏的呀。我若当军阀的姘头，您赞成不赞成？’他好像感到意外，对我说：‘当然不赞成。为什么问这个？’我回答说：‘我是跟您开玩笑。您总是说我哥哥我姐姐都像他们的母亲。’他说：‘是啊。都是那老婆子的功劳，与我没有关系。’他恨怀瑜和素云的母亲。他又接着骂他那老婆子。我妈和我静静地坐着，听着他骂。当然我妈听了心中欢喜。”

这件事影响经亚更深，直接损到曾家的名声。

经亚来问荪亚和木兰：“谁写的那篇小说？”

荪亚说：“那谁知道？”木兰默不作声。暗香也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没说什么。

经亚说：“我想写的人是立夫。”

木兰问：“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觉得。他一向很恨怀瑜。”

木兰说：“即便是他写的，里头也没有关于二嫂的事啊。”

经亚说：“不用怕。从现在起，我与她毫无关系。我想在报上登一个启事，断绝我们夫妻的关系。”他向暗香看了一眼，暗香低着头，流露出来胜利的微笑，实在无法掩饰得住。但是荪亚说：“二哥，这件事，你必须得到父亲的同意才行。我们一直费尽心思瞒着他。不知道他老人家听到之后会怎么样。他病得那么重。”

木兰说："这个很难。他若知道咱们曾家的名声都受到了牵连，他会和素云断绝关系的，那正合乎你的打算。在另一方面，他病得那么厉害，这件事会加速他的末日来临。我们若不让他知道，以后他知道了，他会怪罪咱们瞒着他，因为这和咱们家的名声有关系。"

经亚说："这一步早晚要走的。我若不和那个婆娘一刀两断，她会把我拖累得更要命。我到办公室去，怎么有脸见同事呀？我要和她离婚，然后要娶暗香做正式妻子，不是讨她做姨太太。"

暗香听到这话，走出了屋子去。木兰想起来，这件婚事不能往后拖得太久。

木兰说："暗香也是人家的女儿，你应当把她明媒正娶，最好跟妈和桂姐商量一下儿。"

经亚去见母亲，说他要娶暗香做妻子，要和素云离婚。曾太太知道报上揭露了素云的丑事，曾家的名声很受影响，虽然木兰关于暗香的情形一字未提，她也怀疑暗香有点儿异样，恐怕是出了什么事。她想要使曾家的名声免于这件丑闻的破坏，她和桂姐决定叫丈夫知道这件事。

曾太太这时在床上的时候儿居多。说来也怪，虽然她身体软弱，却比曾先生活得寿长。桂姐先做了个引子，说经亚没有儿子，曾先生似乎也有意考虑这个问题。

曾太太和经亚进到屋里，她说："我想咱们老二很受苦，也没个人照顾他，二儿媳妇又不生育。"

曾老先生问："你打算怎么办？"

他太太说："木兰有个丫环。我们大人也仔细看过，觉得她很合适，脸上没有怪样子。将来会是个贤慧的内助，经亚也愿

意。”

经亚不说话，全指望他母亲和桂姐替他说。

父亲说：“那么，好了，就办了吧。素云答应没有？”

经亚说：“爸爸，我若娶暗香，就打算把她当做正式妻子。她并不是丫环。她已经找到她父母了，人家日子过得也不错……我打算和素云离婚。”

父亲问：“为什么？牛家若不答应怎么办？”

“他们一定会答应。”

“为什么？你有什么理由？”

经亚看了看他母亲，他母亲于是说：“我们本来不打算跟你说的，你别心烦。根本不要把素云看做咱们家的人就好了，那么对咱们家的名声也还好听。”

父亲问：“怎么回事？”

“我们打算一直瞒着你，可是没有用。现在和她早断绝一天，对咱们家也好，对咱们儿子也好，现在牛家不会反对，因为事情都上了报了。”

曾先生的脸变了，鬓角上粗筋暴露。他说：“我原也知道。她老跟那个婊子在一块儿。报上怎么说的？”

经亚把报上登的尽量轻描淡写说了一下儿。父亲要看那份报，经亚递了过去。他带着水晶眼镜细看的时候儿，既因年老软弱，又因怒气难消，两只手一直颤动。

他气喘吁吁地说：“这个牛家婊子！咱们家清白的名声会叫她弄坏，真算倒了霉！跟她离婚，不用迟疑！在报上登个广告就够了。不用担心牛家。”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经亚，你最好说这几年来，一直跟她没有任何关系。说一年，两年，三年

吧。说我们跟牛家也几年没有来往了。洗清你的名誉，也洗清你父母的名誉。不，等一等！这个广告应当用我的名字登。拿笔拿纸来。”

在太太和姨太太之前，父亲口授那条离婚启事。然后他又思索了一下儿，又口授了致牛思道的一封信，大意是自己采取这一步，实出鲁莽，但曾家清白家声，不容玷污，万祈谅宥等语。

怒气已消，躺在床上喘气，精疲力竭。

他又对儿子说：“经亚，我们不慎，这次婚姻让你受罪。当初想总不会坏到这种地步。现在给你好好儿办一次婚事吧。把暗香带来我看看。不能一错再错了。”

雪花原在外间听着呢，一切都听见了，一听见这话，赶紧跑去向暗香道喜，带她来见老太爷。

暗香走进来，后面跟着木兰和荪亚。暗香向老太爷请安，曾先生上下打量她时，她低垂着头。

老太爷问：“你会做衣裳做饭哪？”

暗香回答：“会。老爷。”

“你会读书写字不会？”

暗香脸红了，不说话。

木兰说：“她念过百家姓。水果青菜的名字都会写。”

“你能真心伺候我儿子，照顾他穿衣吃饭？”

暗香羞惭得不能回答这种问题，头垂得更低了。可是曾先生觉得这种羞愧淑静，就是她最好的回答。曾先生向她那低垂的脸看了一会儿，简短说了一句：“我答应了。”

桂姐说：“赶紧跪下给老太爷道谢。”

暗香跪在地上，给曾老先生磕了三个头。

桂姐又说："再给太太磕头。"

暗香又跪下给经亚的母亲磕头，然后桂姐把她领了出去。

第二天报上登出了曾先生的启事。曾家派了个媒人向暗香的父亲正式商量安排婚事。

媒人向暗香的父亲说，新郎的父亲病很重，希望立即举行婚礼，就在下礼拜。暗香的兄嫂听说她就要正式嫁给曾家做儿媳妇了，对她特别亲热，为讨她欢心，万分热诚，什么都帮着做。

经亚和暗香非常欢喜，第二天一齐来看木兰和荪亚，感谢木兰的帮助。这种幸福使暗香更增几分美丽。

木兰说："噢，现在你比我高了。你叫我木兰吧。"

暗香说："那怎么可以？您比我大，我叫您大姐吧。"

"可是我得叫你二嫂哇。"

荪亚说："不要。像姐妹一样，大家叫名字。"

暗香说："我叫她姐姐，她叫我的名字。情形真很怪。最初您在山东德州遇见我时，我愿叫您妈。我的生活是连蹦带跳带转弯儿，就像"九龙瀑布"一样。变化太快，太出乎预料。"

木兰说："吉人自有天相。我有一个主意。现在你是少奶奶了，你不用再穿那长袖的衣裳挡住胳膊上的疤痕了。这能提醒你现在的好运，让你更快乐。"

但是暗香仍然继续穿长袖子的褂子。因为她过去受了那么多罪，经亚对她特别温柔体贴，那红疤痕就是她过去受苦的标记，经亚常去吻。经亚也愿把那个疤痕保持做一个宝贵的秘密，只许他见，只许他摸。

而暗香也常常把经亚前额的皱纹舒展开。这些皱纹，是经亚在过去数年痛苦的婚姻生活中形成的。由于爱情的魔力，过了一段日子，暗香居然使经亚的那些皱纹消失不见了。

第三十六章

挥笔为文孔立夫结怨
爱国游行青少年遭殃

启事登报之后第二天，曾文璞接到牛思道的一封信，信内措词的语气，比所预期者缓和得多。当然，老牛若像当年在职时，曾先生不会采取这样强硬行动。不过，即便如今，他也预料素云家不会没有麻烦，至少也不愉快。出乎他预料而且使他放了心的是，牛思道信里说小女不肖，贻羞两家，他本打算私下商谈离异，而不必见诸报端，因为如此使他有伤颜面等语。曾先生对来信的温和极其满意，又口授了一封语气极其谦恭的信，大意为：若不是素云的谰言蜚语已然在报上登载，曾家为维护家庭清誉外，决不会在报上登此启事，实为不得已，万分抱歉，务请原谅等语。

过了几天，怀瑜寄来一封信，内容较为严厉，信内附寄天津报上的一份剪报，上面是素云的启事，大意说，自从嫁到曾家，因为从未生育，颇为翁姑所不喜，一直遭受婆家虐待，几乎全花自己积蓄维持生活，如今离异，再好无比。这样一来，显得她并不愿意与丈夫共同生活，于是双方都不丢面子，无人吃亏受害。实际上，素云对曾家的离婚启事是异常愤怒，她认为

那是公开的污辱。但是莺莺劝她要用另一种眼光看这件事。莺莺告诉她，现代妇女离婚并吃不了什么亏，并且为了社会地位的缘故，她再和丈夫在一起，实在并无道理可言，并且，由于正式离婚，以后她就更为自由，毫无拘束了。她听后，算勉强同意，才在报上登出一条相对的启事。

怀瑜的信以为妹妹辩护开始，说下流不负责任的报上的无聊小说不足为信。他妹妹的行为并无不当，蓄意中伤的谣言，外人不知，误信犹可，曾家则最不当轻信。此等无谓的谣传，曾家不予以有力地澄清，反于此时刊登启事，声明离异，不啻予谣传以正面之支持。他说在此道德沦丧的社会，黑白颠倒，实无正义真理之可言。涉及他个人处，则无须辩解。人性险恶，但不料竟落井下石，至于此极。他愿恬然忍辱，不事争辩，因为问心无愧，可对天地。但终有一日，屋瓦也会翻身，曾牛两家，必为死敌。容后再会！

这封信颇惹曾先生气恼，但决定不予答复。

从现在开始，素云完全和她哥哥那一帮人沆瀣一气，莺莺虽然并没有嫁与做股票生意的老金，却和他亲密了好几年。怀瑜成了吴将军的机要秘书、得力的助手。他不久携带他的情妇、妹妹素云，随同吴将军一同到东北，直到民国十三年奉军入关，他才又回到天津。

怀瑜事实上把他太太和五个孩子遗弃了。黛云很同情她嫂子，劝母亲把她们接过来同住。牛思道很喜爱孙子们，直到这时候儿，怀瑜的孩子们才过到正常的儿童生活。两年之后，牛老太太，当年的马祖婆，喝消毒水自杀身死，死前她这个被遗弃的老婆子独自住在天津巷子里一所小房子里。那时怀瑜和素

云正在东北，只有老牛、怀瑜的太太和五个孙子去参加丧礼。当年北京城人人畏惧的母夜叉，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　　　※　　　※

素云丑事的宣扬和随后的离异，曾先生受到不少的打击。怀瑜那封傲慢无礼的信，曾先生虽然并没答复，但他把素云和她哥哥骂了好几天，所以他太太说他最好写一封驳斥的信，好出一出胸中的怒气，不要在家里发脾气，伤不到怀瑜，怀瑜是听不到的。但是曾先生忽然病重，一天早晨患了中风。大家都立刻把那封信的事忘记了。等他中风的病况减轻之后，经亚和暗香的婚礼就在他床前举行，只有少数亲友，新郎新娘向公婆行礼，向暗香的父亲行礼，然后相互行礼，奏乐表演等娱乐节目在外院举行。婚礼仪式简单，因为经亚是续弦。

宴席上，经亚的母亲最为欢喜，好像儿子的第二次结婚，是她时常记挂在心中的过去错误的补救。所以她在这次婚礼之中最为活跃。不过她也渐渐上了年纪。她穿着整洁，和五十岁年纪的妇女一样高雅，头发有四分之三成了灰白。那天看来她还是个小巧玲珑颇为秀气的女人。

使她觉得最快乐的是，她现在三个儿媳妇她都喜爱，而且她们妯娌将来都会和睦相处，这在家庭中太重要了。喜宴结束后，桂姐在女人桌上说：

"我从来还没看见一家像这个样子的，三个儿媳妇都像家马引野马进入马栏一样，老大引来老三，老三又引来老二。"

客人大笑，暗香的娘家嫂子看着有点儿胆怯，局促不安，只是嗤嗤地笑。

曼娘说："一点儿不错。当初若不是我，木兰还不知道飞到

哪儿去了呢。我腿快，把她逮住了。”

婆婆说：“不对。你不要一个人独居大功。木兰是你爸爸找到的。”

木兰听了，心满意足，于是说：“没人能说暗香不是我找到的吧？”

婆婆兴高采烈地说：“既然这样儿，你们就应当彼此像姐妹一样。我倒有一个想法，老大和老三从孩子时候儿起，彼此就以姐妹相称。你们大可以结为干姐妹。曼娘最大，算是大姐，木兰老二，暗香最小，虽然她是二儿媳妇，算老三，不要再叫‘嫂子’了。”

出自婆婆的这样的提议，自然大家不反对。桂姐于是离开座位，给大家斟酒，庆祝三个妯娌结为三个干姐妹，毕生和睦相处。

那天曾太太喝得微微有点儿醉。

木兰对女性友谊的需要，就这样满足了。只有锦儿由于暗香突然高升，难免有点儿酸酸的，不过她说人生而有命，心里也就平和了。

经亚婚后，曾老先生只活了两个月。他的糖尿病又厉害了，身体越来越软弱，只是躺在床上喘气。

在去世前不久，他把儿女儿媳妇都叫到床前，对他们说：

“看样子，我也不久于人世了。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继续和睦相处，听你们母亲的话，就跟现在一样。把仆人减少，年岁大的丫环要把她们嫁出去，不要再像以前过日子那么奢侈。我的丧事要依照礼俗办，但是不要铺张。只要你母亲在世，这栋房子就不许动，以后可以卖出去。时代是变了。现在，你们要用仆人，在我们这个家里用这么多仆人，就工钱一项，一月也

要一百多块钱。不要忘记‘男子治外，女子治内’这条老规矩。若不分工合作，永远不能兴家。曼娘，你是老大，事事应当以身作则。木兰，你最能干，应当帮着为大家分担责任。爱莲，你的婚姻很美满，我用不着担心。丽莲，你相信自由结婚，要自己选择配偶。我可提醒你，不要做错了事。你看现在多少新派的姑娘，和虚有其表肚子内大草包的男人恋爱，或者弄得一辈子不嫁人。你可要小心。听母亲的话，让大人替你挑选，将来就不会后悔。这个时代不容易过，国家纷乱。你们不论男女，一切要小心谨慎，求福避祸。民国这十年以来，比过去有皇帝时一百年内的战争都多。以后恐怕还要大乱……”

他还想再多说，由于疲乏无力就停下来，但只加了一句："一切要小心。"

然后，他又吩咐把孙子叫来，向孙子阿宣阿通祝福，又向孙女阿满祝福。他躺回去，伸出两个手指头，仿佛说这些年只有两个孙子。老年人长辞人世前只有两个孙子，未免心里不够安慰。

这时桂姐低下头来在他耳边说暗香已经有了喜。老人微笑一下儿就断了气。

曾文璞先生未享上寿有两个理由，桂姐的说法是，素云的丑闻揭露，加速了曾先生的死亡，因为他的中风是接到怀瑜的信后第三天早晨，中风之前他仔细再三地看报上登的那篇小说。另一个说法是，经亚续弦，顺利实现，他颇为满意，因而心情松下来，死而无憾了。

丧礼是一件大事，准备十分妥善。讣告上写的极为详尽，孩子们为求心之所安，虽然父亲曾嘱咐不要铺张，还是愿多花钱，

把丧礼办得体面隆重才好。曾文璞先生，盖棺论定，可以说是一个正人君子，自律严，有修养。一生做大官如侍郎、电报局副总监及其他官职，宦囊积蓄才有十万元，足以证明为官清正，区区此数，民初的小官六个月即可搜刮到手。全家觉得他晚年的日子过得很凄凉，为了家里，他个人确是牺牲不少。旧日同僚的祭文挽联自远方城镇纷纷寄来，山东的旅京同乡会又都来帮忙。满清有显爵者出丧时的仪仗执事又都摆列出来，他入殓时是项戴朝珠，穿的是官服靴、帽、袍、套。

※　　　※　　　※

木兰一边儿是母亲去世，一边儿是公公去世，并且在一年之内，所以她现在是双重居丧穿孝。但是自然之道是无往不复，生死相续的。可能和儒家之礼相违背的是，木兰竟在曾先生去世之后的那个月受了孕，所以在次年，她的孩子的出生是晚于暗香的孩子五个月。几百年之前，有一位道学家在日记上记下一条忏悔自责的话，就是“昨夜与内子乱伦一次”，原因是正在居丧之中合房。虽然现在中国社会不再讲究这个细节，可是曾太太，还是有人把她看做中国旧礼教中人，因而暗中怪她的两个儿媳妇不该接连那么早生孩子。并且暗香的孩子是婚后七个月生下的，孩子倒是不大，当然也没有人明说什么。这样多生，家里自然人口增加，暗香生的是个男孩儿，木兰生的是个女孩儿，这是家庭繁衍人丁旺盛。曾太太虽然觉得违背了周公之礼，其实还是很欢喜。

由于红玉的死和姚思安先生离家隐遁于不知何山何寺，“静宜园”而今已不再有青年的欢乐玩赏。不知为什么，那个无名的雅集连会员也都忘记，乐天无虑的偶然一聚，都不再举行，那

个会社自然也就解散了。年老者去世，年轻者不是东零西散，就是结婚成家，远去海外。姚家姐妹感到奇特的悲哀凄凉，心头压着一副重担。红玉早亡，阿非、宝芬婚后出国。巴固和素丹也已经结婚，自从姚家姐妹居丧服孝，也就很少来探望，而自己另有聚会了。老作家林琴南已回到南方。美国小姐董娜秀偶尔还来看他们。有时老画家齐白石从古玩铺带来华太太的话，因为齐先生是闲人，又喜欢坐在王府花园内观赏。曼娘那时胸膛上生了一点儿毛病，不肯叫医生看，不管是中医或是西医，幸而木兰乡下的姑母告诉她贴一张膏药才治好了。

当代政论文章，立夫越写越多，除去写了一篇思想丰富的很长的文章，题目是《科学与道家思想》，这当然是发挥他岳父得意的哲学，其余都是时事论评。董娜秀答应把那篇《科学与道家思想》译成英文，但是迄未脱稿。那是一种科学的神秘主义，以他从生物学深刻的观察研究而获致的对生命的神秘感为根据。他又写了一个短篇杂感文字，题目是《草木的感觉》。这篇文字纠正了传统的对“感觉”与“意识”的观念，并引伸到动植物对环境的知觉，比如蚂蚁知道狂风暴雨之将至，是个不可置疑的例子。在文章内，他指出，感受能力决不限于人类。他又把表达情感的语言含义扩大，所以他坚信花儿含“笑”，秋林的“悲吟”。他说人折树枝时，或是揭下树皮时，树也会痛苦。树会觉得折枝是“伤害”，揭皮是“污辱”，是“羞辱”，等于“被人打了脸”。树之看、听、触、嗅、吃、消化、排泄和人类不一样，但对其生物的作用，并无基本不同。树能觉得光、声、热、空气的移动，树之快乐或不快乐就在于能否得到雨和阳光。这些和《庄子》上的道家神秘主义完全相符合。于是他转回来

贬损人类的傲慢狂妄，说人类认为“情绪”、“意识”、“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这更是无知。这是一篇随笔，自然可以发展成一篇哲学的论文，但是他没有写。

这是科学上的泛神论。庄子曾经写：“道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立夫告诉他太太说，孩子生下来那一天，母亲乳房分泌出一种消毒的黄色液体，用以保护婴儿。他说：“那种东西可以称之为上帝，称之为道。那种东西就在母亲的乳房里。不要以为那种奥秘只在人身上。最低级的生物的身体内也具有那种天性，用以发挥完美的调整作用。微生物利用的化学知识，最进步的化学家还苦于无知，而微生物却运用得简单、完美，而毫无错误，蚕仍然吐出最好的丝，人只能把它卖了赚钱；蜘蛛还能吐出防水、并且任何种天气都适用的粘液胶体；荧火虫仍然放出最有效的光亮。庄子说‘道在蝼蚁’，就是这个意思。”

由于丈夫时常谈论，莫愁也渐渐知道细胞内之染色体、荷尔蒙、酵素是什么东西了，但是立夫的科学基础也反映在他的政治态度上。这就表现在他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的一切难以忍耐，对贪污无耻肆无忌惮的安福系政客，尤其难以容忍。

木兰常去看他们，研究些商业上的问题，诸如一般的节约，现金的巩固，洪水对茶叶和药行的影响。在生意上，莫愁比她父亲做得有生气，逢年过节，她都请店铺里的同仁吃饭，这种事她父亲是想不到的。立夫提议把一些著名的补药装瓶出卖，就犹如西洋的专卖药品一样，但是木兰反对，认为这样变更推销方法，未免滑稽可笑，因为中国人习惯于看中国药材的样子，他不会买那难以辨认的提炼的药丸。试想人来买人参，若不能看

出来人参的纹络、颜色、形状，那怎么行？卖人参精这类东西，就要大规模的广告，完全变更的新人员，不再用多年烟熏的旧招牌，不再用为人所熟知为人所深爱的木刻印的包装纸，废弃中国药铺药材的香味，还要废弃那叮当响的砸碎药材的黄铜杵臼声音，要这样改变，就要说服顾客才行啊！他们为什么急于卖出更多茶叶、更多的药材呢？立夫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搁下不谈，因为他根本也没太认真。只是他的一个想法而已。

因为黛云常来串门儿，这一小伙人也就常常谈论当时的政治事件。立夫的叔叔听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很好，开始写信向他要钱，并且把一个儿子送到北京上学，由他供给，因为莫愁母亲去世，父亲离京，立夫在姚家不太像一个外亲，他那个表弟就来住在他家一间屋子里。

这一群年轻人在学生运动中非常活跃。一般中国青年对政治破产的北京政府都持反叛的态度。大家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就是必须有一个第三度革命来扫除军阀，使中国产生一个真正现代的政府。国民党正好对中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建国计划，对有政治觉醒的现代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北京大学仍旧是激进主义的中心，因此也最为北京政府所厌恨。北京大学有几个教授是国民党员，也有一两个已经证实是共产党员。在报纸和刊物上显出来一种分明的改变，就是由无组织的改革主义与模糊不清的全盘西化的热诚，转趋于严肃的讨论政治问题。里面用了很多的外国怪名词。意见似乎是越来越激烈。年轻富有活力的学生不加入国民党，就加入了共产党。公然以挑战的态度批评政府的措施，而政府既然知道自己的弱点和舆论的力量，对他们只好宽容，政府几个官员偶尔到学校毕业典礼时去致词，把

不喜欢政府的行动的学生称之为“共产党”或“苏维埃特务分子”。国民党员被诋毁为“红色分子”或“危险思想派”。

立夫、木兰、黛云、环儿、立夫的表弟、较为温和的莫愁，都被卷入政治的潮流。荪亚在场时，总是用他那任性可笑的话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上泼冷水，莫愁往往和荪亚合力来抑制他们，于是大家就称他们俩为保守派。莫愁常常说：“那有什么用呢？”环儿面色微黑，沉默寡言，但有时候却作惊人语。

立夫的朋友和同事开始到他家来坐，有时候儿大家就在花园谈论。这个小团体具有政治意识，大不同于红玉跳水自杀之前由巴固、素丹所发起的那个艺术团体。陈三已经被立夫提升为家中的书记，管理帐目，但是在每一夜睡觉之前还是照例在花园里巡查一遍，他也参加大家的讨论会，为大会作记录。环儿，见拒于陈三之后，不管什么问题，总跟他采敌对方向，作激烈辩论，声势汹汹。环儿的母亲急于把她嫁出去，可是立夫告诉母亲那样办对环儿不行，而且现在小姐虽然早已过了二十岁，不嫁也没有什么可急的。可是，后来立夫觉察出一种改变。环儿和陈三在好多事情上都表示同意，环儿不再反对陈三，而陈三也似乎颇多赞同环儿提出的理论。陈三表面上还是沉默寡言，似乎是与儿女情长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他已经表示尊重环儿。事情的发生是这样：

一天，环儿给陈三一本书，问他为什么那么沉默。

陈三说：“人身份不同。”

环儿说：“我懂。我知道我会有什么感觉，倘若我……你知道我们都对你母亲很崇敬。”

陈三对谁都不提他母亲，所以默不作声。

环儿接着说："你要知道，她在这儿时，她的感觉、她的行动，就全像在自己家一样。我们也希望你也那个样子才好。"

环儿低下了头，因为她情不自禁，话说得感情流露。

陈三说："我谢谢您，小姐，我也得谢谢你哥哥、你母亲。请您原谅我好多失礼之处。因为自从我被抓去当兵和母亲分手之后，我一直自己生活，无亲无友，我孤独惯了。我看这个世界和你的看法，当然不相同。"

环儿说："你不知道，你母亲跟你太不一样。她也是一个人儿，但是她和我们谁都说话。她对我很好，她照顾我好像照顾她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话引起了陈三的注意，他开始问他母亲在这一家做些什么事。日子怎么过。环儿就告诉他，他母亲以前是怎么顾照她嫂子和她母亲，又渲染了一点儿，说他母亲和她自己晨昏无事时，常一起说话。她继续说："你也可以这样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必拘束。你若有衣裳要修补，就拿过来，女佣人可以替你做。"

"我怎样敢？我也是在这儿做活的。我不敢那么自大。"

环儿说："那就看你把礼貌怎么解释。你知道，我把你妈给你做的衣裳交给你，你连谢我都没有。"

陈三看了看，想起来第一次看见她时，她把那包衣裳交给他，她的眼睛凄然欲泣，声音颤抖。好像她对他母亲的感情是真的。

环儿突然问："你将来要做什么？"

陈三说："我，我是个看守花园子的。没有人提拔，能做什么呢？"

环儿脸色很郑重的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你一心要做的就是报母亲的恩。但是报亲恩的真正的办法就是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在社会上要有成就，有地位，这样才能光宗耀祖。你天天离开人群，跟社会不来往，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你还能有什么成就？"

陈三带着书回到自己屋里去之后，他开始认真想一想这位小姐和她说的话。他，自己是个看守庭园的，和主人的妹妹是不会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在那一群人的谈话时，谈论政治之外，他也听见婚姻观念的漫谈。大部分人认为结婚典礼是多余的事，因为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环儿认为结婚证书只有在法院打官司时才须要提出来，所以是不必要的。

立夫说："这并不算新奇。你们知道郑板桥怎么样嫁女儿的吗？一天，晚饭后，他带女儿去散步，到邻近的村庄去看个朋友。到了那儿，他对女儿说：'这是我朋友的儿子。今夜你就住在这儿，要做个好儿媳妇。'说完，拿着手杖一个人儿回家去了。"

黛云说："一切婚姻仪式都是封建。"

立夫被人认做是"共产党"，至少是极端激进思想危险分子，就是由于与他妹妹有关联的一件事。

一天，过了中午不久，他要他妹妹和他一同到西山别墅，说天气晴朗，他想到野外走走，他让陈三陪着他们。他们到了山上树林里一个庙，等到日落时分，然后到庙所在的那一带高处去漫步。那是四月下旬，晚霞满天。停在通往上面树林的小径的开始处，他对他们说："环儿，陈三，我想叫你们俩结为夫妇。一切仪式全免。树、鸟儿、云和我，作为媒证。你们从这松树间的小路走到上面晚霞映照的一个亭子上，彼此相吻，这就是

空前庄严美丽的婚礼。这个庙里我给你们已经订了一间房子。”

环儿乌黑的眼睛瞪得好大，她说：“哥哥！”

立夫说：“就照我的话办。”

“妈不知怎么样呢？”

立夫说：“我本以为你有现代思想。你说过不赞成结婚仪式。现在就照我的话办。我知道你们俩很相爱。”

环儿从幼年就对哥哥的话无不遵从，现在只好答应了。

陈三，完全出乎意外，一时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不配。”一说再说，但是也不敢不遵从。立夫把陈三的手拉过去交给他妹妹说：“我祝你们俩幸福快乐。”

环儿羞答答地把手放在陈三的手里，跟陈三走上松林的小径，立夫站着，看着他俩走出松林，身影正对着夕照。他俩在亭子中止步。他看见陈三微微停了一下，两只胳膊抱住环儿，吻了环儿的脸。立夫以为环儿若把脸抬起来朝向陈三，这个婚礼之完美无缺就恰如他所想象了。

这种婚礼是正合乎立夫的道家自然主义——否定文明，返回自然，抛弃礼仪，虽然看来古怪，其实合乎道理。

陈三和环儿下山之后，他们看不见立夫。

环儿喊：“哥哥，你在哪儿？”

陈三喊：“少爷！”

立夫走了。他们到庙里后院儿时，听见钟声阵阵。后来听说立夫给一个和尚钱，让他鸣钟，自己匆匆就由大门走出去了。所以陈三和环儿就在山顶上过了新婚之夜。

这个计划，立夫事前只告诉了莫愁。那天他很晚回到家里，妹妹没有跟他一齐回来，他才把这件事告诉他母亲，他母亲自

然感到意外。第二天大清早，新郎新娘回到家里，一进门就有爆竹噼啪声响，欢迎新人归来。他们两个人看着傻里傻气，好像被人开了个真正的大玩笑。立夫和莫愁出去接他们，引他们到母亲院里的客厅，母亲接受他们的叩拜。在立夫大笑声中，他母亲早已派个仆人出去买几码红丝绸和彩绣球回来，一边儿挂在环儿的屋门上，一边儿挂在母亲的屋门上。

这个婚礼如此稀奇，仆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外人，这件事情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登出来，成了茶楼酒肆的上好谈笑材料。陈妈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一直秘而未宣，只有几个好朋友知道。但是现在他的归来和这个奇异的婚礼便一齐揭露了。

立夫就这样以极端激进派为人所熟知，有人把他看做共产党。这个婚礼是异想天开的革新，只有在那混乱中的中国，激进分子比现代的西方还更激进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当时钱玄同把家庭的姓斥之为陈腐的时代错误，含有有毒的家庭制度意识，会完全淹没了“个人”，所以已经把他自己的姓弃而不用，改称自己为“疑古”。

※ ※ ※

民国十三年秋天，阿非和宝芬自英格兰返国。他毕业之后，又在巴黎停留了一年，宝芬在巴黎学绘画。他们还没有孩子，但是宝芬已经怀孕。在姚家，兄弟姊妹别后又大家团聚。阿非对荪亚的感情比对立夫好，因为荪亚在童年便是他的朋友，并且荪亚为人随和乐天，而立夫和他说话，爱谈抽象的道理和专门的学问。第二天，宝芬和她丈夫回家去住了三天。然后，又到红玉的坟上去，只有他两个人，看见墓地上以前种的小柏树长得很好，觉得很欣慰。

立夫现在住的是以前红玉住的那个院子，正好在莫愁那院子的前面，现在正用来做研究室。莫愁有一些迷信心理，以为用红玉的院子不吉祥。但是立夫不听，莫愁只好由他，因为研究室在那儿离自己的院子近。莫愁是太惯从她丈夫，鼓励他买最贵的参考书和研究仪器，所以他私人生物学图书室和其他有关科学的书籍，在北京私人藏书方面，是无人可比的。莫愁又生了个儿子，立夫在研究学问时，她不许仆人和小孩子去打扰。经常在十一点钟，莫愁自己送一杯牛奶、若干片饼干去，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不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去。在夜里，立夫工作时，莫愁也无法真正睡着。因为她有那种本领，有些女人有，那就是显然是已经睡着，但是再细微的声音还能听得见，所以立夫说莫愁睡着了还能听。

莫愁是希望丈夫专心去研究“虫子”。而立夫也确是有时几个礼拜埋首在研究室里。但是他对时事的兴趣有时又抬头。莫愁以为参加立夫的政治性的朋友那一个圈子，也许比自己置身圈儿外，还容易引导他，所以莫愁也在他们集会上出现。她内心很为丈夫忧虑害怕，但是又不能告诉他。

阿非回家之后不久，到立夫的书房去闲谈，在一张没上油漆的大木头桌子上，乱摆着些试管、显微镜、写着潦草字迹的一张张的纸、半打开的书。

阿非问：“告诉我这次战争是为了什么？”

立夫回答说：“哪次战争？你指在北京吗？还是在东南？还是在南方？还是在华中？还是在大西部？有好多战争呢。”

“我意思指的就是在咱们北方。”

立夫说：“都是意气之争罢了。”

“你说意气之争是什么意思?”

“他们只是为北京这个死尸争得你死我活。北京现在还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谁能控制北京，死了之后，在讣闻上所印的官衔儿里就多了四个字，或是八个字。当然也多了一点儿外快。此外，也没有多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战争，就是争取死后官衔儿的战争，要看谁躺在棺材里听到朗诵祭文时谁的官衔儿长，谁的死脸就多微笑一会儿。”

“但是跟谁打呢?”

立夫说:“我若说得详细，你会听糊涂了。”他于是拿过来四件东西，两个镇子、一管铅笔、一块吸墨纸。他以专家的样子解释道:“把这四个东西当做四个军阀派系。把这第二个镇子看做是从第一个派系倒戈的，或是发展出来的。把他们叫做甲、乙、丙、丁。甲，这管铅笔，是奉系;乙，这第一个镇子，是直系。丙，这块吸墨纸，是安福系;丁，第二个镇子，是基督将军冯玉祥。自从你走后四五年，他们之间一直有战争。”

“第一，甲乙联合打丙;然后，甲乙战胜丙之后，开始自己打;第三，甲乙正在第二次交战时，丁与乙分裂;现在丁和甲又联合打乙，同时由丙帮助。我想这次丁会战胜，所以不久之后，甲会联合他现在的敌人乙要打他现在的盟友丁了。”

“所以安福系失势之后，因段祺瑞得势又重新上台。逮捕他们的命令发出之后，一两年后又赦免无罪。基督将军冯玉祥刚刚回到首都。现在吴佩孚恐怕必须前与奉系交战，后与基督将军交战。”

“你觉得冯玉祥不错吧?”

“不错。他的兵从来不扰民，买东西给钱。冯玉祥是奉令打

奉系张作霖，可是他却迟迟不前，他出兵之后，却让他的兵筑路，以备兵变火速撤军。他已经包围了总统官邸，内阁已经辞职，只有安福系的王克敏逃走藏起来了。”

立夫描写的那么惨烈的战争的结果，是吴佩孚战败，奉军一部分进关，奉军在长城内扩张势力。抽大黑雪茄抱着白俄情妇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控制了山东省。

此后不久，立夫有所感悟，加入国民党。党的创办人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南方北上来京，受到北京民众的热烈欢呼，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师生。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他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夫人宋庆龄侍奉在侧，宋女士也许可称得上中国妇女中最优秀的人才。孙先生丧礼进行当中，公众在感情上的激动真是难以言表。他丧礼时公众激动的情形，只有在民国元年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他自海外归国时公众情绪的昂扬可以相比。出丧之时，遗孀穿着孝服，随在灵后，全国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她一齐哀痛。街上左右两侧站立的人，无分老幼，看见灵柩过时，无不两眼含泪。北京政府看见国民党拥有的这股子民众力量，着实害了怕。深受孙中山先生去世的影响，孔立夫加入了国民党。

这件丧事之后，又过了两个月，上海英租界几个国民党党务运动的人员，被英国警察枪杀，酿成了“五卅”惨案。当时国民党的政治，由学生工人等组织活动起来。全国学生罢课，在各大城市的街道讲演，唤醒民众。

学校既已停课，每天街上有游行、开会、讲演、贴标语。立夫和那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也参加了活动，立夫的实验室一变而成了宣传局，高高堆满了纸，供写标语之用。甚至莫愁也受了

热情的感染。陈三和环儿到街上向群众讲演，陈三骑着自行车跑着办一切杂务零差。木兰并没做重要的事，但也帮着料理一些细小的事情。

北京大学的教授和作家分成了两个敌对派。现在提出并且争论的问题是，民众运动和唤醒民众的宣传到底有没有用处。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物已经落伍，变成了反动分子。偶然发动了一下儿唤醒民众的宣传之后，他们现在不再想继续干下去，自己内心里怕起来。除去共产党陈独秀一个人之外，他们现在都怕群众，恨群众。

当时有一个周刊，是"正人君子派"办的，公开辱骂这个民众运动。这群"正人君子"大多是英美大学归国的留学生，认为统治阶级有道理，认为自己的学问智慧高于众人，认为秘密外交有其必要，几乎天性上就不信任群众，并且认为倘若把国事完全交给他们一手包办，一切便无问题了。他们卓越的智慧，全不受感情冲动的一群小伙子的影响，他们认为会救中国，使之内免于军阀之灾，外免于帝国主义之害，但究竟实际如何，却又无明确办法。其中一个人叫吴沙的写文章讽刺说，这群青年男女学生在墙上贴完标语，感情发泄之后，热气也就消失了。另一个作者，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惯于和军阀过从，人倒是个好人，曾经写道："争取到一百位拉洋车的，不如争取到一半儿坐洋车的。"结果自己招到头上一场风波。但他遭受群众反对，却自认为光彩，因为这表示他智慧卓越，非常人可及。这使立夫大怒，他写了一篇毒狠的文章，公开攻击这位"科学家"。立夫愤怒时，往往口不择言，想什么写什么。一般人以为这是两派之间的宿怨，这两派都有读者甚众的周刊。

立夫自己耳朵亲自听见这些事情，使他越发冷眼看世人。有一位反对派周刊方面的作者正给天津一家报上写社论，立夫认为是对安福系的政府大胆的批评。后来在一宴会上，那个作者的朋友说，他对政府攻击得那么激烈，他被拉入那个集团的前途看好。那个作者微微一笑，显然是感谢朋友的好言善意。

立夫对莫愁说："那些作者都是婊子。一旦进入了政府，也会跟别人一样。现在他们口口声声拥护言论自由，拥护出版自由，他们一朝权在手，首先压迫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就是他们。"

莫愁问他："你为什么对他们那种人那么痛心疾首？"

"因为他们把写文章是当做自私自利的敲门砖。这还是老传统。论语上说过：'学而优则仕'。他们认为能在军阀家中饮酒，是件体面的事，不管那军阀是谁，能沾边儿就好。他们都在政府大门前徘徊流连舍不得离开。那个科学家就是。为什么他不钻研科学呢？"

莫愁故意逗他说："你为什么不埋首实验室专门研究生物学呢？"

立夫说："这又不同。我不是写文章用来敲诈。我是要唤醒民众。"

立夫于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妓说》，里面指的是谁，暗示得很清楚。这篇文字登出来之后莫愁才看见，很生气。

她对立夫说："不要锋芒太露。这样儿会太突出，会招人攻击，这样树敌没有好处。得罪人干什么？"

立夫自己辩护说："我只是替龚自珍的那句'盗圣贤，市仁义者'做一篇历史性的评注而已。"

莫愁反驳说："这离历史性太远了。谁都会看得出来。"

这是立夫莫愁夫妇之间最难适应的方面。立夫自己承认对妻子很体谅，可是他认真要做一件事时，却对她完全不尊重。莫愁在对立夫的舒适，甚至对他的种种幻想，都肯宽容，可是对他写这种攻击性的文章则决不肯让步，一分一寸也不让。对于丈夫应当写哪些文字，不应当写哪些文字，她认识得很清楚，态度也很坚定。她对人生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求家庭和两个孩子的幸福，使立夫不要自己招祸。

※　　　　※　　　　※

若是没有狂热的学生运动，若是没有民众的觉醒，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的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要革命成功，必须要流血，青年必须要牺牲。这种情形，使木兰家也遭遇了悲剧，也完全改变了她整个的生活。

暗香是姚家所买的，也可以说是凭契约雇用的丫环，最近几年，仆人只许雇用，每月付与工钱。暗香结婚之后地位提高了，木兰只好雇用一个女仆照顾小孩子。她最小的女儿阿眉，只有五岁，儿子阿通已经十二岁，因为是男孩子，自己各处乱跑。大女儿阿满现在十五岁，几乎是那位美丽的母亲的复制品。

阿满从小就懂事。即使正在玩耍，母亲一叫，立刻就去。暗香一出嫁，她自然而然地接过来照顾妹妹的责任。做大姐并不是一句空话，对弟弟妹妹要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义务感。她现在正在上中学，打扮穿着自然是一个中学女学生的样子。她是她们班的班长。木兰在不知不觉中要让阿满受她自己从母亲那儿接受的那种训练。逐渐长大的女孩子照顾小孩儿，可以获得天赋母性的满足。再者，她感觉到自己和妹妹都是女孩子，跟弟弟自又不同。所以并没有什么规定，只要阿满从学校回来，看

阿眉就是她的事。阿满也帮着母亲做事，用不着吩咐。有时候儿，甚至木兰还须要把她赶走，叫她和弟弟去玩儿，可是过了不久，她又回到屋里来。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木兰是偏向着儿子，不过不许他欺负仆人和姐姐妹妹，这和她母亲当年骄纵着体仁不一样了。

阿满幸福愉快，很敬爱母亲。但是她对伯母曼娘更为迷恋，爱听她母亲童年的故事，尤其是跟着义和团时的真实情形。最为特别的事，是在祖父办丧事期间，阿满那时才九岁，就学会了在棺材一旁像成年女人拿着那样腔调儿那样高低地哭，使每个人都觉得很稀奇。女人的天性是在群众的悲哭中获得很大的安慰，同时使自己觉得和广大的人群取得了结合。

在五月十三那天的示威游行中，阿满和曼娘的儿子阿瑄也以学生身份参加。由黛云领导的一个小组，计划在街头演一个短剧，描写上海英国警察枪杀中国人，自然比标语力量更大。最引起群众愤怒的，是警官发“开枪射杀”命令（这在警察的口供中也供出过），而示威者正在逃跑时，枪是从背后发射的。阿满知道这种情形，也了解“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那些标语。她想参加演这出戏，但是木兰不许她演。不过这戏的预演是在王府花园的一个空院子里，阿满和她母亲也去看过。演群众的那些女学生，不知道警察开枪学生逃跑时该怎么哭。

阿满对其中一个说：“你一定要哭得真掉眼泪。”

那个女生问：“怎么办呢？”

阿满说：“在你快上台时，掐一点葱。”

这是个好办法，每个人都大笑，阿满的母亲很得意。

此等游行示威真是使政府头疼的事。在北京的大街上，学

生、工人和警察之间，已往发生过几次冲突。逮捕游行示威的学生之后，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或工人，就引起了更大的示威游行。那一年的十一月，数千人之众的群众举行了一次“国民革命大游行”，要求安福系政府辞职，宣布召开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那是以暴乱的方式举行的，袭击了安福系首脑人物的官邸，那些官僚之中，如王克敏和梁鸿志，后来在民国二十七年分别充任日本占领区北平南京的傀儡首脑人物。示威者有几次公开要求推翻安福系政府。他们之所能如此，完全由于受冯玉祥部队的秘密保护，因为冯玉祥同情国民党，他的部队也正驻扎在北京市周围。段祺瑞虽然在北京统治，但革命的群众就在他的眼前。

次年的三月，日本炮艇和冯玉祥的部队互相开枪射击，于是，国际危机发生。别的派系现在联合起来包围了冯玉祥，将他驱逐出北京，正如孔立夫两年前对阿非所预言的一样。奉系的海军打算在天津攻击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已经在大沽口布下水雷，封锁了大沽口。有几艘日本炮艇向大沽口开炮，大沽守军也予还击。北京的外交团，代表八个国家，送给冯玉祥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在三月八日中午以前撤消大沽口的封锁，否则有关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措施。这等于外交团袒护奉系部队。日本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将大沽口司令官撤职，并要求赔偿日本损失银元五万元。

在十七日，段祺瑞的卫兵和群众代表之间发生冲突，几个代表被刺刀所刺伤。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几个首脑人物似乎发了怒，决定给青年的煽动者一点儿教训。

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有个规模庞大的集会，有中学大

学学生代表、工人商人组织的代表，手中拿着最大的白旗帜，在晴朗碧蓝的天空飘动，再度要求关税自主，要求对外国通牒采取强硬的立场。有些国民党的大学教授在台上讲演。

吃完早饭，阿满刚洗完手绢儿，一如往常，放了一块新的在口袋里，就到学校去了。不久之后，木兰接到阿满打回的电话，说学校要参加今天的游行，中午大概回家要晚点儿。

木兰在电话里告诫女儿说："要小心。"

阿满说："好了，没问题。我们校长说游行的领导人已经商请卫戍司令保护我们。再见！"

阿满的话在木兰耳朵里响，声音轻松愉快。

十二点一刻，立夫给木兰打电话，问她："阿满今天去参加游行了没有？"

"去了。干什么？"

停了一下儿。然后立夫说："噢，没关系。"木兰听见卡嗒一声，立夫挂上了电话。

立夫刚刚从一个私人方面听说今天段祺瑞要认真对付示威的人了，所以对示威的人恐怕不利。有人看见武装卫兵进入段执政的执政府，将来游行者就要在那儿呈递请愿书。

立夫和陈三跑出院子去，坐上一辆洋车，陈三骑着自行车。他告诉陈三往前去找阿满，把她从人群中叫出来，立夫自己则去找领导游行的人说话。到了天安门，见大会已然解散，通过了决议，大队已经穿过了哈德门，在往执政府走。到了东四牌楼，他才赶上队伍，队的前端已经到了执政府。游行的人和看热闹的人有好几千，街上拥挤得水泄不通。立夫下了洋车，在宽广的人行道的土地上往前跑。

到了总理衙门的入口，他从院子外站着的几千学生中，往里挤进去。他听见尖锐的来福枪声。一听到射击声，学生开始尖声喊叫，向大门涌过去。这时早埋伏好的段祺瑞的卫兵从各处角落里跳出来。他们枪上带着刺刀，另有拿着单刀和短刀的，一齐挡住了大门，向逃跑的学生连劈带砍。又放了一阵枪。学生已经中了埋伏，入了牢笼，后路已被截断。出现了空前的大混乱。立夫看见青年男女学生被砍，被刺，被踩在地上。他看见一个魁梧高大的卫兵，脱去了上衣，一边挥舞铁鞭，一边发狂般大笑。铁鞭是中国以前的武器，是一串有节的钢刃，每一段有六七寸长，合起来这件兵器有三四尺长。这铁鞭挥舞起来，削掉了人的鼻子、前额、手、胳膊上的皮。但是群众仍然往那鬼门关上挤，因为后面有兵用刺刀连刺带戳，向前追赶他们。立夫被挤在群众的边缘上。他看见一个卫兵在他前面挥舞着一条沉重的铁链子。立夫把一切付之于命运，往前冲去，听任毁灭。那条铁链子发出震耳欲聋的一声，打上了他的右踝子骨，他想他的右脚一定打断了。但是他还往前挤，脚下踩着了一个躺在地下的人。卫兵们现在似乎打得精疲力尽了，过了好久才再向群众的血肉之躯逞凶，但是凶险程度已大为减低，只有那个使铁鞭的人，不显疲劳，因为人渐渐稀少，他更有较宽敞的地方施展，他用有节奏的吼叫配合着铁鞭的响声，再找人逞凶。

进了院子的大约有三百人，二分之一当场死亡，受伤的将近两百。只有一小部分，大概五十人，夹在人中间，被别人挡住，才没有受伤。在门外，立夫瘸着走了几码远，倒在地下，爬起来又瘸着走了几码远。四周围躺着的都是受伤的男女学生，哈德门大街都是些心惊胆战的看热闹的人，一行一行的洋车拉走

受伤的青年男女，他们身上脸上还在流血，原先在碧蓝的天空飘扬的白布旗帜，现在扔在地上，踩得又是泥，又是土，又是血。

立夫觉得一阵剧痛，一看右脚还在，一股子血染湿了他的长袍儿、袜子和鞋。他叫了一辆洋车回家。

陈三在立夫前头到了执政府大门，无法进去。他听说阿满的学校在前头，大概在院子里呢。等他听见枪声，看见学生受到攻击，他立刻跳上自行车，赶紧去告诉木兰出了事。那儿离木兰家很近。

家里午饭已经摆上，正等着阿满回来，木兰正在喂阿眉。她一看见陈三的脸，陈三还没开口，她手中的饭碗已经掉在地上。

荪亚在屋里，赶紧问："怎么回事？"

"卫兵向学生开了枪！我和立夫哥去找阿满，我进不去。"

木兰问："她在哪儿哪？"

"我不知道。那边儿乱得厉害。学生们都想跑出来。您知道，我不是想吓唬你们，可是我听见里头哭叫……"

荪亚大喊："来，咱们一块儿去。立夫在哪儿呢？"

他们立刻坐着洋车赶去，希望能在道儿上碰见阿满回来。等他们到了屠杀的现场，那景象真像停战后的战场。附近胆小的商人还关着店门。卫兵已经做完了好事，已经完全不见了。有些学生的亲友现在走进大门去。有一个荪亚认识的美国教授正在找他的学生。

那个美国人说："这样的屠杀，不管在哪个美国城市，也立刻会引起革命的。"

荪亚和木兰没工夫听他说话。他们在躺在地下的尸体之间

走。在三十几个男生的尸体之旁，大概有十五个女生的尸体，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倚着墙，姿式是奇形怪状。荪亚看见一个死尸坐在另一个死尸上面，眼睛向他瞪着，他赶紧转过头去。不久，看一个尸体在另两个尸体下面移动。木兰把女尸体一个一个地看时，找不到阿满，不由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然后，又看见院里拐角儿处有两口新棺材，靠近一个高台子。政府当局居然那么周到，竟然事前准备好了棺材！不过他们只愿供给两口棺材而已！她往前走近时，看见阿满的小身体，躺在一个棺材里。

木兰哭出来，横倒在棺材上。

荪亚低下身子摸女儿的脸和手，还没有凉。有人把她抬进棺材去的，她也就是在棺材旁被枪打死的。一边嘴角儿上还有一股子血往外流。荪亚把尸体抱出来，自己坐在地下，把尸体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木兰开始号啕大哭，听之令人心碎。她哭着说："哎呀，我的孩子！"

木兰一拉女儿的手，还温，还软，她问："还有没有救？"

荪亚把眼扒开，就一直开着不动。打开她的衣裳，脖子的背后有一个子弹伤口，内衣都被血染红了。那个美国教授走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只低下头看了看眼珠子，听听心脏的声音，摇了摇头，走开了。

木兰还坐在地上哭："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的脸靠近女儿的脸，不肯离开。

阿满学校的校长走过来，想说几句话，但是话又有什么用？阿满旁边另一个死的，也是他的学生。受伤的多少，他还不知道。他认为阿满最年轻，站队也站在最前面，所以是最先遭射

杀的。

木兰不肯走，一直紧抱着女儿的尸体。荪亚立起来告诉陈三去喊洋车拉他们回家去。荪亚伤痛万分，两眼无神，抱起孩子的尸体，校长和陈三把木兰拉起来，一齐回家。

莫愁、环儿，还有珊瑚，慌慌忙忙来到木兰这儿，听说立夫已经回到家里，右脚踝子骨受了重伤，不能走道，现在躺在床上，已经去请医生。

袭击无抵抗力的爱国青年，予以史无前例的大屠杀，震动了全国。段祺瑞的安福系的政府正好在三十三天之后垮了台。在四月二十日，段祺瑞辞职，安福系的政客都躲进了天津的日本租界。但是在安福系统治的最后一些日子，却留给革命的中国一件要记忆的事，那就是在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在日本的刺刀支持之下，安福系的政客又再度在北平出现。

阿满只是一个小女孩子，是在残忍的谋杀凶手刀枪下偶然的牺牲者。但是在三个月之后的革命里，好多爱国的青年，却抱定决心牺牲自己的生命，使中国再生，使中国复兴。

第三十七章

姚木兰痛悼爱女
孔立夫横遭拘囚

在女儿死亡的惨痛打击发生之后不久，木兰终日默默无言，她不再问什么，也不哭泣。尸体停在宗祠里。曼娘过来和木兰做伴。她儿子阿瑄那天没去参加游行，因为他在税务专门学校读书，那个学校由海关税务司办的，管理学生比一般纯中国人办的大学严。阿满学校的学生，还有学生总会的代表都来吊唁，但是木兰没有见她们。

那天晚上，木兰在荪亚和曾太太勉强之下，才喝了几口汤，很早就寝。半夜，丈夫和佣人听见她哭。

第二天，她没起床。丈夫听见她在梦里断断续续喃喃自语，她身上发烧。眼睛有时睁开往屋里四下打量，然后又闭上。

自从童年起，命运对她一直善加呵护。她对母亲的死亡，不如妹妹莫愁感受之深刻，也许是她出嫁较早，而母亲长期卧病中伺候汤药的是妹妹。父亲的出外倒是使她感受更深。而今是她生平第一次，悲痛深深伤到了她的心。她甚至对杀害她女儿的凶手没有感觉到愤怒。女儿是死了！只有这件事，她现在知道，和别的有什么关系，她还想不到。

她的头脑，在她童年那些岁月上，又在她最近这几年的生活上，漫无目标地思来想去。那些显然细微而又重要的刹那，在她眼前交杂错乱的出现。她看见自己在花园里采花，曼娘告诉她怎样把凤仙花瓣研成花泥染红手指甲。她在曼娘的院子里做花生汤，曼娘在鞋上绣花儿。荪亚来到，她把花生汤给他，他很高兴。她看见红灯照那个义和团婆娘，暗香和她自己关在那间小屋子里，还有她迈步到运粮河船上的情景。这些画面看来非常逼真。曾太太和三个孩子坐在船头，后来曾先生穿着小褂儿，只穿着袜子没有穿鞋从船里出来看她，手里托着水烟袋。她看见荪亚咧着大嘴笑，还有曾先生手上手绢里那块甲骨。由甲骨，她的头脑又飘浮到她童年所珍爱的那批玉和琥珀的小动物，又想到和父亲的对话，就是在将要南逃之前关于古玩宝物的对话，以及对好运恶运的看法那种启人深思的话。没有福气的人找到地下的珍宝动物，那些动物会长上翅膀儿变成鸟儿飞跑。可是她现在那些珍宝动物还在手中保存。有一个细白的玉狗，伏在地上的样子，她那么心爱，还有那小绿猪、小象。还有那两个猴子，一个在另一个猴子耳朵里捉虱子。那另一个闭着眼睛，张着嘴，歪着头，显然是觉得舒服快乐。只要一个猴子掏另一个猴子的耳朵，那个多么快乐！不错，那些猴子过日子，长生不老，他们和神仙一样。昨天阿满还玩儿那些东西。阿满而今何在？阿满是死了吗？眼前的情景成了乌黑的一团。忽然在眼前一片黑黝黝的幕布上，出现了棕黄干枯的颜色形状，她正在注视一个庞大的无字碑。这是秦始皇的碑，她正和立夫在一起，是在泰山顶上。为什么立夫那么沉默？她想把碑上的干苔揭下去，立夫说："不要！"

泰山顶上日落的时刻，她和立夫站在无字碑前，这情景又重复出现。他们在一起谈过永生不朽，谈过生命常在，她告诉了立夫若干朝代帝王早已消逝，那通石碑依然屹立，只因为石碑没有感情。地球旋转，人也旋转，和地球一同旋转，又见太阳出来，可是他们仍然站在石碑前面。

转眼间，她又在杉木洞里，在山上，和立夫在一起。哎呀，那么宝贵那么短短的一段时光！立夫用脚踢一段树桩子，她在树桩子上坐着。林中的微风把她一绺头发吹到前额上，她用手指头掠开。她用手指头掠头发的姿式，也不是漫不经心的。那具有什么含义，她却说不出来。她告诉立夫，他俩三次相遇都是在山上，好奇怪。

荪亚听见她在梦里说："咱们现在到了山谷里了，现在到了山谷里了。"

过了片刻，又听见她说："我那块甲骨！我那块甲骨！"

荪亚以为她是在说梦话，但是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她清清楚楚地说："还给我那块甲骨！"

丈夫走近她，怕她精神错乱了。

荪亚问："你要什么？"

"我的甲骨，在外面橱子里。我好久没有玩儿了。"

荪亚一肚子忧愁，去把甲骨拿进来，那是当初嫁妆中的一部分。

木兰拿起一个来说："古老的东西，四千年了。我生下来之前四千年的东西。"

荪亚傻傻地说："是啊。"

木兰很感伤的说："我后来没研究过这些东西，你答应我替

我研究一下儿好不好？"

"好，妹妹，只要你高兴就好。"

"你知道，这上头记载的是几千年前帝王的大事。"

"你饿不饿？"

"我不饿。你知道，那些帝王也过活，也是一样过日子，也结婚，后来也死去了。"

莍亚觉得木兰精神错乱了，又怕起来。木兰眼里含满了眼泪。

她向莍亚茫然无神地望着说："我那些玉雕的小动物呢？"

莍亚又去把那一整批的拿来放在床上。木兰认真地看，然后一个一个地玩弄。

她身上发烧，一下午没退。他们给了她一粒药丸子吃下去，使她镇定一下，一服汤药使她退退肝火，舒一舒腆脏。到了夜晚，她酣然入睡。

※　　　※　　　※

立夫躺在床上，十天左右不能行走，下午莫愁来看木兰。

第二天早晨，莫愁又来，知道木兰睡了一夜，烧已经退下去，但是她不肯多说话。她说话也是说老早过去的事，不说目前的事。问她什么时候办丧事，她只简单的说："准备好就办。"

莫愁说："学生团体要知道，准备派几百名代表来参加丧礼。"

到这时，木兰才怒冲冲地说："他们要把我死去的女儿当做英雄吗？不用。阿满是我的。不要外人来参加……妹妹，你从我这次经验也应当得个教训。你的孩子长大之后，永远不许他们去参加什么公众活动。看着他们，别放开。"

莫愁又说："今天的消息说内阁已经总职辞，对死伤的学生负起责任，南方有电报来，要求逮捕段祺瑞公开审判。"

木兰对这些概不关心。她对事物价值的判断似乎有了一个新想法。那天她起床后，像往常一样照顾幼儿。在为阿满办理丧事时，她特别镇定，特别严肃。谁也没有看见她再哭。她的悲伤非眼泪所能表达。她把悲痛坚忍住，犹如一位皇后一样。

她对那些玉刻的玩物之感到兴趣，不只是一时的。她一直把那些东西摆在寝室的桌子上。那些东西对她富有精神上的意义，提醒了她童年时喜悦的时光，但也告诉她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永恒。她似乎觉得刹那和永恒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些无生命的东西就代表不朽的生命。那些甲骨就象征四千年前生活的帝王皇后，象征王侯的生死，象征战争、死亡，远古对祖先的祭祀。虽然有好多是神谕的圣骨，木兰则不感觉到有什么宗教和历史的意义，而是哲学的神秘的意义。

阿满的丧礼之后，过了几天，木兰和荪亚说了一句话，大出乎荪亚的预料。

她说："现在我不想住在北京了。"

荪亚以为木兰的意思是，自从阿满死后，北京城在木兰看来，实在是触目伤怀。因为第一个礼拜，用力抑制着情绪，丧礼完毕之后，每天上午和每天下午，荪亚总看见木兰自己到一个屋里去，独自待一会儿，他知道她是去自己哭泣，免得被别人看见，也免得受人打扰。所以荪亚说：

"妹妹，我知道你受不了这个打击，慢慢会好一点儿。"

木兰回答说："不行。我需要安静。这个世界乱得不堪。处处都有战争，离北京也越来越近。我只要和你和孩子们一块儿

过。我再不许孩子们离开我。我要自己教育他们——咱们不能到别处去吗？南下到杭州，住在西湖旁边儿，过个简单平静的日子不行吗？”

她的语气很认真。

荪亚说：“但是妈和家里人都在这儿，还有这房子，等一等。再想办法。”

木兰又重复说：“我只要在平安中过日子。难道没有地方儿让咱们可以过平安日子吗？”

荪亚说：“咱们再仔细商量，看看怎么办好。”

立夫刚一能走，就来看木兰。他的伤万幸还好，没有引起什么别的毛病。但是几块小骨头和筋受了伤，所以后来他一生一直走道儿有点儿瘸。他现在拄着一根手杖。木兰抬头向他看了看，无限伤神，半晌没说什么话。然后，勉强说话，谢谢他在那种恐怖的日子去想法找阿满，想法子救她。说得真情流露。但是立夫不提自己，只说丧礼那天不能来，心里很难过。

他现在还是满肚子愤恨，十分激动，他大喊说：“你知道医院里受伤的学生又死了六七个吗?有些人对这次谋杀的态度，我硬是不能懂！”

他手里有最近一期的一份周报，他拿出来给他们看，他说：“你们能想象不？那些‘正人君子’还把过错推到学生领袖身上呢！那个作者说教授和学生领袖无权去牺牲学生的性命。他说，他们若知道政府的态度和预备采取的行动，他们应当对死伤的学生负责任，他们若对政府的态度办法茫然无知，就是无能。作者还暗示说几个学生领袖是共产党。这完全是政府在公文上说出来要逮捕学生领袖的理由。他们暗中为政府开脱！政府当然

'也'错，作者居然说政府'也'错！他说，政府不是凶手，只是'也'错而已。多么漂亮、冷静、公平的态度哇！我知道，学生领袖是得到卫戍司令鹿钟麟平安无事的保证的。鹿钟麟也不知道段祺瑞的卫兵预备怎么办。那是秘密的陷阱，是埋伏袭击。学生领袖怎么知道是领着同学去找死？这篇文字的作者说这种话，掩饰政府的罪恶！下流！无耻！"

立夫越说越怒，满脸通红。

木兰说："立夫，以后说话更要小心。现在忠贞爱国而死，还会被称之为愚蠢无知呢。"

但是立夫回答说："我还有话要告诉你，几天以前，九个大学校长开了一个会，对这次屠杀起稿儿发表一项声明。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其中四个人反对政府应对此项罪恶负责。他们自己就是政客。那个声明的措词，他们讨论争辩了两个钟头，想法子找个公式，既不伤害政府的感情，同时还表示他们对这件事有几分恐怖，那就要玩弄几个字眼儿，如'卫士凶残'，'武器不仁'等。措词那么温和，政府看了一定欣然色喜。'在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哎呀！那种公平合理审慎的观点！这些大学校长是正在顾虑自己的饭碗呢！"

木兰很为他耽心。

木兰说："北京我看不适于你住了。在这儿住，你会越来越气闷，尤其是因为你们大学同事当中有这种人。"

"我已经寄去了一篇文章，批评这些大学校长，也就是对那个作者的一个答复。"

木兰惊喊说："已经寄去了！我妹妹答应了没有？"

"她不知道我就寄了。"

荪亚说："立夫，你应当抑制你自己一点儿。这是乱世，一切小心为上。"

立夫说："你看不出来这必然是安福系最后的挣扎吗？全国情绪激愤。这个政府已经破产。这次屠杀也就是他们自杀。"

木兰很伤心地问他："你怎么知道再来个新政府就会好一点呢？"

立夫不回答，但是往窗子前的桌子那儿走去。桌子上就摆着木兰的甲骨和玉刻的小动物。木兰的眼光在后面跟着他。

木兰说："立夫，我有一句很郑重的话跟你说，你看看这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里面，比你的文章里，比你的政治理论里，都更有道理。这些小动物能够使人平静。"

立夫把几块甲骨拿起来放在手里，开始看上面雕刻的东西。过了半分钟，他的脸改变了样子，流露出新奇快乐的光辉。

木兰不住地看着他，跟他说："有一次你告诉我，你要到西藏去看看。"

荪亚说："我从来没听他说过。"

木兰说："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告诉我的。好久以前了。"

立夫微微笑着把甲骨放在桌子上，他说："问这个干嘛？"

"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甲骨文？关于甲骨文还没有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出现。我知道你喜爱甲骨文。我也要荪亚学呢。不要再谈论政治了吧。"

立夫一瘸一瘸地走回去坐下，和他们静静地谈了一会儿，然后拄着手杖走了。

北京现在加速混乱，直奉联军越来越逼近。北京仍在冯玉祥军队控制之下。以段祺瑞当首的政府开始密谋反冯而欢迎直

奉联军。这项阴谋败露。卫戍司令鹿钟麟改变了态度，派兵包围了段祺瑞的官邸。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政客逃入了租界。在奉军逼近之时，鹿钟麟将兵撤至北京城外，避免战斗。安福系群丑又自隐蔽处出来，但当时直系首领吴佩孚下令逮捕安福系，而把段祺瑞严予监视。安福系官僚在无可奈何之下，向奉系暗送秋波；派代表到天津去欢迎少帅张学良。但是张学良对安福系代表拒而不见。安福系官僚左右碰壁，知道政治生命已告终结。四月二十日，段祺瑞辞职。

北京的情势至为古怪。政府之中缺乏首脑人物。"中华民国"总统曹锟已遭监禁，过一段时日，也通电辞职，竟忘记以前曾经辞职一次，那是两年之前。段祺瑞在那段期间，必须自己发明一个"执政"的名词，用以代替"总统"。现在段祺瑞已经辞职，北京政府里既没有总统，也没有执政了。

四月十八日，奉军进入北京。那批部队是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下。张宗昌那时是山东督军，但是他的势力现在扩展到了北京。他的兵开始用不值钱的"奉票儿"买东西时，几乎起了暴乱。因为他们拿不值五分钱的一元票子要买一包纸烟，还要找回九毛七分钱。商店纷纷关门，交易完全停止。民家的住房由军队占据，妇女儿童老人纷纷逃往乡间。

狗肉将军有三不知。一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二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三不知自己有多少女人，其中包括中国女人和俄国女人。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他巨大的黑雪茄、他一嘴骂人的脏话，等于巨大猩猩说人话。事实上，他有猩猩的智慧，有乡下人的老实心肠。他拿着一大卷钞票，谁有困难就给谁，或是俄国女人，或是中国的庄稼汉。他喜爱光明正大，他懂得朴质的语言，

他孝顺母亲。若是文官用的词句典雅，他不能懂，他就辱骂大叫说："你说的是什么，咱们听不懂。"他爱打麻将，一边打一边自己定规矩。一条唯一不变的规矩就是，他得赢。他若有"索子"，那"索子"就能够吃"饼"。他手里若用一个"饼"，那个"饼"就可以吃"索子"。他的属下对一切事情都和他同一个看法。大家在麻将桌儿上输给了他，就能讨得此位大将军的欢心。他也有粗俗的诙谐，关于"索子"吃"饼"的笑话，他也会哈哈大笑。在这一方面，他不算独一无二。因为总统曹锟也打麻将，而且整夜在做庄，直到天亮。所以在社交界有"曹氏连庄法"之说。

狗肉将军的军队开到北京是为了"消灭共匪"。他并不懂共产主义是什么，他只宣称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共妻"。

他常说："我倒是赞成共妻，但是反对共产。东西是我的。怎么能是你的呢？你只能拿你的东西。我的东西你不能拿。你若能够拿得了去，那就算是你的。你的东西，我若能拿得过来，那就算是我的。但是在女人方面，必须公平。一个晚上，你不能和好多女人睡觉，那为什么不让她们和别的男人去睡呢？"他是怎么说就怎么办的。

不过狗肉将军是来北京"消灭共匪"的。他恨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尊重他们这种当权者。另一件事情他恨的，是让良家妇女逛公园。他天性上认为一逛公园，就必然成了坏货。他统治山东省时，他就禁止良家妇女逛公园。在北京，他除去"消灭共产党"之外，他还提倡公共道德，他还恢复尊孔。他的反共政策之中，除去不准良家妇女逛公园之外，他还禁止女人留短头发。他认为短头发和共产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是密

不可分的。

他把安福系的警察局长撤职，换了一个他的人，姓李，是个无知的旧派军官。这位局长的“消灭共匪”的办法，是“杀鸡儆猴”，逮捕头目警喽罗。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都已经逃走，到南方去加入了国民党政府，那时国民党政府正准备北伐推翻军阀统治。北京当时有两个报馆的编辑，一个是邵飘萍，一个是林白水，直言无隐，继续发表攻击局势混乱和暴政扰民等言论。两个人都遭逮捕，诬以“共匪”身分。邵飘萍是夜里十一点逮捕的，夜里一点钟被枪毙的，没有审问。林白水和邵飘萍的命运也一样。文化中心的北京，人心惶惶。谣传当局正计划大规模逮捕所有言论激烈的教授和作家，而一个可能是，一旦捕去，将会立遭枪毙。

黛云一天跑来告诉莫愁，说有人看见了五十二个激烈派教员和作家的黑名单，并且说怀瑜已经回到北京。他来警告立夫要注意，根据谣言，黑名单上倒是没有立夫的名字。据说黑名单上有名字的人，大部分已经逃离了北京，有的进了东交民巷租界的德国医院或是法国医院，那是中国警察势力所不及的外国安全区。另一派作家，“正人君子派”，当局认为是安全无虞的。其中有一两个例外，黑名单上没名字。

听见立夫的名字不在黑名单上，莫愁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立夫写了那篇论大学校长的文章，莫愁和他很激烈地辩论了一次，使立夫答应以后不经莫愁看过，他不能私自寄出文章发表。结果在上个月，他什么也没写。

不过莫愁仍然告诉他一切要小心。她说：“谁真知道那名单上是哪些名字。也许会再改变，也许会再补上几个名字。抓去

不审判就枪毙，连个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

立夫说：“可是我并不是共产党。”

“不是共产党不一定就不枪毙。他们若是不喜欢你，也就够了。在这个年头儿，你到哪儿去讲理。你若自己不在乎你那条命，你也得想想我和孩子。”

由于莫愁这么分明来管他，他很烦恼的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会自己小心的。”

莫愁到立夫的实验室，翻遍丈夫的笔记文稿，发表过的和尚未发表的。他没有共产学说的书，但是有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国民党的宣言，还有国民党党员证。有一本在他们花园开会的记录，好几个人记的，但大部分是陈三记的。在文稿里，有几篇论时事的文字。有一篇是为祖宗崇拜做辩护，她就故意和几篇无害的文字放在一起，夹在论文里了。那天晚上，立夫看见莫愁一直整理他的文稿。这时莫愁又已怀孕，已经六个月。她坐在矮凳子上，很粗重的喘气，低着头整理地上的文稿。立夫对一个快要生产的母亲，有无以言喻的尊敬。

他问：“你整理那些东西干什么？”

莫愁说：“为了慎重，该收拾的就收拾开。”

“你不能烧我那些文字。”

“我不烧。不过有几本书和国民党党员证要烧。你知道国民党现在也算赤色分子，也要枪毙的。”

“枪毙！枪毙！他们能把北京人人都枪毙吗？他们怎么能把剪短发的姑娘都枪毙？枪毙邵飘萍和林白水只是警告别人罢了。”

可是，莫愁还是把国民党的书、国民党党员证、记录册都

烧毁了，同时还有在环儿屋里找到的几本书、他写的论文，都装起来，放到别处去了。

第二天早晨，木兰来和莫愁商量当前的情形。她也听到黑名册和怀瑜回来的事。她答应把立夫那一包文字拿去放在华太太的古玩店里。她还出主意让立夫离开北京些日子，等时局好转再回来。

那是早晨十一点钟，木兰姐妹正和立夫说话，陈三跑进来说："警察进来了。"

姐妹二人脸变得煞白。

莫愁说："由后门跑。"

立夫泰然自若说："那有什么用？一定都包围了。"

四个警察立刻进来。

莫愁出去见他们，问："你们要干什么？"

警官说："少奶奶，我们有拘捕状，要逮捕孔立夫。"

陈三迈步向前，手放在枪上。

立夫出来喊说："别胡来！"

于是他问："犯什么罪要逮捕我？"

"我们不知道。那不是我们的事。到了警察局再问吧。"

莫愁说："你们不能带他走。他是良民，他是研究科学的。"

警官说："到了警察局再说吧。"

忽然他们听见木兰在里面悲惨的哭声："你们不能带他走！你们不能！你们不能啊！"

警官说："你还是好好儿跟我们走？还是带手铐？"

立夫说："我没犯罪。我跟你们走。"

警官派两个警察和立夫一齐走。他和另一个警察留下不走。

木兰听到立夫要走了，她流着眼泪跑到门口，她后头是立夫的母亲和妹妹。立夫看见家里这些女人一起哭，十分关切地看了一眼。然后他转身告诉陈三立刻去见傅增湘先生，再去见齐白石先生，他们有好多有势力的朋友。

莫愁在门口儿呆呆地站着。她的眼睛望着丈夫，一直到丈夫失去了踪影，心中怒火如焚，又觉得灾难终于临头了。警官问她话时，她却答应得体。警官问："他的书房在哪儿？"她从容不迫也十分客气地回答说："随我来。"她带着警官走到前院儿，进入了实验室。

警官问她："您是孔先生的什么人？"

"他是我先生。"

"他是什么职业？"

"我告诉你。他是个科学家，是个生物学家。他研究树木和昆虫。他和政治没有关系。他天天在实验室里研究生物。"

陈三因为当过警察，知道警察办案子的规矩，也跟了进去。

警官见这位太太在丈夫被逮捕之后还这么沉静，十分诧异。她给他看显微镜，玻璃片，标本，还有她知道那些毫无危险性的文稿。

莫愁拉开抽屉说："这些是他写的文字。您若要带走，就请带走。我跟你说，他没有犯罪，他是很清白的。"

陈三说："您应当带几本书，好做证物向上峰报告。"

警官问："你是谁？"

"我以前也做过警察。"

警官觉得好像见了一家人，就问他："你现在在这儿做什么事？"

“我看管花园儿。孔先生犯了什么罪？”

“不是共产党还有什么呢？”

莫愁说：“我们有这么一座大王府花园儿，干嘛我们赞成共产？”

警官说：“有人说坏话。我想孔先生一定有不少有势力的朋友。有那种朋友就好了。”他好像态度已然好转。

那位警官吩咐他的助手带着那些文稿和几本书，他和莫愁说：“太太，打扰您，真对不起。我这是当官差。我看有您这么一位太太的男人，不会是共产党的。您要找有势力的朋友给他说几句话。再见。”

莫愁和陈三把警官很客气地送走，回到家里。他们发现木兰已经昏过去，环儿和立夫的母亲正用一块凉毛巾抹她的前额，好使她苏醒过来。木兰的脸苍白，嘴唇显得死灰。阿非、宝芬、冯舅妈已经都进来，屋里乱做了一团儿。

但是莫愁知道事情的缓急，她对陈三说：“赶紧去看傅先生傅太太，让他们快来。我给华太太打电话。”

她低下头看着姐姐说：“阿满的事她已经太伤心，太累了。这几天她脸上就显得好苍白。”这样，在表面儿上算把木兰的昏晕过去解释了一下儿。

立夫的母亲恐怕莫愁流产，就对她说：“你要小心。不要太激动不安。”

莫愁说：“妈，我知道小心。”她向来相信妊娠期间女人心理状态对婴儿的感应。她避免见畸形怪状的东西和残废异乎正常的人，她只做静静的针线活，阅读圣贤的传记，心中也摒弃邪念，常常歇息。虽然孩子还没生下来，似乎她已经与孩子共

同生活了。

但是今天早晨，她没有掉一滴眼泪，那确不是普通的克制可以收效的，那是由于她的理性，她知道那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刻。

华太太的古玩铺没有电话，不过古玩铺对面一家裁缝店有，那家的电话华太太可以用。莫愁打过去，请裁缝店去叫华太太，华太太答应立刻跑去见齐白石老先生，齐先生住的地方离华太太很近，走十分钟就到。

宝芬进来说："我父亲认得王世珍。阿非，你最好立刻去告诉我父亲立刻找王世珍接头。"王世珍老先生今年八十岁，在清朝做过官，现在正为了国家的太平，尽力调解各军阀派系，使之和平共处，免启战端，在北京无政府的情况之下，他充任地方临时和平维持会的会长。

现在莫愁又转过身去看姐姐。环儿说："要不要去叫荪亚？"

莫愁说："不要吓唬他。叫木兰也歇息一会儿吧。"

木兰这时渐渐苏醒过来，也许听见她们说话，但是一直没说什么。现在莫愁低下头跟她说话。木兰睁开了眼睛，看见妹妹的脸正在自己的脸上。

"你现在怎么样了？"

木兰向四周围一打量，看见别人也在，她说："我现在好一点儿了。最近心脏有点儿弱。"

莫愁大声说："你要特别小心。这几天你的脸色就那么灰白。今儿你一进来，脸就一点血色也没有。"

木兰以无限的柔情看了看妹妹，然后又把眼睛合上。

华太太一会儿打电话来，说齐白石老先生没在家，她已经

留下话。木兰一能坐起来，她说要和妹妹一起吃午饭，叫环儿给荪亚打电话，告诉他立夫被捕的消息，并且叫荪亚过来，商量商量事情该怎么办。

荪亚来了，看见木兰的眼睛肿肿的，脸苍白得没有血色。华太太已经到了，她看了两姐妹，什么事情也逃不过她那两只聪明锐利的眼睛。内心十分敬佩莫愁遇到这种急事，还能那么泰然从容。她们正吃饭，齐白石迈着笨重的脚步走了进来，他说他要给几个朋友打电话，那几个朋友可能会帮得上忙。不过他认为最有用的还是傅增湘先生，因为傅先生是前任的教育总长，又是立夫的好朋友。下午宝芬的父亲来说他已经见到王世珍老先生，王老先生答应尽力把立夫保释，事情看来有了希望。后来傅先生来说，他已经看见立夫和警察局长，可以担保不会立刻有什么危险。有关被怀疑到是共产党的案子，一定经过警察局和军事法庭办理。他说警察局长很知道立夫的有利的关系。有人曾经密告立夫，但是没有正式的原告。

大约六点钟，黛云走来。吃晚饭的时候儿，警察又来了，但是那个警官没有来。管这件事情的这个新警察，是个又矮又丑的小警官，睛睛细得成了一条线。他拿的命令是逮捕陈三和环儿。

荪亚问逮捕的理由。

这个警官很粗暴地说："我们有拘捕令来逮捕这个男人和姑娘。他们若是共产党，那就要枪毙；他们若是善良百姓，当然会放回来。"

环儿的母亲开始哭，她说："为什么运气这么坏？一天抓我两个孩子走！他们若是放不出来，我也不要活了。"

荪亚想办法安慰她。那个矮个子警官一眼看见黛云，他说："这一家怎么这么多剪发的女人。这恐怕是个共产党的窝吧。你最好也跟我去回话。"

黛云大怒说："什么？逮我？你军阀的走狗！"

矮子警官说："哼！好哇！你是想找逮捕了。我不想带你走也不成了。"他转身向那个警察喊说把那两个剪发的姑娘（黛云和环儿）带走。

荪亚问："你有什么证据没有？"

警官回答说："当然有证据。你想我们闲着没事干各处乱抓善良的老百姓吗？"

陈三的手枪交给了警官，自请前往。

这一步新发展使整个情形愈形凶险。全家更忧愁起来。宝芬的父亲说王老先生答应在受审期之前，担保平安无事，不过在这种年头儿冒不得险，决定当天晚上交钱保释。此外，他们还得把黛云被捕的事去通知牛思道。

那天晚上很晚了，十一点半，荪亚和冯舅爷陪着立夫回来了。因为王老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警察局长，他们交了三千块钱，把立夫保释出来。另外那三个人却不能保释，一部分因为王老先生的信上没提到那三个人，一则因为陈三看来像个共产党，那两个小姐，都剪了发，看来大概是共产党。那时候儿的警察局里办事的乱来，就不用说了。

女人都静坐着等候消息。他们进来时，第一个听到立夫声音的是木兰，她立刻喊："他回来了！他回来了！"那一整天，莫愁没有掉一滴无用的眼泪，但是一看见丈夫的脸，她跑过去拉住他的手，这才因喜而泣。立夫向他解释说："有人向警察局长

密告我。我想是怀瑜。”

“为什么把环儿和陈三也逮走？”

“这就让我想是为了个人间的私事，由家里的仇人鼓动的。这和那黑名单儿没有关系。三点左右，又带我去过堂，法官问我：‘你把你妹妹嫁给了一个苦力吗？’我回答说：‘是，我把她嫁给了一个警察。警察不也是人吗？’站在那儿的几个警察听见我的回答，微微地笑了笑。‘有人告你把妹妹嫁给一个苦力，所以怀疑你同情共产党。’我说：‘法官先生，我若再有几个妹妹，我要把她们都嫁给您贵局的警察。至少警察是自食其力的。我赞成自食其力的人。这就是共产主义吗？’旁边的警察大笑。法官说：‘不要说题外的话。我们正在尽力消灭北京城的共产党。不要讨我们的欢心。’他们就把我带到拘留的小房间去，后来你们就到了。”

冯舅爷说：“那么陈三和环儿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立夫说：“不见得。”

莫愁说：“还控告别的罪名没有？”

“那得到正式审问时才知道。有关于我毁谤当局的事。只要经过正式审问，我就不怕。你们找到王世珍帮忙，这运气太好了。”

立夫的母亲问：“环儿和陈三怎么样？”

“出来之前我看见他们了。他们和几个学生关在一间屋子里。环儿在那儿哭。我告诉她那个矮子警察说的话是乱说的，他们的案子大概不会严重。我告诉陈三说，他的罪只有一条儿，就是他以前当过警察。”

立夫一回来，再有公开审问的机会，家里就大为放了心。荪

亚和木兰回家去了。

傅先生第二天早晨到警察局去看看环儿和陈三能否释放。警察局长说他们的案子很轻，没有危险，但是不允许保释。

他在那儿看见了牛思道，正想办法把黛云保释。对黛云没有不利的证据，也没有人密告她。

警察局长问牛思道："你是这个姑娘的父亲吗？"

"是。"

"那么她也是牛怀瑜的妹妹了？"

"当然。"

"那请您千万别见怪。我会立刻放了她。可是你女儿真像个共产党。你要教训她。要她懂礼貌。谁是好家庭的儿女，谁是坏家庭的儿女，可太难认了。"

牛老先生万分感谢，并且谢罪说："您知道。现在这个年头儿，做父母的也管不了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女儿，年幼无知，就是太摩登了。"

黛云当时在一旁，不准她父亲说自己年幼无知向局长道歉。她对警察局长大吼道："你说好家庭坏家庭是什么意思？好家庭你是不是指的做官儿的，欺压老百姓的？你若因为我是怀瑜的妹妹才放了我，我就是不肯走。"

警察局长微微一笑，看着牛老先生。

警察局长说："她说话简直就像个共产党。因为您老先生的面子，我放她走。我们拘留所里都是这种年轻人。您教训她以后说话要小心，总是有好处。不然她还会再招麻烦的。以后恐怕就不容易给您留面子了。"

黛云说："告诉我谁告孔先生和他妹妹，是我哥哥怀瑜不

是？”

局长大吼说：“那不是你的事！”

傅先生向牛思道和黛云告别。并且问那警察局长立夫的案子是不是要经过正式法庭审判，局长说：“是。”

傅先生又说：“孔立夫的案子什么时候儿审？我要给他当辩护人。”

局长立起来，向傅先生鞠躬为礼说：“傅大人，您别挖苦我们了。您知道，我们当差有时候儿真难办事。将来审问时您若光临，我怎么敢坐下呢？被告是您的什么人？”

傅先生说：“跟我的儿子差不多。”

“我告诉您说，将来一定公平审判。您知道他得罪了人，大概写文章又得罪了当局。我们现在正研究他这案子的文件，我告诉您说，我们一定尽量快办就是了。”

傅先生把这些话告诉了姚家孔家，立夫向傅先生道谢，谢谢为他奔走辛苦受累。

第三十八章

审案件法官发迂论
入虎穴木兰救立夫

四天之后是五月一日，孔立夫被传受审。是军事法庭，私下举行，并不公开。家属不得出席，但是傅先生坚持到庭。警察局长为原告。警察局长已经仔细看过文件，准备了一份措词慎重的报告，使控告不致于过分严重，这是由于冯舅爷暗中和这位警察局长接洽安排的。立夫的案子先审，陈三和环儿在候审室中等待。

法官矮小软弱，身着军服。傅先生在一旁坐着。初步仪式之后，法官念起诉书。

“孔立夫以发表文字攻击政府，提倡异端邪说，惑乱民心，并对劳工寄予同情，不无共产党徒之嫌，由其私人住所及他处获得之文件，显见思想混乱，对孔教学说时而卫护，时而诋毁。以上各项，将逐一查证。第一，三月二十八日发表文字一篇，攻击政府残杀学生，措词无礼，甚至辱及教育主官。本庭知悉汝身为教授。”

立夫回答：“庭长先生，我谴责埋伏袭击学生，写文章时，持此谴责态度，现在的看法并未改变。”

"但是你似乎为游行的领导人物辩护。你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两者是一样的。"

"庭长先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学生游行是出于爱国心。我侄女儿是个女学生，十六岁，也被枪杀。我是大屠杀的证人。但是庭长，我并没写文章攻击现在这个政府，攻击的只是诸位推翻的那个政府。吴佩孚将军曾通电要求逮捕段祺瑞和安福系，而安福系的内阁自请辞职。全国人人谴责这种屠杀，并不是我一个人。"

"你文章里用'贪官污吏'，'军人擅权'。你知道我们民国这种混乱时期，我们军人只是要恢复国家的和平秩序。您同意吧，总长。"这时他转过去看傅先生，并向仆人喊声给傅先生倒茶。傅先生一看立夫能自己辩护，于是只是很客气地点了点头。

立夫故以相当典雅的词句说："庭长先生，为官者众，或廉洁，或贪污；为吏者多，或肮脏，或清正，即便在太平治世，亦复如此。我若说为官者无不贪污，贪污一词，自然用之不宜。我若说为吏者无不肮脏，亦属措词失妥。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而论。"

那位军法官，似乎是个旧式文人，而误入了当时的军界，披上了军服，他看了看被告，似乎颇赏识被告答辩的文句措词得宜，铿锵有声。他清了清嗓子，又开始说：

"你的思想似乎很不清楚。我看你是个读圣贤之书的人，因为你赞成祖先崇拜。这一点对你很有利。但是你说'树也有感情'，其意何在？有一篇这种理论的文字，是你几年前所写。你怎么能一方面提倡祖先崇拜，一方面又说'树也有感情'呢？这很矛盾。"

立夫听了，心中不禁暗笑，真没想到法官会提到这个。法官还接着说："你现在还是持这种意见吗？"

"是。"

"我很为你可惜。你若是读圣贤书，志贤希圣，就不应当泯灭人类与草木鸟兽之分。你若说树亦有知，那你就是共产党。我也念过孟子。人兽之间最大的差别，也就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你说树也有感觉，岂不是把人降低到禽兽的地位了吗？你还说树和禽兽的'语言'，就和现代教科书上所说的一样。有什么'熊说道……'又有'狐狸说道……'这些都是魔鬼般的共产主义，分明存心要把人变成禽兽啊。"

立夫说："庭长先生，您若容许我来解释的话，那就在把圣人的话怎么理解了。孟子见齐宣王，论到仁爱及于动物，不忍见牛之觳觫。尚书上说尧舜之乐师奏乐，而百兽率舞，圣人之德，化及鸟兽。鸟兽若无感觉，怎么能感于圣人之德呢？《周礼》上也说沉埋献祭，以祭湖泊森林之神。"

这位法官听来似乎有点混乱，说实话，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周礼》，因为《周礼》这部书，在古籍之中极为艰涩难解。傅先生感觉满意，面露微笑。

法官说："你的辩护要局限于你写的文章。"于是法官又很快说下去：

"我们今天论到的是共产学说，不是中国的经典。中国的经典向来有诸家不同的看法。你承认你提倡的学说是人与草木鸟兽相同，人如同鸟兽，鸟兽也如同人一样吗？你要知道这种学说会扰乱民心的。"

立夫回答说："庭长先生，我是站在科学的立场说话。我只

是说人与兽只有在有感觉方面是相同的。不过此等感觉的性质是不属一类的。”

“所以你承认人与兽相似。但这一点并不重要。这只表示你的思想是多么混乱，对人心引起多么大的迷惑。另外有一个对你严重的控告。那就是你在山顶上，不经过正式仪式，就把你妹妹嫁给一个苦力。是不是真有此事？”

“是真有此事。”

“那个苦力的名字叫什么？”

“陈三。”

“他什么职业？”

“他以前在安庆当警察。现在是我家的秘书兼花园看管人。”

“他娶了你妹妹之后还当看管人吗？”

“是，名义上还是。”

“法官说：这很不正常。你知道不知道你把家庭秩序和主仆之分全弄混乱了吗？这是不是和共产党的做法一样？你和共产党有关联。”

“我相信人是平等的。孟子说，圣人亦犹人也。”

“婚礼时谁是证人？谁是媒人？”

“我是证人。没有媒人。”

“这不是和共产党提倡的一样吗？

法官似乎很想确定共产党嫌疑的控告。

立夫说：“我再没有什么话说。”

法官吩咐传别的人进来过堂。陈三和环儿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

“陈三。”

"这个女人是谁？"

"她是我妻子。"

"孔立夫是你的大舅子吗？"

"是。他是我妻子的哥哥。"

"你们的结婚很不正常。孔环儿，你承认陈三是你丈夫吗？"

"我承认。"

"他在你哥哥家做什么？"

"他是秘书、出纳和花园看管人。"

"你是你们家主人的妹妹，怎么会让你丈夫做个仆人呢？你嫁给一个普通的工人，你不害羞吗？"

环儿回答说："我不害羞。他自食其力，没有什么可羞的。"

"你说的是共产党的话。你们结婚没有媒人。"

"我母亲同意了。我嫁给他，只因为他是个孝子。"

"怎么个情形？"

"我丈夫是陈妈失踪的儿子，陈妈以前在我们花园儿里做事。陈妈不愧是良母，陈三不愧是孝子。"

法官向陈三说："你说你以前是个警察。告诉我你怎么后来受雇于孔家的经过。"

陈三告诉他怎么跟母亲分开的，他母亲怎么寻找他，他怎么读到立夫写的小说而后决定到北京来寻找母亲，到了北京之时，母亲已经走了。话越往后说，越发情不自禁，法官也似乎受了感动。转向立夫说：

"你就是写《陈妈》那篇很有名的小说的吗？"

立夫说："是。为了这样的贤母孝子，请庭长开恩。"

傅先生这时插了话。他说："庭长先生，我可以不可以把我

所知道的说一说？"

"当然可以。"

傅先生说："这个陈三是个孝子。他不幸生于贫家。我见过他住的房子。他睡在他母亲为他做的衣裳上。他起誓决不再穿那样的蓝布。他做事很负责，为人也诚实。我曾经见他屋里自己写的对联：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样的好儿子，不会是共产党。"

法官细心听，在最后，他想做一个大的手势。他站起来，向陈三伸出双手说：

"今天得遇你这么个孝子，实在高兴。你和你妻子走吧。"

陈三和环儿向法官深鞠一躬，流露出快乐的微笑。

法官又回到座位上。脸上做严肃状，他说：

"孔立夫，由你的自白看，你是提倡邪说扰乱人心。再者你把你妹妹嫁给工人，没有媒人，没有仪式，而在荒野，和不知仪礼的野蛮人无异。你也许不是共产党，可是你的行为近乎共产党。这些年来，人心已经颇为不安，对一切再扰乱人心的人，我们必须要压制。我判你监禁一年。不过，姑念你赞成崇拜祖先，提倡孝道，你若答应从今以后，不再鼓吹异端邪说，不再批评政府，我把一年监禁减为三个月的拘留。"

立夫的脸色沉下来，傅先生站起来说请求庭长开恩，再为减轻，但是法官立起来很客气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实在无能

为力。他得罪了人。您若好好开导他。以他的学问能力，将来必能对社会国家大有贡献。”

傅先生知道法官最初的想法也就是如此，怀瑜是要求给立夫一点惩罚的。他于是向法官道谢，法官向傅先生鞠躬还礼，退席而去。

现在只剩下立夫跟傅先生、环儿、陈三几个人。立夫叫他妹妹告诉莫愁和母亲不要担心。傅先生说他再努力去想办法，务使立夫获得早日开释。但是他不必担心立夫的舒适。卫兵都很敬佩立夫的学识，也知道他家是王府花园儿，自然会对他客气，因为可望得到厚赏。

由开庭审问起，全家就聚在一起，等待立夫的归来。莫愁看见傅先生和环儿、陈三进来，她立刻失望了。环儿伏在母亲怀里哭了。

母亲问："怎么回事？"

傅先生说："不用担心，孔太太。比原先所预料的好得多。只是暂时关在那儿，不久就会放出来的。"

莫愁惊呆了。她问："多久？"

"三个月。但是，我们还要设法叫他早点儿出来。"

傅太太也在那儿。她问："为哪一条儿判罪？"

"他的理论近乎共产主义。"

环儿几乎大笑出来，她说："真是可笑！我们从隔壁屋里听到了。就因为那篇《论树木的情感》，就控告他提倡异端邪说。"

傅先生向莫愁说："你先生有那等口才，我得向你道喜。他和那位法官引经据典辩论起来。法官输了。立夫引证《周礼》，法官立刻改换了题目！"

于是，傅先生叙述那场审问和立夫的辩护。

傅先生最后说："那是文不对题。法官由一开始就决定要找他的罪名。他一定是受了人的买托，大概是怀瑜的买托。幸而在文稿里有一篇赞成崇拜祖先的文字，才确立他决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不为祖先崇拜辩护的。不然的话，判得要重多了。"

莫愁很高兴她把那篇主张祖先崇拜的文字故意留在立夫的实验室里，不过她只说："傅老伯，我想主要还是由于您亲自出席的关系。妈和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傅先生说："两者都有关系。"

莫愁说："都是咱们的错儿。咱们早就应当去向那位法官送一份礼。原以为和警察局长说好了。现在要花点儿钱了。"

傅先生答应再去设法。木兰只是满脸悲愁地望着。

荪亚说："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多花钱，叫他在里头舒服一点儿。"

冯舅爷说："我们在警察方面花了五百块钱。你现在还想得出什么别的主意呢？各部门的官儿都得打点打点。"

冯舅爷伸出他的手指头，先伸出了四个，后来伸出了八个，他静静的问莫愁："这个，还是这个？"他意思是四百或八百。"咱们花的钱越多，他在里头就越舒服。"

莫愁说："狱卒是容易对付的。重要的是给他一间舒服的屋子住，一个好床睡觉，被褥要好，饭食也要好。若打算他早点儿放出来，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

冯舅爷说："现在花几千块钱都算不了什么。"

宝芬说："被褥容易。我那儿有十几床新丝绸棉被和毯子，还没用过。狱卒一看见犯人有好被褥，就会对他优待。咱们去

探望他时，一定尽量穿得阔气，好给他面子。当然了，狱卒心里的盼望也就大了，咱们必须预备下钱给他。”

现在既然有一个临时的解决，立夫的性命至少算平安，全家也就安心接受这个新情势，开始谈论去探监，并确保立夫在里头舒适不受罪。在整个讨论当中，木兰一句话也没说。

当天下午，荪亚、阿非、莫愁三个人一同到监中去探望立夫，给了狱卒点儿赏钱。第二天木兰去见莫愁，把她拉到一边儿，拿出七个旧的圆珍珠，象大豆子那么大，原来是镶成一条蜈蚣，做头发上的装饰用的，她把那条蜈蚣拆散，拿下这七个来。

她说："妹妹，这儿有七颗旧珠子。我没有什么用处。我就去跟宝芬说，这和宝芬找到的那五个正好配上。我想把这七个和那五个凑成十二个，让宝芬的父母去送给王老先生。颜色大小儿正好配上，我记得……知道这三个月届满以前谁当权呢？你以为怎么样？"

莫愁看了看珠子，又看了看姐姐，自己却说不出话来。

木兰说："妹妹，有什么难处吗？不管怎么样，咱们也得救他。"

"我是想……宝芬会不会乐意。不然我从她手里买那几个好了。"

木兰说："没问题。阿非当然愿意。在咱们家，珠宝算不了什么。"

姐妹二人眼里都流出了眼泪。她俩一齐过去，找到阿非和宝芬。阿非说："当然。"宝芬说："这个主意很好。没有人，珠宝又有什么用？我真没想到那宝贝会有这么大用处。"

这项计划按预定进行了。事实上，两家还都够殷实，人人都愿出钱，连珊瑚、曼娘、暗香在内。

那天下午，木兰和莫愁决定去看立夫，想办法使他搬到好房子去。阿非也跟去了，环儿要去看哥哥，母亲说她从监狱里出来，不让她去。他们另带了一个枕头，一个热水瓶，莫愁从书架子上拿了一本生物学的书带去。

他们先到典狱长办公室，商量换个好屋子。

典狱长说："他现在的屋子就是个好屋子，一个人住。"说话时向富家少奶奶微笑。又接着说："但是过几天，我也许能给办到。那就看有没屋子空出来了。不太容易。不过我一定尽力给您效劳。"

阿非说："我知道不容易，不过您若特别想办法，我们会特别道谢的。"

按一般常情，典狱长是不陪伴探监人的，但是这位典狱长知道这几位来客有钱，家住在王府花园儿，所以他立起身来亲自陪同引路。进去之后，他们经过一个空房间，门向南，太阳从铁栏杆中间照进去，没有人住在里面。

莫愁说："这间屋子不坏。"

典狱长说："不久就有人进来住了。这个人家境很好。"

木兰知道典狱长是故意表示困难，好再卖人情。木兰说："我们的家境也不坏呀。"然后向他微微一笑。

典狱长说："也许可以想办法，我还得和别人商量商量。"

他们走到立夫的房间。立夫看见大家，欢喜极了。里面允许他穿普通衣裳，他在里面住了一夜之后，看样子一点也不坏。木兰回头看见那个典狱长已经把他交给了一个狱卒，可是他还

顺着走廊慢吞吞地走。木兰赶快过去。他停下来，眼睛向四周围扫了一下儿。

他问："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木兰说："不是。您知道，若是使我们的亲戚住进有太阳的那间屋子，我们是太感谢您的帮忙了。"

木兰那条银蜈蚣上的十颗珠子，那天给了宝芬七颗，还留下三颗，用一块手绢儿包着，放在衣袋里。她打算都用完。她在衣袋里摸了摸，拿出来两颗，藏在手心里。她把那两颗交在典狱长的一只手里。

他一看手里的珠子，他说："噢，不行，太太，我不能收您的礼物。我伺候您是应当的。"

木兰说："拿着吧，不要见外。您总得给我们个机会对您表示一点心意啊。"

典狱长满脸陪笑说："我会尽力而为。"

木兰走到立夫的房间去，碰见外面的那个狱卒，他刚才一直在远处望着她。木兰把剩下的那一颗交到他的手里之后，她若不经意地说："这间屋子太黑了。"

那个狱卒回答说："是啊，晒不到太阳。"他的手正攥着那颗珠子呢。

阿非见木兰进了监房之后，问她："你刚才干什么了？"

木兰回答说："我去告诉那典狱长别忘了那间屋子。"

立夫已经从莫愁嘴里听说，他被捕的那一天，木兰昏了过去，莫愁和阿非刚才在说那珠子的事情。莫愁说："二姐拿出了她自己的七颗珠子凑足了十二颗。"

木兰走近他时，立夫说："木兰——"沉默了一会儿，一句

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才接着说："我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不要为我发愁伤心呀。"

阿非说："我姐姐若是没有了丈夫，珠宝玉石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愿帮忙，而且都是心甘情愿的。"

莫愁说："你若知道你让多少人担心难过，你以后就应该小心点儿了。现在人人在尽心尽力。珊瑚拿出来她自己的五十块钱，舅爷拿出来一百，曼娘也拿了一百。经亚和暗香觉得对这家庭的仇恨应当负责任，拿出的还更多，不过我只接了他俩一百。宝芬捐出了她的珠子。"

阿非说："用不着提这些个。二姐提供的最多。"

为大家的至情所感，立夫觉得泪眼模糊，他一边看着木兰一边说："我心里感激大家。我希望以后能对得起大家的盛情。"

正在此时，狱卒进来说已经找到一间好屋子，向大家道喜，开始张罗搬毯子，脸盆，其他立夫的东西。忽然从附近一间监房里发出尖声的号叫，小姐太太们都吓坏了。

那个狱卒一边很愉快地打开门，一边说："诸位先生小姐，这跟您没关系。"然后他们看见两个男孩子，脸色灰白，哭着被领走经过他们面前，向走廊那方向去了。

他们震惊得颤抖未停，随着狱卒走到刚才看见的那间空监房，进去给立夫铺床，整理好别的东西。这间房子前面正对着一个狭小的空院子，院子地上铺的是碎砖。莫愁拿出二十块钱，给狱卒说："好好伺候先生。以后还有重赏。"

狱卒露出感激的笑容，告诉说一切不用担心。

他们坐下谈论当时的局势。时局的确很混乱。颜惠庆正在设法组一个新内阁，用以代替已经"辞职"的总统行使职权。他

受到直系吴佩孚的支持，可是奉系的张作霖反对。直奉两系各派都有卫戍司令。现在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办法，由吴佩孚的人王怀庆来做阁揆。

这时忽然听到几声枪响，然后又寂然无声。他们面面相觑，知道刚才面色苍白的两个少年是领出去枪毙了。

※　　　※　　　※

大家到典狱长办公室道谢之后，回家去商量下一步。前清遗老王世珍老先生已经给当地驻军司令官写去了一封信，还没接到回复。北京的情势依然异常混乱。中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就和后来在日本政府之下一样，没有军方支持，是无法组成新阁的。军阀是真正的统治者，文人的统治是获得他们的许可之后而行的。由王世珍老先生领导的地方秩序维持会，还在执行职权，以待敌对的军阀所认可的政府出现，但是军阀一时又难以达成协议。密使在北京、天津、沈阳之间，往返不停，极力促请妥协。立夫的自由就看将来的政府是何等性质了。颜惠庆若能组阁成功，他的力量就能影响军方，使军方支持他批准早日将立夫释放。王世珍老先生在那些日子时常见到颜惠庆，而傅增湘先生也和他有交情。但是吴佩孚支持颜组阁任新国务总理之时，奉系，也包括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内，却对他表示反对。谣传直奉两系大概将会同意组织一个联合内阁，但是颜惠庆的地位，对帮助立夫这件小事，仍然没有什么把握。

同时，北京大学一位高教授也被捕了。他那年轻貌美的妻子到奉军司令部去为丈夫求情。奉军司令官要求若想准其所请，须以肌肤之亲为条件。教授之妻拒绝，丈夫则被枪毙。这消息传扬出去，文化界又引起慌恐。此外，狗肉将军张宗昌，据传

闻将被任命为关内直奉联军的总司令，一二日内将全权统治北京。这位头脑简单做事直截了当的旧式武人，将来的行动如何，那是无法猜想的。必然是比北京地方秩序维持会期间，法律更不受尊重，社会秩序更坏，比段祺瑞内阁期间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能力，是更等而下之了。

木兰现在是焦急万分，心里也万分恐惧，已然丧失了勇气。她回到自己家中，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吃了晚饭，但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于是到自己屋里，换了衣裳。

荪亚问："你干什么？"

"我还到妹妹家去，我答应要把甲骨文的书送给立夫去看，我应当给莫愁送去。"

"什么？这么晚她还去探监？"

木兰说："可以。狱卒吃咱们的油水都吃肥了。"

"你也去吗？干嘛打扮得那么讲究？"

"我陪着妹妹去。"

"那么我也跟你去。"

"不用麻烦了。阿非或陈三陪着我们去。"

荪亚说："你要知道，不要太激动不安。"

木兰照了照镜子，看见自己的眼睛水汪汪儿的，转动得特别灵活，闪耀着狂热的光亮。把头发梳好之后，立起身来，从书架子上拿下两卷《殷墟书契》。

她问丈夫："你觉得他看什么书最好？"

荪亚说："拿罗振玉那本。那是研究甲骨文最早的著作。"

木兰到了妹妹家，莫愁很感意外，问她："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晚又出来！"

“我拿来一本书，答应送给立夫的。和我一块儿到监狱里去。”

莫愁问：“干嘛这么急？”

“今天下午我答应给他的。宝芬的亲戚来过，就把事情耽误了。我不愿说了话不算话。”

“这么晚能进去吗？”

“我想可以。卫兵已都认得咱们了。”

“那么叫陈三送个信儿去，说咱们有事，今儿不能去了。”

木兰坚持要去，她说：“我已经穿好衣裳了。他要什么东西，我一定都会送去。也许监狱里有什么消息呢。”

莫愁说：“那么等一下儿。我跟你去。”

立夫的母亲说：“不要去了。监狱里又黑，走进去不容易。在黑暗里摔倒怎么办？你是一身两命啊，不是一个呀。”

于是莫愁没有去，陈三陪着木兰去的。

到了监狱，陈三把那一包书递过去叫人转交。

卫兵说：“太晚了。狱卒都回家了。这也不合规定。”

木兰打开，把书给卫兵看，说那书里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

卫兵说：“不能私自送东西进去。进去的东西，都要在办公室经典狱官看过才行。”

木兰问：“我们可以不可以看他一下儿？一小会儿工夫。”

卫兵说：“不行。”

木兰说：“那么我们明儿拿来吧。不过请您告诉犯人说我们来过了。”

木兰和陈三在狱门分手。陈三一定要陪木兰回去，木兰说不必，自己跳上一辆洋车走了。这时木兰忽然心中出现一个很

强烈的念头，就是要单独见立夫一面，即便是短短的五分钟。以前在泰山上杉木洞的一席谈心，使她的生活从此更为充实，更富有力量，她和立夫在泰山顶上一同观看日落日出，那对木兰的重要是无可比拟的。但愿在监狱的夜里单独见他一面！万一立夫被枪毙，她一生心里的记忆该多么宝贵呀！她要见立夫的愿望实在压制不下去。走了一小段之后，她下了洋车，又走回监狱去。

卫兵说："怎么又回来了？你要干嘛？"

木兰说："让我进去一小会儿。我是一个女人，也不会把他偷跑了的。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她把五块钱的一张票子塞到卫兵的手里。卫兵向四周围张望了一下儿，说："那么要快，不要出声音。只许五分钟！"木兰在黑暗里也看不见道路，跟着卫兵穿过了一个黑暗的大厅，走过一个灯光不明的走廊，心噗哧噗哧地跳。她心里暗想："他会怎么想呢？我也没有什么借口。"

到了立夫的房间，卫兵向那值班的典狱官低声说了几句话，就招手叫木兰进去。

立夫正在一个小油灯下看书。这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站在立夫前面，木兰脸上有点羞惭，几乎流露着可怜状望着他。

"噢！木兰！有什么事？"

木兰向卫兵指了一指，叫立夫小声说话。

木兰开始说："我有点儿消息告诉你。"

立夫拿枕头放好，给木兰当座位，说："坐下。"

木兰结结巴巴的说："今儿下午有点儿消息，但是没能够

来。”

“什么消息？”

木兰忽然停住。说不出话来，满眼眶的泪。嘴唇颤动，忽然哭了，手捂着脸，哭道：“噢！立夫！”

她不敢大声哭。怕被人听见。卫兵和典狱官从门上的洞往里看着。

立夫站得笔直，低头看着她，也不敢碰她。只弯下腰说：“有什么难过的。我在这儿很好，很舒服啊。”

木兰的手去找立夫的手，她低声啜泣说：“我知道我不应当到这儿来，可是万一你若死……我……”

“有什么消息？”

立夫很了解自己的这位大姨子，难免受了感动。但是他只是很温和地说：“是不是莫愁让你来的？”

木兰擦了眼泪，用力抑制住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恳求的眼光看着他说：“妹妹和我今儿下午要来看你，但是来不成。我想到那甲骨文那部书，我就和陈三给你送来。太晚了，他们不能从外面传递东西进来，也不肯叫陈三进来，因为他是男人。我告诉卫兵我是女人，他才放我进来。”她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磨擦，表示送了赏钱。

“可是有什么消息呢？”

“王老先生已经给司令官写了一封信。你想有什么用处没有？”

“就是这件事吗？”

“据说狗肉将军张宗昌，几天之后就要做北京最高军事统帅……噢，立夫，我不知道——我好为你耽心。万一你发生什

么事……”她的声音听不清楚了，她向椅背倚过去，她似乎力量精神都耗尽了。然后又开始哭泣。

典狱官在外面叩门。木兰站起来，又拿出一张票子，走到门口央求他："再等五分钟。"

立夫看见她那微微遮住的眼睛在暗淡的灯光下闪动，他的鹅蛋脸儿那么温柔而又勇敢。

她说："我不应当来。但是情不自禁，非来和你相见不可，你不会恼我吧？"

立夫也抑制住自己说："恼你，怎么会！你对我太尽力了。你拿出珍珠来救我，我得多么向你道谢！"

在情不自禁之下，他低下身子，拿起她那雪白的手，很亲切地吻了一下儿。

木兰恳求他说："你要知道，我为了救你的性命，付出再多再多，我都愿意。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难道我做错了吗？"

立夫回答说："为什么……除非人们误会。"

"立夫，我打算离开北京。你出去之后，带着家眷，也离开北京吧。以后再埋头研究学问。你知道你的安全对我妹妹是多么重要——还有对我。"

卫兵又敲门了。木兰站起来，伸出她的双手，握住立夫的两只手，说声再见而去。

她出了监狱大门，立了一刹那，似乎犹豫不定，转向右，走了一小段儿。她的腿有点儿瘸，心噗哧噗哧跳，忽然颤抖了一下儿。她几乎都没法儿站稳，站住喘喘气儿。倚在一根电线杆子上。一个过路人停下来，以为她是个野鸡，转身望了望她。她大怒，又往前走。二十几步外，有一辆洋车在那儿等座儿，灯

还亮着。木兰咬紧着牙，叫那辆洋车。

她说："到总司令部！"她的心跳得更响，她想洋车夫一定也会听得到。高教授的妻子去为丈夫求情。她为什么不可以为立夫去求情？可是，她自己说与立夫是什么关系呢？莫愁若知道了怎么办？荪亚听说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事情该怎么办呢？不过有一件事，她确实十分清楚，那就是立夫必须立即获得释放，再晚就危险了。

在总司令部前面她下了车。卫兵问她何事。

"我要见总司令。"

"你是谁？"

"我是谁没关系。我一定要见他。"

卫兵相视而笑，进去报告说一位不认识的漂亮女人要见总司令。司令官命令他把女人带进一间屋子里去。

木兰走进去，浑身颤抖，前额上冒着冷汗。她极力使自己镇定。她知道自己很美，但是司令官肯听一个美丽的女人为别人求情吗？这位新来的司令官，会不会像枪毙高教授的那个奉军司令官呢？

司令官走进来，看见这个美的幽灵，吓了一大跳。他向卫兵说："不要来打扰。"卫兵出去，关上了门。

木兰跪下叩头。她说："总司令，求您答应小妇人一件请求。"

司令官大笑说："请站起来。你这么美的女人给我下跪，我可不敢当。"

木兰抬起眼睛，站起来。司令官请她坐下。

"我是来为一个犯人求情的。他被逮捕，非常冤枉。他是一位大学教授，黑名单儿上没有他的名字。他有个仇人挟嫌诬告。

他只是写了一篇文章论《树木的感情》，而今被关在监狱里。"

司令官听着木兰的话那低沉富有音乐美的声音，不禁神魂颠倒。木兰的北京话说得那么慢而那么清楚，还那么漂亮。

司令官喊说："什么？写篇文章论树木会被逮捕？"

木兰微微一笑说："就是啊。一篇文章论《树木的感情》。法官说那是共产党的思想。"

司令官以愉快的声调儿说："那怎么会？好吧，告诉我。我帮你办。"

木兰说："好吧。这个人说……"

"等一下儿。你说这个人是谁？"

"他叫孔立夫。他现在在第一监狱。"

"你是谁？"

"我若不回答您这个问题，您不会介意吧？"

"哈哈！这还是个秘密。"

木兰鼓起了勇气。"我能求您大力帮忙吗？"

"当然，像你这么美的女士。"

"请您把我这一次来拜访您的事，千万别泄露出去。"

司令官哈哈大笑说："你看这屋门不是锁着吗？"

"可真不是玩笑哇。"

司令官说："你什么意思？"话说着脸便郑重起来。

"您知道有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礼拜以前被捕的。他妻子到那个奉军司令官那儿去求人情。那个司令官并不是个正人君子——您知道进关来的那些奉军——那个司令官对高教授的妻子没怀好意，那个妻子不肯答应，她丈夫就被枪毙了。我知道您这位司令官大不相同，所以才敢来见您。人都说吴大帅部下

的军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那位司令官听着这个不相识的女人做此非常之论，脸色渐渐变了。木兰接着说：

“您知道，若不是吴大帅的力量，万恶的安福系现在还照旧当权呢。您看奉军硬是用烂纸似的奉票儿，向老百姓买东西！简直就像贼匪一样。”

木兰这样激起直奉两派几乎在北京同时任命的两个司令官之间的嫉妒仇恨。这位司令官叫卫兵把这屋子的门锁起来时，不能说他是安着好心，不过他是吃捧的，乐意人家赞美的，木兰提到那奉军司令官的“没怀着好意”，他的好意昂扬起来。他刚刚因功提升到现在的官阶，自己还正以不同于流俗自期。他不再咧着嘴笑，他面露严肃的神情。

“这位女士，我不知道你的底细——我也不知道你尊姓芳名——不过你知道我这个职位是保护善良老百姓的。”

木兰说：“那么请您先要保护他这个善良百姓吧。我们对您是感激不尽的。”

木兰说着站起向司令官又行一礼，她自己有这份勇气，自己也深感意外。她进来时，完全是无可奈何，是跳火坑，不知道要怎样才出得去，但是现在她心里的恐惧已然消失。

司令官对木兰的从容自然，深感异乎寻常。

“不要说那么快。你若能让我确信他不是共产党，我一定释放他。”

“好吧。我告诉您。这位孔先生的仇人是我家的亲戚，实际上，也是孔先生的亲戚。所以我知道。他和奉军走得很近，那个法官也是奉系的。你想想，写一篇论《树木的感情》的文章，

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的确是毫无道理。但是为什么判刑呢？”

“在文章里他写树木有感情，就和禽兽一样有感情。我们若折断一个树枝子，树木会觉得受到伤害。若揭下树皮，树就觉得好像被人打了脸。”

“这跟共产主义扯不上关系呀。”

“法官认为他说树木有感觉，就是把人的地位降低到与草木鸟兽同等。您也认为树木有感觉吧！”

“我不知道。”

“这并不新鲜哪。我们都知道老树成精，没有人敢去砍倒。老树砍倒的时候，常常有人看见树里流出血来。”

司令官大笑说：“当然，当然。甚至泰山的石头还成精呢！当然是有感觉。”

木兰说：“司令官，那么您可以把孔先生释放了吧？”脸上流露着迷人的微笑。

司令官又再细问详细情形。木兰说立夫是个自然科学家，他的名字又不在黑名单儿上，完全是私人挟嫌诬告。

“为什么会有这种私人仇恨呢？”

“这都是我们家庭亲戚的关系。姓牛的涉及一个污秽不堪的丑闻。孔先生写文章揭露这件事。姓牛的有个妹妹，嫁到我们家。这件丑闻弄得满城风雨之后，我们不能不和他妹妹离婚。姓牛的写给我父亲一封信，起誓要报复，他就这么报复了。”

司令官向木兰带有迷人微笑的脸望了半天，然后发狠说道：“你是逼得我不做好人不行了。”他于是叫卫兵。一个卫兵进来。

“拿笔拿纸来。”

木兰立在一旁，说姓名和监狱的地点，心里真是喜出望外。司令官坐在桌子那儿写。木兰出主意要在“释放”一词之上，加“立即”两个字。几乎是木兰念，司令官写。

木兰拿到那张纸条，就要下跪，司令官止住她。

司令官说：“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

木兰说：“我怎么敢不遵命？”

“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姚木兰。”

“今天晚上你战胜了。请向孔——先生道喜。我希望你相信我到这儿来的任务，是保护善良百姓。”

木兰说：“我会为您传名。”

司令官大笑说：“那么没有什么秘密了？”

木兰说：“没有什么秘密了。”满脸露出感激的微笑。

木兰把那个纸条儿放在手提包里，她说：“那么我要走了——多谢多谢。”

司令官显得很惋惜的样子：“这么急着走吗？”

“是，要赶紧走了。”

司令官送她到屋门口儿，叫卫兵很客气地带木兰到大门，然后他转回身来，向空空的走廊咒骂了一句。

在门房，木兰借电话打回家去。在意外大获成功的激动之下，她打电话给妹妹莫愁。

“立夫就要放出来了……我得到他的赦免令了……我是二姐呀……我在王司令的司令部……现在没关系了……我就一直回去见你。”

现在太激动，不能坐洋车，那太慢。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

汽车来到之后，她想到自己的丈夫，告诉司机先开到她家。刚过十点钟。荪亚还没有睡，但是正在屋里焦急，几乎就要出去找木兰了。他一个钟头以前打过电话，知道莫愁没有到监狱去，木兰已经和陈三走了一会儿工夫，而陈三已经一个人回来了。她到哪儿去了呢？他已经等了四十五分钟。后来莫愁打电话给他，说木兰就要回到莫愁家去，也告诉他立夫就快要放出来了。现在忽然看见太太走进来，十分激动，大声贼说：

“立夫就快放出来了！”

他问：“你这半天到哪儿去了？”

“一直到王司令的司令部去了。你看这张赦免手令！”

“我以为你到监狱去了。”

“我们进不去，我和陈三去的……立夫快要放出来了，你们当然好高兴，是不是？”

丈夫问：“当然。可是你怎么弄到这张手令呢？”说着一边儿细看那张手令。

“到妹妹家我再跟你详细说。来！租的汽车在外头等着呢。妹妹一定也急着呢。我在电话里说一直到她家。后来我想我得先回来看你。”

在汽车上他又问木兰怎么得到那个手令，但并不太急切。他只是问：“你怎么弄到这个手令呢？”

“我直接去找王司令。”

“但是你怎么使他给你的呢？”

“只是和他理论。”

“那么容易呀？”

“当然。你以为我怎么样了？”

荪亚没再说什么。

“是我设法把他释放出来的，你向我也夸赞两句吧。荪亚，你不欢喜吗？”

荪亚停了停才说：“你怎么向人家说明你自己呢？说是我的太太呢？还是别的？你怎么想到去那么做？为什么不跟我先说一声？我一直担心，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我根本就没介绍我自己。我没做什么错事。我有什么错儿吗？”

“你知道，那很危险。”

“荪亚，我告诉你。我是不能不这么做。我离开监狱时实在抑制不住心里的冲动。我想要向司令官直接去恳求，一个女人去求他，也许有点儿用处。他是直系的，和怀瑜那一派正是对头。结果我想对了。”

荪亚说：“你真是个精灵鬼儿！”一半是颇以为然，一半是讨她欢喜。

车已经到了“静宜园”了。门口儿的灯已经打开，仆人们正在等着呢。陈三在门前。木兰叫车停住。

莫愁在通往院里的走廊上正迎着他们。木兰把那一纸手令塞到妹妹的手里，她说：“看！上面盖着司令官的印呢。在走廊的灯光下，莫愁念的时候儿眼睛里流着泪。她说：“二姐，你怎么弄到的呢？”她开始在他们前头跑。因为怀着孩子，跑得很费劲。她向里面大家说立夫就快放出来了。

莫愁说：“告诉我们你怎么弄到的。”

“噢，离开监狱之后，我心里想高教授的太太怎么去见奉军司令官为她丈夫求人情……”

荪亚说："你也想到了！"木兰说出这话来也有点儿羞愧。

"那倒让我想起来。我想这个司令官也许还通点儿人情。"

珊瑚说："我真佩服你的勇气。倘若他不……"

"你们听我说。我装做一个陌生的普通女人，说要见王司令。卫兵就带我进去。门锁上之后，他胡子后头咧着嘴笑，我怕极了。我知道他恨狗肉将军张宗昌派的那个司令官。我开头儿先说他那敌对的司令官枪毙了高教授。我说那个司令官不是好人，要贪高教授太太的美色。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可惜你们没有看见。他变得很严肃、很高贵的样子。这使我提起了勇气赞美吴大帅的军官。等我看见他做出极正派的样子，我不再害怕，和他从容不迫的谈起来。我告诉他这是私人挟嫌诬告，而诬告的人是我家的亲戚，也是孔立夫的亲戚，所以我们知道。他说：'我的职务是保护善良百姓。'所以我逼近一句，求他救立夫的命。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好对付。然后他让我确能使他相信立夫不是共产党。我告诉他立夫的罪名是因为他写的那篇文章论《树木的感情》。我知道他迷信，我就使他承认树是有感情，我们说的是多年老树能成精，老树砍倒之后会流血。他十分同意，大声喊说：'当然，当然。树木当然是有感情的。树还能成精呢。'所以我就弄到这张手令了。"

大家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木兰一说完，珊瑚说："就那么容易呀！妹妹，你是真正念通了《战国策》了。"

阿非说："真像一篇《战国策》。二姐总是有奇思妙想啊。"

木兰得意洋洋的说："谁让父母不把我生成个男孩子呀？"

立夫的母亲说："木兰，我明天一定做好菜谢谢你。"

荪亚一直细心听木兰的叙述。最初，有点儿怀疑，可是到

末了儿，他才相信木兰的口才，别人也深信不疑了。荪亚这才大得其意地说："木兰很值得孔太太的一顿宴席，也值得立夫莫愁的一顿。这等于入虎穴，得虎子。"木兰看了看荪亚，脸上显得放了心，一天云雾随风散尽了。

木兰说："但是咱们应当立刻叫立夫知道。今天晚上能叫人把他保出来吗？能不能打电话去？"

荪亚说："有这位司令官的手令，什么时候都能叫他们放人的。"

陈三说："典狱官已经不在了。一定先要找到典狱官。"

荪亚、陈三、莫愁在黑夜一齐去监狱。莫愁也要她姐姐一齐去，但是木兰觉得自己已经做得有点儿太多了，只好违背着本意说："不要去了。荪亚，你们进去时，只要我妹妹把消息告诉他就够了。"

所以木兰和别人一同在家等着立夫的归来。

那天晚上大概十二点，立夫才回来，那是五月八日。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北京附近就任直奉联军总司令的前两天。立夫在监狱里关了正好八天。

第三十九章

素云伴舞银屏得祭
姚老归来木兰南迁

下一个月，六月，木兰染患痢疾，差一点儿一病不起。她现在进入了生活里最伤心的阶段。过去的两个月，耗费了她的元气，消化不良，比从前瘦多了。阿满的死，在她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几乎一年还没有恢复愉快的心情。

家里人也全都改变了。只有一个人没有改变，那就是曼娘。其实，曼娘也老了一点儿，可是在木兰眼里，曼娘始终是木兰从小就崇拜的那么美那么心肠好的曼娘。曼娘的养子阿瑄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天津海关做事。阿瑄敬爱曼娘，就犹如对自己的生身之母一样。他也学到母亲那高尚精细的态度，和同时代的其他青年大不相同。

北京恐怖声中，经亚逃走了。立夫被捕之后，他恐怕自己遇到麻烦，情形较为安定之后才返回北京。爱莲和丈夫在一起，不在家中，不过没离开北京，有时回家探望一下儿，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给妹妹丽莲物色到一个丈夫，也是个西医，所以桂姐的两个姑爷都是西医。桂姐的头发已经发灰，人也发福了；但是看见两个女儿婚姻很美满，自己无忧无虑，若

说她做了祖母，看来还不像呢。她不愿各处去，这是她享福的时候了，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儿很辛苦，她现在还兴致勃勃谈往事，年轻一代听来觉得很有趣。可是她和曾太太比起来，曾太太在晚年显得更好看。曾太太年来多病，但是脸上依然清秀而精明，一看就知道年轻时很美。她俩之间，有这样不同：曾太太还描眉擦粉，但自曾先生去世之后，桂姐就不再化妆了。

除去曾太太尚在之外，曾先生和木兰的母亲去世，木兰的父亲离家修道，木兰觉得自己责任重大。阿非已经成年，他可以照顾自己和宝芬。他夫妇自英国回来之后，完全是现代时新派，生下的婴儿也由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护士看护。

因为北京还是动荡不安，在军阀压力之下，立夫也许还有二度被捕的危险，所以他接受劝告，暑假中离京赴沪。在北方，奉系张作霖的势力日形扩大。

立夫究竟要做什么，颇难决定。国民革命军已经自广东开始北伐。黛云、陈三、环儿已经到南方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他们参加的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莫愁坚持立夫必须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她想限制立夫，不让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实在不容易，不过她成功了。有时候儿，莫愁的决心硬如铁石，她丝毫不考虑别人的观点，只坚持自己的想法，即使招惹不快，也在所不惜。她已经做了最后决定，硬是不许丈夫涉身政治，决定就是决定，不能动摇。立夫的家要搬到南方去，这也大致成了定案。

木兰躺在床上，思索自己，思索和自己亲近的人——就是荪亚和剩下的两个孩子。孩子还小，婆婆年老多病，全家的重担在她身上。她想离开，但是办不到。

荪亚对她态度冷漠，是为了什么，她知道得很清楚。她晚上单独到监狱里去看立夫，隐瞒着没告诉他；立夫怕引起了误会，也没把这件事告诉妻子。但是立夫获释之后，那天晚上吃饭时，人人向木兰敬酒，恭维她在营救立夫这件事情上她的功劳，这时，荪亚才听说木兰把珠串拆散去作打点之用。荪亚明白，珍珠，从钱的观点上看，木兰是认为无所谓的，即便是她嫁妆中很稀有的珍珠，也是无足轻重的。木兰和立夫是朋友，他自然知道，自然她没有不去营救的理由，但是立夫监禁期间她分明有点儿激动过甚，太有点儿失常，关心也太过分。荪亚和木兰还是寻常一样和美，只是彼此之间，总是有点儿什么没有说出口的事情。

再者，荪亚开始越来越注意钱，自己也开始从事一些小营业。古玩店的利润很大，他对股票投资也越发有兴趣。现在他正是三十五岁左右的年纪，性格上发展出独断自得的态度。青春时代的轻松愉快的心情，轻视金钱地位那样诗人逸士的胸怀已然消失。在他精神上的这种变化，多少表露在他的脸色上，这就颇使木兰难过。她很怕这种卑俗现实的态度的渣滓会存在丈夫的灵魂里。

木兰病时，曼娘来探视，第一次发现他们夫妇吵嘴。

木兰说："我还是愿意离开北京。"

荪亚说了一句："你为什么老是安定不下来？"

"阿满一死，我就告诉过你我要立刻离开北京。"

荪亚说："你知道立夫就要搬走了。"木兰饮泣不言。

曼娘插嘴说："她现在身体这么软弱，你要对她温柔一点儿才是。"

木兰抬起头来，看看丈夫，仿佛恳求般的说："荪亚，你应当记得几年之前，我们说过放弃这种富家豪宅的生活方式，到乡间过一种草木小民的淳朴生活。我说我愿意做饭，自己洗衣裳，有你在我身边就好。我只需要过平安日子，我能不能过平安日子呢？"

丈夫回答说："咱们怎么办得到呢？妈还在，已经年老，怎么能放下不管呢？我哥哥和曼娘怎么办呢？这都是你的情绪不稳。"

木兰说："荪亚，我原以为你会懂得我的心。"她的病使她的声音非常的柔和，非常的低。

看见妻子生病，又这样恳求他，荪亚说："好吧。我答应你。可是母亲年岁这么大，不能离开不管哪。"

木兰很谦顺地说："荪亚，你只要肯答应，我一定等。"

曼娘说："荪亚，我做大嫂的，说几句话你别介意。你是个瞎子。你是天下最有福气的人，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太太，愿过一个简单的小户人家的生活，愿为你做饭，洗衣裳，教育孩子——这是平常人能得到的福气吗？你好像并没有把这个看得多么珍贵难得。你不了解女人。你也不了解遇到阿满这件事受打击多么大。"

荪亚现在仿佛受到了感动，心也软了，转过去对妻子说："妹妹，你要原谅我。"

曼娘又对木兰说："荪亚说的话，也有道理。从孝道上说，我觉得妈妈还在，你们撂下她也不应当。"

※　　※　　※

等木兰恢复到可以出去的时候儿，阿非和宝芬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这次请客有双重目的。阿非看见姐姐非常伤心，人

又消瘦，存心让她散散心，所以这次请客是庆祝姐姐的康复。第二是，立夫由上海回来度假，不久就要和母亲，妻子搬家到南方的苏州去住。在苏州他们有一家茶庄，而且在苏州立夫已经租到很好的一栋房子。因为经亚也已经回来，于是邀了曾家全家。曾家来的人有曾太太、桂姐、曼娘、曼娘的母亲、阿瑄、荪亚、经亚、暗香、素同、爱莲、丽莲、丽莲的丈夫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王大卫医师。在姚家和孔家这边儿，有冯舅爷、冯舅妈、红玉的两个弟弟、阿非、宝芬、珊瑚、立夫、莫愁、博雅。这真是个家庭大聚会。只有傅增湘先生和傅太太算外人。

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饭后要跳舞。在那么多人之中，只有七个人能跳舞，男人里就是经亚、阿非、素同、王大卫医师；在女人里只有宝芬、爱莲、丽莲。其余的人只能做壁上观。爱莲和丽莲现在嫁给了西医，生活在说英文的环境，都起了英文名字。

这是曼娘第一次在洋饭店里吃饭，也是第一次看见摩登人物跳舞。倘若她公公曾文璞先生还在世，她就不会去了，现在曾先生已然作古，她倒很想看一下儿跳舞。在她看来，那完全不遵守古礼了。但是她现在是个中年的妇人，她以为，同时曾太太也以为，她过了受青春诱惑的危险时期了。

因为在外国饭店里，阿非、宝芬又是摩登人物，已经摩登得夫妇分桌坐。洋人的这种风俗习惯极其荒唐，简直不可饶恕，恐怕其原因，是洋人特别重视男女恋爱和闹风流韵事的缘故。木兰感到惊异，但是阿非说："在这种洋地方儿，我们若不笑，谁会笑？"再者，他们坐的是一个长条儿桌子，若想像坐中国圆桌那么自由谈话，就办不到。向邻座的女人说话，而不是自己的

太太，也的确够怪的。王大卫和少数几个男人，则真正和邻座的女人谈起来，别的男人则并没说话。别的女人也都不说话，而静静地坐着，眼睛尽量往别桌上的女人那里望，或是和自己邻座男人一旁的女人说话，这样一来，当然并不舒服。

立夫和傅先生坐在一头儿，靠着宝芬，木兰和莫愁坐在另一头儿，挨着阿非。曾太太和傅太太坐在中间，正对面，荪亚坐在他母亲和曼娘之间。暗香对着曼娘坐，是靠近阿非坐的那一头儿。桂姐和她女婿王大卫挨着坐。

木兰还是软弱苍白，虽然全桌气氛轻松愉快，她说话不多。她点着一支纸烟，但是并不爱抽。荪亚想和曼娘说话。但是她很紧张，怕犯错儿失礼，所以对荪亚的说话没有多少回答，他只好向对面他母亲和傅太太说话。

这时候儿，中国女人忽然不穿褂子裙子了，改穿旗袍儿。木兰和莫愁自然也穿着入时。莫愁穿着一件白色的旗袍儿，但是很宽大，因为她怀着孩子，已经七八个月。木兰的旗袍儿是桃红色，用三条儿黑辫子滚的边儿，使她的身段完全改观，她丈夫看着也大感新奇。因为穿褂子裙子时，她身体的轮廓在腰以下就被褂子的下端遮住，现在穿上旗袍儿，她那身段儿的自然之美完全显露出来了。

几个极端摩登的女人已经开始只穿奶罩，露了胸部。曼娘是向木兰借了一件衣裳在今天宴会上穿，所以她看起来和平常她自己就大为不同。她不住地看那几个穿时髦儿晚礼服的女人，她吃一口东西，很快斜过去看那几个女人，又赶紧羞得低下头，然后又抬头看。赶巧有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子的洋女人，穿着闪亮的夜礼服，在他们的桌子前走过。她看见正前面两尺外，

个完全的赤背。那时她刚用叉子从肉上铲起一小口东西往嘴边送，她的叉子从手里掉下去，呛啷一声掉在盘子上，她发出了老鼠般的一声尖叫，倒吸了一口气。那个洋女人转身看了看她。曼娘向来怕见洋人，用小鹿的眼睛似的目光，很害怕地向上望。

在用餐时，有几对已经开始跳舞。傅太太和曼娘坐的正是斜对面，看见曼娘的嘴唇因激动与惊奇而颤动。然后她又把眼睛低下去看自己前面的菜，仿佛即便望一望那跳舞的人也是违背道德的。吃饭之后，王大卫和素同刚开始去跳时，曼娘才认为她看一看并不算不正当了。丽莲身材苗条，跳得很好看。她回到桌子上来时，脸上发红，她看见曼娘瞅着她微笑。

阿非来请宝芬去跳，宝芬的座位暂时空了，立夫向荪亚招手，让他过去坐。刚才立夫和傅增湘先生说迁到南方去的计划。今天他到北京饭店见到荪亚时，觉得荪亚对他冷冰冰的。这是他第二次注意到这种情形，因为第一次他从监狱回来遇见时，他也注意到荪来对他变了。但是现在他要走了，这次请客也主要是请他，他们遇见时，荪亚应当对他说几句话。见老朋友对自己冷淡，或是多年不见之后看见老同学，自己非常热诚，而发现对方却无丝毫亲热表现，再没有别的事使他伤心如此之甚的了。又像看见一片美景，使人心神振奋，而同游者却木然无动于衷。不过在自然风景方面，玩赏的人还可以自得其乐。在友情方面，则以相互感应为基础，否则便无友谊可言，对方若无反应，则犹如美景消失，又如同儿童看见玩具破碎了一样。所以立夫一看宝芬的座位空出来，他就招手叫荪亚过来和他以及傅先生一同谈话。荪亚过来坐下，和他们俩闲谈，一如往常，立夫心里才觉得舒服一点儿。木兰的眼睛一边看跳舞，一边不断

往这边望。

宝芬舞罢回来，一看座位上有人，她就坐在荪亚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经亚过来请她和他共舞。那天晚上，她穿着打扮十分漂亮，又是到场的女人中最年轻的。经亚新近和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时常过从，他今天穿的是西服，他修长的身材以及巧妙的步法，引导着宝芬翩翩而舞，宝芬看来真是艳光四射。

在舞池里，中国人、外国人、年老的、年少的，杂沓共舞。好多欧洲人和身材苗条而稍为矮小的中国女人跳。说来也怪，好多旧式尊孔的官吏和银行家，并不反对跳舞，倒是喜爱跳舞。两个中国老年绅士，穿着长袍在里面跳，特别引人注目。其中一个身体圆而短，脚上穿着中国的平底鞋，仅仅在地板上转圈儿走而已。他是走呢？还是舞呢？简直没有分别，只是一只胳膊伸出来，另一只胳膊围绕在女人的腰上而已。

经亚靠近这位老年绅士时，他一瞥见了那个女舞伴，浑身震惊了一下子，原来那是素云，他离婚的妻子！但是素云改变了很多。他俩分手不过七年。素云显然是没有看见经亚，转眼她又消失在人群中了。

宝芬注意到经亚突然一停，问他："怎么回事?"

经亚又恢复了舞步之后低声说："是她!"

"谁?"

"我的前妻素云。"

宝芬以前还没见过素云，现在想仔细看一眼。经亚说离开舞池，但是宝芬说："为什么？你怕她?"

他说："不是，不好意思。"

他俩于是又接着跳，宝芬叫他跳近那个圆胖老绅士身边去。

她算把素云的脸瞥了一眼，走近的时候儿，她看见素云戴了好多钻石，穿的是非常贵的衣裳。纵然如此，她的表情却显得有一种饥饿不满足的神情，因为面露怏怏不乐之色，脸上干枯失润，是永远不能再幸福快乐的憔悴。眼睛周围有深的皱纹，两颊不红润。纵然眼睛上不失尖锐的光芒，表情的抑郁寡欢，使涂上唇膏的一点朱红，显得多么不相配！

他们越来越近，素云看见了离婚的丈夫。她的眼光突然闪亮。那只是一刹那。彼此没有打招呼的必要。她以敌对的眼光看了看经亚那极为美丽的时髦舞伴。宝芬向她回看了一眼，看见她胸膛上那巨大的钻石饰针和她脸上那不自然的微笑，那当然是无法动人的，令人觉得那样的笑容和她的脸无法配合。

宝芬向经亚低声说："微笑！笑出声来！尽量显出快乐的样子。"

但是后来看不见素云了。他们回到桌子上去，告诉别人这件惊人的消息。

曾太太说："你没看错吧？"

经亚说："当然是她。以前的太太我还不认得！她和那个穿长袍儿的胖老头儿跳舞呢。"

这话传到全桌，片刻之后，每个人都伸着脖子往舞池里看。

木兰问："那个胖老头儿是谁？"

没人知道。阿非问茶房。茶房说："那是吴将军。"

阿非说："吴佩孚不跳舞。"

"不是吴佩孚将军。这是奉军里的吴俊升将军。他们已经来到北京。现在住在北京饭店。"

木兰问："和他跳舞的那个女人是谁？"

“那是他第五、第六，也许是第七个姘头。谁知道究竟是第几个？”

“她和吴将军住在一块儿吗？”

“不是。吴将军和他的三号儿半住在一起。那个女人住在隔壁房间。”

木兰、莫愁、暗香都倾耳细听。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三号儿半是他最喜欢的姨太太。她现在坐在那一头呢。她非常时髦儿，非常好看。”

阿非问：“为什么她叫三号儿半呢？”

“噢，她应当是四姨太太。不过，她虽然公开和吴将军住，她又是别人的姨太太。他们三个人常在一块儿吃饭。”

木兰问：“三号儿半也跳舞吗？”

茶房回答说：“跳。”

“为什么今天晚上没有跳呢？”

“我怎么知道？”

虽然宝芬、爱莲、丽莲又跳了几次，是打算走近一点儿看看他俩，素云再没和那个胖老头儿跳舞。

过了半点钟，他们看见吴将军从远处的角儿上立起来，走出屋去，随后跟着素云和另一个女人，他们都看出来是莺莺。素云往外走时，回头往这边儿看，似乎是看见了他们。

那三个人走后，他们用不着那么低声细语了，他们刚才说话就仿佛对方会听得见一样。莫愁叫阿非从茶房嘴里多打听点儿吴将军和那个女人的情形。茶房走过来，很愿意告诉他们。他走去问了问别的茶房，回来告诉他们说，吴将军三天以前才来

到北京的。三号儿半和他同住，三号儿半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莺莺，莺莺同时是一位牛某人的姨太太，但是已经献给吴将军了，而这个莺莺的丈夫，正是吴将军的心腹。那个瘦一点儿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牛某人的妹妹。那个茶房最后说："您想姓牛的在吴将军手下做事，那地位还不稳吗？全是一家人。"

阿非问："他们来北京干什么？"

茶房回答说："还不是玩乐？他们贩卖大烟也赚足了。他们在天津的鸦片公司，在天津也算第一流的，在日本租界里。他们钱太多了，在天津有几家大饭店，在那几家饭店里，客人可以抽大烟，有日本人和吴将军保护。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天津一家饭店做事，什么事都知道。我给您说个笑话儿。每一个姨太太，将军都给她们买了一辆汽车，每一辆汽车都可以用来运'白面儿'（海洛英）。女人来来回回带那种东西最方便。她们都有个简单的执照号码儿。警察背得过，所以她们非常安全。三号儿半的号码儿是三〇三。一天，有人在后头加上了一个符号儿，成了 303 ½，正好是三号儿半。天津人人拿这个当笑话儿说。那个瘦女人叫白面皇后。您记住我这句话。那种黑心钱，来得容易，去得容易。她没有好结果。不过我跟您说的话，可千万别跟外人说。"

阿非赏给他一块钱的一张票子，微微一笑，让他走了。这一群人直待到十一点钟才回家。

※ ※ ※

不但莫愁坚持她丈夫当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甚至木兰也同意他不要再从事政治活动，因为他天性不适于政治生活。立

夫在这种包围之下，他算屈服了，并且在民国十七年早秋，莫愁新生的孩子才一个月大，他们南迁到苏州。在苏州城外河边上一栋独立的房子中，立夫和图书仪器共度时光。不过他读书的时间多，做实验的时间少。

在那个河道桥梁纵横的古老城市之中，立夫坐拥书城，潜心攻读。再没有别的地方比苏州更适于研究学问了。苏州的居民对传统的生活、琐谈闲事、吃小吃儿，十分满足，他们制定了一条法律，不许汽车进入城门。当地的父老，在一年之后，甚至于反对使苏州做江苏的省城，让镇江去享受那分荣誉，因为做了省城就会有军队驻扎，而附近必有战事的危险。苏州的居民但愿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不愿与闻天下事。

在那个古老安宁的城市中那样恬静的角落里，也许人以为会平静无事。但是立夫发愤治学，却常感急躁。可以这样说明，他对木兰叫他研究的甲骨文极有兴趣。研究这种古代的图形符号，辨认尚未经别人辨认出来的图形，观察比较字的变体，追究这些字转变进化成孔夫子时代的形状，的确是时时有真纯的喜悦。这项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因为甲骨文代表中国字最早的形状，能时常有助于中国字的历史和宗教风俗的解释，也会引起文字和宗教风俗等学说的修正。没有一个古文字学家会在这方面最新的钻研落了伍，还够得上称为现代的。立夫研究的结果，有不少独特精辟的看法。

这门学问方面的严肃，并不是直接使他有时会狂喜会易怒的原因。对他来说，古文字学的研究是一种特殊感情的忏悔，是逃避别种感情的方法而已。首先，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陈三、环儿、黛云正在革命军中工作，由于党内青年一代的工作人员

在军队未到之时，就先去宣传，获得民心倾向革命，唾弃军阀，革命军正在逐城攻取，势如破竹。环儿由前线寄信回家，总要一个月才到，信上有几个不同的发信地址，因为正在继续北进。数月之内，革命军已然克复了几省，克复了汉口。上海、苏州还在老军阀孙传芳控制之下，立夫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凡是同情国民党的很容易遭受逮捕。在上海，老百姓手里有国民党的传单就会被捕，其实那传单是街上陌生人散发的。立夫每逢收到环儿的信，就细心看信封，看是否经过人检查，或是文句经过人窜改。信里越是热心描述国民党的胜利，一路之上同志间的友爱快乐，立夫就越发不能安心。

另外，并不是有意，而是自然而然的，他眼前老是有木兰的影子，一直使他不安。他一直感觉到木兰是在等待他那甲骨文著作的完成。在这种伟大的热情的力量之下，他是决心要写出一部最深入、最富有权威性的甲骨文著作。古人称之为“决堤改流”，现代人称之为“升华”作用。第一年，木兰写给妹妹的信里，最后附有向立夫致意，后来在她信里这种问候逐渐减少。立夫常让莫愁在给木兰的信上代他致意。木兰看那些信的问候，似乎没觉得是出自立夫的意思。

木兰的话常在他耳边出现：“即便是积年累月，也要写出甲骨文方面最好最卓越的著作。”他想把木兰的话和声音从他头脑里用手掠开，正如木兰在杉木洞中用手掠开前额上的一绺头发一样，刚一掠开，又被树林的微风吹过来，并且带有阵阵杉木的香味。

木兰的这几句话是立夫还没离开北京之时说的。莫愁和立夫去看木兰，荪亚没有在家。莫愁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出外老

早之前，就整理东西，因此会有一天空闲的快乐。木兰提议在他们离去之前，要到他们以前从未去过的一个地方去看看。

木兰说："还有什么地方儿比什刹海好呢？"

什刹海是木兰和立夫多少年前去看洪水的地方。那一次莫愁在家没有去，是在家给立夫烫衣裳，他们那时都还没有订婚。于是一同去那个老地方，进入那个老饭庄子会贤堂，坐在那个老走廊下。赶巧也是同样的月份。远处还看得见鼓楼和北海的小白塔。

他们说的话并无任何重要性，只是感触良多。木兰一向把和立夫度过的刹那全都深记在心。她回想当年初来此地，正好二十年以前，她父亲和红玉都在。她父亲今在何方？他已经一去七年，父亲若还健在，三年以后就要返回北京了。她想到红玉的跳水自杀，又在悲伤的心情之下和妹妹谈起来，她眼里有眼泪。莫愁以为木兰这样多愁善感，太不适宜。木兰也提到自己有南迁之意，但因婆婆年老多病，实在难以成行。

这时大家都谈到立夫到南方之后的治学计划，木兰这时对立夫说出了写那部巨著的话。

立夫对木兰用戏剧式的努力使他从监狱里获得释放，他也只用普通道谢的客套话表示谢意而已。但是后来他思索那冒险的含义，他的感受很深。他想起了木兰和她单独在监狱的夜晚木兰所说的话，那是在去见王司令官之前。木兰说："我会不惜更大的牺牲救你的命。"万一王司令若像那奉军司令之对付高教授太太，那该怎么办？木兰会不会牺牲了她的贞洁救他的命呢？木兰，他知道，一向不受习俗的思想的拘束，也许她会不惜一切！这个问题自然不能问，只好藏在自己心里。他记忆中那伟

大的爱情的考验，他无法摆脱，那爱情变了形，成了他感情的动力，倾注在学术研究上。

立夫和木兰都对莫愁很忠实。在他工作时，每逢木兰的眼睛和声音在他心里出现，他就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在人的心灵隐蔽的深处，社会上的批评是达不到的。

莫愁也感觉到这种情形，但是她处理得非常得体，以致不会有流言蜚语发生，使丈夫和姐姐不会受到伤害。她从来没露出嫉妒的感觉。木兰几年前在她订婚前说过："妹妹，你比我有福。"这话的意思，她现在明白了。但是她对姐姐和丈夫知之极深，信之极坚，所以每逢她接到木兰的信，她就告诉立夫木兰的近况。姐妹两人经常通信，但是莫愁比木兰写信要多一些。

在北京，木兰和丈夫、两个孩子比以前过的日子更为平静。一向忠心耿耿的锦儿和她丈夫还照旧伺候她们。阿通已经上学，现在上学平安无事，因为三月的屠杀之后，一切学生游行完全停顿。狗肉将军张宗昌正在当权，学校的老师和做父母的，谁也不愿冒险惹事。

木兰抱着半听天由命的想法，也在半满足的心情之下，安定下来过一段平静的日子。毫无疑问，她并不快乐。她心里现在也认清了把年老多病的婆婆留在北京不管，既于理不应当，事实上又不可能。北京已经对她失去了可爱的魅力，但是她自己的屋子、自己的庭院，对她还是一样的熟悉亲切。一次，她向荪亚承认，倘若她在南方重新建立个家而离开他们，心里也是很难过的。

既然探监那件事情已成过去，木兰也同意继续暂住在北方，荪亚对她也一如往常。她对丈夫也还算满意，只是他把钱看得

太重，她把这种态度称之为“俗”。荪亚脾气极好，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紧张一下儿也就过去。实际上，跟这样丈夫相处才更容易。荪亚的个性是圆的，立夫的则是方的。荪亚实际，客观，无雄心大志，爱妻子，对孩子温和，大部分家庭的事情由妻子作主；立夫在这方面自认为是应合时代潮流。可是他的心情愉快，并不平衡，他谈纯粹的理论，有时候儿他把工作看得比家还重要。荪亚常陪同妻子去买东西，对妻子买的东西也喜欢看看；立夫则绝对不这样。莫愁深知丈夫的性格，因此完全适应他。丈夫激动时，她持之以稳静；丈夫情绪软弱柔顺之时，她才坚持己见。这并不是说木兰在丈夫方面问题比莫愁小。以后自然可以看得出来。立夫虽然任性急躁，他给莫愁的问题倒不复杂，只是让莫愁必须费心提防他以写文章招祸而已。

现在木兰开始对自己的肉体发生了奇特的爱。她晚上洗澡时，总是欣赏自己的玉臂玉腿。她爱多用西洋的面霜和香水，多用西洋精美的香皂。她心中颇以自己的青春美丽而自负，同时又深恨驻颜乏术，美貌无常。她现在依然年轻，略小的骨架使她看来娇小玲珑。她那一头秀发，一丝没有稀少，她也像时髦儿的女人一样，不再隐藏乳峰的丰满，也开始戴用奶罩儿。锦儿给她从一个乳母那儿，每天早晨早饭前和晚上睡觉前，各弄来一小碗人奶给她饮用，据说这样能保持肉皮儿细嫩。

但是她知道身体的美不能永远保持，并且有时觉得自己软弱而愚蠢，由于有一个肉体，自己受役于冲动，受役于情感。她救了立夫的命，虽然由于自己显得不顾一切，因而惹人猜疑，但她并不后悔。她知道自己是感情用事，也许是愚蠢，也许同时又是英雄行径，但是她觉得自己仍然是个软弱的女人。她的感

情越强烈，越觉得自己软弱。立夫若不是自己的妹夫，她会和他形成什么关系呢？她越想自己是个有生有死的凡人，越羡慕那些半透明没有感情的小玉石动物的不朽。因为自己的肉体既给自己快乐，又给自己痛苦，她就尽情贪求快乐，抵消痛苦，追求快乐的感受。所以她有时候对荪亚很热情。但是她的纵情于色欲还有想像的一面，她苦于无法描写。

只有锦儿知道她对立夫的感情，和她对自己肉体百般的调养珍惜，锦儿知道这一切秘密。

※　　※　　※

曼娘现在又搬回"静心斋"，妯娌三个人住得更近，成个三角形，曼娘的院子在后，木兰和暗香的院子在前。自从曾先生去世之后，仆人们已经解雇了不少。有的庭院没有人住，屋里摆的盆花儿已经减少，空地上的一片花园儿，摆在那儿任其自然生长。仆人少，宴会也少，也安静了许多，木兰反倒更欢喜。曾太太身上的隐痛加剧，健康也大不如往常，但是看见三个儿媳妇和两个儿子在她身边和睦相处，心里很高兴。她总是偏向着木兰，木兰对婆婆的感情，似乎比对生身之母的感情还深。

在婆婆病中，曼娘全副精神伺候她，暗香有一度管理家事。但是她还不能发号施令，因为她过去曾经一度和几个年岁较大的仆人地位一样。所以在她的情形上说，能服从者必能领导，这话并不对。对两个妯娌，她甚至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常常最后说："还是你们对。"

经亚觉得她脾气特别柔顺，也最容易讨她欢心；她觉得经亚特别慷慨，对她又特别体贴。她很快乐，又生了一个孩子，是女孩儿，她已经请老父亲一同居住，住的地方就在她那院子和

木兰的院子之间，就是那位山东泰安时期的家庭教师方老先生原来住的，不过这位老师早已去世。因为水利局的经费已然用光，机构解散，所以他现在暂时赋闲，在政府时常改变之下，他和一般吃官家饭的人是同一命运。但是因为对商业特别审慎，他把钱投入有海关收入为保证的公债，所以往往可获厚利。

曾太太身上的隐痛更行加剧，她现在有两个西医女婿，所以找素同和王大卫来看病。他俩怀疑是癌症，在住院期间，试过几种治法，荪亚和经亚天天去探望，三个儿媳妇轮流陪伴。她对人生的态度是这样，住医院如同在家一样，她总是尽量压住呻吟，大痛则小声呻吟，小痛则隐忍不呻吟。守在病床边最多的是木兰；但是暗香哭得最多，因为她从经亚嘴里听说他妈的病是不治之症，只是时间上拖多久而已。有一次，看见暗香哭，曾太太说："哭什么？我周围是两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妇，两个女婿，七八个孙子。"

一天，孩子们都在，她对她们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比一般人过的日子好，活得快乐。给儿子娶媳妇，我也挑选得不错。只有素云给我添烦恼不少，不过那已成过去。家里的房子是你父亲做侍郎时买的，现在跟咱们的生活和收入也不相称了。咱们用不着住这么大房子。把正院子租出去，你们若能有个小点儿的房子，就索性卖了吧。你父亲留给我差不多两万块钱现款，还在银行里。给我办丧事，用的不要超过两千块。拿五百给雪花，因为她伺候了我一辈子。咱们现在不能再留她了，帮着她找个好事情做，或是帮助她做个小生意。叫别的仆人走时，也都要给他们点钱，三十、四十的都行。这事由木兰做主。你们知道，厚道的人有福。把我埋在

泰安，和你父亲在一块儿。桂姐，你不用愁，两个女婿会照顾你。"

她的两只含泪的老眼，以亲爱的眼光看着围绕在床边的孩子们。几天之后，是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一，她去世了，年五十九岁，嘴唇上还露出美而恬静的微笑。

回家安葬现在是办不到，因为山东过去几年在张宗昌的糟踏之下已经毁烂了，乡间土匪遍地，上有荒唐浪荡的省长，自然下有贪污腐败的县官儿。好人也不肯来，也不能来在瞎字不识的军阀之下做事。但是现在真正不能移灵归葬的理由，是胶济铁路正在日本海军占领之下。

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被迫将山东交还中国。现在国民革命军已然把长江流域控制巩固，又继续北伐。先头部队在四月到达泰安，数日之后，即把省城占领。张宗昌和奉军退守德州。日本海军存心阻挡革命军的前进，以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安全为借口，遂登陆山东并占据胶济路。日军有两次轰炸曾家的故乡，他们最凶的轰炸那一次，在济南，中国人三千六百五十二人丧生，据官方财产损失估计，为两千六百万元。并且有九百一十八名国民党员被捕，并予监禁，日本海陆军把革命军政治部的外交官蔡公时挖眼，割鼻，割耳之后，把他和他办公处的同僚一齐谋害，这是济南惨案。日本违反了九国公约，美国提议调解，为日本所拒绝。

在日本这件野蛮凶残的行动之后，紧接在六月四日，日本人又在南满铁路皇姑屯日本军岗哨警戒的地方，以电线触发铁道交插处的地雷，炸死奉军军阀张作霖，同车几个东北将军也一齐丧命，吴将军也在内。

日本这些非法行动引起中国全国愤怒的火焰和抵制日货的运动，蔡公时的遗孀是领导人物。这项惨案的协商拖延甚久。直到所有日本军队撤走，秩序恢复之后，曾太太的灵柩才运返故乡泰安，葬于曾先生之旁。那是次年的春天。曾家在泰安的住宅，幸免于难。但是那种凶残暴行，唤醒了木兰潜在的政治倾向和新的反日仇恨。甚至曼娘和暗香，过去做梦也没梦到对日本有什么好感恶感，现在也开始痛恨日本人了。

※　　※　　※

春天，北京已经进入国民党的统治下。奉系少帅张学良，痛心于父亲之被日本谋杀，不顾日军多次的威胁，毅然归顺中央。狗肉将军则逃往东北日本的港口大连，安福系诸政客也都宦囊丰满，全逃往此处。中国至此，至少是名义上在国民党之下全国统一了，建都在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

木兰想南迁杭州的老问题又提出来。先要处理了北京的房子。他们已经贴出房帖招租，要租出正院儿。北平现在腾出很多房子，因为好多政府机关人员都要南下。但是，一天，一个新官员来打听房子，并且说若是适宜，他预备买下来。他只出四千银元，但也算难得的机会，于是曾家兄弟决定接受，自己再租个小房子住。

桂姐要去和女儿爱莲一起住，木兰说她那一阵子预备迁往南方，但是因为“静宜园”还有一半空着，曼娘和经亚家可以搬进去住，他们名义上付一点儿租钱也就算了。这会使王府花园再出现欢乐的气氛，这样也比租出去好。

这个想法大家同意。阿非仍然住在“自省堂”。珊瑚住莫愁以前住的院子，因为再往里面姚太太的院子，现在由宝芬的父

母住着。没人愿住红玉的院子，因为大家都嫌不吉祥。暗香和丈夫带着孩子搬进“暗香斋”。这时暗香欢喜地叹了口气说：“一切似乎都是天命。我过去一直觉得我要搬到‘暗香斋’来住。”

王府花园的仆人大部分是新的了，因为宝芬有好多旗人亲戚没有事情，她就把花园内的各种事情分派给他们做。

博雅现在已经二十岁，非常严肃沉稳。虽然他仍叫珊瑚伯母，其实珊瑚像他的母亲一样。他现在认为自己是姚家的长孙。一天他决定把母亲银屏的灵牌移进忠敏堂。他从父亲体仁给母亲照的好多照片里，选出一张放大，供在忠敏堂正中父亲相片一旁。他吩咐在供桌上要不断点巨大的红蜡烛，他自己时常进去拜祭。他对当年遭受虐待的母亲的孝敬之心和对祖母的仇恨，是同时存在心里。他只觉得祖母是一个满脸皱纹疯狂的哑巴老婆子，他也只见过很少几次。听见人说他母亲的鬼把祖母弄哑的，他就真相信他母亲的灵魂曾经出现过。

祖母在时，银屏的忌日都要祭祀，一则是安抚亡魂，一则希望使姚太太恢复说话的能力。现在是二十年的忌日，博雅也正好是二十岁，他想要举行一个大典礼。他这种孝思，全家无不赞成，于是大事筹备。请和尚念经，宰羊献祭。晚上设有宴席，下午六点钟光景，点上了蜡烛，和尚敲着木鱼和钟钹高声诵念经文。

住在花园的两家人都去行礼。华太太是银屏的好友，也请来参加。只有桂姐和女儿没到。博雅跪在父母的灵位前面磕头流泪。祖母的相片也摆在桌上，博雅大不愿意，由于阿非坚持，才勉强没有撤走。所以在体仁和银屏的相片的高处，挂的是他祖父母的相片。因为姚先生已经离家十年，音讯杳然，所以把

他的相片也供在那里，借以表示孝思。

和尚们正在念金刚经，宝芬的女儿从外面跑进来，向母亲喊说："一个老和尚进来了，他瞪着好亮的眼睛看我。"

宝芬说："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他也不过是念经的和尚罢了。"

孩子说："不对，他看来好怪。我问他是谁，他不理我。"

"他进来了吗？"

"我看见他进到'自省堂'去了。仆人们想拦住他，他睁大了眼睛看看他们，还照旧往前走。妈，他的白胡子好长，眼眉又白又浓——好像个老寿星。"

现在，大家正聚集在大厅的蜡烛光中行礼祭祀，那个老和尚走进来，静静地站着。和尚们忙着念经，也没人注意他进来。念完经，为首的和尚走向前来，准备到院里去烧纸，有几个人跟随着他到院里去。在屋里的人这才发现这位老和尚。他走到供桌前，背向他们，合掌为礼，口中念念有词。家人都毕恭毕敬站着，等着他作法事，但是不知道他要如何。

老和尚慢慢转过身来，面对大家，蔼然微笑说："我回来了。"

在他没转过身来时，木兰已经觉得有点儿激动，因为从背面看她认为她能认出父亲的头，心里已经有一半儿相信也许是父亲。一看他那脸，长长的白胡子，浓白的眉毛，光亮炯炯的眼睛，大家都倒吸了一口气。

木兰跑过去说："噢，是爸爸！"

宝芬说："是祖父！"

阿非和珊瑚跟着木兰跑过去，荪亚和经亚也过去挤在老和尚的周围。博雅听见里面的欢叫声，还有别人也在外面看着烧

纸，一齐跑进去。

姚老先生嘴在白胡子后面微笑，问候大家好，但是他的目光温和之中而有疏远冷淡之意。

木兰、珊瑚、阿非都流下了眼泪。曼娘和暗香踟蹰退缩，不敢向前。博雅到跟前时，姚老先生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说："这是我孙子，长得这么大了！"宝芬把两个女儿介绍给姚老先生，两个小孩子望着这个怪样子的祖父时，不由得害怕颤抖。冯舅爷过去和姐夫说话，是两个老人的别后重逢。红玉的两个弟弟，现在都成年了，流露着纳闷儿的眼光看这位伯父。

一眼看见华太太站在远处，姚老先生走过去，以精力充沛的声音说："您好吧？今儿大家都在这儿！"然后转身问："立夫和莫愁呢？"

木兰回答说："他们在南方呢。"

"他们好吧？"

木兰说："他们很好。爸爸，你身体还是这么硬朗！这些年您都在哪儿了？"

木兰再三追问时，他说："我在妙峰山住了一年。我怕你们找到我，我到山西五台山又住了一年。然后又云游到陕西华山，在山上住了三年。然后到四川峨眉山……"

还没等父亲说完，木兰情不自禁插嘴说："爸爸，为什么不带我去呀？"

姚老先生安安静静地说："我甚至还到了立夫的老家那个村子，傅先生傅太太在那儿，我险些被他们认出来……我往南到天台，到普陀。"

木兰热情激荡，不胜羡慕之至，她说："您若当初让我知道，

我一定跟着您去了。”

父亲回答说：“您怎么可以去？你们年轻人要坐船坐轿。我上华山要爬一万尺高，我到四川峨眉山是来回步行的。”

宝芬的二女儿问：“爷爷，您到普陀岛，是不是在水上走过去的？”

姚老先生说：“也许是在水上走过去的，也许不是。”他话说得那么严肃，脸上那么脱俗，小女孩儿真觉得祖父是个神仙圣徒。

姚老先生从容微笑说：“在华山我从一个老虎前面经过，我望了望它，它望了望我，它偷偷溜走了。我告诉你们孩子，我这旅行，一半是游山玩水观赏风景，一半是自我求解脱。这两个目的是不可分的。也许你们不明白。自我解脱的基础在于身体的锻炼，人必须无钱无忧虑，随时死就死。这样你才能像个死而复生的人一样云游四方。你要把每一天、每一刹那都当做苍天赐予的，你必须感谢上苍。你身上不带钱，则盗贼不近身。但是你不能这样子旅行，那就必须把身体锻炼好——你的手，你的脚，最重要是你的胃。必须能够找到什么吃什么，或者能挨饿，不吃东西。必须室内室外都可以睡觉，不管什么天气都能忍受。你若没有这么一个身体，就不能旅行。”

大家问：“到哪儿找东西吃呢？”

“我在路上向人家乞讨，村里的人对老人很慈善。我能躺在硬石头上过夜。到了庙里，人家总是给我饭食住处，因为我身上带有五台山正式盖有印章的法牒。我随身带着药，到庙里就送给庙里一部分。在四川的树林子里，我看见长在老树桩子上的银耳，我们药铺卖银耳赚了好多钱，就是那种东西。”

老爷回来的消息全家都知道了。仆人们，旧的、新的，都来看这位长者。宝芬的父母也来看他，恭维他是“高僧转世”。他的脸上皱纹很深，面如风吹雨打中的红铜色。他虽然是七十二岁，但是步履轻快，声音宏亮而微带柔和，目光则神采照人，一如往昔。他说曾经在黑暗中锻炼目光，所以在夜间走山路，毫无困难。

那天晚上虽然是银屏的忌辰，全家宴饭欢乐，为前所未有。姚老先生仍然身着道袍，坐在席上吃鱼吃鸡，仿佛并没有出家。

宝芬的父亲说：“您到底是不是已经得道了？”

姚老先生回答说：“不是。我一路之上，只是一个乞丐。有时连青菜也没得吃。那时候儿有人给我鸡吃，我就得吃鸡。这有什么关系？”

等老方丈进来，他认得出姚老先生，他说：“大哥，我不知道你就是王府花园的主人哪！十天之前您不是在我们西山的庙里住过吗？”

姚老先生说：“不错，是啊，多谢您的厚待。我听说他们请您来做佛事，所以我一直等到今天。”大家这才明白为什么他正好在这个时候儿回来。冯舅爷想把茶叶和药材生意的情形告诉他，但是他不愿听生意方面的事，又转身去看他的孙子。

宝芬的五岁小女孩儿，又聪明又淘气，指着屋里姚老先生的像片儿说：“你不是我爷爷，那个人才是我爷爷。你是个神仙。”

宝芬忙解释说：“你爷爷十年前出外去了，现在才回来。”

他们告诉了立夫的被捕监禁和释放，以及他怎么样才搬到南方去的经过，也是为了安全的缘故。他们提起立夫被控告的理由，一件就是他在山顶上把他妹妹嫁给陈三的事，姚老先生

说他喜欢这件婚事。

木兰给莫愁打电报，第二天收到了回电，说她和丈夫不久就返回北平看父亲。木兰和荪亚正计划搬到杭州去。他们的东西有的已经装了箱子，现在正住在花园里一个较为破旧的院子里。木兰现在又遇到问题，就是老父刚回来，她不久就要南迁，简直犹如生离死别一样。她对父亲又敬又爱，现在实不忍心离去。倘若父亲愿意，她很高兴在父亲晚年能够伺候父亲。所以她去见父亲长谈。她说："爸爸，我们要到南方杭州去住。您记得我丢了的时候儿妈做的梦吗？我是扶着您老年过桥的人。您需要一个安静的家，那也正是我们的心愿。这儿大乱。并且，杭州是您的老家。杭州也有好庙。您若愿意，咱们可以在灵隐寺附近买栋房子。在那儿过一段安静隐居的生活，是再好没有的了。"

父亲当然愿意和儿子一起住。但是木兰说："莫愁妹妹也在南方。古语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两个女婿不就是一个儿子吗？"

阿非当然不愿意父亲到南方去。父亲问他："你为什么不也到南方去呢？"

但是阿非说不能去，因为宝芬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除去店铺的事情之外，他还在帮助岳父在禁毒协会的公务。

姚老先生答应和木兰到南方去，但是说在南方的房子弄妥当之前，他先住在北平"静宜园"家中。他打电报给莫愁，让她在南方等着，因为他不久就到南方去看她。但是莫愁要一个人从南方回北平来，因为她急于要见父亲，木兰等着莫愁一齐南返。

莫愁一个礼拜之后到的。姐妹俩分别了将近三年，见面非常欢喜。姚老先生问了好多关于立夫的事。但是木兰只问了一句："他走道儿还瘸吗?"莫愁简单地回答说："还有点儿瘸。"

所有亲戚家的女人都很喜欢莫愁，好多人请她吃饭，为她接风。有些家请客有两个用意，一是为莫愁接风，一是为木兰送行。在临走的那天晚上，曼娘最后请他们。阿瑄也在座。他在吃饭时说禁毒的工作不容易,因为走私毒品的人有日本人,也有韩国人，都受日本领事保护。他也提到素云的事，素云在日本租界经营很多的业务，所以有"白面儿皇后"之称。曼娘也痛骂日本人，木兰深感意外。后来才明白。

※　　　※　　　※

木兰和曼娘，暗香两个妯娌分手之时，非常难过。然后南迁杭州，重建新家。他们先和莫愁到苏州。木兰快乐而激动，因为她梦想已久的简单淳朴田园式的生活就快实现了，而且她向都市生活的奢侈和富有的社会也永远告别了。她却不知道这个田园生活的美梦却含有她前所未经的辛酸。

在苏州，他们停下来到莫愁家探视。立夫和孩子们到火车站迎接。荪亚和立夫很亲热。立夫虽走起路来还有点儿瘸，一定要帮着荪亚把行李提到马车上去。木兰看见立夫比在北京时面色苍白，立夫看见木兰和以前一样活泼愉快，只是在苏州人眼里看来，穿着打扮得太讲究了。立夫只穿着一件布大褂儿，布鞋，戴着眼镜，看来就像个学者。他说自从来到苏州，他一直没穿过西服。

他们雇了一条船，可以轻松自如地到城西莫愁的家。在河上乘舟而行，木兰和孩子都感到新奇，十分高兴。过了好多半

圆形的桥，河面展宽，岸上越发显出田园风光，莫愁的家就在这一带的岸上。

立夫的母亲和妹妹在后门儿等着他们呢。环儿现在回来和母亲住，丈夫陈三在军队里做上尉军官。荪亚和木兰把行李一直托运到杭州，只带了几件小口袋，打算住一夜。

木兰极想看看立夫的书房，还没有吃面，就要到书房去看。苏州的房子里院子很多，因此立夫用一整个院子做书房。屋里陈设稀疏，光线很好。在靠墙的长案上有一尊两尺高的西藏佛像。在书架上，还是他生物学的旧书，好多中国旧书，都有很好的布套。封底的书名，都是陈三恭楷写的，有的字不够工整，那是性急的人写的，当然是立夫自己。他从事古文字学研究，自然与金石学发生了关联。荪亚看到几本书，书名是《西清古鉴》、《金石录》，另有一堆古物的拓片儿。在一个有抽屉的书橱里，有立夫自己搜集到的甲骨。在西藏佛爷的一旁，放着一块巨大的骨头，上面刻着字，显然是巨兽的肩甲骨。靠近北窗，那窗子正对着他妻子的庭院，有一块未经油漆的旧木板，就是他的书桌，桌子前头有一把棕色光亮的藤椅子。

木兰问："你就坐在这儿做事？"

立夫点头儿说："是。"

她认出来一个粗脖子的玻璃瓶子，里头放着烟头儿烟灰，那是在北京立夫实验室里的旧东西，因为这个烟缸子可以由外面清清楚楚看到里头烟灰堆积的情形，令人心里很畅快，也因为在这样烟缸子里烟灰不会乱飞，莫愁很喜爱。立夫有一次说这个想法很别致，而且不费一文钱。

木兰问："你的稿子呢？我没看见。"

立夫回答说："都放在抽屉里了。"

现在莫愁来叫他俩去吃面。而今正是春天，面是春鸡白肉面。木兰把汤里的白肉蘸了点儿酱油吃下去，立刻就觉得苏州生活满合乎自己的习惯。

立夫很得意的说："吃鸡，苏州第一；做鸡汤，我母亲第一。"

莫愁说："男人在家吃得好，宠着，惯着，立夫第一。"

他们又接着谈论立夫的治学，何时可以把书写好。

立夫说："这本书很大，印起来，也不得了，而且，除去我太太之外，真不知道有谁会看。出版之后，恐怕三年也卖不了两百部。"

木兰问："就因为这个你才慢下来吗？"

立夫说："也不是。还有几点我不很清楚，还要研究。就是最难最有兴趣的那些字之中，还有几个问题。你知道这会推翻经书上的文句的。在大学上，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根据甲骨文，应当是：'兄名新，祖名新，父名新。'孔子的弟子把甲骨文念错了。这一定是他们老师教错的。在孔夫子的时候儿，甲骨文已经一千多年了。"

环儿开玩笑说："你的著作里若有好多这种说法，人家要说你是共产党了。"

立夫用很挖苦的口吻说："应当有一种共产党语言学，另一种民主语言学，法西斯语言学。"那时候儿，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读书人嘴上渐渐成为口头禅了。

环儿，可以说思想本来左倾，现在有点儿厌恶那种激进思想，往往出语讽刺挖苦。国民革命把军阀政府推翻之后，国共分裂，国民政府开始剿共，国民党成了右派，青年人成了左派，

共产思想则转入地下活动。木兰听说在政府剿共期间，黛云一度坐监，后来被释出狱，现在藏在上海公共租界，没有举行结婚典礼，和一个叫罗曼的男人志同道合，二人同居。那时左派作家中有不少人起的名字，好像是从欧洲人名译成的中文，好像这样才够革命。罗曼、巴金就是此类。

※　　※　　※

那天晚上，他们雇了苏州河上一个有房间的大船，在月光之下，大家宴叙。这些船以前是官人用的，或是举子往北京去赶考时在运粮河上用的，现在主要往太湖游玩时才乘坐，有时也充做水上饭馆之用，因为船上的厨师多以精于烹调出名。这种船使木兰和荪亚想起了逃拳乱时的那段日子。

月亮升起得很早，船划行出去，不是往繁华的万年桥，而是往乡间去，河道渐宽，岸上陆地宽阔，在月光之下，一片恬静。一个船娘会吹箫。饭后，木兰只想要月光，令人把一切灯光完全灭去。然后由船内移到船头上坐，女人坐着，立夫躺在光亮的甲板上，两只脚高高放在栏杆上。木兰因为是生平第一次欣赏到江南之美，深信举家南迁之得策。苏州周围地区没有一点儿北平的富丽堂皇之美。但是空气湿润，乡间的风光有诱人的温柔，苏州的女人之美，据说与当地的水软气润大有关系。苏州方言的水汪汪儿的柔弱的味道，也正跟当地的河渠纵横水稻盈野相符合。这种吴侬软语出诸青春的苏州船娘之口，使木兰听了简直着迷。莫愁的孩子，尤其是最幼小的也学会了苏州话。在这几个孩子之中，木兰很喜爱的是最大的那一个，就是肖夫。肖夫今年十四岁，立夫说他已经能认八千个字，因为父亲是用一种新方法教他的，用的是合乎科学的偏旁分类法。

夜渐深，人真正浸润在朦胧的月色和柔美的语音中。木兰渐渐轻松下来，先是用一个肘斜支着身子躺着，最后平躺在甲板上，身旁是她的孩子，孩子再过去躺的是立夫。不过莫愁因为荪亚在，为一个礼字，还仍然坐着。

萤火虫自岸上飞来，落在他们身上。一个在木兰伸出的胳膊上爬。莫愁伸手打下去。木兰喊说："你一定打死它了。你打得那么重！"

木兰坐起来，看看那个受伤的萤火虫，已经滚在甲板上。转眼之间，那光亮消失了。

木兰很难过地喊："你打死它了！"

莫愁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只是个萤火虫儿罢了。"

木兰说："但是多么美呀！"

立夫说："她常那么弄死昆虫。"

莫愁不服说："一个虫子又有什么关系？"

木兰很伤心地说："妹妹，你的确不应当。它也是一条生命。"

这件小事算过去了，但是木兰还难过了几分钟，没再躺下去。立夫开始说飞萤和火萤的分别，还有那种光的神秘，那种没有热的光，科学家还不能制造。由萤火虫他又说到电鳗，电鳗能发电电死敌对的动物，孩子们坐着听得出神。

他们大约十一点才回到家里，小孩子已经睡着。第二天，荪亚和木兰向立夫家告别，往杭州进发。

第四十章

老实人偏拈花惹草
贤父女知釜底抽薪

杭州是南宋的国都，马可·波罗曾有一篇生动的描写。他把杭州写做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有隔海而来的印度人和波斯人的特别居住区，在错综交叉的河道上有九百座桥。他说杭州是个湖滨都市，王公贵人及其贵妇猎罢归来后，在湖中洗浴。他说杭州居民有文化教养，态度斯文。他说那个民族文质彬彬不长于战争，而受制于蒙古人。直到今天，杭州的居民还保持古时淳朴的遗风。来杭州游玩的人很多，尤其新婚夫妇，多来此地度蜜月。

木兰和荪亚在城隍山上物色了一栋房子，因为那一带极其幽静，离开湖滨那些新式的别墅有一段距离，但是离街道也很近。由山上走一百码，即已到了城中心地区。但是木兰选这个所在主要还是为了居高临下，可见美景。杭州城市如一条宽带子，西湖在其前，钱塘江在其后。在高山上，在一边可以望见西湖的一大半，并可以看见垂柳长堤，在另一边，可以看见钱塘江上风帆隐显，汽船上下。一边为静，一边为动。木兰爱看远处的帆船。他们的附近别的房子，只是疏疏朗朗几家人。那栋房子已经多年，前后空地很多，铺卵石的街巷弯弯曲曲，高

低不平。再往西到山上，一望都是有孔洞的岩石，拔地而起，巍然耸立。这些岩石上有海浪的痕迹，在史前时期一定浸沉在海下，形成那种奇形怪状，画家都喜欢描绘。

木兰的房子有几个院子，因山坡高低而分为数层，顶上一层院子里有一栋两层的楼房，还有一个观望风景的高阁。那栋房子像大部分南方的房子一样，是用砖盖好，外面涂上白石灰，在墙上露出漆红的柱子椽子。那栋房子的右边有一栋房子，左面后面则竹树交荫。观景高阁的后部与一些树木枝柯相摩。木兰刚一迁入，觉得以前的住户很不仔细。墙壁表面损伤，上高阁楼梯吼嘎有声，墙壁之内也有老鼠跑的声音。高阁显然是一直没用。她雇工匠修理楼梯，粉刷墙壁。小石门内是一个铺砖的庭院。楼顶的横匾上写的是“衣山带水”。门旁的柱子上是四言的对联，荪亚和木兰都很喜爱。那对联是：

山光水色

鸟语花香

木兰看到山的光亮和水的颜色，自朝至暮，确是变化不同，而鸟的鸣声和花的香味也因春秋季节的运行而有变化，实在感到诧异。西湖和环湖的山也因天气不同而形状有别。烟雾濛濛或急雨骤降之日，尤为美妙。

在大厅里，木兰悬挂了齐白石的画和古人的对联。齐白石为她画的像，则悬挂在卧室里。卧室所在的那个庭院，还高一层，位置也在后面。她的卧室面对一带竹林，竹子的绿荫映入屋中。她在北方还没见过那样的竹子，她很喜爱那竹枝的娇秀

苗条。那竹叶特别的形状和竹干的纤弱细长，总是使她联想到一个少女，婀娜多姿，面带微笑，而且前额上还飘动着一绺秀发。她常想那竹干棕黄带绿的表面，正象征一位潇洒的君子，挺直的线条，象征中立不倚；身子的中空，象征虚怀若谷；坚硬的竹节，象征坚贞正直。

荪亚想出一副对联，由一家文具店转托一位名书家写好。文句是：

地处幽隐　主人清逸
古木稀疏　枝影横斜

这副对联挂在上面庭院的客厅。

现在木兰来到杭州，为的是实现田园生活的梦想，那是自从她和荪亚结婚第一个月就常谈论的。主要的是，她希望安静，小家庭的安静。往大处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但是过了不久，另一种变化却几乎毁灭了木兰如此苦心筹划的家庭安静。那种变化似乎含有一种讽刺的味道。后来，木兰才深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谚语。

依照原定计划，木兰采取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她只带来锦儿、锦儿的丈夫曹忠、他俩的儿子，这个孩子和阿通同岁。这个儿子叫丙儿，这是依照天干纪年起的，和“饼儿”是一个音，有人开玩笑说他也可以叫“包子”。饼儿这个孩子很有趣，爱吃东西爱说话。木兰和荪亚商量好，不再增加别的仆人，因为有他们三个人已经够了，因为他们生活主要是图个清静。锦儿帮着做饭做衣裳，曹忠做沉重的事情，那个孩子就打杂儿。木

兰自己做饭缝衣裳，照顾最小的孩子、九岁的阿眉。跟前有阿通阿眉，木兰尽量想忘记阿满，要以现状为满足。

木兰自己换上一般人的衣裳。现在只穿布，不再穿绸缎，不过，布旗袍还是时兴的式样，不再戴乳罩及其他装饰品，那些东西在北京的大宅门儿的生活里适宜，在杭州就不相当了。做家里和厨房的事，高跟鞋也就不能穿。她把头发往后直梳，在后面结起来，不再卷曲。对能欣赏她的美的人，她的样子还是依然动人。但是邻居却不知道这位穿着朴素的女人，当年在北京过的却是奢侈豪华的日子。

荪亚每天早晨到铺子里去，因为姚家在杭州的生意，除去当铺之外，全都归木兰所有了，所以荪亚有好多业务要照顾。阿通已经上学，晚上木兰帮着他准备功课，她下午有空闲时，也自己教阿眉。她知道自己是真正快乐了。

只有一点小事情使她思念北平，那就是北平的西洋糕饼点心，杭州的西点太差。还有，过去她很喜欢早晨喝咖啡。在北平的时候儿，她跟别人说，她一闻到咖啡味道，她才起床。荪亚始终不太喜爱咖啡，而今在杭州过简单平凡的日子，他讽刺她还爱喝洋咖啡这种习惯，显然是自己矛盾。木兰觉得要忠于自己的理想，于是放弃喝咖啡，以喝粥代替，不久也就习惯了。

对生活的态度，荪亚始终没有和她抱同一个看法。因为是富里生富里长，他喜爱物质生活的舒适和应酬宴饮的欢乐。最初，他看着木兰去过她原先计划的那种生活，自己到厨房去做事，觉得滑稽可笑。他说做厨房的事会使木兰手变粗。可是木兰却真喜欢拿个锅铲子去铲掉饭锅底上的黑烟子。

他看见木兰做这种事时，他问："为什么不把这种事交给曹

忠去做?"

木兰喘着说:"我喜欢做。你不知道多么有意思呢?"

"可是你的手要起茧呢!"

"那有什么关系?我的孩子就快长大成人,快结婚了。"

有时在下午,她甚至和孩子们一同去捡柴,自己亲手折断树枝子,这时锦儿在一旁看着,微微地笑。这对木兰都有诗意,因为很新鲜。有时她甚至戏称自己是"乡下老婆子"。她进城看电影也是穿着布旗袍儿,简单朴素,整齐清洁,她觉得比那些中产人家的女人穿着各种颜色的人造丝的料子要高贵得多。她对实现生活的理想非常坚决,但不幸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很伤心难过,追求理想太过火,实嫌操之过急了。

荪亚爱吃美味,爱看戏看电影,爱游湖游山。他爱钓鱼,常和阿通去到湖上垂钓。他和木兰都爱吃杭州的鱼虾,爱逛街买东西,月夜在湖上泛舟,春天到灵隐寺,到天竺,到玉皇顶。

可是有时木兰会看出丈夫很烦闷。木兰觉得生活很完美了,但荪亚并不见得觉得完美。以前在北京,有"吃花酒"这种事,通常每个客人旁边都坐着一个妓女,木兰并不在乎这个。她甚至于说过给丈夫纳个妾呢。但是暗香既然很适于做经亚妻子的条件,她就不再抱最初那个想法,荪亚也就不再想那件事。如今在杭州,法律禁娼,荪亚就很想北平的欢乐。他常到上海去,坐火车只是四个钟头的途程,回杭之后,再做事情,倍加有精神。

木兰问他:"你怎么回事?你厌烦你这老伴儿了?"

他说:"乱说。到上海有生意做。"

他到上海去得越来越勤。有时木兰和他一同去。有一两次,

她写信和妹妹约好在上海见面，木兰往北走，莫愁往南来。由苏州到上海只坐两个钟头的火车，但是立夫恨上海，很少去。

等姚老先生来到木兰处住，莫愁和立夫到杭州去探望。发现木兰的改变，大家都觉得奇怪。在细看了她新的生活方式之后，立夫欢呼赞成。莫愁比在北平穿戴打扮得朴素多了，但还不失中庸之道，仍然穿得不错，唯有木兰突然改为村妇的样子。

一次，他们上山逛庙归来的途中，莫愁说："我爱杭州的空旷。苏州像个住在大宅门儿里富有而漂亮的寡妇，杭州像水边浣纱的少女。"

木兰问立夫："你以为如何？"

"我喜爱那富有而漂亮的寡妇。杭州游客太多。"

莫愁说："他在苏州过得满快乐。"

荪亚问："你的写作怎么样？"

"就快完了。困难的是不知怎么样把那些古字印出来，每一页的文句中都有，因为笔划稍微一变动，就有所不同。我不能交给别人去抄，我若把整本书自己抄完，眼都会累瞎的。"

木兰说："为什么不叫陈三抄现代的字，只留那古体的你自己填进去呢？"

立夫说："我也许可以这么做。我妹妹说陈三不愿再干剿共屠杀农民的勾当，就要退伍了。"

荪亚说："石印用的钱并不多。我们至少要预约五十部。"

木兰说："当然，你不能太费眼力。等大作完成之日，我们要大开盛宴庆祝一番。"

在那次来杭州走亲，发生了一件事，虽然很细微，也得记下来。木兰由于妹妹和立夫这次来，她知道了立夫爱吃鸡，一

天早晨，大概十一点半，木兰从厨房出来，走到上面的院子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有一个鸡，刚刚做好，预备中午吃的。立夫正一个人坐着看书，木兰忘记了带筷子。立夫看见了鸡，抬头看了看，微微一笑，就要用手指头去拿。木兰说："噢，我忘了！"木兰用自己的手在立夫嘴前拿起了那个鸡肫，问他："这么吃没关系吧？"就放进立夫嘴里。谁也没有看见。吃午饭时，荪亚找鸡吃，因为他也爱吃鸡肫。他就问："那个鸡肫呢？"木兰回答说："在立夫的胃里呢。"她很坦白地微笑看着荪亚的眼光。荪亚没说什么，但是也没笑。

莫愁和立夫回苏州不久，荪亚每到上海，一去就一个礼拜，回来之后，他倒是很安静。木兰觉得一定有了变化。是不是立夫表示喜爱木兰的朴素的生活方式，荪亚起了嫉妒之意，木兰也不知道是不是丈夫过了中年，对妻子就冷淡了这个老问题出现了呢？在元朝书画家赵孟頫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木兰说："你不高兴住在杭州吗？"

荪亚说："不是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木兰微笑说："不要瞒我。我不是赵孟頫的太太，也不能写一首词来改变你的心。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日子过得不满足。你若想纳个妾，我不反对，但是不要叫外头人笑你糊涂。"

荪亚心里向来没想纳妾，何况现在已经不流行纳妾，若是纳妾，会被人看做是老式的男人。现在他这个家，他已经满意，只是他喜欢现代上海的舒适生活而已。

来到杭州之后，他又开始称木兰为"妙想家"了。现在他流露着爱意说："妙想家，你想错了。我嫌杭州生活太无聊，这是真的。我只要到上海新鲜新鲜也就够了。我只是到舞厅坐一

坐。你知道我不会跳舞。那有什么害处呢?”

木兰回答说:“没有什么害处。我只是要你快乐。男人生而与女人不同。我心里纳闷你是不是在中年荒唐起来了?”

荪亚说:“那么,我就不到上海去了——不然你陪着我去。”

“你生意上有事,你还是要去。我在家过这个日子,心里很满足了。”

这次交谈之后,荪亚一个月没到上海去,但是木兰却催着他去。他的心里似乎有事,似乎做什么都心不在焉,他太太是第一个看出来的。她虽然忧愁,但是没说什么。他常常在商店里,回家回得晚,也不像以前带着阿通去钓鱼。在礼拜天或礼拜六下午,商店里无事可做,他常常一个人出去,说是出去看朋友。木兰确信这必与女人有关,自己在心里思来想去,看看如何应付这个问题。问题是在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比如是个贫家之女,已经有了孩子,毫无问题,她一定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她在丈夫家中已然见过这等事,她知道怎么办才对。并且她也自信自己的妻子身分不会受什么损害。也许情形不那么严重,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事情。

一天,饼儿说他在一家饭馆儿里看见老爷和一个时髦女人在一起。木兰立刻紧张起来。

木兰喊说:“你乱说什么?你真看见那个女人了吗?那个女人像什么样子?”

饼儿说:“很年轻,很漂亮,很时髦儿,烫发,高跟儿鞋,像上海来的。”

锦儿从隔壁屋里听见儿子说话,进来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大声喊说:“我要撕你的嘴,你乱说话!”

木兰说："不要这样。让他说。你看准了那是老爷吗？"

现在饼儿迟疑支吾起来。"我不知道。我觉得是看清楚了。我看见他们走进一家饭馆儿。我只看见老爷的后背。"

"他看见你了没有？"

"没有。他们在街上靠近饭馆儿的地方走，后来进去了。"

"你离他们多远？"

"就是几步。"

木兰觉得自己既不冲动，也不发怒，为什么这个样子，自己也有点儿奇怪。恰好相反，她倒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件秘密有了线索。她至少知道那是一个时髦少女。

锦儿说："你若叫孩子们或是别人知道一个字儿，我可拧断你的脖子。"饼儿听了真怕起来。

木兰对饼儿说："好了。不要告诉孩子，也不要告诉别人。你告诉我，并不算错。"她在饼儿肩膀儿上拍了拍，想压压他的惊慌。又说："你若再在饭馆儿遇见他们，也要告诉我。"

木兰找到那家饭馆儿的名字，是一家不出名的小饭馆儿。她自己去吃饭，想再打听点详情。茶房可以告诉她的，只是那个女人大概是个画家，因为他俩谈论的是她的画。木兰推想那个女人可能是艺专的老师，也许是个学生，因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里有很多时髦儿的年轻女人，都是烫发的。杭州艺专在西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上，有堤与岸上相接连。在星期天，她提议全家出去游玩。有时荪亚去，有时候儿不去。有一天，她坚持到艺专去看看。他们到了那儿，荪亚有点儿紧张不安，想尽早离开，说是没有什么好看的。

木兰从来没有说她所知道，或是她所猜想的。她暗中请教

老父。她父亲说："你若找到那个女人，你怎么办？"

木兰说："那看情形而定了。"

"你没有那么笨，想到离婚吧？"

木兰说："离婚？我就是怕离婚。那对不起孩子。"然后又说："我想没有那么严重。"

她父亲说："那么，我的忠告是你到苏州妹妹家去住半个月，然后我帮助你。无论如何，要用机智手法儿，不要结仇恨成敌对。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这件事是可以办得了的。"

所以木兰把孩子放在家，到苏州去探亲。她说去换换环境，新鲜新鲜。丈夫表面上不让她去，不过并不太认真。莫愁和立夫意想不到木兰会去看他们，非常高兴，可是不久发现她心里有愁事，她把心事告诉了他们。

莫愁问："你怎么办呢？"立夫在一旁听着，很生气。

木兰说："我不知道。爸爸让我离开家些日子。"

"你敢说是个烫发的时髦儿少女吗？"

"我也没有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莫愁说："我告诉你，你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立夫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意思是，姐姐，你把荪亚关在山顶上，自己打扮得像个乡下女人，我乍一见，都吓了一大跳。"

立夫问："那有什么不对呢？"

贤明的莫愁对丈夫说："你不懂。荪亚跟你不同。我若穿着打扮不相当，你愿意不愿意？"

立夫语气很火暴说："相当？怎么样还能比木兰那样穿戴打扮相当呢？难道女人要永远穿绸裹缎带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吗？四

十岁的男人还要绣花儿枕头吗?"

木兰说:"立夫,大多数男人就是这样儿。也许妹妹说得对。"

立夫开始咒骂,但是莫愁劝他说:"人心里好多隐秘的地方儿你还不知道呢。"

立夫怒冲冲地说:"我真想不到荪亚会这样儿……不知好歹!"

※　※　※

姚老先生的目光是明察秋毫,明明洞察一切,却装做一无所见。木兰不在时,他正好观察荪亚。虽然这个女婿有其弱点,可是基本上仍不失为一个好丈夫。

一天,他闲溜进那家商店去,现在算是属于他女婿女儿的了。他偶尔看见荪亚的桌子上有一个淡粉色的洋信封,那是女学生常用的。他仔细一看,上面的字迹是女人的字,下角印着杭州艺专的牌楼图案,但是那红绿的颜色,似乎是用手画的——特别显得女人气。上面没有寄信人的名字,只是一个"曹"字。字是丰满柔软的赵体,但是笔道儿特别细。过了一会儿,他高高兴兴地离去,荪亚还没注意到岳父已经细看了那个信封。

现在杭州艺专的男女学生都到西湖写生,姚老先生扮做道士模样,好几天都到西湖去,希望多知道那个曹小姐的情形,或许会见到她,也不一定。一天早晨,姚老先生漫步走出公园,靠近了学校,他经过三个女学生,拿着画图纸和摺凳。她们正在戏谑玩笑,他听见一个女学生叫另一个"密斯曹"。他转身一望,赶巧三个女生之中两个也向四周张望,因为姚老先生长须雪白,戴道冠,披道袍,形貌奇古。

他立刻装做游方的出家人,对她们说:"小姐,您行行好吧。"

三个女生笑起来站住。刚才没有回头看的那个也回过头来看这个出家人，她似乎比那两个年岁大，也还严肃，穿着绿色的长旗袍，穿着高跟儿鞋。那几个女学生站住了，姚老先生走上前去。

他又说："小姐，您行行好吧。"

那个高身材的女子低声说："咱们求他让咱们给他画相好不好？"于是走过来说："你要干什么？"

"小姐，您帮助一个穷出家人吧。我从黄山来，一路化缘重修文殊菩萨庙。您施舍点儿吧！"

他递过去一本化缘簿。

其中一个说："你知道，我们是学生。"

"没关系。随便施舍。菩萨保佑。"

一个女生说："丽华，你顶好施舍点儿吧，菩萨好保佑你婚事如意。"

高身材的说："我也设法儿多施舍。咱们一共凑三毛钱。请老人家坐一会儿叫咱们画相。"于是转过来对他说："我们能布施一点儿，只是太少。我们是学绘画的学生，很想给您画相，您过来到树荫里坐一会儿。"

姚老先生犹疑了一下儿。

他说："这不是谈生意吗？我若不坐下叫你们画，你们就不布施——是不是？我不愿意。我不喜欢画像。"

那个高身材的女子说："不要那么说。来，我布施。"她掏出两毛钱递给这个出家人。她说："这可以吧？"

出家人说："菩萨保佑小姐。"于是打开化缘簿说："小姐，请留下芳名吧。"

“这么一点儿钱还值得写名字吗?”

“是，小姐，一个铜子儿也要留下名字。”

那位小姐说：“你这位出家人太好了。”她把自来水笔掏出来，写了名字“曹丽华”。姚老先生一看，正和荪亚桌子上那个信封上的字体一样，都是赵体。

其中另一位小姐说：“您真是一位高人，您大概可以给她看看流年运气吧?”

出家人谦恭有礼的说：“在下学识浅薄。”这话越发增加了他的神秘，令人更觉莫测高深。

曹丽华说：“现在咱们到岸边树荫里来。我这儿给您画个像，您给我们说个故事听。多谢您，老善人。不会耽误您太久的。”

姚老先生看那位小姐风度很好，脸是普通很正派的脸型，显得聪明伶俐。

他们走往高大的柳树下的一条凳子。几位小姐把她们的小凳子放在地上，拿出写生簿来。

姚老先生问：“你们要我告诉你们什么呢?”

一个女生说：“告诉她，她的命运如何?”

“谁的命运?”

“丽华的。是她。”

他又很坦诚的问：“那方面的命运?”

她们说：“婚姻方面。”

姚老先生问：“是不是她要订婚了呢?”

丽华看了看别人，好像烦恼的样子。

另一个女生说：“告诉他。没关系。他是过路人。”

丽华点了点头，脸垂下去。

姚老先生说：“伸手给我看。”丽华伸出手，手心向上。姚老先生拿在手中看。手很柔软，手指纤细。

“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岁。”

“小姐，现在你在恋爱。”

那几个女生笑起来。

“你爱的男人比你大很多。他家道很殷实，有点儿矮胖。对不对？”

三个女生大声惊叫。

“不过这个男人你不应当嫁。”

丽华刚才因为害羞把脸歪过去，现在转过来仔细看老人的脸。

姚老先生说：“你不要难过，我告诉你。他已经结婚了。”

丽华把手从老人手里，猛然抽回来。

她说：“不对！”

老人说：“也许我看错了。不过你自己可以查出来。”

另一个女生说：“他也不是先知。也不会每次都看对。”现在丽华很大胆地看着他说：“老先生，您是不是骗我？”

姚老先生说：“对不起，小姐。我刚才说过，我也许看错。我但愿我看错。小姐，不要难过。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男人。他离这儿不远。你等一年，看看我的话对不对？”

这一段对话使丽华很难过，她没法再画下去。姚老先生默默地望着她，另外那两个女生试着画他的脸。他立起来走时，问了一句：“是不是我把两毛钱退还给你？”

丽华说：“不要，拿走吧。”脸色很凝重。

出家人他很温和地问："告诉我，这是不是你的初恋？"

丽华很羞惭的抬起头望着他，似乎是说："是！"

姚老先生换了衣裳回家。刚刚中午，没人注意到他不在家。他自己这么成功，真是出乎意外，他立刻写信叫木兰回家来。

※　　※　　※

木兰回来了，荪亚发现她买了几件新衣裳，丝绸的睡衣和粉红色的套裙，几种面霜，洗涤水，几双值钱的鞋。她几乎花了二百块钱，还买了六罐著名的墨西哥牌子的咖啡粉。

荪亚大喊说："嘿，妙想家，你买了这几双鞋呀？"

木兰说："给你买的呀。你喜欢看这种鞋。"说着把那几件睡衣和套裙扔在床上，多少有几分看不起的样子。

荪亚对木兰的意思，自然有点儿纳闷儿。在外表上，木兰对他还是一如往常，装做一无所知。她到厨房去的时候儿比以前减少了。荪亚问她时，她只说："噢，有点儿累了。"她一回来，父亲立刻就把和丽华的巧遇告诉了她。父亲说丽华看来像个心肠很好的姑娘，是和荪亚发生了爱情，不知道荪亚是有妇之夫。木兰只好一边儿等着一边儿注意。至于荪亚，在他那一方面，把以前对木兰的改变梳妆打扮，归之于立夫的影响，因为立夫自己已经改穿朴素的衣裳，并且在他们第一次到苏州去探望时，立夫对木兰的漂亮衣裳打扮表示感到意外，并且表示不赞成。现在木兰这种显而易见的改变，他又想不通了。

姚老先生遇到丽华三天之后，荪亚又见到她。因为丽华写信说一定要见他。他俩第一次的相遇是在西湖的一个下午，丽华正在写生，荪亚惊于丽华的美，走近去看她的画，称赞了一番。荪亚很会说话，二人于是就此相识，也就成了朋友，几乎

立刻互相发生了爱情。荪亚从未提过他自己已经结婚。丽华只知道他那茶庄的地址，但是并没有去过。

现在在饭馆儿又相见了。丽华进去时，面色悲伤而凝重。荪亚走上前去帮她把大衣脱下，拉她的手。

他问："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说？"

丽华说："坐下，我有话说。"

他们坐下，荪亚叫了茶，因为丽华必须回学校去吃晚饭。

丽华问："荪亚，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说实话。"

"当然。"

"你今年多大？"

"我刚过四十。我不会再大呀！"

丽华问："我原以为你小得多，为什么你没有结婚呢？"

冷不防遇到这样问题，荪亚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丽华觉得那个出家人的话说对了。于是安安静静地说："你太太还在吧？"

荪亚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过去没告诉我呢？"

荪亚回答说："我怕说出来你就不理我了。我和你在一起好快乐。但是，你知道，我太太是个……乡下人——旧式妇女。她只是给我做饭洗衣裳，她什么事情都做，有时去外头捡柴。你知道，我们不幸娶了那样旧式妇女的男人，都想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时髦儿的妻子。我原本不想告诉你的。"

"你能把你太太的相片儿给我看看吗？"

他立刻回答说："不能。你是不是要甩了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急着要见我？"

丽华说："是这么回事儿。我遇见了一个算命的。他是黄山来的道士。他留着白长胡子，向我们化缘。我给了他两毛钱。别的几个女同学逗我，请他给我算命。他看了看我的手心。说我爱的那个男人是个有妇之夫——你就是呀。最叫人吃惊的是，他说那个男人比我大得多，身体矮胖。你看，他说得满对！"

荪亚问："你知道他准是个出家人吗？"

"当然。他有一本从黄山带来的化缘簿，说话有口音。"

荪亚这才放了心，向丽华说："虽然我已经结了婚，我们不能照旧做好朋友吗？我爱你，你也爱我。"

"你是不是和你太太离婚呢？"

"不，那不能。可是咱们俩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只享受快乐就好了。"

丽华长叹了一声。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当时那么多做丈夫的——有的是大官，有的是教授，有的是作家，都甩了自己旧式太太，另娶时髦儿的小姐。她上的那艺术专科学校有三个教授跟太太离婚，娶了自己的学生。

他俩凄然而别。荪亚央求她再和他见面，再仔细商量一下怎样办才好，丽华答应了。

※　　　※　　　※

两天之后，出乎丽华的意外，她接到一封信，信上签名是"曾太太"，约她私下相见，信写得很客气，很简短，笔画遒健，不太像出诸女人之手。字有半寸多大，字体庄严大方，笔画奔放，字与字间时有连笔，足见写信人潇洒豪迈。丽华大惊。荪亚曾经告诉她太太是旧式的乡下人，但是写信的人至少中文大有根底。

丽华之急切于见情人的乡下太太，正如木兰之急切于见丈夫的情人。丽华推想这个太太若只是一个嫉妒无知的女人，她不会要求一见，一定只是鲁莽无礼地要求与她丈夫断绝来往。她觉得有点儿莫测高深，同时又有点害怕。她的命运是握在那位太太的手里，如何决定，就在此二人之一见了。

木兰没有写出自家的地址，只是请她在“西泠印社”最高处的亭子里一见，那个亭子是人人可以进去的。丽华到底要穿什么衣裳，要给人家什么印象，心里踌躇了好久。她越研究那封信文笔书法，越没法想像那个乡下太太什么样子，究竟多大年岁，怎么样和她相见。那位太太一定聪明，但是聪明女人往往不讨人喜欢，往往女人男相，由她信上的笔画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如何，自己必须显得高尚，给对方一个好印象。她决定穿朴素高贵的现代式服装。

由艺术专科学校到“西泠印社”，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距离。“西泠印社”是个诗社，由一群诗人组成，已有百年的历史，在西湖上极占风景之胜。入门处是一段粗糙的石头台阶，两侧假山嵯峨，直至山顶。那个亭子是在西湖中心的孤山顶上，登亭四望，周围景色尽收眼底。后面便是些富豪的别墅，由里西湖隔开，和孤山对面相望。前面是“外西湖”，里面有“袁庄”和“三潭印月”。对面是钱王祠，也叫“柳浪闻莺”。远处右方高山耸立，出没云霭间，靠近湖的对面，便是杭州城，湖滨有很多别墅，迤逦错落。下面很近的地方就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大门，那儿正是“平湖秋月”。

丽华两点钟离开学校，先到“西泠印社”，心里激动得叶咔叶咔地跳。她早到了十五分钟，等起来真觉得日长似岁。后来

看见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少妇走上来。她不敢想这就是她要见的那位少妇，而宁愿来的是一个年岁大身体肥胖的女人，是受过教育但是外表粗蠢的女人。那个女人走得渐近，丽华发现她的眼睛那么美，那么神采照人。她看来太年轻，和荪亚并不相配。她一定是来游“西泠印社”的游客。

但是木兰一直向丽华走过来，轻松地微笑了一下说：“这个坡儿太陡。走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了。您是曹小姐吧？”

这么一问，希望是个游客的想法完全破灭了。

丽华站起来问：“您是曾太太吧？”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木兰今天穿的是一件鲜艳的海蓝色旗袍儿，是用老贡缎做的，人都说这种料子是皇族穿的。这料子原是她的嫁妆，现在按最新的式样剪裁的。今天她戴了奶罩儿，可以说当时是最时髦的东西。她的腰细，头发漆黑而浓厚，两眼是秋水般明丽，双眉画入两鬓。

她说：“我现在老了，爬这么一小段儿路就喘成这个样子。”她的声音并无敌意，丽华的恐惧消除了不少。

丽华说：“夫人，您还这么年轻。”不由得用了指达官贵人太太的称呼。

木兰说：“我听说我先生新近认识了您。我也很愿见见您。”

“您真是曾太太吗？他告诉我……”丽华突然停住。

“他告诉你什么？”

“夫人，这让我很难为情。但是我不知道他已然结婚。所以才敢接近他。”

“曹小姐，我很高兴见到您。我想和您谈一谈。您已经知道他结婚了？”

“是，因为我问过他。他承认了，他还说，……总而言之，您和我想像的太不相同了！”

“我想他告诉您我是一个乡下老婆子吧？”

“倒不是。但是，夫人。我若早知道，我就不想……我真不懂。”

“您不懂什么？”

“我不懂一个男人有像您这样的太太还……”

“曹小姐，我比你大，你不了解我这个丈夫。因为他是你的朋友，我愿告诉你，他是个好人。可是世界上没有丈夫觉得自己的妻子美的，尤其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你知道那句俗语吧？‘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是人家的好。’这是北平的一句新谚语。”

丽华不由得微笑了一下，这一笑使她增加了勇气。

丽华问：“您是北平人？无怪乎官话说得那么好。”

“是，我们搬到杭州才一年多。”

“我也是北平人。您在北平住哪儿？”

“我父亲是姚思安。我们住在‘静宜园’。”

“您是王府花园儿姚家的小姐？那时候儿我在学校念书，听说过她们，但是没见过。”

“我是姚木兰，姚家的大女儿。”

“您就是姚木兰，哎呀！这怎么会？您先生……”

“没关系。我先生一定是觉得您很好。所以我也愿意认识您一下儿。”

“夫人，我原以为他太太是个乡下老婆子。您有儿女了。我听说您女儿在三月屠杀案中牺牲了。”

木兰说："是，人生痛苦已经够多，为什么还再增添痛苦呢？"

但是木兰并没逼迫她放弃荪亚，丽华则以再提他的名字为耻。她只是说："曾夫人，您若能原谅这次的误解，我也深以能认识夫人为荣了。"

木兰也说以认识丽华为幸，并且希望和她再见，可是并没有往深里再叙。现在木兰对丽华了解得更清楚，分手时心里也就更觉得安心。她不必再有别的举动，这次简单大方的会见也就足以把这件事结束了。

※　　※　　※

丽华回到学校寝室时，心中认定毫无疑问，必须与荪亚一刀两断。看情形的发展，对她是越来越坏。她原先听荪亚说他太太是个旧式妇女，不管情形多么复杂，她还是希望继续二人之间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她也像不少时髦小姐一样，认为只要有真正的爱情，就像她的情形，就觉得男人需要，并且应当值得一个像她这样的小姐。但是现在希望完全破灭了。一半为受自己的糊涂而懊悔。一半为受欺骗而愤恨。下个星期天，她接到了荪亚的一封信，一时不能决定如何回答。要不要最后再见他一次？若是见了他，关于他对自己说谎这件事，自己要说些什么？但是当天晚一点儿，她接到姚木兰的一封信，这才解除了她对荪亚要实言相告的一个难题。

信写得非常动人，信里写的都是不便口头说的话。

丽华小姐：

　　日前相见，幸何如之！快何如之！承蒙不弃，赐

予接谈，谦和坦率，相知恨晚。兰未嫁时，家中情况，既承知晓，拙夫又已相识，故将区区下怀为女士一详陈之。

兰家虽富，素抱新奇不羁之思。常欲摆脱朱门之生活，度渔樵之岁月，荆钗布裙，相夫教子。但翁姑年老，不克南行，客岁始得离平来杭，度安闲之生活，得偿宿愿。躬亲缝爨，深居简出。日前相会，女士所见之木兰，固非我今日之庐山真面也。若谓余系一村妇，或余正求为一村妇，此言亦非全然子虚。但事与愿违，非所逆睹，竟有如是者耶？

夫妇间之关系，殊不可以与外人言。然可得而言者，拙夫之行径，多少系木兰之过。余亦曾见为夫者舍弃其妻，其妻之贤，多有非余所及者，故拙夫之所为，非不可解。余曾见现代女子，甚多与有妇之夫想恋，我对彼等，亦能了解。余知热情为何物，亦曾为热情所苦。女士与拙夫相识，原不知其为有妇之夫，非女士之过也。

女士较余年幼，我有数言，敬祈垂听。若未深陷情网，应挥利剑，以断情丝。时代改易，本分与义务已为爱情一词取而代之。夫妇之能白头偕老者已不多见。但我曾读诗书，囿于旧习，旧日之愿望，仍然眷恋。我尚有一子一女，余纵不为身谋，亦不得不为子女之家庭与前途着想也。

女士若已深陷情网，敬祈以轻松视之，万勿操切行事。在此情形之下，牺牲适应，必不可免。愿与女

士商谈之。星期日于原时原地一见，不知可惠允否？望秘而不宣为感。

姚木兰拜启

丽华颇为这个意料不到的新要求所烦恼，她认为这根本已无必要。不过仍为来信所感动，于是决心再见曾夫人。曾夫人信里说的商谈是什么意思呢？她给荪亚写了一封信，说因功课太忙，不能相见。准备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去见曾夫人。

这次木兰去时，打扮得比上次朴素。她穿了件新衣裳，但是穿这件衣裳，是不存心给人什么印象的，态度比以前更从容，更亲切。

丽华说："曾夫人，多谢您给我写那封信。"

木兰问："你打算怎么办？"

"就照您所说的办。"

"怎么个做法呢？"

"我跟他断绝来往。但是我打算告诉他我对他欺骗我的想法。当然他还会告诉我他之说谎，是因为怕我不理他。"

木兰说："多谢小姐。"心里知道自己是胜利了。又说："这么容易就和他分手了吗？"

丽华现在几乎觉得心里恨木兰，于是说："大姐，您不要再挖苦我，我对情形根本并不清楚，您不能怪我。"

木兰回答说："这个我知道。我这次写信见你，是打算帮助你解决这问题，我知道这对你对他都很难受。若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在没见他之前，我们不妨商量一下儿。你要知道，我对你绝没有一点儿恶意。我只是想把你们这件事想个办

法补救。你想我全是自私吗？”

丽华大声说：“还有什么多说的必要吗？我知道我必须跟他断绝来往。如此而已。”

但是木兰说：“难道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吗？你想你一定能和他断绝来往吗？你这么做，心里都已经想清楚了吗？”

丽华断然回答说：“当然想清楚了。”

木兰说：“我想也许还有别的问题。我听说你把这件事看得轻松，心里很高兴。你也许以为我言不由衷。让我告诉你，女孩子爱上一个男人，再失去这个男人，对她是如何的感受，让我告诉你吧。天下的确有此等伟大的爱情。你知道，在古代，另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女孩子爱上了有妇之夫，办法是去给他做妾。到现代，爱情伟大到这种程度的现在，实在太少了。你知道——我为人胸襟开阔。你若是有两条路要选择，一是悬崖勒马，和他断绝关系，一是进入曾家，和他共同生活。你何去何从，可否坦白相告？”

丽华大感意外，向木兰看了好久。

她最后说：“不行，我办不到。”

“我只是要你知道，你还有选择的余地，不要铤而走险。你若不相信我的真诚，可以问我丈夫，是不是我曾经说过要他纳妾的话。”

丽华很自负的样子说：“不用。我宁愿自由自在。”

“咱们是不是还可以交朋友？”

丽华说：“当然愿意。”

“你对我先生要说什么话呢？”

“我就告诉他和他永不再见。”

木兰说："等一等，我愿你和我先生坦白讨论这件事，而达到一个通情达理的结论。当然我不会挡你们的路。我还有一个想法。不要说我异想天开。你要不要到我家去？让我把你引荐给他，就当你是我的朋友。我们一直做朋友，你在我家一直受欢迎。事情一旦挑明，你就觉得大不同了。"

木兰这个想法，丽华又大为吃惊。她心里想木兰这个女人真是不俗，对和她和荪亚一直做朋友，她倒高兴，她首次露出真正的微笑说："我倒要看看他见到我时是什么样子。但是这样会让他太难堪呢。"

木兰说："他只好忍受了。我们不会太使他难堪。你我都要出之以愉快的样子。"

于是她俩决定下礼拜六晚上，在木兰家相见。

事情这样解决之后，丽华觉得木兰解决这个问题，完全出之平静，不由得对木兰私心佩服。

※　　※　　※

荪亚正在为丽华的态度转变和拒绝赴约而烦恼。他没想到太太会知道这件事。他在苦恼沮丧之时，却发现妻子愉快欢笑如常，而且比以前打扮得更为仔细用心。礼拜五晚上，她换上从上海买来的那身新衣裳，和他一同去听戏。这引起他一点儿疑心，以为她是有意重新赢得自己的欢心。但是已经看见木兰改变了那么多次，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也不太惊异。

他和木兰那天晚上看戏归来之时，他说："妙想家，你心里想什么新花样儿？我简直没法儿了解你。"

木兰说："还是妙想天开呀，胖子。我一辈子，我都是凭妙想决定行动。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这个荆钗布裙农家妇的

妙想这次没有成功。”

“为什么没成功？”

“因为没成功。我另一个想法是，你应当娶个妾。”

荪亚说：“你意思是要个妾陪伴着你呀？”

木兰说：“因为你哥哥爱上了暗香，我那个想法只好作罢。”木兰又突然加了一句：“你们男人哪！”

“我们男人，什么呀？”

“没什么。你们男人心里想什么，却不告诉太太。”

“你为什么这么想？”

“比方说吧，你说你赞成我采取这种淳朴的生活，穿这种朴素的衣裳，但是你却不是真心。是不是？”

“我若不告诉你我内心的想法，难道我没答应照你的意思做吗？做丈夫的总是应当顺从太太的心意的。”

“现在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比方说，你愿不愿要个妾呀？”

“说实话，我不要。你认为我应当要吗？”

“那就看你是不是爱一个小姐爱到要娶她为妾的程度，也要看是不是有一个小姐她爱你爱到不在乎身分地位，不在乎社会的非议，而甘心愿做妾的程度。”

“你现在怎么会有这种怪想法？为什么我会和一个小姐恋爱呢？”

“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比如我给你选一个小姐，或者你爱上了一个小姐，你要不要她？”

“你太不切实际了，太想入非非了。我怎么能够呢？这在而今也行不通。而且现在的小姐也不愿为人做妾了。”

“你若对她爱之欲狂，爱之欲死，难道她也不肯吗？”

“社会上人会说话呀！社会上人会说话呀！”

“所以，我明白了，还是爱得不够强烈。你们男人哪！”

“我们男人讲究实际。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咱们这方面不要多说了。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明儿晚上你不要出去应酬。我要请上海来的一个女朋友。是我在苏州妹妹家认识的，约她明儿晚上来看我。你会感到意外的。”

“我见过她没有？”

“没有，我想你没见过她。”

第二天早晨，木兰告诉锦儿预备家中请客的菜，暗中告诉她自己的计划。”

木兰说：“是星期六晚上，你可以带着孩子出去吃饭看电影儿。”

锦儿说：“太太，您让我待在家里吧，我要看看她。再者，我也要帮着做菜。”

“那么我让爸爸带着孩子到西湖去吃饭。也叫饼儿出去。他也可以和孩子一齐去。”

木兰仔细计划，直到吃饭时再叫荪亚见到丽华。丽华七点到的，经木兰很细心安排，由锦儿带她到木兰的屋里去。丽华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但是发现木兰比她穿得更朴素，深感意外。

丽华说：“我差一点儿都不认得你了。”

木兰回答说：“我在家就是这样儿。”

“现在我明白了。”

“这就是我告诉你说我是个乡下女人，真正的乡下女人。但是男人不注意女人的内在美。他们只看外表那层脂粉。这就是

为什么……"

丽华又说："我明白。"

荪亚现在就要进入太太的屋里去，但是发现门锁着，十分诧异。

他隔着门叫："妙想家，客人来了没有？我饿了。"

木兰喊着说："她来了。我们马上就好。"她转向丽华说："他老是饿。"丽华微微一笑。木兰又说："你到后头那间屋去。我叫你，你再出来。"

丽华走进去。木兰去开门。

荪亚问："你的朋友在哪儿？"

木兰说："她在后头化妆呢。"

木兰走近桌子，把灯捻亮一点儿，站在门口儿问："你好了没有？"

从后头屋的黑暗中，荪亚看见一个女人走出来，和木兰手拉着手。

木兰向荪亚介绍说："这位是曹丽华小姐。"

荪亚一见丽华，一惊非小。他知道自己中了圈套儿，勉强说了点儿什么。

木兰说："曹小姐是艺专的学生，你知道吧？"

荪亚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说："噢，是。"

木兰很狡猾的微笑说："你以前不会见过她吧？"

荪亚说："没有……有……不记得……"

丽华说："你告诉我你结过婚，你太太是个乡下老婆子。"

荪亚站在那儿，脸一阵红，一阵白，眼睛看看木兰，又看看丽华，看看丽华，又看看木兰。他现在明白这完全是她们两

个女人的诡计，他索性直接说："算了，够了，我以前见过她，向她表示过爱慕之意。"

丽华向他走过来说："曾先生，我们最好彼此坦诚相向。你告诉我你太太是个乡下老婆子。我若不偶然遇到你太太，我还在受蒙骗。幸而我了解的真情实况还够早，还没到事情发展到太深的地步。"

荪亚很卑顺的说："都是我不对。"

丽华看了看木兰，又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妻子还不忠实。"

荪亚说："你知道，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我知道我有缺点……可是你也应当了解你自己。"

木兰向他很快地望了一眼，狠狠地看了一下儿。知道荪亚话中的含意，但是保持沉默，一言未发，不愿再进一步招惹他，因为自己心里有一件秘密，这件秘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完全是属于她自己的，别人不可动，别人不可说，别人不可听的。

丽华对木兰说："您已经原谅了我，您也能原谅他吗？"

木兰微微一笑，伸出了她的手。荪亚接过去吻了一下儿。

荪亚说："多谢多谢。幸亏你使我免得深入迷途。"

木兰叫锦儿，他们走到外间桌子那儿就坐，桌子上摆了三套碗筷，预备的一顿小吃儿。木兰说这次犹如戏院中的一场戏。荪亚还是觉得不自然，但是木兰谈笑甚欢，所谈都是些不关重要的事。荪亚知道木兰和他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

饭后，丽华到后屋去了一会儿，荪亚对他妻子说："你这机灵鬼！"语气中既含宽容，又含恨意，又觉滑稽可笑。

饭后，三个人在另一间屋里坐着时，锦儿进来倒茶，木兰

说："我父亲回来时，请他老人家也来坐一坐。"

姚老先生参加这件事全部的计划，知道今天晚上还有他的戏。他回来时，叫孩子们各自回屋去，他轻轻走到木兰屋里。

丽华看见老人家的眼光和长白胡须，是绝不会认错的，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转身望着木兰。

她低声问："这位是谁？"

木兰很温和地说："是我父亲。"于是站起来介绍他们。

"爸爸，这位是我的一个朋友，曹丽华小姐。"

姚老先生很庄严地鞠躬为礼。

丽华喊着说："老先生您是黄山来的那位出家人。"

姚老先生从容不迫的回答说："不错。这儿就是我的黄山。"

丽华说："但是，老伯——"

姚老先生拦住她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年轻人，我给你们看相时，我没看错呀。不过不用等一年，你已经可以证实了。"

姚老先生接着说："明天见。"转身把荪亚拉了出去。

这时屋里没有别的人，丽华对木兰说："他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位算命先生，一点儿也没错。这是怎么回事啊？"

木兰很和蔼地对丽华说："我知道这对你犹如一出笑剧。也就是一出戏，我父亲是幕后的导演。"

到了外头，姚老先生对女婿说："这件事我全知道。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年轻时，也做荒唐事。我比你还荒唐得厉害。我这么做只是要保护我的女儿。"

荪亚说："爸爸，我很感谢您。幸亏您救了我，使我免得铸成大错。不然不但害了你女儿，也害了曹小姐。"

丽华回家之后，木兰告诉她丈夫所有的经过。荪亚越想越觉得感激自己的妻子，赏识她的胸襟风度。这次经验恢复了他俩之间的爱情，荪亚也变得更聪明懂事，遇事也看得更清楚，也体会出来什么是永久的真爱了。

丽华成了他们的朋友，常来看他们，荪亚帮忙她嫁了艺专的一个教授。

木兰把这件事写信告诉妹妹。中秋前几天，莫愁和立夫来探望。这时，木兰又把经过说了一遍。他们也见到丽华，觉得这件事颇有趣味。

荪亚问木兰："那件事你告诉了你妹妹没有？"

木兰说："我告诉了。"

荪亚说："你不说就好了。我在人眼里岂不太愚蠢？"

木兰问："那有什么害处？天下有这种事的丈夫也不只你一个人，但是别人的不见得这么有趣，也不见得有这么幸福的收场。"

从这次事情之后，莫愁和立夫也有时候儿叫木兰为"妙想家"。

第四十一章

疯狂掠夺日本走私
病榻缠绵木兰探父

在民国二十一年秋天，立夫的古文字学著作出版了，那是在淞沪抗战后不久。一如事前所预料，这本书一般读者很少注意。写作时间二年有余，修改和排印需时约一年。陈三辞去了军队上的职务，回来抄写这部稿本。他放下了枪，再拿起笔来，练习了一个月，才又恢复了他那笔工整的楷字体。

那本著作完成之后，立夫和莫愁到杭州度假，自然是大功告成，大大庆祝一番。阿非和宝芬也南下来访，拜谒老父，邀请父亲北上和他们同住。宝芬告诉了阿瑄的新娘惨死的情形。她是产后死的。曼娘就得又抚养一个婴儿，就和她当初抚养阿瑄一样。宝芬也告诉他们曼娘和珊瑚两个寡妇之间感情越来越好。两人都已年岁渐长，都有一个青年做儿子。珊瑚抚养的博雅，已然大学毕业，和阿瑄相交日深。曼娘正打算叫阿瑄离开海关，因为她听了阿瑄告诉她私枭走私鸦片烟的凶险故事，她很害怕。万一阿瑄出了什么岔错儿，她就要一个人独力抚养孙儿，她觉得自己年岁太大，怕不能胜任了。她希望阿瑄早日续弦，那样又有个儿媳妇可以依靠。宝芬没再生儿子，莫愁没有

生女儿，两家说把最小的孩子交换，不过迄未有何行动。

陈三和他太太也来到杭州。他听见阿瑄在海关的工作，他说他愿意参加海关的缉私队，以便完全脱离政治关系，而且因为他武器熟练，枪法好。阿非和禁烟局有关系，说他可以帮陈三谋个位置，曼娘也愿陈三和阿瑄离得近一点儿。所以阿非、宝芬和姚老先生回北平时，陈三和环儿也都随同北返，陈三就进入海关工作。

此后几年，木兰的生活可以算平安无事。夫妇二人安居过日子，家庭生活尚称满意。从丽华那件事情上，夫妇都获得了教训。荪亚对妻子说他那次也许是糊涂，但是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也知道会出事情的。他说他自己既非圣贤，当时也的确生活上需要一点刺激，需要有点儿变化。他说，事实上，他也只是好奇，就犹如每天的饮食上有点变化一样。木兰充分了解。于是不让婚姻生活日日如常毫无变化，不以事事固定规律为满足，在饮食、住房、生活的乐事上，她不断创造新奇，以成熟的精细优美，不断给丈夫新奇之感。她用酒泡枣，用蜜枣和火腿调制食品，用新法做酱油味道很厚的碎鳗鱼，做八宝饭，做焖鸡榨菜蒸笋，甲鱼汤烧鹅掌，鲍鱼煮后切片做冷食，还有蜜饯熏鱼，醉蟹，醉蛤蜊。她发明新的盛菜和吃东西的方法，实验用本地出产的器皿，用杭州的竹篮子。她想起了北平一家著名馆子的蒙古烤羊肉的方法，她在一个粗盆里点上炭火，上面扣上凸面的钢丝网子，预备好泡了酱油的极薄的牛肉片儿和鱼肉片儿，把炭盆端到庭院之中，在网子上烤肉，每人用粗糙的木头筷子自烤自吃，她坚持一定要站着吃。她又仿照南方的风俗做“叫化鸡”，把一个整鸡拿出去野餐，鸡的内脏当然先拿掉，羽

毛则不拔掉。她用泥在鸡上涂满一层，在火上烤，和烤白薯一样。二三十分钟之后，当然以火的强弱和鸡的大小来决定，然后拿出来，羽毛会和泥片一齐掉下来，里面便是热气腾腾的鸡，鲜而嫩，汁液毫无损失。他们自己用手把鸡翅膀、鸡腿、鸡胸撕开，蘸着酱油吃，觉得这种“叫化鸡”味道之美，为生平吃过的别种的鸡所不及。她说烹饪最简单的方法是最好的烹饪方法，自然的方法胜似烹饪的技术。上等厨师如上等教育家。上等厨师在能使鸡味发挥出来，并使之发挥得最充分。上等的教育家使一个青年内在的潜能发挥出来。鸡本身味道之美，如果诱发过甚，填充东西过多，过于压榨，加香料过多，反而倒破坏了原来的风味之美。她说得很对，主要的是“一热当三鲜”，刚一做好就吃，不然的话，食物从烹调器皿中拿出来之后，烹制作用所引起的变化仍在进行，余热还停留在食物里，肉、鱼或竹笋的肌理组织就会改变，所以烹制恰到好处的食物也就变老了。

所有这些小事情荪亚已经满意，对立夫则犹有未足。姚氏姐妹之不同十分明显。莫愁所希求于生活者少，于是嫁予一个自己崇拜的男人，而在崇拜与照顾丈夫儿女时，便获得了人生的幸福。木兰天性是追求理想，因为她已届中年，能把她个人生活中之所有，充分发挥之，利用之，使自己之生活达到最美的境界。在这方面，有更多可感受的艺术和精美。虽然烹饪是最明显具体的，但是这种快乐，只是她幸福追求的一方面而已。在这方面，是自然必须以感官的感受为基础。她是自幻想中觉醒，也是迁就现实迫不得已。所以自从曹丽华那件事之后，她不再去做好多家事，她又对衣裳的式样多予留意。她的发型也常加改变，就和刚结婚那几年一样，有时穿长裤，有时穿裙子，

有时穿旗袍儿，要看心情和季节而定。在夏天，比如说，她就不穿旗袍儿，改穿类似睡衣的宽大衣裳。春夏秋冬之不一样，对她而言，并不只是温度的改变。她的盆花儿也随着季节改变，她的心情、她阅读的书、每天做的事、生活的乐趣，无不随着季节而改变。栽植盆花，近来苏亚也和她有了共同的癖好。

※　　※　　※

立夫的书在那项专题上，成了最好的著作，也是内容最丰富的著作。专家虽不能立即接受他在若干方面的解释，却都承认他立论的精辟，承认了他的学问。因为语言学和经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为人所尊重，立夫的名字渐渐为国学教授所知。有一段时期，他受聘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学院去教书，对学校的改革甚为热心。但是不久，他发现自己可以说根本是个草食动物，只喜欢自己在草原上吃草，甚至在教育圈儿内有不少同事，可以说是肉食动物，专喜欢伤害别的动物，不许人家在草原上舒舒服服吃草。他发现学院越小，政客越多，里面的政争越复杂。那些人的卑鄙龌龊胸襟狭小，很使他受刺激。在这个小城市的学院里，他比别的教书的当然要算杰出，因为他是前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是一部重要著作的作者。学校里那些卑陋偏狭的同事传出一种谣言，说他极力要推动学校的改革，是因为有意要做那个学院的院长。这种想法他觉得既奇怪又可笑，所以暑假之后他就辞职不干，结果那些同事正中下怀。

一天在南京，他赶巧遇见前清御史魏武，当年曾弹劾过度支部大臣牛思道，现在任职政府监察院，为一颇有地位的监察委员。魏武年近七十，因为过去直言敢谏的名誉，政府才给他此一重要地位。他知道牛家的兴衰，揭发牛怀瑜的丑闻，那件

事情上，他也知道孔立夫的角色。他俩谈了片刻，就谈到彼此的兴趣，这位老人就邀请立夫去帮助他做事。在南京，他因为弹劾了几个政府大员，已经在监察委员中有铮铮之誉。他的任务上需要好多实地调查工作，详查证据，准备文件，然而他却缺乏特别才干胜任的青年人帮助他。这时国家的监察机构是政府的五院之一，其地位与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同一等级，各自独立，在全国各省皆设有监察局。国民都可以自由上书弹劾不肖的官员，各监察局都派官员出外查访，或公开或乔装私访，就地调查案件。

立夫和妻子说："我喜欢那种工作。我若隶属于政府，这正是我颇以为乐的工作。"

莫愁说："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位杨继盛的后裔。我不知道怎么好。你最好去问你母亲。杨继盛的血统是由她传下来的。"

立夫去问他母亲。这位太太却和祖先大为不同。她早已听说过三百多年前杨继盛的忠烈牺牲。但是儿子却把母亲劝服了，说现在是民主国家，有宪法保障现代的御史。立夫为使母亲和妻子放心，他说监察委员不受别的官员的管辖，执行公务时，受有正式法定条文的保护，这是政府进步的实例。这和以一介平民写文章批评官吏大为不同。做母亲的以自己儿子做官是一项荣誉；并且他不喜欢教书，总得有个工作或是职业。莫愁也以为立夫现在年事渐长，应当不像过去那样火爆脾气。所以妻子母亲都答应他充任监察院的参事一职，每月薪金三百元。

他到南京去就职，果然证明是魏武的一个得力的助手，魏武越来越器重他。监察官知道的当然是官场里的丑事，常常谈论行将遭受弹劾的官员，并谈论何时将采取行动，往往以此为

乐。弹劾要付诸行动之前，办公厅里往往紧张激动，尤以将遭受弹劾者的地位崇高者为甚。立夫很喜爱那侦查工作，搭箭上弦，瞄准射击，看歹徒中箭跌落，使正义伸张于民间。不过他所进行的弹劾工作，皆以魏武之名行之，他颇以做此实际基础工作为满足。

他常往返于苏州和南京之间，有时在调查案件时，回家探望。

他的工作进展得颇为成功。莫愁曾听说官僚贪污压榨的内幕，因而深信丈夫的任务的重要，有利于国家人民。

种种征象皆已分明显示出来,国家终于走上了进步的大路。内战已然停止，国内建设正在突飞猛进，由于国家统一，政府安定，财政在稳定之下日渐改善，而最可喜的是，全国军民和政府官员都有一种新的爱国精神和坚强的自信。

※　　※　　※

虽然在华中及全国各地各种建设都在突飞猛进，北平可是闹得十分荒唐。东北满地是惊涛骇浪，不祥的预兆非言语可以形容。气氛险恶，令人神经紧张，简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北平则处在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之下，这是南京政府苦心孤诣制造的一种缓冲形势，以延缓日本武力从长城外的南侵。由日本在非军事地区煽动支持的所谓“冀东反共政府”，已经把势力扩展到通州，离北平不过三十里地之遥。老百姓惶惶不安，觉得大难即将来临。华北既非日本所有，亦非中国所有，既未脱离中央政府，亦不属于中央政府，竟不知是谁家之天下。伪冀东政府是日本和韩国走私的、贩卖毒品的和日本浪人的人间天堂。滔天的洪水已然突破了万里长城，毒品和走私货品的细流

已然泛滥到北平。南到山东，西至山西东南，日本人所说的“亚洲新秩序”已经呼之欲出了。

因为一次战争即将来临，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殊死战。人的能力和先见之不能阻止这场战争，正如人之不能阻止海洋上一次飓风一样。人有时会纳闷儿为什么一定要有战争，但是一研究战争前的气氛，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夕，就不难了解此等战争爆发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中日战争的原因，可是也不过如同气象学家在风暴之前看晴雨计上有趣的猛烈起落，或是地震学家在地震后分析地震仪上的振动一样。在战争来临之前，先有“神经战”。这场“战争”，事实上，自从日本在民国二十一年侵入东北之后，就始终没有停止。而“亚洲新秩序”，在民国二十一年至战争爆发的二十六年之间，已经在东北及冀东出现。若了解了那所谓“新秩序”和那一段神经战，也就了解那场战争发生的原因了。

姚老先生回到北平之后，无意再度南返。他已经七十九岁，和儿子阿非儿媳妇宝芬一齐住在王府花园儿。在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木兰和莫愁接到弟弟的电报，说老父病危，要她们速返北平。姐妹俩带着几个孩子北上，立夫因公务羁绊，直到后来才能脱身赶去。

到了故园家中，发现父亲躺在床上，憔悴而消瘦，但是神志清醒。似乎他的身体已经老化，正像一部机器一样，只是精神仍然存在而已。病的开始是由于感冒，因为晚上睡觉他坚持要开着窗子。阿非心想这场病可能很危险。虽然一直没离开病床，可是姚老先生似乎克服了病魔。他感冒渐好之后，还坚持屋里要新鲜空气和充分的光线。他的声音低弱，胃口一直衰弱

下去，肠子失去了功能。他躺在床上，又看见两个女儿、荪亚、孙子在旁，颇为欢喜。

姚家这次团聚是既喜又悲。家人团聚，但是其中有了变化则最令人伤心。珊瑚是去年死的。博雅娶了一个上海的时髦小姐，这位小姐是位篮球明星，在北平上过学。曼娘现在是个五十岁的妇人，头发半灰，也算取得了祖母的地位。儿子阿瑄在她极力主张之下，已经再娶。他每周末才能摆脱天津海关的工作回到家来，所以曼娘现在跟儿媳妇和孙子同住。孙子四岁，是阿瑄的前妻所生。

看了父亲之后，木兰到曼娘的院里，和曼娘长谈一番。

曼娘说："兰妹，我原以为一辈子见不到你了。你在南方住，总算有福气。在这儿住没有好日子过。我天天害怕。阿瑄在海关做事，太危险。每个礼拜他回家之前，我都提心吊胆，怕发生了什么岔错儿，幸而至今还平安无事。环儿也是发愁，因为陈三驻扎在昌黎，昌黎是他的老家，他在昌黎抓走私的。你看，咱们全家都牵扯上了。阿非在禁烟局，每天在东查西查，抓贩卖毒品的人，或监禁，或罚款。我儿媳妇也和我一样为阿瑄担惊受怕，我们都愿他辞去那个差事，可是他不肯。他下礼拜六回来的时候儿，你要帮我劝劝他。"

木兰问："为什么会那么危险？我原以为陈三跟他在一块儿呢。"

"没有。他们每天的任务是赤手空拳抓私货，日本人和韩国人天天用石头棍子对付他们，有时还用手枪。即便陈三和他在一块儿，又有什么用，因为陈三也不能带手枪啊。"

木兰问："为什么？"

"你细问阿瑄吧。他会跟你说个一清二楚。日本人不许中国海关的人员带武器。"

这时候环儿走进来，也加入了谈话。她说："再过一个礼拜陈三就回来了。我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哥就要回来了，我要他请假回来看你们。立夫什么时候儿来？"

"我们离开时，他说一个礼拜后到。几天之后他就应当到了。"

"我妈和他一齐来吗？"

木兰说："我想不会来吧。她要看家，也上了年纪。"

曼娘挨近木兰小声说。"这是家里的事，你可别让外人知道。博雅抽'白面儿'，正在戒。人若知道咱们家里一个人在禁烟局做事，一个人吸毒，那怎么办？"

木兰问："不是吸毒的人枪毙吗？那太危险了。今年在南方好多人因为吃日本的'红丸儿'枪毙了。"

环儿说："所以我为他担心呢。禁烟法执行得越来越认真。每个礼拜阿非一个人都逮到两三个吸毒的呢。他说由一月一日起吸毒人犯在北平也要枪毙了。新命令是贩卖毒品和制造毒品的一律枪毙——这话当然是说若是中国人的话，日本人咱们是不敢碰的。对吸毒的人，在两年前制定一个六年计划。所有吸毒的人都要登记，进入医院戒毒，或是在家治疗。时限过去之后，戒绝而又再吸食的人，也是要枪毙的。"

木兰说："咱们为什么不叫博雅在家里戒呢？"

曼娘说："他正在家戒，不过太麻烦。他抽的是白面儿，不是鸦片烟。他说他之所以染上这种恶习，是因为抽日本多福牌儿香烟，那种烟比鸦片烟还要命，因为不知不觉就要越抽越多，

若不抽，就两眼流泪，骨头节要断掉，简直就要死。”

环儿又打岔说：“您知道谁让他下决心要戒掉吗？一个日本水手。一天他正同他太太在东安市场闲蹓，你知道东安市场总是人多拥挤。一个穿日本水手制服的人在后面走。那个日本水手开始用手摸他太太的臀部。她一回身看，那个日本人还继续摸索。她好害怕，对丈夫低声说，日本人第三次调戏她时，她尖声喊叫，博雅大怒，转回身一看。日本人打了他一个嘴巴，然后哈哈大笑。博雅对日本人的恨深入了骨髓，他心里立刻明白使他抽白面儿的是日本人，就决心戒掉。”

木兰问：“日本人打了他，他怎么办？”

“他能怎么办？中国警察不敢碰日本人。那是治外法权哪！”

木兰吓得要命。

环儿接着说：“我告诉您，这就是亚洲新秩序。在东北也是如此。已经发展到北平来了。北平已经是妖魔鬼怪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了。咱们妇女孩子上街时要特别小心……北京有几千日本人和高丽棒子，五个里头倒有四个是贩卖毒品的。有些叫做“医院”的地方儿，有蒙古医生给你注射古柯碱麻醉剂，收一点点儿钱。陈三回来时，他会把冀东的事情说给您听。”

木兰问环儿：“你想陈三愿不愿辞职呢？”

“不会。情形越坏，他们越有干劲。他说那叫团队精神……我告诉你，这种情形拖不久。到底我们是要国家的独立自由呢，还是要和一个所谓‘友邦’在保持和平之下，而甘心让中国妇女在本国领土上遭受此种污辱呢？不如现在就和日本决一死战，胜败落个分晓！”

※　　※　　※

立夫和陈三都是礼拜五到的。姚老先生似乎元气还够足，看见立夫时，他还能和他说了一会儿话。木兰莫愁也在屋里。姚老先生问立夫工作的情形之后，他说："我记得你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与道教》。你应当再拾起这个题目，写成一本书。这算是经你手写成我对这个世界的遗赠纪念品。你应当再写一本《庄子科学评注》，来支持你那篇文章的理论。要做注解，引用生物学和一切现代的科学，使现代人彻底了解庄子的道理。庄子不用望远镜，不用显微镜，他就预测到无限大和无限小。你想想他说过水之不可毁灭、光的行进、自然的声音、物之可测量和不可测量和主观的知识。你想想他那'以太'和'无限'之间的对话，'光'和'无'之间的对话，'云'和'星雾'之间的对话，'河伯'和'海若'之间的对话。生命是永久的流动，宇宙是阴和阳，强和弱，积极和消极交互作用的结果。庄子的看法真使人惊异。只是他没用科学的语言表现他的思想，但是他的观点是科学的，是现代的。"

虽然姚老先生的皮骨几乎干枯，他说话时显出的思维力还很强。

立夫深有所感，他回答说："我一定会照您的吩咐做。庄子名文《齐物论》就是一篇相对论。庄子说：'……蛇怜风，风怜目……'我所要做的就是加注解，注出每秒光速为多少，最大的风速为多少。他的物种进化的学说——人从马进化而来，当然可笑。但是我已经放弃了科学。我现在正研究人性的害虫。我每次见一个，就捏碎一个。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木兰微笑说："你捏碎害虫，妹妹打碎萤火虫儿。在你们俩合作之下，虫子就要在人间绝迹了。"

姚老先生说："世界上的虫子之多，非你二人之力所能消灭得完的。我警告你们，我大去之后，会有战争发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木兰问："那我们怎么办？"

"那很可怕。你们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我不会为你们担惊受怕，你们也不必担惊害怕。"

木兰问："爸，您想中国能作战吗？"

老父回答说："你的问题问错了。不管中国能不能打，日本会逼着中国打。"他停了一下儿，又慢慢说："你问曼娘。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赢的。曼娘若说中国千万不要打，中国就会输的。"

这几个年轻后辈听了颇感意外，但是木兰知道曼娘是激烈地反日的，所以她了解父亲的意思。立夫微笑说："为什么曼娘的话这么重要呢？我们和博雅阿瑄和别的孙子的态度就不算了吗？"

姚老先生很郑重的说："不要怀疑我的话，只问曼娘怎么想。你们没有什么重要性。"

"为什么我们不重要？"

"等着看吧。"

姚老先生显然是以谜语做预言，佛教禅宗高僧往往如此。

他现在疲倦了，莫愁和立夫走出去，只留下木兰在父亲床侧。这时姚老先生问："曹丽华怎么样了？"

"她结婚了，已经生了一个孩子。"

姚老先生微笑说："我做得不错，是不是？等我大去之后，做侦探得靠你自己了。"

木兰说："爸爸，他现在真的很好了。"

姚老先生嘴边流露出微笑。

木兰问："爸爸，你信不信人会成仙？道家都相信人会成仙的。"

父亲说："完全荒唐无稽！那是通俗的道教。他们根本不懂庄子。生死是自然的真理。真正的道家会战胜死亡。他死的时候儿快乐。他不怕死，因为死就是'返诸于道'。你记得庄子临死的时候儿告诉弟子不要葬埋他吗？弟子们怕他的尸体会被老鹰吃掉。庄子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至少在我的丧礼上，我不愿请和尚来念经。"

木兰听见父亲引证《庄子》时微弱的笑声，很受感动，也颇觉意外。

木兰说："那么您不相信人的不朽了？"

"孩子，我信。由于你、你妹妹、阿非和你们所生的孩子，我就等于不朽。我在你们身上等于重新生活，就犹如你在阿通阿眉身上之重新得到生命是一样。根本没有死亡。人不能战胜自然。生命会延续不止的。"

※　　※　　※

莫愁和立夫离开屋子之后，莫愁跟丈夫说："我原以为你会早点儿到呢。"

立夫回答说："我在天津停了一天。做侦探。"

"什么侦探工作？"

"我现在并不是请假回来，我还有秘密任务在身。我在调查一个案子，与这个案子有关系的人，我不能说他的名字。这和搜捕上海的一个贩毒的人有关系，这里牵扯到一个要人。你知

道，在天津和上海之间有很重大的贩毒交易。我在天津停下来就是调查此事。我请假时，他们要我调查这个案子，并且把整个儿走私情形做一个彻底的报告。关于这个数百万走私的情形，绝不可以在中国报上登出来，怕激起老百姓的反日情绪，没法儿控制。但是在伦敦和纽约的报上正在详细刊载，因为英美在中国的商业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之下，正在亏损不堪。"

"那么你还是公务在身！多久才能做完？"

"我也不知道。要多久，就得多久，也许要一个月。因为这种缘故，我不便出去见人。我如今在北方，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莫愁说："你只要在家就可以了。阿非、陈三、阿瑄可以供给你情报。"

立夫说："看看情形再说吧。"

因为立夫对贩毒的情形想得到透彻的了解，他去看博雅。博雅正在家中戒毒，颇有显著的进步。博雅是一副可怜相。他脸上是恐惧、祈求和仇恨的混而为一的表情，同时还有一种精神上无可奈何的折磨的神态。在他那消瘦低陷的双颊、高颧骨、深眼眶儿之后，两个转动的大眼睛流露出高度的聪明。他的嘴宽大而有粗短的胡子，生得很端正好看，使人想起银屏的嘴。他旁边的桌子上有不少的瓶子和几碟子糖果。他说在伯母珊瑚去世之后，他住在天津的饭店里养成了那种要命的习惯。一个茶房引诱他吸一支头上藏有白面儿的香烟。他说他由于好奇，就吸了那支香烟。不久染上了那种坏习惯，越来需求越多。他告诉立夫，说他曾看见有人买多福香烟，只是把烟头儿掐下来，放在锡箔上点着吸。

立夫临走时说："不要忘记你母亲，你就会戒除了。"可是

博雅的表情不像是听见的样子。

第二天下午，阿瑄回家度周末，晚饭之后，立夫打算和他与陈三谈一次。曼娘和其他女人都不在座。现在立夫虽然不是曾家的人，阿瑄心中却佩服他，阿非则与荪亚较为亲近。

问到一般的情形，阿瑄解释说：

“是这样儿，我们海关上的人员不能带武器，但是认为应当对走私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执行中国法律，而他们是不守中国法的。我们尽量抓他们的货。今年这四月、五月，每个礼拜都闹了一件事。铁路当局更是有苦难言。每天早晨，‘走私者的专车’离开他们的巢穴开到天津，私货就扔在火车站，预备往本地分发，或是再运往山东。通常是几个高丽棒子和小日本儿在那儿看着货。每天有十班货车开来，停在用卡车运来的私货旁边儿。最初，日本人很客气，日本军事当局向火车站要特派货车载运私货。我们的铁路当局若不答应，日本当局指控说‘缺乏合作诚意’和‘反日’。但是现在他们不再费事通知我们要车皮。武装的日本人和高丽人索性把私货一包一包地扔到二等车三等车上，把乘客赶下来，把窗子座位毁坏，殴打妨碍他们的苦力。有时到最后车要开时，货车必须加挂或是卸下，结果耽误时间，车不能按时开出。”

立夫问：“铁路警察怎么办？”

阿瑄回答说：“他们能干什么？走私的人有治外法权保护，路警也不敢碰他们。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敢怒而不敢言。就在这个礼拜，一百多日本人高丽人闯进火车站，因为他们无处放货，就把铁路局和海关的职员连踢带打。有的我们同事被打在头上，好多人由于路警劝解才免得挨揍受伤。”

立夫又问："为什么你们不带武器呢？"

"看来像笑话儿，其实也很简单。去年好多白银走私出去，主要是从长城的关口，在那儿自然有中国海关人员巡逻，也自然带有武器。两个走私的人由长城上跳下去时受了伤，先是个高丽棒子，后一个是日本鬼子。于是日本军方要求五千块钱给受伤的人，并且要求整个长城沿线取消海关的巡逻。如不接受要求，以武力恫吓。为了避免武装冲突，我们不同意又怎么办？这样，就失去了长城线上具有优势的地点，只得在长城下头小心翼翼地勉强维持，还要避免进一步的冲突事件。您看"冀东防共政府"是真正日本人的，但是海关则仍是中外共管，所以我们仍要尽职责，但是实际情形却如此荒唐古怪。"

"去年九月，日本司令官通知海关税务司说，由于政治情势，海关巡逻队应即停止携带手枪。后来，另一个日本司令官又要求海关缉私船只，应当解除武装，机关枪也都没收。又过了不久，来了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所有海关的缉私船只，不管有没有武装，一律撤离'非武装地区'三里，就是从东北的海岸线延伸到天津附近的芦台。好像这还不满足。日本海军当局拒绝承认中国海关人员有在十二海里之内行使职责之权，中国海关人员并无权向可疑的船只发出信号使其停止航行，并且警告中国海关人员不得干涉日本船只，不论船只有无日本国徽。否则以在公海上犯有海盗行为论处。"

"所以由山海关到天津整个海岸不但成了自由港，也成了自由海岸。大批的拖网船和汽船，从五百到一千吨，停在海岸边，汽艇直接开进大沽口。"

阿瑄结束了他这一大段报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

陈三说："这不能算是走私。这是一个友邦在青天白日之下抢劫中国的国库了。我在海岸亲自见过。一天，我算了算有三十八条走私的船靠近山海关的港口。海岸上搭起帐篷，好像一个小市镇。多少堆的人造丝、白糖、烟卷纸、自行车零件、煤油、摩托轮胎、酒精、金属网，大白天堆在那儿，每一堆上都插着一个白旗子，上面写着日本运输公司的名字。这些货由那儿往南运，用载重汽车拉，用牲口驮，用挑夫挑，通常是由几个日本人或高丽人护送。我们也设法阻挡。我们接近时，中国司机就逃跑，但是日本人和高丽人则用石头投我们，石头是在汽车上先装好的。"

环儿说："我曾经听说两个国家会为商业发生战争。但是还没听说一个国家会用走私做商业竞争的手段。若是不卖多余的煤油和金属网子，难道日本帝国就会亡吗？"

阿瑄说："这并不是小事儿。日本走私的货已然南达长江流域，逼得英美没有生意可做了。我们海关税收的损失，每星期超过一百万。在四五两个月走私最凶的时候儿，每星期的损失几乎达到两百万。"

立夫："中国人之外，你们也抓日本人吗？"

陈三说："必要的时候儿也抓他们。有时候儿会误抓。有时候儿日本人假扮做中国人，甚至也起个中国名字。但是一看他们矮小的身材儿，黑浓的小胡子儿，罗圈儿腿，走起来那副怪样子，就认出来是日本人。"

立夫说："他们一定是日本和高丽的贱民。"

陈三说："不错。一个国家派本国的贱民到外国去，使他们不守人家的国法，还给他们本国官方的保护，自然就发生这种

怪现象了。”

“你们抓日本货或是日本人时，怎么办呢?”

陈三说：“若在乡间，那又不同。我们把他们送交日本领事馆的警察。这时日本人来要求退还他们的货物，往往有麻烦。但是我们很细心。货包上若写着‘军用品’，或是‘交日本司令部’，我们知道那是吗啡、海洛因、鸦片，但是我们却毫无办法。在过去一年半之间，我们抓住了几百次这种货物。”

立夫问：“海关税务司不向日本当局抗议吗?”

阿瑄说：“啊，那就妙不可言了。税务司是提出抗议，但是日本军事当局又把他们送往日本的领事馆的警察。而我们向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抗议之时，你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第一，向中国走私，在日本法律上并不算犯法，因此不能限制他们的此种活动，那意思是，所有抓到的日本人走私的，全都要释放，这是根据日本的法律。第二，他们说，走私只能在国界上发生，所以应当在万里长城上去制止，离开长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他们禁止我们在长城巡逻以后说的。”

曼娘说：“立夫，你觉得阿瑄不是应当辞去那个差事吗？至少也要调到上海或是别的地方儿啊。我只有那么一个儿子，老来是个依靠，他的太太年轻孩子小。”

立夫看了看曼娘，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阿瑄说：“妈，您不知道。上海、厦门、汕头，哪儿都是一模儿一样。不管哪儿，只要有日本人，就有走私。再者，我若辞职，一定让同事笑话，说我没胆子。他们精神很好，苦干有朝气，我不能离开他们。现在我们政府最后终于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了，情形会好转的。人人若都离开，海关的事怎么办?”

立夫说："你也许要仔细想一想。你上有老母，下有娇妻幼子。你又是曾家的长孙。"立夫听见自己以如此客观的语气对一个青年人进此忠言警告，自己也感觉到意外。家人这个聚会散开之时，曼娘向他很感激地看了看。

第四十二章

制毒牟利牛素云被捕
伤时忧国姚思安遗言

姚老先生虽然卧病多日，但精力仍不枯竭，仍然病而不危，食欲还略见好转。木兰和莫愁决定继续居住下去。木兰给阿通打电报，叫他毕业后北上。

如今日本走私已经遍及全中国。国民政府向日本抗议，内称四月份一个月税收损失不下八百万元。日本并无令人满意的答复。世界其他国家在华商业继续遭受损失。日本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走私的丑闻，记者纷纷发问。日本发言人表现的态度很可笑。他说中国的关税太高，所以中国应当对大量的走私直接负责。他又进一步指称，过错在于中国海关人员缺乏工作热情。国民政府为遏止此恶劣情势，做了最后的决定。在五月二十日，中央政府委员会决定：凡是中国人帮着日本人走私的，一律处以死刑。

阿非已经逮捕了些人，并且突击检查贩毒的人和北平的毒窟。在政府的新政策激励之下，他更加强了他的工作。他已经给当局上呈文，请求调陈三到北平禁烟局工作，现在陈三正帮助他突击检查毒品，抓拿贩毒和吸毒的人。

一天，有一个报告，说有一个海洛因制造厂，隐藏在大部分为欧美人居住的一条街上。

阿非对立夫说："今天下午您要不要去？我们要去突击检查一个毒品工厂。"

五点钟，阿非、立夫带着陈三和武装警察到了那栋房子，在两栋高洋房之间。因为是外侨住宅区，只有碧眼人出出入入，没有人会怀疑到有毒品工厂。陈三奉命到那栋房子的后门儿去把守。因为又带上了手枪，他又心情愉快了，手不断在光滑的木头枪把上摩擦。

阿非和立夫和岗卫走往前门。一个便衣的警察去敲门。一开门，藏在两侧的警察就冲了进去，使大门不能再关上。开门的仆人被警察揪住，不能跑进去报信。此等工厂通常并无警卫，一则以为无人知道其秘密，一则仗着有日本人保护。

在院子里，立夫看见屋里地板上摆着一排一排的东西，很像洗脸的香皂。阿非指出那种东西正是海洛因，即将装箱子，上面贴上标签儿"卫生药皂"、"哥德香皂"、"葛勒格香皂"以及其他外国牌子。

在没有糊纸的小窗子的空格后面，有一个人脸向外望了望就不见了。突击的这一批人一直向前走去。那是一栋平房，往里有西耳房，样子像一根拐，大约有七间屋子大。他们把门推开，阿非下命令逮捕一切在场人手。四个女孩子和四个男人嘴上用白手绢儿围着，正在两条长板子上工作，这两条板子就充做桌子之用。地上有两个炉子。屋子里充满醉人的恶臭气味。一个桌子上摆的是缸子、瓶子，大大小小的杓子，一张张大白纸上是白粉末，几个女孩子就在那儿做事。男人在另一张桌子上，

上面安着有小轮子的机器，机器上有牛角状的出入口儿，以供调配和喷射白粉末之用。靠着墙有一个特别的机器，上面是个搪瓷的盖子，是把毒品压切成为香皂状用的。

他们到后屋里去，看见成堆的标签儿，各种奇形怪状的盒子、罐子、竹子器皿。奇怪的标签如“有光堂月饼”、“月盛斋酱羊肉”、“巴黎玫瑰香皂”，还有用竹篾子包着的缸子，普通是用来装酱豆腐、酱咸菜的。在后面屋里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立着几个密封的瓦缸，阿非说那里头是装的制海洛因的原料。

这时候儿，陈三进来，说抓到一个女人，她正想跑到后门外的汽车上逃走时抓到的。

“把他们带进来，和别人一齐关在前面的屋子里。”

那个女人带进来了，陈三有力的手揪住她的胳膊。

女人反抗说：“不要揪得这么紧。这件事你们要对日本领事馆负责任。”

阿非和立夫正站在后面屋子里，看见那个穿着讲究的女人，从院子里被揪着一直走向前面屋子里去。

立夫喊说：“怎么，是素云！”陈三从来没见过素云，以前阿非也不常见她，因为素云在曾家住时阿非还小，而且素云又不常在家。

他们回到前面屋子去，犯人都挤在一块儿，几个女孩子吓得直哭。

立夫告诉阿非那个女人是素云无疑。素云穿着米黄的夏装，在黑暗的屋子里，面容显得苍白消瘦。陈三还用手揪着她。立夫在后面沉默不语，阿非走近她问：“你是谁？”他的剑桥教育使他沉稳庄严。

素云已经认出了立夫，但是不认得问她话的人是谁，所以很傲慢地回答说："不用管我是谁。官长，你放开我。我也没犯罪。我本是来看朋友，走错了地方儿。"

阿非问司机："你的女主人是谁？告诉我实话，不然有你好受的。你要自己洗脱干净，我可以赦你无罪。"

司机看了看素云，没有答话。

陈三说："车是私人汽车，天津日本租界牌照，505。"

阿非问："你的车停在这儿多久了？"

司机回答说："大约一刻钟。"

阿非对那个女人说："快点告诉我你是谁。免得多找麻烦。"

素云回答说："你若问天津日本租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阿非说："我警告你，不要逞强。按照政府新公布的条文，你这个罪名是可以枪毙的。"他又转向那几个雇工说："你们都可以枪毙。帮着日本人毒害咱们中国自己人，现在是死刑。"

他们听见这话，四个女孩子，其中两个才十二三岁，哭起来求饶命。他们还没听说这新法令。几个女孩子和男的都跪在地下哀求释放。

阿非转向那几个年岁大点儿的姑娘，叫他们站起来。他说："告诉我实话，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告诉我实话，我就饶了你们。"

一个女孩子说："她是这个地方儿的老板。我们叫她王太太。我们和她并不熟。她住在天津，不常来。"

阿非问："王太太，你自己的名字是什么？"

素云在吴将军保卫之下，并没有改入日本籍。她听了阿非说的话，又看见立夫在后面站着一言不发，她开始软化，于是回答说："咱们大家不必再装不认识。咱们实际上是一家人。那

边站着的不是立夫大哥吗？我是素云。”

陈三喊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立夫仍然不说话，只是站着望着她。素云转过脸去对他说：“我知道你恨我。”

立夫说：“不是。”

素云说：“过去的就算过去了。我若是你，我就是这样儿看法。若不然，两家的仇恨几时完结呢？即使这次你把我逮住了，我哥哥，还有别人，也会为我报仇的。”

立夫不动声色问她：“这是威胁我吗？”

“我怎么敢威胁你？我是请求找个合理的办法解决这件事。请你告诉我这位官长是谁？”

“他是木兰的弟弟。我只是陪着他来的。这并不是我的差事。”

阿非用办公的腔调儿说：“我从来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儿碰见你。我现在是办公事。对不起，你得跟我走。”

他下令搜集屋里的文件，并且把毒品没收。雇工又恳求释放。但是阿非告诉他们都要先到拘留所。他们若能证明是雇工，对审问老实回答，他们可以获得释放。

现在素云开始害起怕来，在阿非不在屋里时，她向立夫说：“你们把我怎么办呢？”

立夫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的事要依法办理。”

素云说：“我求你放了我。将来我会报恩的。我过去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把我一生都毁了，那还不够么？你非要把一个人逼到没路儿走不可吗？”她的声音和面容都十分可怜。

“我告诉你，这是禁烟局的事，我和禁烟局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从未想到会在这种地方儿找到你。你为什么干这种事？”

“这个说来话长。你若完全知道，你也就了解了。你若不替我说话，你能不能让我和我的前夫说几句话？也许念在以前的关系，他会为我说几句好话。我已经上了岁数儿，受的折磨已经够了，别再给我罪受。”

阿非搜查完毕，回来时听见最后一句话，心里也觉得难过。可是他仍然下命令把所有人犯都带到拘留所去。外面已经由禁烟局来了一辆密封的囚车，有卫兵看守，把人犯和检查出来的货品装载回去。

上车之前，素云转身问阿非说：“经亚在哪儿啊？”

“他在北平，已经结婚了。”

“娶的是不是一天晚上我在北京饭店跳舞时看见的那个漂亮小姐？让我见一下他，或者是那位小姐吧。”

素云和别人一齐关进囚车，由陈三押解着开回去。

※　　※　　※

家里听到这项消息，非常吃惊。

立夫微笑说：“我们不是去找她。这一次是她找上了我们。经亚，你的看法怎么样。她请求见你和你太太。”

暗香说：“为什么她要见我？”

“她要见嘛。他说经亚会为她说情。她说：‘念在以前的关系。’”

经亚大吼一声：“‘以前的关系！’”

“她说她要和你太太说话。她以为你现在的太太是和你在北京饭店跳舞的那个舞伴。那是爱莲吧？不然就是丽莲？”

木兰说："是她。"说时手指宝芬，宝芬微笑。

木兰转向暗香说："你愿不愿和你丈夫的前妻说话？会出乎她的意料，叫她大吃一惊的。"

暗香问："我们女人怎么能管禁烟局的公事呢？"

立夫说："我告诉你。我们把她送到这儿来，当然由警卫人员看守着。我提议你们妯娌三个人和以前的妯娌谈一谈，看她要说什么。她好像在她现在干的这件事之后，还颇有内幕，我想听听。"

经亚问："你们要怎么办她呢？"

阿非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政府新法令颁布后第一件案子。我还没有细看文件。你要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勾结走私是死刑。走私的首领公然对抗缉私队也是死刑。逮捕时她倒没有拒捕。但是另一条文上规定凡是逃避关税达到六千元者，也是处死刑。由这一次搜得的货物看，一定也超过六千元。情形看来不妙，我手里这是个人命案子。"

曼娘说："你若把她处死刑，你可别把她带进家来。"

现在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儿了。大家分散开去吃饭。在各院里的晚饭桌子上，大家还是讨论这件事。

阿非进去看父亲。父亲说："你可不要杀人。把她带来。我也许要亲自和她说话。"

第二天，全家都同意素云应当有个机会和以前的丈夫交谈一次，这也许是因为家中的女人实在好奇心太强，很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和她见一次面。因为姚老先生也想和她说话，那就必须在特别安排之下，把她带到"静宜园"来。大家都相信她是犯有重罪的。阿非也须要向禁烟局特别保证把她妥为送回，同

时要在警卫之下带出来。在办公室里，阿非研究他搜获的那些文件，发现在“天津王太太”这个假名字之下，又有些别的地址。他也盘问那些雇工，答应可以交保释放，但是一定等把案子审理完毕，一切线索都查明之后，以防消息走漏。另外必须提防这次搜捕消息传到日本使馆。虽然阿非知道这纯粹是中国人的案件，因为素云尽人皆知和日本人合作，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和日本人“勾结”，没问题，这位大名鼎鼎的“白面皇后”应当枪毙，但仍然不可不保密。他说这个案子必须速办速结，不然因为她的地位问题，一定和日本当局会发生纠纷。

那天下午，素云在严密警卫之下，戴着手铐到达，穿着女犯的旧黑衣裳。到了前院的一间屋子里，蒙眼的布才解下来。她睁开眼一看，见屋里好多人都是家人亲戚。曼娘、木兰、暗香，她立刻认出来。经亚站在旁门那边，她看不见。

她自己身上的东西都已经拿下去，现在穿着一身黑，没有化妆，看来苍白削瘦，面色微黄。虽然比木兰仅仅大一岁，脸上已有深纹。她低下头，一言不发。

阿非走过去问她：“你愿和你的前夫说话，是不是？”

素云问：“他在哪儿？”

阿非转向经亚，经亚不肯从墙角儿走过来，只是说：“她说想和我太太说话。让暗香和她说话吧。”

素云抬起头来，但是看不见她要找的那个女人。木兰碰了一下儿暗香，然后对素云说：“有话和她说，这就是经亚的太太暗香。”

素云抬起头来，表示惊讶。

她慢慢说：“各位妯娌亲戚，我最好向大家一齐说吧。大家

若还想到以前我们是一家人，在一起住过，我想说几句话。大家若不顾以前的关系，我也就不用说什么了。你们若是要的是钱，说出价钱来。我会给钱。我付得出。”

木兰以不屑的口吻说：“你不要以为我们跟你要钱。”

素云说：“我只是要保命。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知道钱并不是一切。我知道你们看见我带着手铐，大家很开心。你们若想报仇，我要问，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哪一位的地方儿？我被迫离婚，受了你们家的羞辱。那还不够吗？你们得有良心。不要以为立夫的坐监是因为我。那是我哥哥，完全和我没关系。”

似乎而今他们在听的素云，不是以前大家所知道的素云了。但是木兰说：“若照你说，你不在乎钱，那为什么你干这种事呢？”

她回答说：“木兰，我知道你恨我……”

木兰打断她的话说：“我没有。”

“你恨我没关系。咱们都长大了不少。我非常孤独。”

木兰也受到感动，简直不记得曾经恨过她。但是曼娘说：“你为什么做这种事？为什么帮着日本人残害中国人？”

素云说：“您若明白一切情形，大嫂，您会饶恕我。”忽然用一家骨肉称呼相称。“我是迫不得已。我的存款都在日本银行里。我若不接着干下去，钱就会被他们没收。”

木兰问：“为什么你不让他们没收呢？”

素云叹了一口气说：“毕竟是一大笔钱，是一辈子挣的钱。我怎么能甘心损失。有几百人现在依靠我过活。我若洗手不干，我就得离开日本租界，我的房子、饭店该怎么办？我这个岁数儿，分文没有，到哪儿去呢？我告诉您诸位，因为以前我们是一家人，不管你们还认我不认我，我现在老了，孤独无依靠，就

是这么个老婆子。我虽然有钱，钱对我又有多大用？我看见你们在北京饭店，大家团聚，好快乐。我知道我走错了路。我不怪我丈夫。暗香，你有福气。我祝你快乐。我但求饶我一命。”

现在全屋的女人都流了眼泪，都用手绢儿掩盖着擤鼻子。素云的话，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大家原来以为素云如今是个傲慢残忍得意的富婆。

“经亚在哪儿？为什么他不跟我说话？”

阿非向经亚招手，经亚带着孩子过来，但是孩子跑到暗香那边儿去，暗香用双臂把他们抱住，半为保护他们，半为给自己勇气。

经亚说：“你当初若知道知足，不会有今天。”

而今素云似乎觉得经亚当年对她并不坏，但她只是说：“你若还念当年夫妻之情，你应当给我说说情。”

暗香的六岁孩子问：“为什么爸爸是她的丈夫呢？”

暗香说：“她嫁你爸爸比我嫁得早。”

小孩子向素云说：“你以前嫁过我爸爸？”

素云不由得伸手想摸孩子。素云若是不堕落，也许早有了这样的孩子了。

小孩子向后退，问她：“你是不是中国人？”

素云不能回答。

孩子又问：“你为什么帮着日本人呢？”

泪珠儿从素云的脸上流下来，暗香把孩子叫回去。

阿非说：“你这样叫我们很为难。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你。你要知道，你做的事每天要害死几千中国人。你还忍心干下去吗？”

“你若放了我，我答应以后一定洗手不干。我一定给禁烟局

效力。”

曼娘问她：“你不恨日本人吗?”

“我恨所有的日本人。我也恨跟我一起干的所有那些人——中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外国人。”

立夫问：“你哥哥在哪儿?”

“他在大连。也是干这种事。他还能干什么?”

阿非说他父亲要见素云。

素云问：“干什么?”

“他想跟你说话。他病得很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费这么大力气把你带到家来。也许是你的好运气。”

阿非只要警卫、木兰、莫愁一同跟着到父亲屋里去。警卫留在屋子外面，心里很纳闷儿。

姚老先生正躺在床上。暮春的太阳从窗子外面照射进来，把影子照在姚老先生脸上的皱纹上。

姚老先生说：“请坐。”

素云说：“我不敢。”

姚老先生又说：“我说你坐下。”

他开始说：“你是我的一个远亲。我不知道你愿不愿听我这个不久于人世的老人说几句话。你这件案子赶巧由我儿子办。你赶巧被他抓住了。这是天意，不是人的意思。我告诉过我儿子，我们家的人不能杀人。我要告诉他，把这件案子要尽量从宽办理。”

素云说：“多谢，老伯。”

“听我这个老人的话。记得这个寓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世界上什么是福?什么是祸?焉知你今天被捕不是你的福气呢?”

素云说："老伯，我听不懂您的意思。"

"阿非若是放了你，以后一切全在你个人了……但是，我告诉你，中国日本之间，大战就要发生了。等一打起仗来，要记住，你可是个中国人。"

老人家停下来，眼睛甚至连看都没看素云。

姚老先生说："好吧，再见。"眼睛也没转过来看她。

大家静静地走出屋来。

警卫和陈三把素云带到囚车上，阿非下令不再蒙起素云的眼睛。阿非现在要安排释放素云这件事，程序上是很困难的。他仔细研究素云的案子，把这个案子叫局里同事们办，请求他们从宽办理，因为这是老父死前的嘱托。因为这可能是北平第一个中国人制造毒品要处死刑的案件，局中委员愿意慎重处理。阿非要准备一篇详细的报告，在报告中要尽量低估货品的总量，并且说逮捕时人犯毫无抵抗，并且说突检的房子完全是中国的住房，与日本人毫无关系，与日本人勾结一款，于本案并不适用。最后他陈明犯人表示悔罪，并愿向禁烟局捐出五十万元推动禁烟运动，最后姑念罪犯由于情势所迫，并非怙恶不悛，请从宽处理。

数周之后南京方面的决定到达，素云被判开释。

一天晚上，姚老先生在睡眠中逝世。这是自然之死，身体元力渐渐耗尽了。最后几天，他的食欲渐减，直到连稀饭也不能吃，后来连水也不能喝。看来是显然死去好久之后，他微弱的脉搏还在跳，而且眼睛并不闭上。这真是道家的仙逝。

现在，他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在床边有的立着，有的跪着。大家一齐哭泣，为他沐浴，更衣，依礼抬入棺木中入殓。阿

非向局里请假，依礼治丧。阿非把陈三留在局里办公，因为陈三是姚老先生的远亲。木兰、莫愁和两位女婿换上白孝服，曼娘和暗香依礼穿蓝孝服。

丧礼举行两周。傅增湘夫妇已返回原籍，宝芬的父母全力帮着办理这场隆重的丧事。美国小姐董娜秀，因为是画家，早已成为宝芬的至交，她也前来吊唁，华太太和老画家齐白石也来帮忙。阿非是孝子，不能来注意诸多琐事，只能由两位姐夫帮着料理。

不过立夫仍然进行他的走私调查。逮捕了素云，他对贩毒情形得到了深切的了解，远非其他情形之下所获得的了解可以比拟。阿非虽然悲伤，但仍然和立夫讨论案件，因为老父之去世早已在意料之中。阿非所提供立夫的，一是直接的消息资料，一是官方的报告，所有海关的报告，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英国人调查员米如·赖斯特小姐的报告，尤其英国人的这份报告所描写的真实情形，使全世界为之轰动。阿非也告诉他，天津的美国大学妇女协会已然做了贩毒调查，发现贩毒组织其蔓延之广，实令人憎恶，令人恐惧，只好把此一报告压下，不予发表。立夫看起英文来还感觉吃力，若想翻译得精确，还要问阿非。立夫常常挖苦留英的那些“绅士”的矜持造作的态度，这就使他和阿非始终有点儿格格不入，不能打成一片。但是现在第一次彼此渐渐了解，立夫把他自己对留英学生的偏见，也多少克服了几分。

在天津，一个外国医生在日本租界附近一个中国小学旁边，向一个小贩买了些糖果，化验的结果，证明那糖果里有麻醉剂。立夫对这件事特别注意。

立夫说："我简直不能相信。"

阿非说："我可以证实这个报告是千真万确的。近学校也好，不近学校也好，这与贩毒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在日本租界，没有一条街没有毒品制造厂，批发或是零卖，即便在最讲究的住宅区，也是如此。贩毒的人何必为一个学校搬家呢？"

立夫喊道："这就是'亚洲新秩序'吗？"阿非听见立夫骂，是用绅士所不肯用的脏话骂。

立夫决定再到天津去，他和阿瑄商量好，他化起装来，阿瑄带他穿过日本租界。立夫会日文，对他的调查工作很有利。

他们看见一家一家的商店，在现代钢筋水泥的洋房子里，叫做"洋行"，门上把日本国旗挂得很明显。他们进了那些房子，发现里面除去毒品，没有别的货物。在一条街上，他们看见有十几家这种洋行。他们又走进别的街道，他们看见似乎是住宅，阿瑄告诉他那是大制毒工厂和大宗批发商行地区。正在日本领事警察局后面，在旭街接连东马路时，连隐藏也是多余的，只见一个低级吸毒窟，衣衫褴褛的赤贫人在那儿出出入入。

立夫看那些人类中的堕落渣滓，实在不忍心，转身走开。

"您要不要看还好一点儿的——高级的？还是中级的？"

"带我到个中级的地方儿去看看。"

他们坐了一辆洋车，到了一栋房子，立夫一进去，令人作恶的气味袭人鼻孔。屋里很黑，在坐榻上不是站着躺着的，就是坐着的，姿式不同，都是瘾君子，有中国和高丽女招待陪伴。

一个女招待问他们："抽呢？还是扎？"

阿瑄指着立夫说："我这位朋友刚刚学。"又转身对立夫说："有三种方法用这种毒品。'抽'是把烟抽下去，'扎'是注射进

去，注射的是古柯碱或是吗啡。第三种办法是用鼻子闻，瘾头儿大的才闻。”

阿瑄说：“给我拿五毛钱的白面儿。”

女招待把他俩带到一个坐榻上去。一个中国女招待拿来了一小包海洛因，是放在一张特别的纸上，另外有半盒儿洋火。

阿瑄对站在一旁望的女招待说：“我只是让我朋友看看怎么抽。”

那个女招待微微一笑说：“我教给他看看好不好？”

立夫回答说：“不必麻烦了。”女招待走开。

“在高级的地方儿，那些女招待还操副业，只要您肯花钱。您和那个小姐关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您不叫，没有人进去。”

现在这是半敞开的屋子，客人叫时，女招待就前去伺候。

阿瑄指着一个仰身躺着的男人说：“看那边儿那个人，他正打飞机呢。”那个人把一卷纸放在一根香烟上，那个纸卷儿里有白面儿，在下面仰着脸抽。有人用一根小管子，就是把一根毛笔管儿，插进一个大竹子节儿里。别人坐在床上，用火柴在锡箔下点着，锡箔上有白面儿，等受热的白面儿冒出紫蓝的烟，就用管儿往肚子里吸。

阿瑄说：“那叫‘哈’，嘴往里抽气。”

有几个新主顾进来，一个男的，才十八九岁的光景。一个男招待走过去，显然是知道他要什么，那个青年把衬衫拉起来。

阿瑄说：“注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静脉注射，一种是皮下注射。你看那个小伙子背上有好多针眼儿。最坏的时候儿，皮肤会因传染而腐烂。静脉注射没有这种毛病，但是太危险。有静脉注射后当场毙命的。所以有瘾的人大都喜欢皮下注射。”

※　　　※　　　※

立夫回到北京，准备一篇报告。除去海关的报告之外，中文在这个专题上完备的著作还没有，所以立夫要采用好多外国资料。

他写的文字里有："天津日本租界是世界海洛因的大本营。是日本、大连、沈阳、朝鲜的鸦片输往南北美的中心。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工厂设在唐山。仅只在张家口的一家日本工厂，即日产海洛因五十公斤，也就是全世界合法需要量的十五倍。司徒·福乐（Stuart Fuller）在他为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上说：'日本势力在东方进展所及之处，与之同时共进者为何？贩毒。'他把东北和热河的贩毒情形描写为'令人战栗'。根据日本报纸，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是由朝鲜总督指挥下的专卖局长细心计划管理进行的。鸦片制造商公会，由政府给与津贴，对公卖局负责指导种植鸦片，借款与种植鸦片者，并负责鸦片原料的运交工作。"

在他那篇报告的结尾，他写道："禁毒和消灭走私最大的困难是日本的军事当局和治外法权。如果远东之情形如此，而日本竟要求世界承认，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这是一个友邦的政策，则中国应当多要敌国而少要友邦。如果这是亚洲的新秩序，则所有人类的良心应当要求返回于原始野蛮时代的旧秩序，那倒不失为一个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天津的日本租界是中国政体上一个毒瘤，是日本荣誉上的一个污点，是全世界公众健康的一个威胁，应当自地球表面上扫除之。"

※　　　※　　　※

姚老先生的丧礼办得很隆重，很冠冕。自从他出外十年归

来之后，邻居都称他为“老神仙”，他的丧礼也称之为老神仙的丧礼，当然文词上有点儿矛盾不符。除去宝芬家的旗人和这个茶商巨子的老朋友之外，还有好多年轻一代的亲友。由于阿非的工作的性质，他在官场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北平市政府好多代表来参加送殡，送殡的行列达一里长。那时洋鼓洋号的音乐队应用在丧礼上已经流行，所以有若干个团体送了两队。姚老先生生前吩咐过不要和尚念经。不过西山一个庙里的和尚坚持来致敬。这实在不好拒绝，阿非只好接受，但是只请他们送殡。结果是新旧混合，有点儿古怪，因为和尚的脸和袈裟是黑黝黝的，职业乐队的肩章和制服非常鲜明，吹奏着柴可夫斯基的丧葬进行曲，两者对照，很不协调。

木兰自杭州北上之时，在一个火车站上看见两个军乐队，由两个官员送的，来欢送一个省主席。火车一开动，两个乐队同时奏乐，成为滑稽可笑的杂奏。所以她让阿非告诉两个乐队，他们要自己协调好，不要同时演奏，而且不可以那个刚一奏完，这个就接起来。

丧礼给木兰莫愁一个机会，重见一次以前的亲戚朋友。那些人之中，有素丹，现在是个寡妇，桂姐和两个女儿爱莲、丽莲，两个人似乎婚姻很如意，派头儿很时髦儿。黛云的母亲也来参加。她丈夫已经去世，她说女儿在苏州又坐监，是在去参加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途中被捕的。

阿瑄特别请假回家参加丧礼，虽然他不是姚家人，但是曼娘坚持这样做。出殡是在星期三，第二天他立即返回天津。他听说前一天，另一帮日本浪人在天津车站把两百件货硬往三等车一个车皮里装，又把驱逐出来的乘客打伤了几个。

在六月，这种事已经有八九次，把海关的职员实在惹得忍无可忍。在一个礼拜五晚上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说一大批货分装在六辆骡子车上，在通往天津的大道上被海关职员抓住，但又被三个日本人和三个高丽人抢回去，他们赶到，人多势众。阿瑄的办公室则找志愿人员，要前去再抢回来。几个最年轻和最强壮的自告奋勇，愿意前去，阿瑄也在内。那几个浪人据说身上没有武器，因此认为有十二个人足可以对付他们。他们自己也不得带武器，目的只是在夺回货物，击退私枭而已。

大家知道骡车的大道，那十二个人先到一个小村子里，只带着绳子。在村里一家商店中，他们之中一个人看见有大火炮，他们买了几个，预备吓唬私枭。大约两点半的光景，他们之中带着望远镜的那个人看见骡子车来了。第一辆车上只有一个矮小的人，大概是日本人，坐在一堆货物上，另外几个人坐在最后的两辆车上。问题是对付后面车上的保镖之时，而不让前几辆车逃跑了，所以要点在完全施以突袭，攻其不备。三个人被派去对付前面的日本人，逮住赶骡车的，还要同时扣留住货物。另外九个人分成两部分，藏在大道的对面，攻击保镖，阿瑄在后面那一组里。他们蹲在一道旧墙下面。

第一辆车过去之后，为首的发出暗号儿，叫他们自己人爬近大道去。为首的把大火炮点着，扔到车上去。这个暗号儿一发，大家一拥而出。日本人和高丽人大吃一惊，开始乱扔石头。海关人员冒着飞来的石头跳到车上，双方揪打起来。

阿瑄是在为首的官员之后第三个人，在他正跳到车上时，一个两磅重的圆石头打中他的头，把他打昏，跌到地上。幸而别的人已经赶到，日本人不能再扔石头。一个日本人带着一把

斧子，对准为首的人就劈下来，为首的人迅速一拳打中日本人的肚子，斧子落在车上。

赶骡子的中国人跑掉，车停住了。双方混战了片刻，后面的两个日本人和三个高丽人被制服，捆缚起来。前面车上的日本人因为喝了半醉，在六月的下午正在困倦，没有抵抗，束手就擒，用听不懂的日本话乱骂。

领导人下车来，看见阿瑄躺着失去了知觉，头皮上流血。他派人雇了六个农人，把车赶往最近的海关检查站，他们把阿瑄抬到一辆车上。阿瑄受的伤不重，到了检查站时，他已经完全苏醒过来，医生把他的伤洗干净，用绷带包扎起来。只是伤了表面，并不严重。这一批人，大功告成，十分兴奋，然后押解着那几个日本人和韩国人，送交日本警察局。

在七点半左右，六个日本人进入海关的庭院，从办公室的窗子往里望了望，随即闯了进去。他们问搜到的私货放在何处。主管人员告诉他们私货已送到总处去，一个日本人开始大骂，出手打了中国关员一个嘴巴。然后搜查客厅，拿走了那把斧子。临走时，骂人的那个日本鬼子用他那难听的中国话威胁说，如果告诉他的话不对，他要回来杀死那个中国关员。

第二天，阿瑄早晨没上班，坐着九点的快车回北平去，过中午不久就到了，家里人还没想到他会回去。

看见他头上缚着绷带，他太太好害怕，赶紧叫曼娘。

曼娘说："我告诉过你会有今天。你若叫人打死，我们婆媳怎么活？"

环儿、宝芬、莫愁听到这消息，也来到屋里，阿瑄把事情的经过完全告诉他们。木兰得到消息稍晚，听见曼娘话说得很

激动，一半责备自己儿子，一半骂日本人。

木兰听见她说："你干的是什么差事？官儿吗？又不是个官儿。土匪？又不是土匪。赤手空拳去擒虎狼。我恨死那些矮鬼子了。为什么咱们的关员不能带武器？为什么人家可以？若真是两国打仗，要清理好战场，双方摆成阵势，摆好刀枪，那也像个公平的交战哪……"

木兰问："你赞成中国和日本开战吗？"

曼娘说："若是像我说的正式打，打仗倒还好。怎么能叫阿瑄赤手空拳去和矮鬼子打呢？"木兰想起她父亲说的话："你问曼娘。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战胜。曼娘若说中国不要打，中国就会战败的。"

木兰慢慢说："你相信中国能打败日本吗？"

曼娘说："不管中国愿不愿打，中国是不得不打了。"

曼娘可说中国要打了！

姚老先生说过，战争是要发生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

木兰说："曼娘！你已经向日本宣战了！"

曼娘说："我懂什么宣战？我只知道，咱们不能束手待毙。"

环儿问："木兰，你怎么想？"

"我怎么知道？现在但愿我能问问我父亲。但是他常说，人的运气和个性息息相关。人若有福气，一缸清水变白银；若没福气，一缸白银变清水。人必须有享福的个性。日本人没有统治中国的个性，所以也没有统治中国的福气。即使把中国送给日本，他们也没有福气消受。"

第四十三章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

第二年七月七日，战争爆发了，由于华北的情势发展而成。正如地震之后，必随之而有洪水，乃是自然之事。犯罪学家若发现两个犯罪案子是用相同的方法作的，他们就认为两桩罪案是由同一罪人犯的。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和他们走私政策是一致的。方法相同，特点相同，动机相同；鼓动，计划，指导，也是由同一个机构，那就是日本陆军。

从抢劫中国政府的税收，到抢劫中国的疆土，日本陆军只是采用同样残忍的方法。说也奇怪，人类的心理对偷窃一个国家的领土，比偷窃一个妇人的皮包，多少看做更为光荣，更为对得起良心，辩论起来也更为振振有词。古时庄子就写过：

> 窃钩者诛，
> 窃国者侯。

这项真理的后一半，提供了一个问题，虽然无数智慧卓越的经济学名家、国际法理学家在渊博的论文里，非常慎重认真在事

前事后时常研究，查考，论断，争辩，解释，辩护，诡辩，讨论，其中的真理仍然逃过了他们的观察，就犹如在灵魂学家所举行的降灵会上一样，有人说看见了那个鬼，有人说没有看见。

但是，也许木兰是对了。日本人没有享福的特性，这是不会变的。

认真说，战争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芦沟桥"事变"其实不是个事变。日本军队在非法的地区夜间演习之后，在夜间四点半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县城，要搜索一名"失踪的"士兵，他们说中国兵向他们开枪，后来日本又自相矛盾，说那个兵并不是失踪。但是那年战事发生之前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战争是迟早要发生的。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侵占了热河，悄悄地进入了察哈尔，创造出冀东伪防共政府，现在日本想使北方五省与中央脱离，他们以为中国会把这片领土送给他们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人，但是日本人却爱煞了中国的领土。日本人越喜爱中国的领土，中国人越仇视日本人。

于是两国开始了亚洲历史上最可怕、最残忍、最不人道、破坏性最大的战争。

其实神经战早已开始了好几年，而中国人的神经现在已经兴奋起来。中国人必须要打日本，杀日本人，才能不使全中国陷入精神错乱。中国政府努力压制国人的反日情绪的表现，不管是写文章，讲演，开会，游行示威，可是老百姓被压制之下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如水决堤，终于爆发而不可遏止。戏剧性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委员长陷身漩涡。日本人说中国人民反日，话真是说对了。他们说蒋委员长鼓动中国人民反日的情绪，话却说错了，因为他没有用手指头弹动一下儿。他们若以为日

本人以战争毁灭加诸中国人的头上，而能消除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使中国人看起他们来，可喜可爱，那是另一件事，是日本人该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去了解的事。姚老先生、木兰、曼娘，即使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这方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对日本帮这个忙。

从客观的角度看起来，从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战争爆发，整个儿的动态是这样：侵占东三省是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进击。民国二十二年热河省失陷给日本之后的塘沽协定，要求中国长城沿线划做非军事地区，是第二次进击。在民国二十四年春天，中国大部分军队在"剿共"战役中把共军驱入中国西部时，日本人强迫中央政府自河北撤退某些单位的驻军，是第三次进击。这样与当地军事当局勾结，鼓吹"自治运动"，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在华北五省创造了一个像"满洲国"那样的傀儡政权。日本因为发现甚多地方当局都与日本"合作"得不够"诚恳"，在民国二十四年秋天，打算把力量集中在河北与察哈尔两省，但是中国政府的回答是从西部调回"剿共"军队布防在陇海铁路沿线。日本人大惊，看出了危险，暂时放弃了远大的计划，而创造了"冀东防共政府"，抓紧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增加了华北驻屯军，比庚子条约规定在过去三十六年之中列强认为必需的军事力量多了四倍。这是第四次进击。在民国二十五年秋天，日军占据了北平附近铁路的交叉点丰台，丰台是南下东去的火车必经之地，而丰台分明是庚子条约限定外国驻军以外的地区。这是日本向中国的第五次进击。紧跟着的第六次进击是日本煽动的蒙古伪军进攻绥远，在这次战事中，中国军队第一次正式出面，将伪蒙军击退。再后便是第七次进

击——芦沟桥事变。

道家思想和现代科学都同意这一点：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相等。中国的反抗精神就是反作用力量。由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的日本侵华行动，就是引起反作用的作用。中国反抗的力量应当看做是战争开始前日本对友邦侵略的罪行的直接反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次战争。不幸的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陆海空军力量，不能炸毁作用与反作用这条千古不变的法则。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两国都打算在华北认真一试了。停火的商谈不停，战事时断时续。蒋委员长在牯岭招集各省军事长官研讨重大决定。日本大军在毫无阻碍之下源源而来，用以加强天津铁路沿线的防地，为时达三周之久。在芦沟桥事变后九天之内，据称有日本五个师，总数达一万人，进入中国本部和内蒙地区。多少火车的军火和军队补给品涌到天津，分发到丰台和其他地点。真正战争在北平附近地区开始时，日本军队已经进占北平数里之内的战略据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七月二十六日日本要求将中国陆军三十七师全部撤退到保定以南的最后通牒，予以断然拒绝。二十八日，中国军队发动猛攻，可是宋哲元将军在当天夜晚十一点钟，出人意料地离开北平，派了当时一般人认为亲日的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代理公务。二十九军的抵抗在二十九日午夜停止。北平已然落在日本手中。

※　　※　　※

父亲丧事完毕之后，木兰和莫愁已经全家南返，战争发生之时，正各自住在杭州苏州。阿非和别人仍然在北平。芦沟桥事变之后，北平谣言满天飞。南京中央政府在努力作重大决定

之时，北平的居民天天盼望中央的飞机在天空出现，但是望不见踪影。各处都低声耳语希望这座北平古城得免于战火的破坏，各处也都在低声耳语，都恐怕战火难免。人们对入寇的敌人有仇恨，是埋在心里的深仇大恨，在几百年的忍耐磨炼之下暂时缓和下来。他们看见日本飞机在头上绕，他们暗中咒骂，但是十分谨慎。

这座古城中大部的居民，真正北平土著，仍然泰然自若，在家中、在茶馆儿里，甚至心情愉快地闲谈战争的来临，预测战争的后果，个人生活一如往常。

他们厌恨入侵的外国人，不过以前早已见过别的外敌。在北平的居民是形形色色的，老年退隐的清代官吏、年轻的爱国学生、胆小怯懦的官吏、温和而出语讥诮的政客、诚实规矩的商人，以及为日本做谍报的赤贫贱民。但是一般人，因为文化教养高，都厌恶暴力和战争，不喜欢上海那种恐怖和暴乱，而是温和，节制，爱好和平，非常有耐性。

在北平，真正古老文化的继承人，不介意于现代文明的侵扰。他们祖先怎么样生活，他们现在也是一成不变。他们家庭生活有满足的气氛，这显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上有无穷智慧的源泉。在生活方式上，对岁月保持达观；在谈话上，则出之以明智温和，轻松而悠闲。因为在老北京，刹那与万古没有什么分别。别处的数百年，在北平只是几段瞬息的时刻，在其间，由祖父至孙子，生活的传统绵延不断。因为在老北京，大家都能够等待，在等待中由少而老，但是百年如一日，虽说由少至老，实则从未变老。老北京遭受异族的征服很多次了，但被征服者却将入侵者征服，将敌人变通修改，使之顺乎自己的生活方式。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学者、哲学家、圣人、娼妓、阴险的政客、卖国贼、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在老北京，生活的欢乐依然继续不断。乞丐的社会、戏园子、京戏科班儿、踢毽子人的联谊会、烤鸭子蒸螃蟹的饭馆子、灯市、古玩街、庙会、婚丧的礼仪行列，依然进展，永不停息。

若说老北京的天坛、紫禁城，皇家的宫殿会在轰炸下毁灭，那真是荒唐无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许多城市之中，老北京真是像一个神仙福地，竟逃避了破坏的厄运。

在老北京，不能慷慨激昂的谈政治，谈时事，那样儿，你那老北京的文化教养便是白璧微瑕，你也在老北京白住了。北京话和别的省分的方言不同之点，不在母音子音上，而是在平静的拍子和从容的腔调儿，愉快而沉思，说话的人只欣赏说话的风趣而忘记了时间。这种清闲，表现在言词中的隐喻上。比如到市场买东西，叫“逛”市场，在月下步行叫“玩月”，飞机投弹叫“铁鸟下蛋”，被炸着叫“中了航空奖券”。甚至于太阳穴伤口流血，居然会叫“挂彩”！死只是“翘辫子”，像叫花子倒毙于路旁一样。

但是在北平，至少有一个人是容易激动的，那就是黛云，她

在五月底从狱中释放出来。黛云不真正够“老北京”，她是属于具有政治意识尚武精神的少壮中国人。在她看来，已经发生的这场战争决不是什么大灾难，而是令人鼓舞求之不得的机会，中华民族要对抗敌寇为国家求自由的机会。若是了解前些年中国的含羞忍辱，就立刻明白这场战争之发生，适足以破除中国人心头的郁闷，恢复心智的平衡，发泄出储藏的精力。中央政府终于领导全国对抗日本了，这消息好得几乎令人难信。若知道过去七年里，国家的消沉，心理上的挫败烦恼，对英明领袖和坚定国策的期待，对全国各党派的通力合作的希望，就了解如今全国的团结抗战，在黛云看来，不啻是美梦的实现。

黛云的热心具有感染性，影响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怀瑜的孩子，甚至怀瑜的太太。怀瑜已经回来，带着莺莺，他们住在德国饭店。他父亲已然去世，他的孩子和妻子与黛云的母亲同住，黛云的母亲叫福娘，她已然回来，又恢复了过去母子的关系。

一天，怀瑜来到黛云家里。他现在五十岁，小日本胡子已经变白。有钱，满阔气，穿着西服，戴着金边儿眼镜，也染上了日本人的习惯，比如在牙齿之间发出丝丝的声音，叫仆人时拍拍手。

怀瑜的儿子国璋，现在已是三十岁的壮年，恨父亲，也看不起父亲。他问父亲：“你回来干什么？还想在日本势力之下找官儿做吧？”

怀瑜以教训的口吻说：“年轻人，你懂什么？中国怎么能跟日本打？”

“你不赞成抗日啊？”

"我很不赞成。这简直是飞蛾投火——找死。过来，我要跟你说话。"

他把大儿子领到另一间屋里，才五分钟，国璋的母亲在外间屋听见儿子在里间屋喊叫，然后猛跑出来，脸气得通红。

国璋大喊："汉奸！汉奸！"

黛云问："怎么回事？"

"他是日本特务，也想让我当日本特务！"

他父亲走出来，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黛云向他喊："亡国奴！买国贼！"

父亲说："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对父亲都不尊敬！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不孝之子！"

国璋说："什么？父亲？你——是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我长起来这些年他在哪儿了？我早就不认他了。"他又转向黛云和母亲说："他说给我三百块钱一个月，让我做日本的特务！"

怀瑜受罪多年的妻子雅琴，忽然大喊："滚出去！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雅琴拿起一个玻璃杯，向怀瑜投过去，不偏不歪，正好打在怀瑜的金边儿眼镜上，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怀瑜喊："你！"

雅琴又喊："滚出去！别再来打扰我们母子。我们受了多年的罪，幸而没饿死。别再粘我们的边儿！"

怀瑜大怒，他说："好，好！简直是家庭革命！"

怀瑜向妻子走过去，举起金箍儿手杖，样子像是要打她。

儿子说："你立刻走开！"用手揪住父亲的衬衣领子。

怀瑜憋了一肚子气，转身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无法无天！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小儿子说："这是你的眼镜儿。拿着走吧。"在后面踢了父亲一脚。

怀瑜滚出去的时候儿骂道："坏蛋！杂种！将来就知道你们对，还是我对。大家都是为国家……"他的声音转眼听不见了。

素云还住在天津，天津正在戒严。不论在租界，或是在中国地区，行人常受检查。日本兵和军火正源源而来。中国铁路专用来运输这些人和补给品。宋哲元将军为避免使情势恶化，只好允许车辆通过。天津的紧张情势，引起老百姓纷纷逃难，有的逃进租界，有的往南逃到上海。天津每天有很多人被捕，有的被刺。最重要的是特务的恐怖，常常有人死，日本特务杀中国特务，中国特务杀日本特务。近几年来，天津的海河上有尸体飘流，是常见的事，不过现在尸体增多了。大家对这种原因，自然多所猜测。有一种说法是，除去抽白面儿的之外，有些中国工人为日本人在海光寺做军事防御工程，做成后被日本人谋杀弃尸，因为怕他们泄漏军事机密而灭口。

既然日本知道战争来了，普遍设在中国的间谍网自然正在加强。华北的总部设在天津，后来把最高机构设在北平，由一个日本人负责。这个间谍系统密织如网，延伸至内地，担任间谍工作的有中国人、高丽人、台湾人，还有若干白俄。这个组织在中国已经成立有年，担任职务的间谍主要是专营日本药品旅行各地的推销员、毒品推销商，其他有以新闻广告社的摄影记者为掩护的。其他有在航空、政治、军事等机构工作的职员，他们倘若被收买，每月付给薪金。这些人都受有训练，会照相、画图、传递秘密信息，由日本间谍机构供给照相机、化学药品，

甚至无线电机。目的主要是获取中国的军事秘密、地图、防御计划以及其他军事资料。只有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员，其中有些是女人，才选派担任接近中国军官等艰难细密的工作。对这等担任特别工作的高级谍报人员，奖金极高，并供给职员，由他们差遣。

素云还住在天津，一天，日本人找她去日本特务机关特务机关属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土肥原主持的特务机关往往龃龉不和。

素云进去时，一个年约四十岁的日本人坐在办公室里。他的脸圆而骨头突露，大圆头剃得精光，留着小黑胡子，没戴眼镜，不戴眼镜这在日本人里不多见。笼统说来，脸上流露出聪明，使人感觉愉快。他说的中国话勉强可以，还夹杂一点儿很难听的英语和俄语。

素云知道找她来此处的原因，她在日本租界开了几家饭店，还有财产，并且是毒枭的首领，已有数年之久。日本人对取得她合作，是深信不疑的。去年她被释放之后回到天津，日本当局都知道她的案子。她捐赠了五十万元给禁烟局，日本人认为那是纳贿，是释放的代价。因为她在北平的其他公司也被搜查过，日本人认为那是因为她运气坏，并不相信禁烟局对她有好感，或是她对禁烟局有好感。她还一直过以往的日子，显然是不得已，不敢真按着自己的想法做。不过她对自己的事业不像以前那么热衷发展，只要维持就满意了。

那个日本军官很客气，对她说："牛小姐，请坐。你长期跟我们合作，我们很感激。我现在有点儿事情给你做。我们对于你把全部的钱都存在我们日本银行，也要向你道谢……现在我

们谈事情。现在我们日本租界，有不少饭店是你开的，每个饭店都有些舞女。你回去挑十二个到十五个最聪明最漂亮的，带着她们来见我，我有什么事情再吩咐她们。我们特务机关需要她们帮忙。当然我们忘不了你。我让你做她们的首脑儿。挑中国人、高丽人、白俄人。每个月每人薪金两百块钱，最聪明的可以高到五百块……特别费用另给。这清楚了吧？”

素云并不觉得意外，她并不愿做；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她知道她必须遵办，不然会丧失了财产，甚至会丢了命。

她说：“好，我一定尽力办理。”

日本军官立起来，和她很热诚地握手。素云也表示热诚，可是心里真有点儿恶心。

她回到家里，把当前的问题思索得很焦躁。做鸦片烟生意赚钱和这个自然不同。她已经不知不觉溜进了那一行，也难再改行。但是现在已经打起仗来，是日本和自己同胞之间的战争。

她要不要做日本的间谍害自己的同胞呢？她恨自己，恨自己的事业，恨自己的整个的环境，这种恨变成了恨日本人，因为自己现在被日本人抓在掌心里。必须要做个决定。她或是豁出自己的财产被日本没收，金钱一扫而光，或是向日本屈服，服从做汉奸。汉奸这个名词现在哪儿都有，每天都有逮捕的消息。自己将来落个什么结局呢？为敌人效忠，即使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又得到什么好处？钱，她已经有了不少。她若被捕枪毙怎么办？她的神经紧张起来。

这时姚老先生的话又在她耳边响了：“战争发生的时候儿，可要记着你是中国人。”那位老先生怎么会未卜先知呢？他真是个“仙人”吗？最不能忘的是暗香的小儿子的问话：“你是中国

人吗？你为什么帮着日本人呢？”

她决定假装去做，到有机会能抢救一点儿财产，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她约了几个舞女，其中只有两三个中国人。一个率然拒绝她说：“我要钱，但是卖国，我不干！”其他大都是高丽和白俄舞女。第二天，她带着那几个舞女到特务机关，让那个日本首长去过目。因为她做事迅速，备受赞扬。另外那几个舞女走了之后，日本军官让她留下。

日本军官问她：“牛小姐，你是一位中年女士，我对你十分信任。战事就要发生了，你当然知道。半个月以后，日本兵就要进北平。我们已经把北平包围起来。我们一定要用最能干的人才，你的职务就是调查二十九军军官的政治立场。我们希望不流血而获胜，至少要牺牲越少越好。我们和张自忠、潘毓桂已经有接触。可是你是个中国女人，你能得到内幕消息，别人是不易得到的。挑两个最漂亮的小姐献给张自忠做礼品，但不要说是我们送的，说是你送的，让她俩在里面下工夫——你懂吗？另外几位小姐我派她们到中国地区、英租界和法租界做工作。”

素云准备到北平去。她到日本银行提出三万块钱，不敢多提，恐怕招日本当局注意。她带着两个高丽小姐到北平，住在东交民巷一家外国饭店里。

黛云已经听说她这个异母同父的姐姐的被捕，后来由于姚家帮忙才得释放，已经到天津去看过她。赞美她决心改邪归正，并且劝她洗手不干，越早越好。现在素云走投无路，自然而然想起黛云能和她交谈。怪的是，自从她离开吴将军之后，怀瑜完全自己混，不再理她了。她知道她若向黛云问主意，黛云会

说什么话，可是不由得还是去和她一谈。因为黛云和怀瑜的太太、孩子是这个世界上她仅有的亲人了。

在七月中旬，她到了妹妹家。怀瑜的太太对她即使是客气，也对她很冷淡。那几个侄子也不知道对她有何观感。

她把黛云拉到一边儿说："我有话跟你说。咱们的父母已经不在，咱们都到了这个年纪，怀瑜已经不算我的哥哥。你知道，自从他的事业和我的事业发生了冲突，我俩争吵过。"

黛云说："他也在北平呢。"于是把怀瑜到家来的一幕丑剧笑着说了一遍。

素云微笑说："我也是汉奸。"

黛云说："真正的汉奸自己不说。自己肯说的不是汉奸。"

"我说正经话。我要和你说一下儿……

黛云喊说："你也是卖国贼？你来收买我，是不是？"

素云连忙叫她低声。"我求你给我忠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给我出主意。我现在的境况这个样子。我还不如死了好！"

她把损失财产和丧失生命的进退两难的情形，向黛云说了个大概。

素云说完，黛云说："噢，是这样儿！再简单不过。你是不是中国人？问题就在这儿。姐姐，只有一条路子走。中国人怎么能帮着敌国害自己的同胞呢？即使你比你现在还富有，那又有什么好处？十之八九你要被枪毙。既然你对我这么真诚，我也应当对你真诚。有个爱国锄奸团，哪儿都有他们的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姐姐，你若跟着小日本儿跑，我可要亲手把你毙了。你要人家在你脑袋上穿个窟窿吗？"

黛云说着大笑，虽然她的话够威胁，态度很亲热。

素云又问："你认为我应当怎么办？"一副很忧愁、很害怕的样子。

"怎么办？当个爱国英雄！问题是你恨不恨日本人。你没看见每个中国人、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孩子们都反日吗？你看不出来中国一定会胜吗？╳日本鬼子的妈！╳汉奸的妈！你看不出来我快乐，你不快乐吗？"

黛云说这种脏话，素云听了觉得真好笑。黛云的精神振奋得使素云吃惊。

"中国能打胜吗？"

"当然——毫无疑问。咱们也许都死光，但是死也和中国人死在一块儿。"

"你若死，和中国人死在一块儿，难道你一定死得快乐？"

"当然我快乐，你还看不出来？"

素云觉得一种新奇的感觉在心中激荡。快乐的感觉和她生疏好久了，而且从来没听谁说抱着这种爱国必死的心会快乐。

她自己小声说："快乐，快乐。"似乎是要体会一下这个字眼儿的意思，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感觉。于是她说："妹妹，我希望一直和你在一块儿。我四周围都是妖魔鬼怪。我真恨日本鬼子，还有那些中国同事！"

"你恨他们？"

素云说："我恨他们。"过了片刻，她又说："看见他们就恶心！"

"那么逃到中国这边儿来。咱们在一块儿吧。"

"你刚才说你在锄奸团？"

"是啊。这是一个秘密组织。你若帮助我，我和你一块儿到

天津去，拿枪先干掉几个日本特务。”

素云突然怕起来，软做一团儿；哭着说：“我怕死！”

黛云的眼睛光芒照人。她说：“嘿！现在就是爱国的好机会。我带我们几个同志和你到天津，咱们搜集点儿日本的秘密。我扮做间谍。你就是爱国的英雄。为什么怕死？”

黛云快乐昂扬的勇气感动了，甚至感染了姐姐，打开她心里一个前未曾有的新境界。在她精神上的空虚冷落的情形之下，她就贴近妹妹，抓住不放，就在妹妹跟前，做了一项重大的决定。

素云要和黛云、国璋、陈三一同到天津。黛云要以妹妹的身分由素云介绍给日本特务机关。素云要留在日本租界，和日本特务机关接触，她得到什么情报就传给中国地区。同时，她分期从日本银行提出自己的存款，一次提出两三千，免得启人疑窦。

※　　※　　※

每隔两三天，素云就到日本特务机关去一次。她得到了玲玲的帮助，就是上次说不肯做汉奸帮助日本人的那个舞女，她起誓保守秘密。第一天，素云把黛云介绍给日本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长看着黛云有点怀疑，素云说黛云是她妹妹。黛云这样就知道了所有的秘密的信号儿，又得了一个通行证，可以自由通过卫兵的岗哨。

的确很怪，好多日本特务，其中包括素云以前物色的几个舞女，不是遭人暗杀，就是神秘失踪了。

一天，素云到特务机关去，特务机关长问她：“你知道中国锄奸团吗？我们的特务人员遇到的凶险太多了。一定是什么地

方儿出了纰漏。我警告你，你要特别小心。可是，我顺便问你一下儿，你由北平回来之后，为什么七月十号在银行支出三万块钱，七月十六号支出五千，十八号又支出两千？”

素云泰然自若，回答说：“这些日子情形很乱。谁不提钱准备急用？那三万块钱是付由大连运来的吗啡。我可以给你帐单儿看。”

“噢，我只是叫你小心点儿。”

素云假装玩笑说：“机关长，我这件事酬劳多少？我至少一月要一千块。我若能收买了张自忠反叛南京政府，那什么价钱？”

“算了吧，你要钱干什么？你已经是个百万富婆了。”

“我若不为钱，那你想我为什么干这个？”

“好吧，一千一个月。特别任务另发奖金。你想花五十万能不能收买张自忠？”

“我试试看。”

这段对话算暂时把特务机关长的猜疑压下去。但是素云不再从日本银行取钱，开始尽可能以现金收帐，因为一切支票都要经过日本银行。她又告诉黛云不要再到日本租界去。

现在平津情势越发危急。二十八号激烈战事爆发，日本飞机轰炸平津铁路沿线的中国驻军。日本在北平前线增兵。

素云传递过重要情报，那就是日本驻屯军已减到仅仅两千多人，大部分的兵已经派往前线，这件情报由中国舞女玲玲传给陈三，陈三是住在中国地区。

根据这个情报，陈三和天津的保安队计划向天津日本租界突击。他们知道第二天在冀东通州敌伪组织的“冀东防共政府”的保安队要起义，那批军队是日本人训练装备的。再者，又

有国军要全线反攻的消息，还有丰台和廊坊已由国军夺回的消息，于是他们就决定一项把日本人全部驱逐出天津的大胆计划。

在七月二十九日夜里两点钟，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

十一点钟，素云接到消息，玲玲第三次往中国地区时被哨兵逮捕，已经送往日军司令部。素云几乎吓死。前一天日本特务机关长以怀疑的眼光望她，显然以为她不忠于日本皇军，从别的特工手里获得了情报。

她决定逃到邻近的法国租界，于是化装之后，从住宅的后门儿出去，只带了一个手提箱。她还没上洋车，一个警察走过来问她："你上哪儿去？"

素云向他做了个秘密的信号儿，表示她也是为日本皇军工作的。

警察说："那么你是牛小姐，我正在找你呢。跟我到总部去。"

他给素云戴上手铐，往前走去。

素云问他："你是中国人吗？"

"是，可是我也不能保障你的安全。"

"你放了我。我们都是中国人。"

警察说："那么你怕为中国牺牲？"日本租界的中国警察以身材高大出名，也以对中国人趾高气扬出名，还以贪污出名。从停在路旁等座儿的洋车夫勒索几个铜子儿都干。

素云对警察说："收了这个手提箱，放了我，里头有三千块钱的票子。"

警察接过手提箱，一边迟疑一边害怕低声说话，眼睛向四

周张望。这时一个日本哨兵离他们不过十码远，看见他们说话。他走上前来盘问，跟他们一齐走。机会已经错过。素云又和中国警察说话。日本兵不懂中国话，打了素云一个嘴巴，叫她不要说话。日本兵看见警察手里的箱子，他吩咐把箱子和钥匙一齐递给他，三个人一齐走去，素云在中间。

一个嘴巴打得素云很疼。她心里想："这就是向日本人效忠的结果。"她的怒火上冲，一时无法控制。她听警察说"你怕为中国牺牲"时，心里涌起一种特别的感觉。现在她一边儿走的是中国人，一边儿走的是日本人。左边儿的中国人代表中国，而她就要为中国牺牲了。她知道末日到了。

在总部，问了她几个问题，她又大胆反抗。问话的日本军官向特务机关打电话。

素云打断他的电话说："枪毙我！我但求一死。我恨你们日本鬼子！"

那个军官说："好，就枪毙。带她出去。"

素云就在院子里被日本人枪毙了。

※　　　※　　　※

黛云、陈三、国璋再也接不到玲玲和素云的消息，心中一直纳闷儿。几天之后，听说日本报纸已经发出"白面皇后"因做中国间谍，已经枪毙。天津的中国读者越想越糊涂。但是哪儿来的时间去揣想？

中国的保安队和二十九军某些单位联合起来，已经突破日军的防线，在日本租界的街道上发生了战斗。在中国地区，炮弹爆炸，空军投弹，并向街道发射机关枪。有段时间，在日军派往内地之后，守军遭到突袭，毫无准备之下，似乎在天津业

已战败。中国部队只有一千，攻克了东车站和老车站，阻挡住了日军向北平前线的增援。再进一步继续去攻海光寺日本军营。最后包围了东堤，准备去破坏日本飞机场。有些日本军队已退到塘沽。到深夜，中国铁路人员告诉他们消息，说二十九军已经开始撤离北平。

一个铁路上的职员说："你们停止吧，不必做无谓的牺牲。二十九军已经撤退，你们也没有后援了。"

保安队虽然一听发了愣，但是有些人还坚持不退，有些人自动散去，日本又进入中国保安队夺去的地方儿，又占了天津，也占了以前的奥租界和俄租界。

日本恼羞成怒，采取可怕的报复行动。男人、女人、孩子填满了街道，乱做一团，四散奔逃，用煤油点着的房子火势熊熊，无法通过，于是被刺伤，被践踏，被空中的机枪扫射。有些地方在日军和残留的保安队之间，还时打时停。保安队中有不少人直战到子弹用尽，奔上前去赤手空拳和日本兵揪打。

在混乱之中，国璋被流弹击中。陈三极力帮助他，但是不到五十码，他就倒地而死。陈三只得弃尸而去。他的遗言是请他姑姑黛云安慰他母亲，杀死他父亲。

黛云和陈三现在必须逃难了。火车已然无望，必须步行回到北平。在路上，他们遇见好多兵，正在去找南下保定的队伍。在八月三号，他们听到通州起义的伪军屠杀了三百日本人。

陈三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能回到北平找到家人。他们知道北平已然在亲日的一个委员会手里，进城时都要在城门检查。

他们往前走，路上尘土飞扬，人是又饿又累。黛云听见陈三骂二十九军，骂二十九军军官的三代，她从来没听见一个男

人这样骂过。

她问："下一步怎么办？你要去干什么？"

陈三说："干什么？接着干！在北平若没事干，我到南口进军队去，不然去打游击。那批武力将来必然是中国军队的精华。"

黛云说："我跟你去。罗曼已经在西北，环儿也要去，我敢说。不过我想去打死我哥哥，要把国璋留下的话做到。那应当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他住在德国饭店。我相信他安福系那一群狐朋狗党就要从东北回来，要在北平建立他们的傀儡政府。"

看见北平城墙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知道穿着身上那种衣裳进不了城。想进几个人家，但是人家不开门。

陈三微笑说："现在怎么办？要在露天儿过夜，明儿早晨叫人逮走吗？"

最后，他们说是天津的难民，一个老太太让他们进家去。陈三和黛云必须装做夫妇。

黛云跟那个老太太说："老太太的心肠真好，求您答应我们在您这儿过一夜吧。明儿早晨我们就走。"

老太太到厨房给他们热了点儿绿豆稀饭。

老太太问："你们不是兵吧？看样子真可怜！通州起义之后，杀光了东洋鬼子，逮住了殷汝耕。打算把他押往北平交给宋哲元，谁会想到二十九军撤退了呢？那些兵城都进不去。他们把殷汝耕错交给城门的巡逻队。谁会想得到？"

陈三问："通州那些中国兵现在在哪儿？"

老太太说："我听说他们绕道去加入永定河那边的国军了。

我上了年纪。只是牙还好。我若年轻十岁，我要到山上领导我自己的一股游击队。”

黛云恭维老太太说：“中国人若都像老太太这样儿，日本人用一万年也征服不了中国。”

现在知道安全无事了，陈三说出他在天津跟中国兵打日本，拿出他藏在身上的手枪。

“你太太和你一齐打了吗？现代的姑娘真行！”

黛云望了望陈三，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是锄奸团的。到了北平再用这把手枪打死几个汉奸。然后我们再离开。您想我们能平安进城吗？”

老太太说：“带着枪不行。你们会被逮住枪毙的。城门都关了，只有西直门开着。你们必须绕到西直门外。我想你太太留着这样头发，穿着这样儿衣裳，她进不去城。”

于是他俩心生一计。陈三扮做农夫，明早进城去卖菜，黛云帮着他卖菜。

陈三说：“老大娘，您得帮帮我们。我给您两块钱，还有那把手枪也给您。穿着这靴子也进不去。我们交换。您给我和我太太一身乡下人穿的衣裳，两筐子青菜。”

老太太立刻说：“你得自己去摘菜。我收下这钱，借给你们几件衣裳。我可不要你的手枪和靴子。你们一定已经看见，城内外来福枪、手枪、军服靠近城墙扔了好多，谁愿拿谁拿。新任警察局长派大卡车去装，再送交日本人。”

陈三和黛云出去摘青菜，老太太在黑暗里看着。

然后老太太带他俩到一间黑屋子，屋里有一个砖炕。

老太太走后，陈三说：“你睡这儿，我在外面凳子上睡。”

黛云说："那不行。她会怀疑咱们。咱们穿着衣裳靴子睡吧。"

所以黛云和陈三那夜一同睡在那个小炕上。

天还没亮，俩人就起来了。陈三舍不得扔掉他的手枪，决定藏在菜筐子里。他扔了军靴，但是找不着鞋穿，只好光着脚走。黛云把头发用黑布包起来，扮做农妇模样。天刚有一点儿发灰，他们向老太太告别，启程上路，陈三用扁担挑着菜。他们到了西直门，城门还没开。恐怕惹人注意，他们离城门远一点儿等候，等别的乡下卖菜的来到，他们才走近。黛云看见有乡下女人进城卖鸡，她买了两只，她提着鸡腿，好像是进城卖鸡的。和七八个乡下人混在一块儿，陈三挑着菜，黛云提着鸡，在后头跟着走向城门。到了城门脸儿，新警察把他们拦住，那是新任职的亲日警察局长潘毓桂派驻城门的警察。

陈三停下来，把菜筐子放在地上。

警察开始检查菜筐子。警察的两只手摸到了菜筐子底。幸而手枪是藏在另外那个筐子里。

黛云站在陈三的旁边，简直要急疯了，心想再过一刹那，手枪就会落在警察的手里了。她不知不觉一只手一松，鸡掉在地上，咯咯一叫逃跑了。

黛云喊："糟了，鸡跑了！"在后面追去。别的农人也帮着她去逮那只鸡，在混乱中，黛云一不小心，另外那一只也跑了，于是农人和警察都大笑大吵起来，北平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儿。甚至一个警察也帮着去追鸡。

黛云学着乡下人说话的腔调儿说："噢，老佛爷！这两只鸡若跑了，我要饿三天了。多谢您！多谢您！

这一乱，大家都心情愉快了，连警察在内，没有检查，就

让他们进去了。陈三和黛云回到王府花园。进去洗澡换衣裳，告诉大家早晨冒险的紧张趣事，还有昨夜那位好心肠的乡下老太太。环儿看见丈夫安然归来，好不高兴，因为已经听说天津的混乱和屠杀，又五六天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这时在北平只有亲日的报纸可以发行。阿非和别人在报上看到素云以国特名义为日本枪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陈三黛云告诉他们素云最后牺牲赎罪的情形，才弄明白。

陈三陪同黛云回家，把国璋为国牺牲的消息告诉雅琴，但是把要杀他父亲的话瞒住没说。雅琴已经想到会有坏消息，因为她知道天津陷落之后男男女女死了几万人，所以她倒有勇气硬起心肠来接受这个噩耗。

她镇定一下之后，黛云告诉母亲和侄子他们路上的惊险和素云的死。

黛云问："北平的情形怎么样？"

他们说："你最好小心点儿。北平而今在汉奸手里头。家家搜查，青天白日旗，三民主义，总理遗像都烧了。"

"谁来检查？日本人？"

雅琴说："不是，这事用不着日本人做。汉奸警察局长潘毓桂为他们做。他解除了旧日警察的武装，送给日本驻军总部去做礼品，用每名两毛钱的代价雇些苦力贱民去欢迎日军进京。北平就这样出卖了。"

黛云问："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七月二十八传出各线大胜的消息。全北平都万分兴奋。第二天早晨，国栋弟兄们早起要看更多打胜仗的消息，可是报纸没有来。老妈子买菜回来，说街上冷冷清清的，沙

土袋堆的防御工事都没有了。兵也都不见了，也没有中国兵，也没有日本兵。夜里宋哲元到保定去了。国栋出去看看，经过警察分局，只见几个警察坐在院里，低着头，没穿制服。一整天，北平像个鬼城一样。商店都关着门，散兵游勇，还有伤兵，哈德门大街满街都是。电车还照常开，只有司机叮当叮当踩铃铛，车上空空的。他们兄弟好几天没出门儿了。"

黛云问："那老东西又来了吗？"

"谁？"

"我那位好哥哥。"

"他来这儿干嘛？"

黛云没再说话，她没告诉雅琴她和陈三打算刺杀怀瑜。刺杀他那件事，要在陈三离北平之前才动手。陈三那一批人之中，很多人要去山西加入共产党，因为那时共产党已经在山西开始活动。黛云极想去，因为自从她坐监以后，就和她丈夫罗曼分手了。

陈三、环儿、黛云准备立刻发动一次暗杀。环儿给阿非留下一封信，让她转交给她哥哥和母亲，就到黛云家去。黛云辞别母亲，只说她们那群人要到西北去打日本，她母亲知道不能阻拦她，福娘没有别的孩子，只有女儿黛云，当然和她分手很伤心。自从搬过去住，雅琴的孩子们就叫她奶奶，而实际上，那些孩子们就像她的孙子，雅琴也像她的儿媳妇。素云上次回到天津之后，她给黛云留下了一万块钱现金。现在黛云把这笔钱给她嫂子，供母亲和家人生活之用。

怀瑜住的德国饭店在外城的东南角儿，离东交民巷使馆区很近。陈三和另外两个人去，都暗藏手枪。刚过八点钟，因为

他们知道怀瑜晚上要出去和其他安福系分子开会。他的汽车停在饭店前头，车头向西。陈三和他的同志藏在一条正南北的巷子里。

过了一会儿，那辆汽车向他们开来。陈三站在巷口，躲开灯光。汽车刚刚发动，渐渐就要开快了。陈三藏在墙角里，拔出了手枪，一瞄准，就发射，车歪到右边去，碰到电线杆子上，司机显然是当即死亡。陈三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声，由车头灯照在墙上返回的光亮，陈三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在后面座位上。他和那两个同志都对准后座又放了六七枪，看见女人低下了头。因为路人已听见枪声，陈三告诉两位同志从黑暗的巷子里逃走，他在后面跟着跑。

他们跑到苏州胡同黛云家，因为只有短短一段路，黛云、环儿还有别人正在等他们。

陈三很冷静的说："做好了。"

黛云的母亲看着这三个人进来，喘喘的，心里纳闷儿。

她问："什么做好了？"

陈三说："没什么。出发的事准备好了。"

陈三把太太拉到一边儿之后，对她说："我相信那是莺莺，不是怀瑜。车上看不见别的男人，只有一个司机。"

环儿把这个消息告诉黛云，她不由得为成功低低欢呼了一声。

这一群青年人，四男三女，决定坐洋车到城门，在乡间走到永定河对岸，那儿还有国军驻扎。

因为早已准备好立刻出发，而且暗杀了莺莺之后，再住在北平也不安全，只好留下怀瑜一口活气儿。后来怀瑜在北平傀

儡政权安福系王克敏之下，是一名显要大员。

到这儿，我们必须把陈三、环儿、黛云撇下。至于他们怎样出城，怎么失散又重聚，怎么到达山西省北部，后来阿瑄又去找到他们，怎么打游击，在战争开始后几个月，后来竟至几年，他们阻挡日本进军西北，都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想象了。他们是勇敢爱国的中国青年，在物质环境最艰难之下，他们的精神奋发旺盛，他们的斗争勇气坚强不摧，不屈不挠。

第四十四章

日寇屠杀曼娘自缢
京华沦陷经亚南逃

莺莺遭人刺杀的消息，北平各报一律不许刊登。好多中国报这时都停刊了。一个傀儡报，叫做《新民报》，在六月份曾遭封闭，如今又复活出现。在天津意租界发行的天主教《益世报》，有人私运到北平，售价甚高，但是卖报的若被发现，即遭逮捕。傀儡报纸上只发表日本的《同盟社》的稿子，在东京来的电文，社论也是有关“亚洲新秩序”的文字。北平是与外界隔绝了。家里有钱的人才有无线电收音机，用户急切于收听到南京的消息。

警察对凶手的线索一无所得。但是怀瑜既惊怕又恼怒，眼睛死盯在姚家的王府花园。

第二天，一群警察到姚家花园，仔细打听居住的每个人，把人名字记了下来。家里的人是冯子安、冯太太、阿非、经亚、博雅，冯氏夫妇和宝芬的父母都是老人。幸亏立夫、环儿、陈三的名字早已不在。警察确定家中只有那几个人之后，看了看房子，没有骚扰，客客气气走了。

阿非已经听到莺莺的被刺，对陈三和环儿与此事有关，半

疑半信，但是幸而他们已经走了。他也怀疑警察来搜查会与刺杀案有关系，也相信十之八九是由牛怀愉派来的。后来他听说警察也到过黛云家，黛云的母亲说她女儿在天津，没有回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阿非认为他自己和花园这个家是有危险了：第一是怀瑜又回到北平，第二是他在禁烟局负责任期间已经树敌不少，而且会被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邀请宝芬的美国朋友董娜秀小姐来住在花园里，立了个合同，把‘静宜园’转卖给她，告诉她在门上插上美国旗。他知道董娜秀小姐为人正派，决不会占便宜。而那个合同不过是个形式，若有什么麻烦时，警察也容易找理由应付交差。至少有一个白种人住在里面，日本兵、日本浪人也有几分顾忌。

警察来调查时，册子上漏了曼娘和阿瑄。因为芦沟桥事变刚发生之后，曼娘怕日本人抢到城内，已经决定搬到乡下去住。她以为姚家的别墅靠近玉泉山，很不错，可是曼娘的媳妇坚持她娘家在京北，更为安全，因为离北平更远。曼娘的母亲孙老太太已经在去年冬天去世，所以阿瑄便和曼娘、他太太、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搬到他老丈人家的村子去住。

那村子离火车站有三里远，他们坐火车去的，那是在北平陷落之前三天，一路没有什么困难。阿瑄他太太娘家姓朱，那村子叫朱家庄。是一个集镇，坐落在山区，全村人都姓朱。曼娘全家一到，是村子里一件大事。曼娘和她儿媳妇穿的朴素衣裳，在乡下人看来，简直是奢侈华丽的上等衣裳。乡下女人都凑集在一处，来看王府花园儿的小姐太太。

他们住的房子是阿瑄的老丈人的姐姐的。这栋房子是用土坯盖的，虽简陋不过，因为四周有围墙，很与别家不同，因此

很显眼，前面是个空院子，院里是打麦场。墙的下一截是用山上的圆石头砌起来的。

乡下老太太把自己的屋子腾给侄女儿住，自己搬到后面屋里去，再三说招待他们太简慢。因为没有别的屋子给曼娘住，阿瑄说他可以睡在外面客厅里，让他母亲和他媳妇孩子睡一个炕。

在北平城围困那些日子起，在乡间倒是满愉快。村子靠近山丘，平静无事。在傍晚天气凉爽下来，阿瑄和他那时髦的妻子、他的孩子一同漫步，走到附近的一条小溪旁，走近火车道，看见满车的日本兵往北开往长城上的南口。乡村里还没出什么岔错儿。

又过了五天，日本兵开始在乡间经过，大都顺着铁路走。他们开始看见农夫带着家人逃难，还带着猪、鸡以及别的家畜，有的是从靠铁路太近的地方逃往别处，有的是从北平郊外逃来的。这些只是华北乡间大动乱的最初征兆，将来在遭受蹂躏最厉害的地方，会将人畜一扫而空，甚至一棵树也不留下。逃难的妇女向村中的妇女低声说受污辱的经过。一个做丈夫的从日本兵手里抢夺他的妻子，他的头上遭受日本兵拿棍子痛击。男人告诉他们村子里住着日本兵，鸡猪都宰杀吃了，门窗都打烂了，木器家具都拿去做柴烧。因为在华北木柴缺乏，每一有兵灾，第一件事就是木制的东西遭受破坏。

现在，说来也怪，朱家庄竟能免于灾难。因为朱家庄和火车道之间有一条小奚，村子在山坡上，经过的日本兵走不到。传闻南口附近有猛烈的战事，但是距离太远，连炮声也听不见，只看见远处有数千之众的日本军队沿着铁路走过，配有坦克车。夜

里有时可以看见远处有大火，他们知道那是烧的农人的家具、织布机、门框。可是朱家庄虽然在日本兵的眼界之内，却能安睡无惊。

现在又有大批难民从北方源源不断而来。他们说全村子都烧毁了，几百妇女逃到矿穴里去避难，藏在里头，一连几天没有东西吃。成群的土匪也在乡间出没无常。

一天，因为看不见日本兵的踪影，阿瑄冒险渡过小溪，走到一个荒凉的小村子里，村子里已经荒废无人，因为正在日本兵行经的路径上，他在死气沉沉的村子里走，处处都是曾经遭受抢劫蹂躏的样子。在墙上有一张日本军队的布告，中文还不错：

大日本皇军布告第一号

本司令官将下列命令告知汝中国民众：我军为实现大日本帝国之使命，只求在远东建立和平，增加中国民众之幸福，但求中日合作，共存共荣。此外，别无所求。此次，虽本军为中国军队之荒谬无理之态度所激动，但本司令官仍一再容忍，深盼情形不致恶化，并能早日获得解决。但中国军队尚未自知错误，停止挑衅。中国军队之行动，不仅污辱大日本帝国之光荣，并危害东亚之和平，陷人民于千载不复之灾难。因此之故，本皇军仰体天心，俯顺民意，对残忍不义愚蠢顽梗之匪徒，决予严惩。但对本皇军毫无敌意之善良百姓，皆视为本军之亲友，决不加害，且为彼等谋永久之幸福。希望居民慎勿惊扰，明辨是非，深体本军之诚意，各安本业，静待福祉之来临。凡乘时局未定，造

谣滋事，或帮助匪徒者，决予严惩不贷。

大日本皇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

昭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阿瑄看的是商店一旁的一个布告，商店的货架子上空无一物，地上满是碎玻璃，桌子翻在地上，半毁的木门框横躺在门坎儿上。

看了这一个布告，几天之后，阿瑄对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口中所听来的事情就更明白了，下面是弟兄二人告诉他的：

他们村里有人在日本军队的布告里的"大"字右上角添上了一点儿，成了"犬"字，于是成了"狗日本皇军"，其他所有"大"字都改了"犬"。后来有四五十个日本兵从那村子里经过。有一个兵让日本军官过去看。那个军官把村长传来。村长跪在地上说他不知道是谁写的，说他以后留心就是，并且说愿在布告前跪一天来赎罪。日本军官一定要他找出写的那个人，村长说实在不知道。

那个军官喝道："起来！去给我找！我给你十分钟。"

没到十分钟，日本兵在村中各处泼煤油，把全村房子都烧起来。居民想逃命，但是全村都被日本兵包围，谁逃跑就射杀。全村都烧毁了，人都死在火里。那兄弟二人藏在破砖瓦下，藏了一天一夜，后来才跑出来。

现在他们又看见成群的伤兵从南口回来，据说有两万五千日本兵集中起来猛冲南口，真是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显然铁路已经无法全部运输，因为要运军火、重炮、补给品。

情形越来越可怕。疲备不堪的小股的日本兵开始在邻近的

路上回来。有的直接穿过村庄，女人开始害怕。普天下的战争都是一样，但是日本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或者说日本人的性生活这个题目，尚待专家研究。

阿瑄很焦虑，坚持要逃离日本兵经过的路线再远一点儿。听说几里地之外有一个村子，隐避在幽深的山谷里。一天，他自己去看，好安排睡觉的地方儿。他出了一个高价钱，一家人愿意让他们去住。

黄昏时节他赶回来，遇见同村住的一群人，哭喊说日本兵已经进了村子。父亲背着祖父，丈夫背着受伤的女人，说出惨绝人寰的遭遇。

阿瑄问："我们家的人在哪儿？"

大家说："谁知道？各人只顾自己逃命。"

阿瑄一直奔向自己的住处。日本兵已经走了。冷落的街上只看见几只狗悄悄地走动。

他进入自己的家。在外间屋里，一个桌子翻在地上，他进入卧室。他太太赤裸裸躺在炕上，肚子上有刀的刺伤，已经断气。他脊梁骨不由得发麻。孩子四仰八岔倒在地上，他赶紧去抱，只是一堆血肉，两个对角线的伤口，显示当时划得很熟练，在脖子和两肩之间交叉。阿瑄把儿子抱在怀里，抬起头来看看妻子那赤裸裸还在流血的肉体，自己也忘了怎么回事，手一松，抱着的孩子就软软地掉在地上。他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堕入了地狱，要千年万代受苦受难。并不是感觉到自己此次得免于难，而是自己正陷在紧紧的魔掌之中，而自己完全无力挣扎对抗。他并没有哭。他浑身的循环系统似乎都颠倒过来。唾沫向外流，眼泪和汗向里流，两眼出奇地发干，汗毛发竖，好

像外面泡着冷水。

后面屋里有呻吟之声，把他从神志恍惚中惊醒。

他冲入后屋，看见母亲曼娘的身体用绳子吊在窗子附近，衣裳脱了一部分。他吓得闭上眼。

又一个呻吟声，使他毛骨悚然。

一个有气无力地声音说："把她的身子解下来，好好儿盖上。"

他睁开眼睛，往床的方向一看。从那个黑暗而遮着布的角落里发出说话的声音，似乎一个人在移动。

阿瑄走近床铺。发现她太太的老伯母软弱无力地正想抓一块席子。

阿瑄问："您受伤了没有？"

那声音又说，软弱无力："把她放下来。"他又看曼娘那可怕的姿势。她那一生从来没有男人的眼睛看见过的身子，现在挂在那儿，一半赤身露体。

阿瑄把视线一转，鼓起勇气，迈步向前，首先把母亲的裤子提起系好，再把母亲放下来。现在一摸到母亲还温暖的身体，他才能哭出来，好像才又回到人间。他看见母亲的脸，人虽已死，脸还是平静而美丽，他接触到母亲柔软下垂的胳膊，就是从婴儿时抚摩他，抱着他，把他拉扯大的胳膊。从他灵魂的深处，泪如涌泉奔流出来，那无法抑制的眼泪。

他也不知道他坐在曼娘身旁抚尸而哭了多久。等他的眼泪流干了的时候儿，才又想起了那位老伯母，又站起来走向床去。

那声音说："点上个灯。"

阿瑄很急躁地找火柴。他又走到他太太和孩子的尸体所在

的那间屋子。忽然恐惧起来，跑到院子去，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又想起来自己正在找火柴，于是走进厨房，拿起一个盆子，走回那黑暗的屋子。一迈步进屋，眼泪又涌出来——曼娘虽死，尸体仍然使他感动不已。

他划了一根火柴，把小油灯点着。灯一亮，这个世界似乎变了形状。火柴、灯、他的手，都失去了意义。什么是灯？什么是火焰？什么是人的手？什么是他手指头的骨节？在他半精神错乱中，渐渐恢复了知觉。不错，他是在那间屋子里。他的妻子死了，还有他的孩子，他母亲。只有他一个人和一个老伯母在那屋子里，离北平有很多里路。他明白了那可怕的现实，他心里清楚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身一人了。

他心里忽然有一阵子冲动，想把这栋房子一把火点着，自己与家人同归于尽。但是床那边儿的声音又说话了。

“给我一点儿水喝。”

他的精神又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他走到厨房去，端了一碗水来，走近老伯母，把灯端得离床近一点儿。他看见老伯母的头有撞碰的伤。他把老伯母轻轻扶起来，递给她那碗水。

阿瑄说“您往后躺，我洗一洗您的伤。”

他又去端了一盆水来，拿了一块手绢儿，蘸了水，把老伯母鬓角儿上的血洗下去。老太太直喊疼，可是他看出来只是表皮受伤。

他说：“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哭着说：“真丢脸，我都五十多岁了。为什么他们不杀了我呢？”

阿瑄说：“这也不算什么丢脸。”

“不要告诉村子里的人。”

“村子里都没有人了。”

“他们呢？”

“都逃跑了。全村都空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伯母提起精神来说：

“东洋鬼子来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儿来的？也不知是怎么来的。他们闯进院子来。你太太正和孩子在前面院子里玩儿。一个凶神般的日本兵走进来。你太太就拉着孩子跑，那个日本兵在后头追。她把门闩上，可是那个日本兵把门撞开。曼娘和我跑到后面这间屋子来。我们听见喊叫声。随后听见铁东西呛啷一声，孩子的哭声就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听见你太太尖声喊叫。我爬到床底下去。你母亲上了吊。日本兵进来，把我从床底下拉出来。他大发脾气，打我，把我放在床上，我就昏过去了。我苏醒过来之后，房子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我看见你母亲的尸体在那边儿挂着。你看，女人死了之后，他还戏弄她。你太太和孩子也都死了吗？”

阿瑄没说话，点了点头。他不敢进他太太所在的那间屋子去。他只是坐着，注视母亲躺在地上的尸体。说也奇怪，每一次他一看母亲，他就有了勇气。曼娘并没有可怜的表情，只是死了，在儿子眼中和以前一样美。最后，他终于鼓起全身的勇气，走到前面屋里去，把孩子摆在母亲的身旁，找东西遮盖起来。

老伯母说：“你想吃东西吗？”

他说：“不，我吃不下去。”

“到橱子那儿把右边儿抽屉里一根人参拿出来，给我熬点汤

喝。我没有力气。”

他照吩咐去做。他要把那人参切，煮，做汤，这使他平静下来，使他稳定下来，但并非因此就忘了当时自己的处境。自己的骨肉都死了，都在地上躺着，他却安安静静地做人参汤。他觉得什么都奇怪。什么细小的事情都不应当像那种样子。他看火焰乱闪，不觉陷入沉思。慢慢地，静静地，他心里构成了一个新的决定。

回去，他又看了看母亲的尸体，他对母亲说出声来：“妈，我要替您报仇。我要杀！杀！杀！”

他现在对死已然毫无恐惧，并且自己也再没有什么忧虑。若与今天早晨心中紧张不安比起来，他现在突然觉得轻松了。他现在准备随时遇见一个日本人，随时准备死。他毫无牵挂，毫无恐惧了。

他走到外面去，向四周邻居的房子看了看。不见一个活东西，只是处处是死尸，但是他不再感觉恐惧。他再往远处走，听见受惊的脚步奔跑声，还有活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人，正在一个鬼世界漫步。他走到黑屋子里去，大声咳嗽。

真正是万籁无声，他自己有一点儿紧张。

他喊叫：“我是中国人。这儿有人吗？”

他又向黑黝黝空洞洞的地方，重新问了一遍，“不要害怕。鬼子走了。”

有脚步移动悉索作响的声音，他仅仅能看见两个人形向前移动。

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你是谁？”

“我姓曾，北平来的。我家的三口人都死了。”

一个女人去点灯。

他问："你怎么活命了"

"我们婆媳两个人藏在厨房炉灶后面一个角儿下头了。"

他告诉她俩说："明天早晨你们最好到山里去找亲戚朋友。日本鬼子也许还会来。"说完，回到自己屋里去，那天夜里他就睡在母亲的身旁。

第二天早晨，他帮着伯母和另外那两个女人搬往山里，然后又回来，回到自己死去的骨肉身旁。在村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找了把铁锹，在后院子里把死尸埋葬，直到黑夜才完工。

他觉得饿了，走进厨房去，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饭吃。又出来，在母亲、妻子、孩子的坟头儿上坐着。

第二天早晨，他不忍心离开他们，又多待了两天——他仍然是村庄群鬼中唯一的活人。

第三天早晨，他按礼俗向坟墓哭别而去。

他两个小手指头上各戴戒指儿一个，一个是他母亲的，一个是他妻子的；又在衣袋里带了三绺头发，她母亲的，妻子的，孩子的。

他一路走向游击队的大本营，去参加打游击。加入之后，他总是在前线作战，而从未受过伤。他的性命好像是疯魔了一样。他的同志都奇怪为什么他打起仗来那么勇敢，打得那么狠。他没有告诉他们是因为母亲、妻子、孩子阴灵保佑，增加了他的勇气。别人不知道他是孤身一人了，但是他并不孤单。

※　　※　　※

在北平，家中得不到曼娘的消息。自从警察来搜查和美国小姐迁入来住起，表面上一切倒安静无事。阿非和宝芬则打算

离开北平，因为情形很清楚，只要牛怀瑜和亲日的官僚想以他曾允任国民政府的官吏为理由而来逮捕他，他是随时都会被捕的。经亚和暗香也决定逃出怀瑜的手心，才较为安全。

这些个人的情形姑且不表。北平现在是一个真正沦陷的城市了，和自由中国完全隔绝，一切陷入混乱、非法、流血的气氛之中。

日本人并没有公开接收市政府，但是一群傀儡政客则急于成立一个地方维持会，好帮助日本维持地方秩序，和日本合作。亚洲文化协会转眼兴起，提倡学习日本话。学校的教科书要改编。过去几年鸦片烟馆本来已经减少，如今又兴隆起来。好多日本商人开始进入北平。大部分日本女人有的穿西装，有的穿旗袍儿。穿旗袍儿的原因是因为旗袍是满洲旗人的衣裳，穿旗袍就是“和满洲国团结一致”，是表示爱国。不过可以注意的是，自从通州伪军张庆余率军反正杀光三百日本人之后，日本女人才有穿旗袍的时尚，以前却没有。在中国人看来，北平在各方面都是个亡国的城市。老安福系的政客王克敏，当年西原借款计划下中国段祺瑞政府财政主持人，现在又和他的同僚在积极筹设傀儡政权。

阿非和经亚讨论准备携眷到上海去。博雅吸毒的毛病已完全戒除，决定和太太仍住在北平不动。冯舅爷和他太太都上了年纪，还有宝芬的父母认为他们自己无须乎离开，他们愿和董娜秀小姐一同看守王府花园。

这时，上海的保卫战已经爆发，但是外国轮船仍然在津沪之间定期航行。姚家他们一旦上了船，离开了天津，个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他们知道若是坐火车离开北平。一定要受检

查，不过头等火车的乘客遇到的骚扰会少。最容易遭受严密盘查的，甚至遭受逮捕的，是学生和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像军人的那般人。商人通常是容易通行的。经亚将近五十。应当是平安无事。阿非在四十以下，他特别小心，改做商人模样，戴上旧式眼镜，拿着旱烟袋，胡子故意不剃，尽量看来岁数大。他们还要带着药铺和古玩店商业上来往的书信帐簿等东西。

暗香扮做商人妇，自然很容易通过。宝芬看来时髦又年轻，但是和阔气的商人乘头等车，有丈夫同行，还带着孩子，也还可以。再者董娜秀那位美国小姐也愿和他们一同旅行一段，送他们到天津平安上船，因为知道有美国女人在场，容易提醒日本人在举止行动上，要像个"文明"国家的人。

所以在八月中旬，他们向古老的北平告别。他们过哈德门大街时，又看见那熟悉的店铺，阿非和宝芬在抑压的情绪之下，紧握着彼此的手。过东单牌楼时，阿非告诉司机往西转，走东长安街，以便再看一眼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董娜秀小姐用英文说幸而北平的皇宫依然无恙，她觉得北平还是北平，没有什么变化。

那天一大早，他们到了火车站。车八点半开。火车站前成大群的人，男女老幼转来转去，中间有洋车、汽车、马车，上面高高地装着行李。

进火车站时，旅客必须接受身体搜查，不论年龄、性别，在外面的人要等候很久，通过身体检查之后，再在月台上打开箱子旅行袋。阿非这一批人，没遇到什么困难就进入了头等车的中间。那时已经十点钟，车还没有要开的样子。

阿非等得不耐烦，下车到月台上走一走，告诉宝芬和暗香

好好儿看着孩子，不许下车。他看见别的旅客还正受搜查，行李也在检查当中。

一个警察对轮到检查的旅客说："打开箱子！"然后又低声说："不相宜的书跟东西不要带。"两三个一组的日本宪兵拿着枪，枪上上着刺刀，只是在一旁看着。

再往前走到三等车箱，看见乘客站成排，在上车之前，正逐个儿遭受搜查。他们已经自己解开衣裳的扣子。一个女学生没有解开她的上衣，因为她以为衣裳上没有口袋。

一个日本宪兵走过来，指着那个女学生，和一个中国翻译官说了几句话。

一个五十岁的中国商人，站在女学生旁边，向女学生说："这种年头儿，最好随和一点儿。"

那个女生开始解开上衣，脸上很羞愧，在上衣下头贴边儿上有几个字。

日本宪兵指着那几个字问是什么。

女生回答说："是学校洗衣裳的号码。"

幸而中国翻译官，他显然是沈阳人，特别帮助她，替她翻译得很好，那日本宪兵才走开。

十一点半，火车才开。火车每站都停，甚至在离开北平城之前，也遇站就停。有两次，日本兵由中国警察陪同，上车再度检查行李，头等车则草草了事。

离开北平之后，他们看见一队日本飞机，有十架，也许十二架，在头上往西北飞去。大战还在南口和别的地方进行，日本忙着运送军用补给品，所以火车每站都停，后来看见往西开的列车通过，车上装着大炮、军火、几车厢的马，车过后，掉

在地上一些草料。铁路沿线曾发生激烈战斗，小镇都遭炮火之灾，极为凄惨。处处日本兵成群，蹲在地上，秩序散乱。一路的中国村子的房顶子上飘着日本国旗。树木砍倒在路边，显然是为了日本军队的防御之用，但是倘若防御不周密，也似乎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埋伏偷袭的绝好机会。

下午七点半钟，他们才到天津，这段途程竟走了八个钟头，若是在太平年间，两个半钟头就够了。

通过天津火车站是最不容易的事。

卫兵警告他们说："过桥，走中间，不要忙！"

由美国小姐相陪，他们出火车站，毫无困难。他们正说运气好平安通过之时，几个卫兵近前来说："到左面去站排。"他们看见人们三三两两慢慢走过去。四五个日本兵站在左边儿，把旅客一个一个挑出来再仔细盘问。商人、学生，男、女、穷、富，身分似乎无所谓，只是随便挑。那些被挑到的人必须散开，站在外面去。

轮到他们的时候儿，日本兵忽然揪到经亚十七岁的儿子，把他拉出去。美国小姐董娜秀从中干涉，向日本人说话，但是日本人只是望望她，叫经亚的儿子站在一边儿。暗香不由得颤抖起来。他父亲递给儿子一个小衣箱，里头有商业信件等东西。日本兵看见了，并不拦阻。

家里人正焦急地等着他回来时，他却和另外一些人被赶到附近的一个办公处去。他父亲曾经告诫过他，不要怕，不要慌，小心回答问题。他知道有的立即放回，有的留上两三天，有当过兵的证据的就枪毙了。凡是经过盘问之后就匆匆忙忙走开时，会被叫回去再盘问。

经亚的儿子很仔细。他提着手提箱，很有耐性地站着等轮着自己去回话，一点儿提心吊胆的样子也没有。等轮到他时，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去，里头有三个日本兵，各坐在一张桌子旁，脸上表情非常严肃。下面是问的一串问题：

“你反对日本吗？”

“你是国民党吗？”

“你是蓝衣社的吗？”

“你是共产党吗？”

“你是英美派吗？”

“你念过三民主义吗？”

“你崇拜孙中山吗？”

“你拥护蒋介石吗？”

“你对满洲国怎么个态度？”

“你觉得日中满应当合作吗？”

“中国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对吗？”

“你什么时候儿生的？你有几个姐妹？她们多大年岁？叫什么名字？上什么学校？”

这些问题很机械干燥地一个一个地问，答案很细心认真地快快记下来。日本军官自己非常严肃，决不许自己流露点儿笑容。在那种情形下，仿佛谁都应当用个“是”字答前几个问题。

“你带的是什么东西？”

经亚的儿子打开箱子请检查，在仔细看了大概有半点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让他从一个门出去。

他知道已经获得释放了。慢慢走下楼梯，来到外面的空地，看见家里人正很焦急地在入口儿等着他，一见他出来，好不欢

喜。暗香拉住他，好像他死而复生一样。

他们到英租界，住在一个外国饭店里。在三天以后才有船。董娜秀一定要陪他们，直到他们平安登上了驳船，把他们送往停在塘沽的英国轮船才肯走。宝芬告诉她说他们已经安全无事，催她回去，对她这份患难之中的深厚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董娜秀是在他们开船的前一天动身返回北平，因为她担心她不在家时王府花园的人会有麻烦。阿非和经亚两家坐了五天的船才到上海，因为每处都停。一进黄浦江就发现一个日本舰队正停在港口，炮轰上海市区，火光闪动，浓烟蔽天。

轮船在公共租界靠岸。他们住进一家饭店，打电报给木兰和莫愁，说他们已经到了上海。

第四十五章

追随政府携稚小木兰入蜀
全民抗战汇洪流国力西迁

战争开始之时，木兰正和全家在牯岭避暑。牯岭是长江沿岸的名胜。

阿眉现在已经是十七岁的少女，在南京一所教会中学念书。阿通已经大学毕业，正在上海附近政府电信局的无线电台做事。这个电台能以强大的电力越过太平洋把信息发到旧金山。他请了六个礼拜的假，随家到牯岭。

杭州现在是中国公路网的中心，这些公路能把中国各地都联系起来，是政府近年来十万火急下加速赶建的。在杭州背后的钱塘江上，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大铁桥刚竣工通车，在乡下人看来，是现代工程上的奇迹。另有一条新完工的铁路，把南京、杭州直接和牯岭附近的江西省城南昌联系起来。这条新铁路通过多山地区，工程虽然艰巨，但也在一年半竣工。国家这样突飞猛进的建设发展，事实上，也是引起战争的原因之一，因为日本看出来，若想进攻中国，再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在中国方面，人人有了民族自信心，也有了对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女士这时正在牯岭，牯岭已然成为政

府官员的消夏胜地。木兰的房子正在蒋氏伉俪官邸的上面。虽然蒋氏官邸是在木兰的院子的正前面，可是有五十码的荒野山坡相隔，木兰可以望见官邸中仆人的操作。官邸的入口在一条山路的开端，但这条路为自上而下的一条溪谷所阻，与此溪谷并行有一百码之遥，然后相交叉，一条较为宽阔的公路由此开始。在交叉路口站有岗哨。在此交叉路口或在溪谷对面，可以望见官邸之中紧张的活动。各省的高级军官、南京的重要大员不断出出进进，有的步行，有的坐轿。中国将来的命运如何，或沦为日本的保护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或抗战建国，使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团结独立的国家，就要在这栋房子里决定了。

在七月十七号，终于达成了最重要的决定，蒋介石向全国广播抗战到底的国策。他警告全国，必须准备重大牺牲，中途绝无妥协可能，否则其恶果更为不堪。

荪亚说："他这个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冷静而坚强不屈的人。别人做不了的事他都做成了。北伐战争这项空前艰巨的任务，他必须要担当起来，他已经完成了。现在他又遭遇到更艰难的任务，要领导中国对抗日本。他已经习惯于在风暴里干自己的事，也许他以此为荣。他一定能够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过去这十年，我一直注意他。他削瘦硬挺而骨骼嶙峋，可是你看他的嘴！他的脸上显出的坚强不屈与足智多谋，两者配合得那么神奇，我是从来没见过的。"

阿通说："我愿给他做个渡船夫。"

木兰喊道："什么？"她的脸突然沉下来。

"妈，怎么？您不恨日本吗？"

木兰看着荪亚，默不作声，荪亚也一言不发。

阿通又问："您不赞成？现在国家需要人人奋斗哇！"

但是木兰却走开了，依然没说话。又经过一个钟头，她也一句话没说。她失去了心情的平静。她突然的感觉，就犹如战争来临时普天下的父母的感觉一样。战争已经来到门前。为什么过去她没想到呢？中国现在向她来有所索取，索取她的儿子。

她和丈夫商量这件事。一个钟头之后，她和荪亚把阿通叫去，有话和他说。

她问："你已经决定去打仗了吗？"

阿通回答说："我若不去，我受教育有什么用？妈，我不了解您的意思。"

"你不能了解……我只是问你是不是已经决定。"

阿通说："是，我已经决定。"

木兰心里在挣扎交战，她眼中流出泪来。她说："阿通，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说着哭起来。

荪亚说："儿子，你现在年轻，你不懂父母的心……"

木兰喊道："我宁愿自己死，不愿看见你死。我受不了。"

他父亲又说："阿通，你听着。你妈和我已经商量过。国家若需要你，你必须要去。可是你要知道，在我和你妈这方面忍受的牺牲比你的牺牲要大。年轻的爱国志士，在战场上死得光荣快乐——他也有他的战友——可是他年迈的父母在家里活着，怎么受得了。我们并不是阻拦你。你也要为家里想一想。"

阿通说："国若亡了，家还有什么用？"

父亲很有耐性地说："这个我自然知道。我现在若像你那么年轻，我自己也是要去打仗。但是我们家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已经把你大姐献给国家了。你妈和我都上了年纪，再不能

没有儿子。从个人和国家的观点看，你应当去。从曾家的观点看，若没有特别的理由，你不能轻易牺牲。你的情形与众不同，曾家可能绝了后。日本但求中国人都死光，而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你想想祖父祖母。这些年曾家生了多少孙子呢？我们三代只生了你和你经亚伯父的两个儿子。阿瑄不是我们曾家亲骨肉，现在也不知道他流落何方。曾家的血统不能断绝，要一直传下去。你也许觉得这话不切实际，也许你不懂。可是中国四千年就是这么延续下来的呀。甚至在征兵制度的国家，没到万不得已，也不征召独生子去当兵打仗……”

阿通两手很紧张地攥住椅子的两臂，他说：“爸爸、妈，我知道您两位老人家难过……可是我不得不去。”

木兰脸上流着眼泪，抬头看了看儿子，她说：“好，去吧！我命里是要受罪，是要伤心的。”

荪亚说：“告诉我，你要去干什么？你要去从军？”

“我要去从军。国家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要为国家做点儿事。”

父亲问：“你为什么不能照旧在电台做事。虽然不是上前线。也同样是报效国家呀。”

木兰把握住这个想法，她说：“你说你要去做渡船夫，太平洋上的无线电就像一个渡船，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

阿通慢慢说：“好吧，若是对国家重要，我可以继续做。”

这似乎是父母和儿子之间的一个折衷办法。可是事实上，阿通做事的那个电台靠近江湾，正是战争的中心。

※　　　※　　　※

阿眉并不像她大姐阿满那么聪明有才气，也不那么活泼愉

快，但是谦和高雅，是不知不觉从母亲身上得来的。她也敬佩曼娘，而她的端庄腼腆也正像曼娘。在现代的女学生之中，她完全是家庭教养良好的那一等少女。

现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几个女传教士，同时也在金女大教书，也正在牯岭消夏。阿眉很得老师的喜爱，有一位康宁汉小姐特别关心她。这几位老师都在牯岭木兰家住过，她们也曾邀请木兰到她们的住处去过。八月十三号，上海战事爆发时，金陵女大是否秋季还开学，大有问题。倘若不再开学，阿眉不愿耽误一学期。因为阿通的假日即将期满，木兰正说带他回杭州，在他回去上班以前，一同住些日子。康宁汉小姐说让阿眉继续在牯岭和她们同住，将来一齐回南京。秋天学校若不开学，阿眉可以坐火车回杭州，也很方便。康宁汉小姐是个心肠很好、性格温柔的新英格兰女人。木兰很喜欢她，所以就同意让阿眉和她一同多住些日子。

回杭州去的前一天，木兰说："阿通、阿眉，你们兄妹俩暂时要分别些日子了。这个战争要打多久，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和你们相隔不远，阿眉，若有什么急事，赶紧给我打电报，立刻回家。念书不要看得太重要。战事若不久就停，明年我给阿通娶个媳妇。你看，乡间，这儿多么太平安静。咱们可以在这儿买几百亩地，我要看着阿通和儿媳妇在这儿安居乐业，务农为生，给我生几个孙子孙女儿。"

她是一半开玩笑，可是孩子们懂她的意思。

阿通说："战事不久就会结束的。我们已经向虹口进攻，就要把日本鬼子赶下河了。"

第二天，荪亚和木兰带着儿子回杭州，坐的是很舒服的船，

从徽州附近的一个小镇出发，一路风景极美，尤其是七里泷那一段。一边岸上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叫严子陵钓鱼台。那两块岩石高出河面至少有六十尺，船在那儿抛锚过夜的时候儿，木兰心中纳闷儿：当年严老先生怎么从那么高的石台子上往下钓鱼呢？她心想是不是地升高了，或是海面降低了，因为那是两千年以前。大家听了这种想法，颇有感慨。在河面船上过夜，明月高高在山上，微风自河面吹来，其美真是无法描绘，荪亚和木兰小饮了数杯。

阿通在家和父母过了几天，回到上海去办公。不久，他父母接到他一封信，说无线电台的高塔，都在日本第一次轰炸下毁灭了，其他一同遭受摧毁的还有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江湾市民活动中心的体育场。他们只能尽量抢救设备，以供将来在公共租界恢复电台的活动。

中国大批援军进入吴淞地区，在上海附近长江三角洲上将要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战事已发展成为全面的，范围势将越来越广。京沪铁路沿线的城市时常遭敌机空袭，乘火车旅行已经不安全了。杭州已遭轰炸数次。

很多上海杭州的居民四散逃难。杭州人往上海的外国租界逃，以求安全，上海居民则往内地逃，逃离日渐扩展的战事地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儿，木兰接到阿非的电报，说他到了上海，和经亚家住在沧州饭店，但并没提曼娘和阿瑄。他们为什么没出来呢？木兰很担心，有意去看阿非、宝芬、暗香，打听点儿详细消息。

到九月一号，情势十分危急，荪亚和木兰决定把阿眉接回

杭州来，情势若再坏，就欲归不得了。坐火车回来还可以，当然也有几分危险，并且必然会比平常慢得多。公路当然随时都通。为了不使女儿冒险，荪亚和木兰决定由荪亚去把她接回来。木兰说她也要到上海去，因为她急切于得到有关曼娘的消息。心想也许曼娘已经和他们一齐出来了。想到也许有这种可能，心里觉得好兴奋。

他们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接到阿通的一封信：

> 父母大人尊前，敬禀者，儿已从军。念及国若不存，家有何用？若为人子者皆念父母儿女之私情，中国将如何与日本作战？祈勿悬念。不驱倭寇于东海，誓不归来。
>
> 儿
>
> 阿通

木兰看完信愣住了。儿子已经从军，但是何处从军，在何部队？为何不先告知父母？这样，她越发急于往上海一行，也许阿通正在上海某处作战，亦未可知。乘着交通情况还不太坏，先使女儿离开南京。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倘若阿眉还留在南京，等十二月南京成了难民妇女集中营，她必然也成了日军暴行的牺牲品。那种暴行使文明人无法想象，在未来几百年，会使天下所有的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人，都一直看不起日本军人。

他们到了上海，找到宝芬、暗香和他们家的人。他们正住在一个舒适的旧式家庭饭店里，那家饭店以前是洋人开的。现在由中国人经营。使木兰失望的是，曼娘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也不知道木兰的这位结盟姐姐家出了什么事。木兰很担心。

荪亚到南京去接女儿，木兰就和他们一起住着。由南京到上海平时只走七个半钟头，但是目前由于军运频繁，自然要耽误。莫愁已经到上海看过他们，也已经回苏州去了，她心里非常不安，因为倘若国军撤退，苏州就处于下一道防线上。搬家到上海自然安全些，但是立夫是政府的官员，若是搬家逃难，会让他显得意志不坚定，而且他回家也越来越不容易。木兰告诉她丈夫在苏州停一下，去看看妹妹和立夫，劝他夫妇再到上海去一次。

荪亚去了之后，木兰才得有时间多打听点儿亲友的消息。素云的死她非常受感动。她听到黛云和陈三的事情，以及他们怎么在西北参加了游击队。他们无法告诉她曼娘和阿瑄家的情形，大家都恐怕他们很可能出了岔错儿，因为好多难民告诉过他们在北平日本兵蹂躏乡间糟蹋妇女的暴行。

因为木兰的亲友都属于上等社会，受战事的灾害还算是最小的。但是那些日子在上海，并不太平。轰炸机天天在头上飞。空中机关枪的扫射常常打在街上和屋顶上。爆炸之声昼夜可闻。老百姓凑集在江边儿上，看日本炮艇和浦东中国军队之间的炮战，有人站在楼顶上看闸北和江湾火光熊熊的天空。最坏的是，逃难的男、女、孩子由闸北涌来，在大街上踟蹰犹豫而无所归。北平来的这批人看见上海阔绰的人还在戏园子、电影院、舞厅里追欢寻乐，不觉大惊失色。就如同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度一样。北平人懒散轻松，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但是而今至少脸上是显出愁眉不展，是垂头丧气，内心则隐藏愤恨，敢怒而不敢言。对比起来，这个富足的通商口埠上海的市民，似乎是完全不知道战争正在疯狂进行，因为人人都能从他们的行动上看出来。固

然不少人忙于救济难民的工作，忙于到医院探视伤病者，为士兵送慰劳品，安慰鼓舞士兵，因为他们补给并不够充分。但是整个上海则呈现两个划分得显然不同的类别。一类人则享受欢乐，一如往常，有西洋租界保护，正合心意；另一类普通老百姓，保国抗敌的士兵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在战争的摧残蹂躏之下，则首当其冲。

木兰现在对战事的关心，不是只限于个人了，她不能忘记自己亲生的儿子是正在惊天动地的炮声中。她接到儿子的第二封信，由家中转寄来，说他在杨行前线一个无线电单位服务，说在请假期间也许能和父母一见，也许父母能到战地去看他。

第三天，荪亚和女儿安然归来。立夫和莫愁也全家同来。

立夫的长子肖夫，也在请求父母允许他去打仗。荪亚告诉他们说他的儿子阿通已经从军，肖夫的问题也自然不难解决了，因为立夫有三个儿子，不能不答应。立夫和莫愁决定自己带着肖夫和他两个弟弟一同前去接洽，看能否使肖夫和阿通两个表兄弟在一个单位工作，这样也可以减轻两位母亲的悬念。肖夫刚从中央大学毕业，手笔很好，写作很快。他有轻度的近视，带着眼镜，在做写报告信息的参谋工作，是个有用的人才。

肖夫立刻就要到前线了，这减少了亲戚聚会的欢乐。虽然没人说出口来，姐妹见面时的气氛则紧张而不轻松。暗香的儿子说也要去，但是叔叔荪亚说："给曾家留个根吧。并且，你也还年轻。"

问题现在是怎么把肖夫送到阿通服务的单位去。立夫费了一天的工夫办这件事。

傍晚，他回到饭店，告诉他们说："运气不错——我找到的

那个团长，是我的学生，几年前在北平跟我念书的。他太太住在法租界。我去看她，她帮着打电话给她丈夫。”

莫愁问：“他答应对肖夫特别照顾了没有？”

“他说了。他说尽量让他表兄弟俩在一起。”

木兰问：“他知道阿通在他哪一团吗？”

“他说他会立刻查出来。”

现在莫愁掉下眼泪来，因为儿子从军已经无可挽回了。

立夫说：“我带他到前线去。”

荪亚说：“你自己到前线去？”

立夫说：“你若打算看阿通，你最好也一齐去，我们明天晚上走。”

荪亚问：“为什么晚上去？”

“晚上安全。团长会派车去接我们。杨行离上海很远，普通车也不准到前线去。有副官坐车来带我们走。”

木兰坐着发愣。

她突然问：“立夫，女人也能去吗？”

“我想团长会让你去，不过对你不会很欢迎。”

“我听说妇女慰劳队也送慰劳品到前线去。”

“那又不同。她们是自己情愿冒险。”

荪亚说：“你最好不要去。冒生命之险有什么用？”

“我儿子在那儿几个礼拜都不怕。我为什么怕去一夜？要走多久？”

立夫说：“大概来往要一夜。当然夜里灯光要很暗，而且走得很慢。”

木兰又问：“危险不危险？”

立夫说："最好你在这儿和妹妹一起住。为你手里这些条性命着想吧。"

木兰再没说什么。全家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第二天整天，莫愁和她儿子待在屋里，静静地坐着哭。木兰让荪亚去买四木箱橘子给前线士兵带去。

吃晚饭时没人说话，今天早晨每个人都在报上看到了惊人的消息，但是没人敢提。前钱的战事是由开战以来最惨烈的。日本人宣称已攻下宝山，但是中国的报道是，还有一营仍在靠近吴淞的那个海岸城市抵抗中，不过已完全与外界隔绝。两天之后，一个生还者说全营战到弹尽援绝，全部牺牲。

在十点钟，一个穿着肮脏军服的青年人戴着钢盔，显得蛮精明伶俐，走进饭店来，说车在等着接他们到团长的司令部。现在不可避免的场面来到了。在不断流泪之下，木兰和莫愁再三嘱咐肖夫，话说得那么简单，可是儿子就那么难以忘记。告别的话再三说，因为情无尽，意无尽。

最后，立夫叫儿子上车，别人随后进去。莫愁往车里窥探，肖夫伸出手来握母亲的手，车一开动，才把母子的手震开。

副官在前面和司机一起坐。他们刚一开出租界进入房屋稀疏零落的市郊，司机便把灯关起来。天黑无月，这样很好，免得夜间轰炸。

荪亚问："这么黑你怎么看得见？"

"一路我们都知道，眼睛习惯了。我们很喜爱这种夜晚，前线的夜晚好美。"

副官是一个聪明愉快的青年人，开始说些战地见闻。

"你在战场上害怕不？"

他喊道："害怕？我们等着会会对方的朋友好多年了。我们会怕这个好机会？我们弟兄们最初的毛病是蛮劲太大，耐不住要冲出战壕去，听到撤退命令，硬是不肯退回来。在前线有一种激励的力量。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机会。一个人的勇敢会让别人觉得自己脸上无光。有一个乡间的小伙子，才十九岁。他妈刚给他娶了一个乡下姑娘。他离开新娘，来到前线。他常说："日本鬼子的枪射两千公尺。咱们的枪射一千五百公尺。咱们要往前跑五百公尺。大家扯平。他往前跑了，也死了。"

"口令！"黑暗里喊了一声。

副官回答了。手电筒的强光一直照进他们的汽车，照到他们的脸上，然后灭了。万籁无声，又是可怕的黑暗。

"我们怎么走过去呢？"

副官说："我们就快到大场了。过了刘行，你们会听到机关枪声音，过了杨行，会听见大炮响。再过去就是无人地带，在那一带已经接连打了一整天。"

过了大场，他们看见日本军舰上发射的探照灯在天空转动，往各方向照射。除去汽车引擎低沉的声音之外，只能听见田里蟋蟀的叫声。

苏亚说："我听说有满洲国军队，当然也是咱们中国人，也在敌方呢。"副官说："不错，不过没有多少。那一天，有近距离战斗。我们接近对方四五十码的时候儿，听见对面用中国话喊："都是中国人。别过来！"他们当然是满洲国军队。他们喊：'别过来！过来我们可要开枪了。'我们的兵回答说：'你们要不要尝尝我们的来福枪？'一个大个子的在对面喊：'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我们看见他开枪，但是他往天上放。转眼间，一个日

本兵从后面过来，用枪从背后刺死他。我们的一个兵看见，立刻拨动扳机，结束了那个日本鬼子的狗命，替那个中国人报了仇。满洲国军队也很为难。他们身为中国人，却被迫杀中国人。”

现在他们开始听见机关枪咯咯地响，声音越来越大。每隔一分钟，他们就看见远处突然一闪亮，十秒钟之后，就轰的一声传过来，跟远处的雷声一样，同时伴有音乐似的呼哨声，然后砰然一响。这时，一个尖锐的声音经过他们上空飞过去。

肖夫问：“那是什么？”

副官大笑说：“是子弹。”。

立夫问他儿子：“你怕不怕？”

肖夫说：“不怕。”但是信心似乎不够大。

“你现在还可以回家去。”

“怎么能回去！”

司机说：“我们到了杨行，还有好东西看呢。”

现在路弯弯曲曲，前面有看不清楚的一块块的黑东西。司机把速度减到蜗牛那般的慢。

“口令！”

副官回答了。又一个电棒的强光从黑暗里照到他们。

“前进！”

他们听见跑步的声音。

“兵正开进战壕去。”

“这么黑暗行吗？”

“夜晚是最好的时间。”

在寂静黑暗里，他们听见人压低之下的脚步声，但是没有人的说话声。

肖夫买了一个手电棒带来了。他不胜好奇心的驱使，用手电棒照了一照在黑暗中的行动队伍。真是奇观！兵戴着钢盔，穿着制服，枪挂在肩膀上，在黑暗寂静中移动，坚决而冷酷的男子汉在走向战斗。

他还来不及再看一眼，一个声音喊："关起来！"然后骂一声："他妈的！"

肖夫立刻咯嗒一声关上。

副官很严厉的说："这你不应当。"

司机说："看，漂亮的东西来了。"

他们往他指的方向看高空中有两条光，一红一黄。副官说那是大炮的指示信号儿。

炮弹开始在较近的地方爆炸。爆炸前先有丝丝声，然后轰然一响。地面振动，他们的军车也振动。

车开始转很多弯儿，不久到了司令部。副官领他们进了大门。荪亚、立夫、肖夫在屋门口站着等候。

那是乡下房子。屋里电话一旁有个行军床，床旁的桌子下面有一盏灯，窗子都是封闭的。

团长正打电话。

"什么？全团完了？我们再派一团去……不……？是，司令官。"

刘团长咚的一声把电话挂上，立起来欢迎客人。

团长说："我正等着您呢。老师，您请坐。"

立夫向刘团长介绍他儿子。团长说："来参加我们作战？"说着向肖夫微笑一下。然后派副官到无线电单位去找曾阿通。

刘团长说："他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一直工作没停。我们正缺

人手儿。我恐怕宝山完了。我们部队曾打无线电要求增援。但是他们全被切断了。一营在城里撑了三天。但是没办法去增援。我们的援军第三次被消灭了。我相信他们孤军奋战，一定要战到最后一人牺牲为止的。"他似乎非常受感动，几乎忘记了他们是客人。

过了一会儿，阿通进来，向团长敬礼。他穿着军服，和以前看来不同了。他的上衣和裤子都很脏，可是脸上却流露着坚决的快乐神情，迈步时显出前未曾有的威仪。

荪亚问："你的工作怎么样？做着有兴趣吗？"

儿子说："我们只有两个人，轮班管无线电。连想兴趣不兴趣的时间也没有。工作当然很重要。"

肖夫突然问："我可以到便所去吗？"

阿通微笑着说："我们刚来时也是这样儿。"

肖夫往外走时，阿通向团长敬礼问："我可以喝杯水吗？"

团长从热水瓶倒了一小杯水，递给阿通，他慢慢地喝下去，直喝到最后一滴。

团长说："水在我们这儿很宝贵。"

立夫听了很感动，他说："我们怎么帮助你们呢？我们带来了几箱橘子。"

"橘子很好。我们弟兄饿得倒不利害，渴得利害。这村子的老百姓帮忙很大。我最受不了的是我们的伤兵。什么都缺乏。伤亡的很多。告诉后方老百姓给我们送绷带、纱布、药、香烟。"

这时荪亚和儿子说话。肖夫回来，走到阿通一旁，立夫也走过去。

荪亚说："不管平时或是生病，要互相照顾。不要忘记往家

写信。一个人若是太忙，另一个人可以替他写。”

肖夫问：“我能在无线电单位学着做吗？”

立夫转过身去看刘团长。

刘团长向曾阿通说：“带他去，你们俩若太累或是困了，至少他可以帮你们看。”

阿通说：“我教他，他会学得很快。并不太难。乔治胖，爱困。”

“你说的是谁？”

“我的同伴。他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立夫对儿子说：“是你的好运气。和阿通一起工作，跟他学。要像亲兄弟一样……”

甚至立夫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话停住，掏出手绢儿来。

阿通说：“我现在必须走了。我的十五分钟满了。今夜很忙。我若不去，乔治会睡着的。”

现在两位父亲低下头吻自己的儿子的前额。

团长说：“带六个橘子，你们俩吃。我知道是你妈买的。”阿通的眼睛亮起来。

电话又响了，团长立刻过去接：“反攻——五点半。是，司令官。”

荪亚和立夫最后向儿子告别，告诉他们有假时回饭店去。说完立刻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蟋蟀、金钟儿、纺织娘依然在道路旁歌唱安静的万年太平曲。听见这些虫声，荪亚立刻想起他当年跟平亚、经亚斗蟋蟀的童年故事，于是觉得自己特别年轻了。他们到达大场时，天开始发亮。这一夜是他们俩毕生难忘的。

他们到饭店时，大概是早晨四点半。木兰和莫愁一直坐了一夜，静等他们回来。现在木兰在沙发上打盹，莫愁穿着衣裳倒在床上。

立夫和荪亚用脚尖儿轻轻走进屋去。莫愁是第一个听到他们的声音的，她立刻坐起来。他们低声说话。他们听见木兰在沙发上翻动，忽然她尖声叫："阿通！"

荪亚跑过去唤醒她，她已经流出了眼泪。她刚才在梦里哭了。现在她抬起头来看，有点儿发愣。

她喘了口气说："噢！你们都回来了。我刚才做了个梦——看见阿通中了子弹，在泥里打滚儿——后来肖夫背起他来。"

大家劝慰她时，荪亚看了看表。差十分到五点。

他们叫来咖啡喝，荪亚立夫说他们到前线去的经过。木兰听着，一言不发。她心里七上八下。

立夫叫饭店的茶房去拿所有的报来看，把消息念给他们听，木兰听着打盹。

"国军反攻宝山，收复若干失地。孤军一营，立誓战至最后一人。浦东国军炮兵与日本军舰全夜炮战。黄浦江两岸在继续炮战中。自八月十三以来，最惨烈之战斗。华盛顿电：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侨民撤离中国。华北战线自天津至山西东北全长二百里。据称在河北省日本有二十万人……自八月十四至九月一日，在浙江、江苏、安徽，日机遭我军击落总数达六十一架……"

那一天，木兰一直心中不安，希望接到阿通消息证明她所梦不实。她叫荪亚再送十箱橘子去，让中国妇女战地劳军团转交，宝芬就在那个妇女团体里工作。

莫愁说她们一家必须赶紧回去，因为立夫的老母一人在家，苏州也不安全。那天她和宝芬谈了一次。莫愁最小的儿子和宝芬最小的女儿同岁，都是十一。宝芬没有儿子，很喜爱莫愁的小儿子，她提议双方互收他俩为义子义女。但是莫愁说："无须乎交换，他们是姑表兄妹。索性我们请求你把你的女儿许配我儿子，让你女儿做我的儿媳妇。"

宝芬微笑答应。她们俩说这话，彼此的丈夫都听见了。

※ ※ ※

第二天，木兰也和丈夫商量带着阿眉回杭州。莫愁和立夫在过了真如之后的一站，坐火车回苏州。姐妹和连襟于是告别分手。他们不知道彼此要好久才能见面。木兰向宝芬和暗香辞行，相信阿通在放假时她会回上海去看他。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早晨七点半，木兰、荪亚带着阿眉到梵皇渡车站去搭火车。那天早晨雾气迷濛，他们头脑里也是混沌不清。木兰没接到阿通的消息。火车站有好多人在等车，好多大堆的行李。有些难民据说是前天来到火车站的，就在露天之下睡，等着机会上车。孩子们躺在箱子上。有人躺在通往月台的路边。中国和公共租界的警察联合维持秩序。

幸而木兰荪亚没有多少行李，因为火车上挤，阿眉从南京上车时也只带了两个小衣箱。荪亚花了两块钱给一个挑夫，他答应至少能给他们找到两个座位。

群众拥挤不堪，但是荪亚他们终于上了二等车，三个人占了两个座位。甚至立的地方也没有了。他们对面坐着一个有钱的中国人，穿着哔叽西装，带着一个十三岁大的孩子。父亲似乎有三十五岁。头发平滑，从中间分开，戴着眼镜，不时用鼻

子吸气作声，显得斯文镇静，悠然自得。那个孩子穿着西服上衣，下穿短裤，叫那个男人父亲。

一个满脸油脂的老年生意人站在附近的通道上。火车开动了，火车站上的人仿佛还像刚才一样多。火车在龙华站突然停住时，前后一摇动。老人猛转了一下儿，摔在穿西装的孩子身上。

那个孩子的父亲喊说："你不长眼哪?"老人赶紧道歉。

火车一开动，又一摇动。老人摇摆了一下儿，不知怎么样，总算又站稳了。他怯生生的，好像不要惹人注意，开始轻轻坐在靠近那个穿西装的孩子的椅子的臂把上。那穿西装的绅士看了看他，掏出手绢儿，以十分厌恶的样子捂上鼻子。

那个老人说："老兄，我借坐一下儿。我上了年纪。"

"为什么你不早来?中国人就是不懂礼貌。若有个外国人看见你坐在椅子的臂把上，怎么办?人家回国去，说中国人肮脏没秩序。"

木兰热血沸腾起来。

她说："这种时候儿，将就点儿吧。"显然是对那位绅士说的。

木兰因为眼睛哭肿了，所以戴着一副墨镜。那位绅士不知道她是否望着他说的。他拿起一份《英文早报》看，立刻神游到安全乐土，高高超出气味恶臭的人类之上了。

但这次与雅士同车，也并不是什么旅行的吉兆。木兰又陷入沉默。这位老人也似乎是不通情理——不过也看对他持什么看法。他有一个孙子，有五六岁大，正抱怨说站得累得慌，老祖父就把他挤到那个穿西服的小孩子的座位一旁。

带眼镜穿西服的那位绅士说："这是怎么说的？你看不见乘车规则吗？'每排只限坐乘客二人。'"

老人央求说："您多包涵。他不能站一道儿啊！"

那个穿西服的小孩子并不见得真正反对，但是他父亲却把他拉近自己，免得受了污染。

木兰说："这叫什么事？阿眉，你到对面儿去坐。让那个小孩子到咱们这边儿来。"

那个穿西服戴眼镜的绅士大感意外，抬头看了看。

他用英文说："谢谢您。"

阿眉过去，坐在那个穿西服的小孩子和老人中间，老人坐在椅子的臂把上。阿眉向母亲做了一个暗号儿，表示老人身上有怪味道。那个老人的孙子过来，靠里面坐，挨着荪亚。

现在天空渐渐黑暗下来，开始细雨纷纷，窗外仍是绿黄相间的田地。一连数里的金黄油菜花，在烟雨迷濛的九月，平静而美丽。

火车进了松江站，雨即停止。火车外面仍然是人潮汹涌。

火车头已然把车卸下，要到后面去向前把车推动，因为车没办法转头。

对面那位西装绅士正在吃一个包装得很清洁的夹心面包。他告诉儿子那纸是消过毒的。荪亚拿下一包苹果还有一包蛋糕来打开。

他觉得身旁坐的那个孩子显然是很饿，就给了他一个苹果。这时有人喊："飞机来了！"

那位绅士正在吃他那夹心面包，一听见人嚷嚷飞机来了，面包掉在地上。大家立刻乱做一团。人人都想由已然停下的火车

上逃出去。有的带着行李，有人空身逃走，有的从窗子里跳出去。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声、男人的喊叫声乱在一起。

飞机的嗡嗡声越来越大。那位绅士拉起儿子，从座位上跑开，面色苍白，一边连骂带叫 My God！老人跟孙子也不见了。转眼间，火车上几乎全空了，除去木兰家以外，只剩下了五六个人。

木兰天性快，而荪亚天性慢。

木兰喊："咱们怎么办？"

用了非常大的力量，木兰把右边的百叶窗关上。

她向阿眉喊："过来，蹲下！"阿眉蹲在火车的地板上。

木兰的话刚完，就听见"滋滋滋滋……蓬！"火车几乎震得跳离了车轨。车里的玻璃，灯，碎片，电扇，震得各处飞。机关枪在天空中咯咯乱响。外面的难民鬼哭神号。车一端一个人喊叫，说他自己已经炸死了。

飞机的嗡嗡声渐渐微小，机关枪声也停了。只剩下外面的人哭喊声。

暂时平静下来。万幸木兰家没有受伤，逃过了大难。

木兰说："把那扇百叶窗也拉上！咱们死在这儿和外头是一样！"

荪亚把那扇百叶窗也关上，开始把箱子堆在他们座位的左右两旁。

他说："一直躲在下头，飞机走了再出来。上头若有炸弹掉下来，咱们一家人死在一块儿。若是榴霰弹和子弹由外面进来，还有逃命的机会。"

不久，外面喊声又起，飞机的嗡嗡声又回来了。

荪亚蹲在中间通道的边上，阿眉和木兰几乎在座位下平伏，阿眉吓得直哭。他们把衣箱拉到头上遮挡。这时有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全车都震动了，一定是前头或是后头中了炸弹。然后是天空机关枪咯咯的声音凶猛地响。外面的难民自上空遭受屠杀，犹如猪狗一般。

又一个炸弹投中。荪亚看见一只人腿自窗外飞进来，落在通道上，正好倚在一个座位上，血流到地板上。他闭上眼睛，肠胃直翻滚。

又有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呛啷一响，好像附近的水箱被炸中。

此后，飞机的嗡嗡之声渐渐消失，听见外面人说敌机已经飞走。

荪亚觉得有神灵保佑一般，他向木兰说："飞机走了。你躺着。我去看看。"

他站起来。一个女人站在车那一头儿，腿已被炸掉，大哭："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他往窗子外面看。月台上、田地里处处躺着死尸，受轻伤的人正在走动，晕晕忽忽，正找自己的家人和行李。

荪亚说："现在算过去了。咱们总算平安。"把挡着身子的箱子搬开。

木兰和阿眉站起来。木兰的右裤腿上一大片脏，是阿眉的头刚才放的地方，完全湿了。阿眉还在打哆嗦没停。

荪亚说："大难已过，咱们平安无事。"

他们带着行李，下了车。

那个女人又喊："善人，救命啊！观音菩萨保佑您哪！"

荪亚告诉那受伤的女人说去找人来救她。

外面，火车站就像个露天屠宰场。民国十五年北京的屠杀学生，与这个相比，那不过是儿戏而已。后来报上报道，此次轰炸，死了四百人，伤了三百人，都是自上海坐火车逃出来的。只有大约五十个人没受伤。来此轰炸难民的敌机十一架，共投炸弹十七枚。

一辆救护车来到了，这么大的灾难，真是无济于事。火车后面两个车箱还燃烧未熄，烟柱上升，在九月灰暗的天空，弥漫不散。荪亚找人来救车上那个受伤的女人，并且帮助把她运送到救护车上。但是对受伤那么多人所能给予的救助，则少得可怜。

在火车站外乡间的路上，他们看见那个穿西服的绅士平躺在地上，身体一半泡在池塘中，白哔叽西服上溅着水，血、泥。

他们经过了好多困难，才到了嘉兴，在那儿过的夜。隔天，雇了一辆汽车回杭州。

※　　※　　※

木兰越回想他家逃过的那场大难，越觉得那么奇迹般的逃脱之可惊。她虽然已经在家平安无事，简直还不能信以为真。他们回来的第二天，接到阿通的信，由于木兰的梦引起的忧虑才算消除，后来阿通几乎天天写信，木兰也就为这些信活着。

火车上那次经验使他们将来的计划有一个新的打算。即使阿通能请假回上海，木兰也不能去看他，他也不能回杭州来。

前途如何，茫然不可知。杭州暂时还算平安。敌人虽然对杭州空袭，无非是扰乱人心、不过很多居民开始往内地迁移，杭州城市的生活依然如故。荪亚叫左忠和他儿子在后面房子下掘

个防空洞。

在十月初，阿非把阿瑄的一封长信转寄给木兰，叙述曼娘和他家遇见的那场惨祸。信是寄给阿非和木兰的。木兰看描写曼娘和家人的死时，她开始哭，然后又看，又再哭，一直哭着看完那封信的最后一行。信纸上都是她的眼泪。她躺在椅子上，目瞪口呆，一直发楞，信从手里掉到地上。荪亚进来看她。

荪亚吓了一跳，喊说："喂，妙想家，怎么回事？"

木兰指那封信，她一时说不出话来。但是她站起来，脚拖拉在地走进卧室去，猛一下子倒在床上，哭得一滩泥一样，好像吃了天大的亏似的。她那样躺了一整个儿下午。虽然进去劝她，她根本不听劝。

那天傍晚，那天半夜，她醒后，点上灯，走到化妆盒儿那儿，拿出她那位干姐姐在山东曾家给她的那个玉桃儿。她把那个玉桃挂在脖子上，垂在胸膛前，又上床去睡。第二天，她在头发上特别戴上了一个蓝绒线结子，像带孝一样纪念曼娘。有好多日子她一直不说话，被逼得不得已，才说句话。

在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英勇抗战后的第二十七天，拿中国人的血肉和优势的大炮飞机对抗之后，中国军队开始撤退，阿通和肖夫姨表兄弟，在前线随军向北移动。

莫愁已经将家搬到南京，好和丈夫接近。在猛烈轰炸下，苏州已然不能居住，而且全城正在新战线上，必然会遭受空中轰炸和炮击。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政府决定将国都迁往汉口，命令所有与军事防御无关的政府官员，都要把家眷迁往重庆、汉口、长沙。人口之撤退于是开始了。庞大的迁移顺着长江逆流而上，任何可用的运输工具无不利用，逃离即将来临的日本的

虎狼之师，以前逃避最可怕的瘟疫，也没有这样逃避过。世界历史上逃避入侵的军队，没有一国的人口逃难像中国人这样逃避日本的。这是世界史上大迁移的开始。

二十三日，木兰接到妹妹莫愁的信，说她和立夫要在一个礼拜之后，带着孩子迁往重庆。木兰知道要很久不能见到他们了。他们这件要迁往内地的消息，引起了木兰的思索。杭州将来会怎么样呢？

她儿子还有信从前线寄来，当然是绕路辗转寄到的。阿眉还和董娜秀小姐经常通信，由一种特别外国邮包传递。这样，阿通的信有些由董娜秀小姐转寄交杭州弘道女校的司宽顿小姐。因此阿眉开始与司宽顿小姐有了交往。

只要有信寄来，木兰就不能打定主意往内地迁移。杭州好在与往内地逃难的各地点都有路线相连。再者，日本军队的真面目还没有揭露，阿眉的外国朋友还在说她们对日本军队的纪律很有信心，而且不把日军在华北的暴行信以为真。

木兰一天天地过，无时不在等儿子的信。据她看来，不到战争结束，是没有机会见到儿子的，不然就要等他调到内地，她现在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无儿之母，也开始了解陈三的母亲等儿子回家的心情，望子归来似乎永远是母亲生活之中的一部分。

她想陈妈时，她就想到陈妈的儿子陈三。她觉得人生一向就是如此，天地开始就如此，于是她极力想从父亲的道家哲学里寻求一种安慰。

现在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到了秋天，儿子的人生则正在春天。秋叶的歌声之内就含有来春的催眠曲，也含有来夏的曲调。在升降的循环的交替中，道的盛衰盈亏两个力量也是如此。实际

上，夏季的开始并不在春分，而是在冬至。在冬至，白昼渐长，阴的力量开始衰退；冬天的开始在夏至，那时白昼渐短，阳的力量开始衰退。阴气渐盛。所以人生也是按照此理循环而有青春、成长、衰老。陈妈已经过去。但是儿子陈三则正在壮年。曼娘过去了，但是阿瑄则正在继续。在木兰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秋季，她也清清楚楚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也感觉到青春的力量正在阿通身上勃然兴起。

在她回顾过去的将近五十年的生活，她觉得中国也是如此。老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掉了，新的蓓蕾已然长起来，精力足，希望大。

这些想法使木兰耐性渐大，更能达时知命，虽然是来日岁月渐少，她却勇气再现。荪亚发现她的面容已然改变，虽然有点儿伤感，有点儿衰老，但却显得慈爱多了，她已经不再对死亡恐惧，也不再担心自己的遭遇，不再担心自己的利害。

在十二月十三日，日军进了南京。日军的无耻行为使全世界人的良心翻腾不安。他们荒唐堕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他们才停下来喘喘气，这一段日子有几个月。

上海以南，也就是杭州湾以北，自从十月底就在日本占领之下。进入杭州似乎是自然之事，并不困难，因为杭州是在浙江省的北部尖端，战略地势上正控制通往南部、西部和西南内地的公路网和一条铁路。

木兰的头脑还在懒散消沉听天由命的状态之下，有什么变故并不很在意，这时谣传中国军队即将弃城撤退，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横跨钱塘江的大铁桥，和一个大电力厂，这都是杭州人颇引以为荣的建设，被我军自行炸毁。撤退的国军实行“焦

土”政策，把遗留下可能为敌人利用的东西完全毁灭。撤退甚为成功，城外道路桥梁完全炸毁无遗。

但是杭州这个湖山城市像北平一样，立刻又受到人的青睐，当地所受的破坏不像苏州、无锡、南京那么厉害。因为在杭州没有作战，日本军占领之后，也不会有重大的破坏，因为是国军自动放弃的。

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日军到了！三三两两在街上散漫乱转，疲乏而厌倦，既没有军人秩序，也没有任何警觉，因为知道城内已经没有中国军队。他们在几天行军之后，显得又饥又饿又肮脏，漫无目的，各处徘徊，寻找食物。

其实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日本可以表现保护善良百姓的军纪和能力，让百姓在他们统治之下重度正常生活。

最初，老百姓并不很怕占领的日本军。木兰在城中城隍山的家里，在圣诞节，听得见天主教修道院的歌唱。

后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恐怖的女人开始在外国学校、外国医院、外国修道院躲藏。两个最大的外国教会住宅，原先打算各自收容避难的妇女儿童最多一千人，后来各收容了两千五百人。走廊、阳台、楼梯的梯顶，每一个可坐的地方也有人占满了。

日本军占领了五个礼拜之后，一个美侨医生觉得实在是抑制不住了，写出这样的话来：“我不知道哪一家商店、哪一个人家没遭到骚扰。各处恐怖暴行公然进行。在日本人占领之前，中国朋友所说的日本人的暴行，我们曾给打了折扣，现在我们在万分悲伤之下来承认，那还不足以充分描写实际的恐怖……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五周，你不管在城内什么地方走，几乎都

会看见日本兵公开抢劫，而日本当局毫无干涉制止之意，即便到现在，妇女到什么地方也得不到安全。”

惊人的传闻都是抢劫奸淫，千篇一律。木兰说对了，日本人的劣根性是改不了的。

城隍山因为是俯瞰西湖和钱塘江的高处，有几个日本哨兵驻扎在木兰家附近，这很使木兰家受到威胁。阿眉认识美国老师司宽顿小姐，但是学校则嫌太远，可是天主教的修道院则在木兰家附近。司宽顿小姐给修道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请她允许木兰母女和一个女仆去避难。

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木兰和阿眉，还有锦儿就迁入修道院。男人不许进入，分手时也有点难过，但是荪亚算放了心；他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和左忠饼儿回家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早晨，阿眉吃了早饭之后，走到修道院的花园里去散步。她母亲正在小教堂里看早晨的祷告。那天早晨天晴气朗，阿眉越走越远，忘记了会有危险。

忽然她看见十五尺之外修道院的墙外，一棵树上有一个人头往里窥伺。显然是一个日本兵，因为戴着军帽。

阿眉尖声号叫，赶快奔跑。日本兵跳过墙来追她。路很弯曲。她绕着一条小径奔跑时，日本兵从那边跑过来，差几尺没抓住阿眉。

阿眉用尽吃奶的劲跑，跑上一个矮树丛周围的石头台阶。日本兵在石头台阶上摔倒，但是又终于离阿眉近了。阿眉喊："救命！救命！"

这时日本兵已经抓住了阿眉，用力吻她。他们现在是在上面院子里，离修女做早祷的小教堂很近。木兰正在看那新奇的

典礼和修道院院长的动作，心中则力图把家中新近遭遇的突如其来的杂乱的变化都想起来，再联系在一起。木兰不像她母亲和大多数女人那样在佛教的气氛中长大。现在她觉得这洋神洋教很特别，和中国的信仰那么不同，可也那么相近。过去几个月来不幸的事故，使她越发接近一位不可知的主宰，这位主宰，他父亲名之曰不可以名之的道，而她自己则称之为命运。现在和以前一样，她一想到这，就想到父亲。修女的特别的诵经声和纯白的脸，非常感动她，她的眼睛湿湿的，觉得自己正面对着永恒。

忽然间，阿眉大声喊救命的声音把她从沉思中惊醒。修道院长突然停止了仪式，命令几个修女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又继续祷告。

木兰已经冲出了小教堂，四五个修女随后跟出来。她们看见阿眉在日本兵的掌握中，正揪日本兵的头发，拼命地打他。木兰也冲到日本兵身上，用嘴咬抱着女儿的日本兵的胳膊。日本兵放开她的女儿，转过身来，在木兰的头上打了一拳，木兰趔趄了一下儿。阿眉还尖声号叫，还想再打。但是日本兵看见白脸的外国人出现了，很快但平静若无其事地走开，木兰母女哭做一团，头发散乱。

修女走过来，想安慰母女二人，用柔和悦耳的法国话低声说了几句，但是木兰母女听不懂。木兰一生没被男人女人打过，甚至也没被畜牲撞过。现在女儿和自己受了日本鬼子的攻击殴打，又愤怒，又恐惧，又觉得丢脸，她一边哭一边骂："你们三岛的三寸丁！你不得好死！"阿眉怒气冲冲地把日本兵在脸上吻过的地方擦了擦，简直想把那块肉擦下去一样。

这时祷告会已经匆匆结束，修女们原来都来到外面，现在修道院长又把她们领进教堂去。院长这个女人，人矮声音大，在温和的态度之下，显出内在强大的精力。她大怒，把阿眉搂在怀里，用中国话安慰她。虽然危机已过，阿眉还抽抽噎噎地哭，浑身颤抖不已，嘴唇的颤动也和木兰当年一样。一个中国修女前来跟她们母女说话，阿眉的哭泣渐渐平息。

刚过了十分钟，那个日本兵带着另外四个日本兵来了，要求见院长。

院长向他们喊："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日本兵说："我们要搜查共产党和反日的女人。你们这儿有很多这种女人。"

院长坚决地说："不行，不能搜。"

在小教堂内有三四十妇女，看见日本兵之后，她们便赶快溜进里面屋子去。吻过阿眉的日本兵现在看见阿眉和木兰，他说："她们在这儿——反日的共产党！"他把一只袖子卷起来说："那个女人咬我。这是对天皇陛下的污辱。必须处罚。"

院长说："你不能抓她！"说着在胸前划十字，低声祷告了几句。

一个日本兵打了她一个嘴巴。院长一看情势无望，不再麻烦，立刻走开，用法文向修女说把中国妇女从教堂后面领走，把门锁起来，她自己从前门走出来，从外面上了锁。这么一来，日本兵还不知道，已经被锁在里面。

院长给美国教会医院打电话求救。几分钟之后，一个美国医生和一个日本军官来了，那日本军官是赶巧那时到美国医院去有事。院长把经过情形告诉他们，并领他们进去，几个修女

在后面跟着。日本军官问那几个日本兵，日本兵用日语回答。第一个日本人卷起袖子，告诉他被女人咬的地方，出乎大家意料，日本军官没再说什么，出手在那个日本兵的脸上打了一巴掌，然后向修女院长转过身来。

他用很坏的中国话说："那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呢？我要见见她们。"

院长走进去，把木兰和阿眉带出来。日本军官一看木兰和阿眉如此美貌，转过去对那个日本兵狠狠瞪了一眼。那个日本兵显然是报告过他们原是搜查共产党。

阿眉和修道院长勉强用英语和美国医生说话，美国医生用英语和日本军官说话。阿眉把事情的经过说明，美国医生再转告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似乎是个好人，而且已经懂了事情的真相。但是他仍然想保持日本军队的尊严，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

美国医生说："军官问你们是不是反日的共产党。"

阿眉说："我恨他们！"木兰说："我们不是共产党，但是反对日本人，因为他这个日本兵侮辱我女儿。"

日本军官直接对木兰说："你很生气。"

虽然日本军官的发言不好，木兰懂得angry这个字，木兰现在对美国医生说话，美国医生中国话全听得懂。

木兰说："您告诉这位日本军官不要无理取闹。他怪我生气，我是生气了。但是您告诉他不要像无盐一样。"美国医生问："谁是无盐？"

木兰说："她是中国古代最丑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无盐。英文是NO Salt。无盐这个女人去见国王，请求国王娶她爱她。她应当有点自知之明才是。"

美国医生微微一笑，觉得把这种譬喻翻译过去不太适宜。但是日本军官却把英文的 No Salt 听清楚了，他问美国医生木兰说无盐是怎么回事，美国医生只是说："她说无盐那个女人很可怜。因为生得丑，没有男人爱她。"

美国医生笑起来，日本军官也笑起来，日本军官笑是表示他很欣赏这个典故，当然他并没有懂木兰用这个典故的意思。他以为木兰是说只有丑女人才没被污辱，他把"无盐"两个字写在手心叫木兰看。木兰冷笑了一下。日本军官也张开嘴唇半笑了一下。那几个修女觉得很怪，日本军官居然向中国女人有和善的笑容。

美国医生对那个日本人说："这次你可以算在现场把他们抓住了吧？过去，你可以说你不相信。"

日本军官回答说："我们是正在尽力维持军纪和秩序。我们在这儿的纪律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南京、苏州、嘉兴吧！"

那位军官似乎是在尽力而为，可是自己的部下以外的日本兵，他就不能管了。他转过身去，用日本话吩咐日本兵出去，他们便由小教堂的大门出去。

日本军官临走时说："你们最好撤出这些女人，把她们迁到别处去。这个地方太偏远，我们的兵我无法监督。"

这件意外事故过去之后，美国医生和修道院院长决定暂时撤空这个修道院，因为地点不相宜。妇女们由救护车送到天主教医院，所有的难民当天都搬走了。

出乎荪亚和左忠的意料，木兰、阿眉和锦儿，那天中午以前由修道院回到家里。木兰的前额上挨打的肿处尚未消失。等她把修道院发生的事告诉他们之后，大家都说："杭州怎么还能

住下去呢?”决定往内地迁移。

※ ※ ※

他们决定准备往内地迁移，准备那困难长途的逃难。他们的财产现在值十万块钱，荪亚的商店已经和全杭州城别家商店遭受了同一的命运。日本兵闯进去抢劫过，伙计们已经逃走，荪亚是一筹莫展。在一个月前，他算弄到两万块钱的现款，只能带着这笔钱走。荪亚把一万分在他自己、木兰和阿眉三个人身上，缝在内衣上的小口袋里，因为锦儿全家也跟着他们一齐走，他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同样藏了一百块。剩下的钱木兰缝在棉被里。木兰也像当年她父亲一样，把最好的古玩字画藏在以前掘好的防空洞里的地下。她也把一切玉和珍珠藏在行李袋、铺盖之内、她身上和女儿身上。他们知道路上一定有地方要徒步而行，因为不知道能否雇到车辆，所以带的毯子、衣裳，只以锦儿的丈夫和小儿子饼儿能带得动的为限。饼儿现在是个很健壮的青年了，和阿通同岁。

他们和美国老师司宽顿小姐商量好替他们转信，木兰给阿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妹妹遭遇的事情。她很恼怒地写:“不要忘记你伯母曼娘和你妹妹阿眉的遭受污辱，不把日本鬼子赶下海，誓不停战!”

因为钱塘江大铁桥当初是花了数百万兴建的，后来国军撤退时自行炸毁，他们现在决定向东逃，再转向南过江，然后再乘车往南昌。大桥若不断，只要往西走，离城不远即可乘火车，但是现在西方与西南方都有战事，在哪方面通过都有危险。因为每个难民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日本兵搜劫一空，他们指称这些钱和东西是抢来的，必须由他们退回原失主。

所以，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木兰全家人撇下了家，参加千万人的难民群，往中国内地逃难。他们是三个男人，三个女人，都是成年人。左忠和饼儿扛着大件行李，锦儿提着布包袱，荪亚提着一个小皮包，里头装着贵重的东西和文件。现在木兰的大脚对她太方便了。阿眉因为身体消瘦，走起来倒轻松。锦儿虽是个女人，身体却不软弱，木兰和女儿好多的地方儿要依靠她。事实上，他们谁也不知道哪段旅程是什么样子，因为情形时时改变。

过了不久，他们遇到一条小溪，二十尺宽，一座桥已经炸断。水只有一二尺深。但是锦儿说。她把木兰和阿眉背过去，免得她俩把脚弄湿。但是她丈夫说不必由她背，饼儿就可以把她背过去。所以锦儿由她儿子背过去，然后左忠和饼儿把木兰和阿眉再背过去。这样情形之下，很奇怪的是，主仆之间的分别自然消失了。这时所需要的是力量、智慧、忠诚。木兰由左忠背着过去时，她向那边岸上的锦儿喊：

"锦儿，我应当赞美你！"

"为什么？"

"因为你嫁了这么个强壮的丈夫！"

荪亚这时已经站在对面的岸上，他说："妙想家，你还能开玩笑哇？"

木兰很快乐的喊："胖子，为什么不能？"

所以他们继续往前走，精神满愉快。当时天气晴朗，冬天的太阳照起来，步行最好，只嫌穿的衣裳多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木兰和阿眉只得脱下外衣，自己手里拿着。前面是美丽的乡野，有富足的村庄、高大的竹林。在一处竹林下，他们停

下歇息，那儿的竹子高达四五十尺。

不久，他们走到一个村子，过了那村子，前面是一个渡口。渡船夫告诉他们再往前走两里有一个市镇，到那儿，若是运气好，可以雇得到车。他们接着往前走，不久，就看见一行行的难民，由东方与东北方往那个市镇走来。在那个镇上，不论出多高的价钱，也雇不到什么车。因为洋车、摩托车、轿子、驮载的牛马，或是被军队征用，或是被前面的有钱人雇走了。但是荪亚还抱希望，他以为他们一到通往天台山的公路上，也许能找得到。

歇息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出发，加入了越来越多的难民群，虽然是离乡背井的悲剧，但是大家都有耐性，也都精神愉快。有时在这儿那儿，也看得见一辆洋车，拉着老母，或是有病的女人。有弟兄二人用一扇门板抬着老母，中间拴一根杠子，抬在肩上。有儿子背着母亲的，有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筐子，一头儿是小孩子，一头儿是饭锅和铺盖。有一个病人捆在水牛背上走。

几千人的脚在跋涉前行，那么艰苦地跋涉前行，逃避可怕的敌人。但是他们的脸上有沉静的刚强毅力。没有什么人谈论过去；将来也是茫然一片；他们只想眼前的需要——比如：肩膀是否疲倦，到下一个市镇还有多远，今晚天气是不是够好。一个巨大的、顽强的、跋涉的人群，整个抛弃故国家园的人群，凭着不屈不挠的勇气，向前走，向前走，到中国的内地，重建自己的家。

木兰和她全家人和这人潮一齐向前进，都是奔向同一个方向。荪亚说他们一到了大路上，他看能不能雇到一辆汽车，即

便付出荒唐的高价钱。但是，至少现在他们还得向前徒步而行。那天晚上，他们在露天旷野和数百别的难民扎营过夜，用少数的毯子和衣裳遮盖着身体。

第二天，他们走到了一个小镇，幸而左忠看见一家的后院儿里有一辆手推车。荪亚进去打听，发现那个农夫刚从天台山去了一趟回来。荪亚劝动了他再推车去一趟，幸而人家答应了。这样，左忠就可以减少一部分负担，木兰跟女儿也可以轮流坐在手车的一边儿。一年以前，或者也可以说一个月以前，坐手车旅行，木兰一定觉得很有诗意，但是现在她以为，与其说是诗意的事，还莫如说是使人舒服的东西，是两条劳累的腿的救星。

现在他们靠近大道了。那天下午，他们看见路旁一个大概一岁大的婴儿，在死去的母亲身旁啼哭，母亲显然是因为肚内无食露宿在外面死的。木兰荪亚俩人没说一句话，同时走过去，木兰把他抱起来，放在手车上。阿眉照顾她，免得掉下车去。

那天晚上，他们找到一个农家过夜。

第三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走近了公路。他们接近了天台山脉的开端，花岗岩的山峰在平原上插天而立，大道就由中间穿过。公路宽广笔直，难民的行列在广阔的平原上伸展到好远好远，仿佛一条由人类构成的活动的长城，似乎长得无头无尾，随着公路越过山坡，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

在公路上还没有走很远，他们来到了一个所在，两个巨形的峭壁分立在大路的两侧，好像多少年前巨大建筑的大门的残基废柱。不久，在他们前面的远方传来轰然巨响，正像雷声。最初听来像遥远处的海啸，又像洪水决堤的奔流声。声音起落相

续，在山谷中回音传送。渐渐走近，发现原来是人声，又像在空中撕裂巨幅的绸缎。大家非常吃惊，非常恐惧，心中以为听来像古代的战场，又像叛军的喧嚣。大队的难民从大道上让开，因为在远处，接连一串串的黑物体向他们坚定稳重的移动过来。过了一会儿，他们看清楚是军队的卡车，上面载的是中国兵，高举着手向这些难民欢呼。如洪波巨浪起伏相续的欢呼声，向他们涌近，又由巨大的峭壁将声音传回。他们是开赴杭州前线的部队。

军队的卡车来近了，士兵戴着钢盔在车上站得威风凛凛，向老百姓招手。士兵得到民众的欢迎，开始唱出军歌，那军歌的重复句子是：

上战场
为家为国去打仗
山河不重光
誓不回家乡

木兰的眼泪开始往下掉。这时她四周每个人都参加了震耳欲聋的欢呼。歌声渐渐在远处变小，站在道旁的群众的欢呼声也渐渐淹没了那远处的歌声。靠近木兰的难民站着往后看，很多人还在欢呼，有些人在流泪。

过了一个钟头，有五十辆军车经过，刚才的那样的场面又重复出现。这一次，几架中国飞机从他们头上飞过，往北方飞去。疯狂般的欢呼声又从群众中飞起，又在山谷中震荡。天台山花岗岩的峭壁也似乎加入了群众的欢呼，那声音似乎是由岩

石内部震动而发出的，几乎和人的腔调相同，那声音是军歌中的重复词句：

山河不重光
誓不回家乡

这样，岂非山岩也说出话来！

木兰觉得一个突然的解脱，深深在内，非语言可以表达。她以前也曾有这种解脱的经验，那是三十年前的中秋夜，她发现自己和立夫相恋的时候儿。在那次解脱时，她发现了自我，而在这一次的解脱，她却丧失了自我。因为由于这次的新的解脱，在这次的逃难的路途中，她开始表现出前未曾有的作为。

将近一点的时候儿，她们遇到两个孤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和她九岁的弟弟，俩人向他们要饭吃。木兰想到自己孩童时迷失的情形。

木兰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小女孩回答说："死了。"

"你们是什么地方儿的人？"

"松江。房子和街道都炸了，点火烧了。我们原不想离开。但是全镇上只有五个老年人，几条狗，他们也没法子管我们俩。善心的大娘，我弟弟饿了。"

"你们由松江一直走来的吗？"

"是。一路要饭来的。"

那个小弟弟以前显然是很健壮的，但是现在看着呆呆的，毫无办法的样子，似乎一切完全依赖着姐姐。

木兰说："咱们带他俩走吧。"

荪亚问："那怎么带得了？"

木兰说："放在手车上。"

那个女孩子说："好大娘，我们能够走。至少我还能走。您先给我们点儿吃的东西吧。"

荪亚说："来，上手车上来坐。"姐姐弟弟大感意外，和那个一岁的婴儿一同坐在车上。

推手车的乡下人说："太太，您真是个好心人。您若再这样儿，您自己就不能坐车了。"

木兰回答说："好了，我们就带他们俩，不再多带了。我们大人可以走。"

那个乡下人喊说："太太，我也跟您到内地，给您做仆人吧。"

松江来的那个女孩子是真累了。她和她弟弟都面有饥色。锦儿把他们在前面村庄买的饼拿出来给他们吃。姐姐弟弟两个人只吃不说一句话，只有真正饿的人才这样吃东西。

快到日落时，他们走到一条小溪，过桥时，看见下面岸上躺着一个女人，丈夫和四、五个孩子围绕在身边。

木兰说："站住！"

荪亚说："现在又干什么？妙想家。"

"那个女人生孩子呢。"

木兰往回跑到岸边儿。推车的停住，吓了一跳。

荪亚在后面向她喊："你现在又有什么新主意？再带个孩子吗？"

木兰往岸上跑着说："我知道怎么办，不会乱来的。"

那个女人躺在空地上，新生的孩子躺在妈妈身旁一块蓝布

上，丈夫正用一块旧毛巾擦孩子身上的血。但是脐带还没有切断。那个乡下女人正在自己接生，她正向丈夫说："先把孩子盖起来。把胎胞和脐带先放在外面。我只要休息几分钟，慢慢就可以照顾他了。"

现在木兰和锦儿已经走近，荪亚和阿眉站得远一点儿。做丈夫的向他们默默的望着。

木兰说："我来帮忙。"

做丈夫的说："那怎么好意思？"那个女人睁开眼，看见了木兰。木兰穿的是一件贵重的西服上身。那个女人说："好大娘，我一会儿就好了。这么脏，怎么能麻烦您？您若能给孩子一点儿衣裳，我就感激不尽了。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

锦儿很了解她们太太，所以她听见那个女人的话，就跑上岸去拿一个干净的小褂儿来把孩子包上。

木兰对她说："拿把剪子来。"

产妇说："不要用剪子。那对孩子不好。给我个碗。"

产妇说："打破。"丈夫把碗打破。木兰还不太懂，她问："干嘛用？"

"用新磁碴儿割断脐带。"

木兰说："我给你割。你躺着歇息。"

木兰选了一片干净锐利的新磁碴儿，蹲下低着头给新生的婴儿切脐带，把剩下的脐带系了个结，把肚脐用锦儿拿来的毛巾小心包好。丈夫把孩子的胎胞扔到小溪里，木兰也到溪边去洗手，那个男人站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向这位好心的女士道谢。

但是那位母亲说："太太，您真是好心人，你若要，我就把

这个孩子送给您。我们这么多口子，都养不起了，又在逃难。您看，这是个男孩子。”

锦儿望了望木兰，木兰也望了望锦儿，俩人都低下头看了看那个婴儿。

锦儿说：“收养他吧。我照顾他。”

木兰转身对那位母亲说：“您真是这个意思吗？挺好的个孩子。”

那个女人费力坐起，想把孩子抱起来。木兰就递给她，母亲把婴儿紧紧地抱了一会儿。然后很坚决地看着木兰说：“好大娘，您若愿意收养我这个孩子，我知道这是他的福气。您一定很有钱。我若自己养，不知道养得活养不活。我们一路上吃的东西都不够。”

荪亚在一旁站着看，见木兰跪在地上，伸出胳臂去接受那个孩子。做母亲的把婴儿抱着挨着自己的脸，含着眼泪微微一笑，把孩子递给木兰。父亲没说什么话。几个姐姐哥哥都走过来，看新生的小弟弟那么快就由一位阔太太收养了。

木兰站起来，解开自己的外衣，把婴儿放在胸膛前温暖着，走向溪岸。荪亚走下去问那做父母的关于他们家乡的问题。

木兰从上面喊：“告诉他们咱们的地址。”

“什么地址呀？”

木兰说：“咱们杭州的茶庄的地址。告诉他们说一打完仗咱们就回去。”

于是木兰叫锦儿给那夫妇拿下十块钱去，然后又继续向前走。车夫更觉得有趣，他说：“现在两天之中您就捡了四个孩子。若按这个快慢推算，您很快就会收养到一百个了。”

木兰说："这一个一定是最后一个。"

车夫说："全中国若都像您这样儿，日本对咱们就无可奈何了。我上次推车去，一路上看见道旁有三次生产的。日本就杀咱们一百万，咱们还能剩下四万四千九百万人，而且每天还有孩子生下来！"

现在锦儿和木兰轮流着抱那个孩子，有时候儿坐车，但是大多时间是在地下走，因为手车上已经推着那一岁大的婴儿，九岁大的男孩子，另外还有行李。木兰心中在想那个男人说的话，她就对荪亚说："你记得咱们告诉阿通的话吗？中国人的血统一定要传下去，不管是我们家的，或是别的人家的！"

婴儿哭起来。木兰随身有一个小药箱。她拿了一块棉花，蘸了点糖水，让婴儿从棉花里把糖水吸走。

那一夜，是新年除夕，他们停在天台山下的一个庙里。这一带乡间是浙江省第一等美丽的地区，公路未兴建之前是人迹罕至的。所以也是游客所稀见的地方。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看见巍峨的花冈岩山峰拔地而起，高耸天际，半入云端。

庙里挤满了难民。老方丈听说他们是杭州有名的茶商，说他认识他们的父亲姚老先生，招待非常热情，虽然地方那么拥挤，在里院儿给他们找了一间屋子。

木兰要了点儿蜂蜜，说是给婴儿吃。老和尚给拿来了三瓶，因为蜂蜜是本地的特产。锦儿提说她要带着婴儿过夜，但是木兰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说："不要，今天晚上让我带着他睡。你带着那个小的睡，照顾那对姐姐弟弟。"

荪亚说："妙想家，今天晚上你需要好好儿睡一夜，明天还要往前走呢。"

木兰回答说："让这算最后的一次妙想吧，下不为例。今后我让锦儿和他睡。"

夜里，婴儿哭时，木兰用棉花蘸了一滴蜂蜜，擦了自己的奶头，使奶头儿发甜，她把婴儿抱到怀里，婴儿就吮着奶头儿睡着了。木兰觉得有一种奇妙的快乐，觉得来哺育这个婴儿，她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中国的将来，是绵延中华民族的生命。这个婴儿是中华民族延续的象征，比她以前玩玉石玛瑙小动物可有天渊之别了。

这是民国二十七年元旦的清晨，荪亚说他们今天应当歇息一下儿，老方丈也央求他们住一住。所以他们在庙里度过一个安静的早晨。

木兰想到当年逃义和团和外国兵，那时她还是个孩子，那是遥远的过去。由那时到而今，是一串何等多事的岁月呀！她的家人亲友都已东零西散：立夫和莫愁在他们前头千里之外，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四川省；陈三、环儿、黛云在陕西；她弟弟阿非、宝芬、经亚、暗香在上海。曼娘死了，虽然曼娘已经死在这场战争里，曼娘的精神还依然和她在一处，她若能有机会再和这些人重度以前的岁月，叫她付出什么她不肯付呢？最重要的，是她想儿子阿通，他和姨弟肖夫一同在军队里。在她的想象中，她觉得他俩就像在她身旁经过的大卡车上，那些微笑的年轻的战士一样，他们去牺牲性命，后来子子孙孙才能有自由。多少亿万的中国人共同在这伟大的史诗时代，这伟大的史诗的故事里奋斗生活之时，木兰觉得她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啊！

那一天，在庙里歇息之时，她开始向阿眉说她当年逃难的经过，以及体仁和银屏的事，红玉、阿满、素云、曼娘的事，他

们如今都已作古了。阿眉最爱听母亲说祖父姚老先生，他的牺牲精神似乎依然还在引领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的生活。

木兰说这些往事，有记错的地方，锦儿就给她改正。木兰、荪亚、阿眉，三个人对时光似乎得到一种奇异的感觉，那就是，时光像一条永远流动不息的江河，雄壮伟大，而万古不变。他们觉得自己的故事就像在永不改变的古老的北京的一个刹那，是时光的手指自己写下来的故事。

大约中午的时候，他们听见庙外人声鼎沸，又如雷声隆隆，自远而近。木兰一跳而起。

她喊说："来，去加入。跟他们一齐走。胖子，你可以吧？"

荪亚说："我的腿还在痛。妙想家，咱们走咱们的吧，咱们要尽快去搭火车呀。"

木兰问："还有多远？"

荪亚回答说："大概还要走四五天。我怕不容易雇到汽车。可是，即使雇得到一辆，又有什么用？你转眼就把车子填满了孤儿了。"

荪亚微笑着站起来，叫那个九岁的男孩子和他一齐走，锦儿抱着一岁大的那个，阿眉把那个新生的婴儿包在衣裳里背在身上走，十四岁的女孩子和他们一齐步行。他去向方丈告辞，致衷心的谢意。老方丈送他们到门口儿。

他很热情的问："大新年的日子，干嘛走这么早？"

荪亚说："我们要尽早赶到火车站。"

老方丈又问："你们往内地要多远哪？"

木兰回答说："现在也不知道。也许到重庆——去看我妹妹。"他想到了重庆也会见到立夫，心里又温热起来。于是她又

对老方丈说："也许到了那儿，我们再一齐走。"

老方丈站在庙门前，看着他们走下山坡。前面不远就是公路。如雷般的声音又渐渐来近了。

老方丈听见木兰喊："快来，去迎他们！"他看见木兰从女儿身上抱过婴儿急忙走下去。

庙下面有几千人，男的、女的、儿童。在新年喜气洋洋的早晨，在美丽的原野上如洪流般向前移动，有军车过时，都大声欢呼。军队的歌声再度传来：

山河不重光
誓不回家乡

这歌声离他们越来越近，木兰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情绪，是一种快乐感，一种光荣感，她想那是必然无疑的。她的激动为从前所未有。这种激动，只有个人溶进伟大的运动中，才会感觉得到。她记得她看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殡仪行列时，她心里有这样的激动；那时的激动像现在的感觉，但是没有这么强大，不像现在这样振动她的全身，这样振动她的心灵。使她这样激动的，不仅仅是那些士兵，还有那广大的移动中的人群，连她自己都在内的广大的人群。她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情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耐心，其力量，其深厚的耐心，其雄伟的力量，就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也像万里长城之经历千年万载而不朽。她已经听说华北、华中，全部的人口的逃亡，听

说四千万的男女同胞向中国西部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迁移。她觉得这四千万人是以基本上共同的韵律在移动。在难民的千千万万数不尽的艰难困苦之中，她还没听见一个人说反对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她看见，所有这些人都宁愿要战争，不愿身为亡国奴，曼娘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场战争毁灭了他们的家，杀死了他们的骨肉，使他们一无所有了，只剩下他们的一身行李，只剩下了饭碗，只剩下了筷子，他们不悔恨。这就是人类精神的胜利。再大的灾难，人的精神都能克服，能超而上之，由于精神的坚强弘毅，能改变而成为伟大荣耀，光辉万丈。

木兰所见的外在的光景改变了，她的内心也改变了。她失去了空间和方向，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个体感，觉得自己是伟大的一般老百姓中的一分子了。过去她那么常常盼望做个普通的老百姓，现在她的愿望满足了。征服自我，她父亲是全凭静坐沉思而获得，她现在也获得了，而是由于和广大的群众，男男、女女、儿童的接触。杭州城隍山上是满足她美感生活的隐居处所，现在她觉得毫无意义可言了，不能使她满足，并不够真实。而今在广大的逃难的人群之中，没有富贵，没有贫贱。战争及其掠夺蹂躏，使人人一律平等了。她曾看见一位贵妇卖她的狐皮袭，只要几块钱，只为了买食物以充饥肠。她忽然想起在松江火车站上那位穿西服戴眼镜的绅士。她知道这广大逃难的人潮越往内地走，中国抗战的精神越坚强。因为真正的中国老百姓是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在他们深爱的中国土壤里。她也迈步加入了群众，站在群众里她的位子上。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高耸入云的天台山巍然矗立。它在道

家的神话里是神圣的灵山，是姚先生的精神所寄之地。在庙门前，老方丈仍然站立。他仍然看得见木兰、荪亚，他们的儿女，与他们同行的孩子们，所有他们的影子。他看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他们渐渐和别人的影子混溶在一处，消失在尘土飞扬下走向灵山的人群里——走向中国伟大的内地的人群里。

跋

梅中泉

一九八三年暮秋，旅居美国的侄女梦君为我寄赠林氏旅美后写的曾轰动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它是那样富有魅力，以致一旦开卷，即不忍释去，且反复玩赏，亦不觉烦腻。

我以为《京华烟云》具备三种品格：博大、真切、健朗。

博大，是从生活容量上说的。

这部洋洋七十余万言的巨著以北京城中三个大家族的兴衰史和三代人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反映了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的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有名有姓的人物达九十多个：高层之清朝皇室的太后皇帝、民国政府的总统总理、北洋军阀的狗肉将军、北京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中层之高官、巨贾、老爷、少爷、太太、小姐，低层之芸芸众生，无不包揽。他们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制约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们活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描绘与揭示。于是，拳民造反、八国联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烽火、全民抗日等等重大事件均囊括其间。这些重大事件是展

现在历史舞台的活剧，固然煞是好看，更耐看的还是活剧之后的背景，即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等等。此书内涵是如此之丰富，简直堪称近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读罢之后，不能不信服林语堂博士乃是名副其实的博士。

真切，是从艺术功力上说的。

我曾对很多朋友说，《京华烟云》很好。朋友们问我，好在哪里？我却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我觉得它的好处，正在于好得说不出来。这大约就是古人说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吧。细思这种奇特美感的由来，殆出于作品的真切。大凡“编”出来的小说，多可说得生龙活虎；而作品真到切近生活，写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太白语）的意境，往往不好复述。恰如你游过北京颐和园或苏州拙政园，你会感到妙得出奇，而要你说出妙在何处，又未必说得好。生活是那样奇特，又是那样平淡。真正的艺术多是寓奇特于平淡之中，这才真切。《京华烟云》的魅力就基于这个真切。

它的细节是真切的。曼娘出嫁，要修脸儿，使的不是剃刀，而是两根麻线，绷着它们，一开一合，将绒毛绞净。这就是真切，严格的真切。当时的民俗就是如此。语堂先生真是一丝不苟啊。

它的人物是真切的。好人不绝对好，坏人不绝对坏。每个人都平平常常，平平淡淡，平平易易，这也是贴切生活。素云为了钱财，与日本人鬼混，贩毒，当汉奸，但一经抓住，吃了教训，受了感化，却又归复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最后光彩丧命。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很矛盾，很复杂。这矛盾、复杂就是

高度的真切。

它的结构是以真切再现生活为前提的。洋洋七十余万言，可谓鸿篇巨制，却没有一个贯串全书的故事，都是由一篇篇游记、一段段对话录或行动录，加上人物活动背景的描画凑合而成。乍看则零零落落，散散漫漫，细品则零而不落，散而不漫，总的就是九十余人在中国数十年历史舞台的表演。历史舞台是玉盘，零落散漫的表演录像是珍珠。这种玉盘托散珠的结构有着归真返朴之美，天衣无缝之妙，实在是极为高超的艺术。

健朗，是从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说的。

《京华烟云》的思想分显隐两个层次。显层次包括两条主线：一条是民主，力主反封建，图革新，废帝制，立共和；另一条是爱国，热烈颂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隐层是老庄哲学与西洋科学的混一：重自然，轻人事；反传统，崇现代；认为新陈代谢、周而复始乃是玄而又玄的“道”主宰的定律。作品风格明快，主导情志是向上的。

同一切事物一样，《京华烟云》的价值具有相对性。它有着明显的缺陷：只看到义和团封建保守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反帝爱国的一面；只肯定国民党官兵抗日的斗争，而无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这说明林语堂在政治思想上属于旧民主主义者，他能满腔热情地拥护资产阶级革命，而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则持保守和抵触态度。这当然是不可取的。

然而瑕不掩瑜。它毕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为世界所承认的带史诗性的力作。难怪国外文化名人们曾向瑞典皇家文学院提名，将它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四十七年来，它被译成多种文字，一版再版，为各种肤色的读者所喜爱。

十亿炎黄子孙应为此而欣慰！

一九八六岁末，长春南湖